



殺手聊天室



穆午夷 @ywy51

2021/04/04 - 2025/03/31

目錄

【夢之篇. 終】	3
【夢之篇. 壱】	6
【曇之篇. 壹】	16
【夢之篇. 貳】	18
【曇之篇. 貳】	33
【夢之篇. 參】	35
【曇之篇. 參】	49
【夢之篇. 四】	52
【曇之篇. 四】	65
【夢之篇. 伍】	68
【曇之篇. 伍】	73
【夢之篇. 陸】	76
【曇之篇. 陸】	86
【夢之篇. 柒】	90
【曇之篇. 柒】	100
【夢之篇. 捌】	104
【曇之篇. 終】	110
【夢之篇. 玖】	114
【緣之篇. 壱】	121
【夢之篇. 拾】	126
【緣之篇. 貳】	136
【夢之篇. 拾壹】	141
【緣之篇. 參】	150
【夢之篇. 拾貳】	155
【緣之篇. 四】	163
【夢之篇. 拾參】	168

【緣之篇. 伍】	175
【夢之篇. 拾肆】	180
【緣之篇. 陸】	188
【夢之篇. 拾伍】	193
【緣之篇. 柒】	200
【夢之篇. 拾陸】	205
【緣之篇. 挑】	213
【夢之篇. 拾柒】	219
【緣之篇. 玖】	227
【夢之篇. 拾捌】	232
【緣之篇. 拾】	239
【夢之篇. 拾玖】	245
【緣之篇. 拾壹】	262
【夢之篇. 廿】	267
【緣之篇. 拾貳】	272
【夢之篇. 廿壹】	276
【緣之篇. 拾參】	283
【夢之篇. 廿貳】	288
【緣之篇. 拾肆】	296
【夢之篇. 廿伍】	301
【緣之篇. 拾伍】	312
【夢之篇. 廿陸】	317

【夢之篇・終】

點擊加入一個名為「粗乃玩壓粗企玩 ('∀')σ≡σ☆))Δ'」的聊天室，似乎有新成員加入，許多人冒了出來。

【白篠】已加入聊天室,快和新成員打招呼吧! 下午 7:32

這名字之前見過呢，他平常很安靜，所以我們都沒跟他說過幾句話，但這名字我還是有印象的。

白啊.....我今天剛好穿著一身白呢，我很喜歡這件裙子，設計很符合我，可惜很容易髒而且不方便行動。

純白的衣服上，無論沾染多細微的髒污，都會特別明顯。

【قلب الأسد】：嗨新人，你是哪裡人啊？ 下午 7:32

【白篠】：祥寧市 下午 7:35

【Ratkirani】：喔~我之前去過那邊欸，那時候很常去 LikBar 下午 7:35

LikBar 啊，又是值得懷念的地方。

值得懷念嗎？

想起之前發生的種種，我快速按著手機，發送一段話。

【芳草碧連天】：LikBar 不錯 QwQ 下午 7:37

【白篠】：但火災燒沒了 下午 7:40

【Ratkiran】：是火災嗎？ 下午 7:41

【فاب الاصد】：爆炸吧 下午 7:41

【白篠】：聽說是酒精存放不良，導致爆炸 下午 7:43

【Ratkiran】：喔~ 下午 7:44

值得懷念嗎？那種地方或許燒了也好。

我思索著要不要搭公車回去，或者先走去買晚餐，再去搭捷運，公車站和捷運站只差一個路口，捷運站那邊是商圈，東西比較多……買炸雞回去好了，決定了。

我拿起手機看了眼聊天室，剛才又有幾條訊息冒出來。

【白篠】：我之前在另一個聊天室 下午 7:50

【白篠】：爆炸後大部分的人都消失了 下午 7:50

【白篠】：不知道他們是否都平安 下午 7:51

我停下腳步，這些事情果然沒那麼容易放下。

那個在最青春洋溢之時終結的生命，本該擁有很多未來的可能性。

快速輸入文字，按下發送。

【芳草碧連天】：肯定有人傷亡，也一定有人平安無事 下午 7:52

【芳草碧連天】：世界其實沒多大，只要有緣，總有一天還會再相見的 下午 7:53

【芳草碧連天】：或許他們就在你身邊也說不定啊，畢竟我們只是網友而已 下午 7:53

只是網友而已，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交集。

『可惡、不能死得美美的……。』

彷彿又聽到那個過度甜美的嗓音，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她不可能在這裡的。我嘆了一口氣，快步前行，我原本想要買什麼？披薩嗎？

【夢之篇 · 壹】

週一的升旗典禮提醒著全體師生，新的一周已經開始，這點讓無數人感到煩躁與無奈，我非常理解為何學生會抱怨連天。

這所學校的實習老師會被分到資歷較深的老師班級一起帶班，我被分到的班，導師李老師是一個即將退休的生物老師，笑起來像和煦的暖風，雖然才相處一個多月，我很喜歡她，學生也是。

學生都很好相處，雖然也有幾個個性比較強硬固執的，但也不是完全無法溝通，我很喜歡她們。

女校嘛，規則多，好管控。

只是有些學生被壓抑到精神失常而已，這種事很正常的，我讀大學時身邊也跳了幾個，現在碩班嘛……不好說有沒有人跳，只是現在的我也不怎麼關心這些消息了。

老師壓力當然也很大，比學生好一點的大概是在辦公室時我能拿出手機來滑吧，有沒有什麼迷因好看呢……

「庭芳，周末過得還好嗎？」李老師走來詢問。

老師人真的很好啊。

「不錯啊，老師周末有去哪裡玩嗎？」

「和師丈出去走走而已，也沒去什麼地方啦。」李老師只要一提到師丈，句尾就會微微上揚。

原來婚後多年依然有機會保有嬌羞嗎？

啊，不重要。

升旗典禮很無聊，典禮結束後，剛才那些主任老師講過什麼，根本沒人會記得吧，從來也沒人在認真聽……或許我不是一個好老師，也不是一個好員工，從大二我就開始懷疑自我，覺得自己讀錯系，雖說如此，當時我的成績也沒有給我多少選擇。

看著籃球場上的學生們，每年都有人畢業，但有多少人是真正去讀自己有興趣的科系？不，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自己有興趣的科系是什麼？

「同學們早！」一個溫柔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開，學生們肉眼可見地騷動起來，我看了一眼發言人，是學務處這學期剛上任的主任，三十初頭的男性，個性溫文儒雅，長得也不錯，在女校當然受歡迎。

不過他給我一種頂著好皮囊在誘拐情竇初開小女孩的感覺。

或許是我多想了吧，做為母胎單身從沒被男孩子追過的人，有點酸葡萄心理挺正常的。

就在我腦中小劇場還在上演被騙女孩回頭報復渣男的狗血戲碼時，李老師的呼喚打斷了渣男被虐的大結局。

「庭芳？庭芳，升旗結束囉。」李老師好心提醒我，將我從思緒中拉回現實。

向老師露出笑臉，又和她聊了幾句，我回到老師辦公室，拿起我放在桌上、因為升旗典禮還沒啃幾口的燒餅，慢慢嚼了起來。

幾個學生拿著書擠在辦公室門口，我看了一眼，是學藝和其他人來交週記，她們來了四個人，我挺意外的，幾十本週記理論上一兩個人搬就足夠。

看了眼她們一臉興奮地觀望，我大概理解了什麼。

是來辦公室，順便偷看主任的。

唉，小女孩。

她們注意到我也看見她們了，便拿著週記跑過來，嘰嘰喳喳地和我說起話。

「老師，妳覺得主任是不是瘦了啊？」

「好像是喔？」我隨口應道，這件事我還真沒注意過，主任不是一直都長那樣嗎。

「要不要去問他怎麼減下來的？」

這種搭話方式也是不能再老套些了，我沒好意思直接戳破，只是哈哈笑了一聲。

高三嘛，沒成年也快成年了，但大多數終究是在女校待了快六年的女孩，戀愛腦一點正常的，何必認真思考她們在說什麼。

「說到拉近關係……夜熙和主任關係是不是特別好啊？」

「有嗎？」

「有吧，她很常往學務處跑啊，之前主任還是組長的時候就這樣了。」

夜熙嗎……軒轅夜熙，班上的問題生之一。

「夜熙的事情是？」

「喔，這個講了應該沒關係吧？」女孩中的其中一人望向她的朋友，其餘人點點頭，她便將話題繼續下去，「老師也知道，我們在升高二時會分成自然組和社會組，也就是重新分班，夜熙比較安靜，剛分班時常常往輔導室跑。」

「後來，主任去關心她的狀況，再後來，她就不跑輔導室了，每堂下課都往學務處跑。」

原來只是這種事，分班後會不適應算正常吧？關心有狀況的學生沒什麼大問題啊？這主任人挺好的嘛，以貌取人果然是我的錯。

「他們兩個關係特別好大家都知道喔，雖然有老師提醒過夜熙，跟男老師關係太好可能會被誤會，但夜熙好像不怎麼在意。」

只是普通師生關係而已吧……女校果然很可怕。

剛加入這個班時，我花了兩周和每個學生都聊過幾句，軒轅夜熙的名字特別容易讓人留下印象，她確實比較安靜。

女孩們的談話戛然而止。

我疑惑地看了眼四周，如果是主任出現，她們才不會是這樣安靜的反應。

像是在加深八卦的可信度般，剛才話題中的兩個當事人一同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夜熙淺淺笑著，像戀愛中的小女孩般羞澀，也帶了些拘謹。

雖然沒有肢體接觸，但兩人走得很近，彷彿還在彼此試探的曖昧階段。似乎是我們這邊的視線太明顯，夜熙朝我們看了過來。

我聽見身邊四個女孩小聲的哀嚎與抱怨，回頭安慰了她們幾句。主任都三十幾歲了，怎麼可能看得上這些學生？

軒轅夜熙在班上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朋友，絲毫不需要感到意外，照班上傳她謠言的程度，如果我今天也是十七八歲的女孩，也不會多喜歡她。

李老師也找夜熙聊過幾次，但都無功而返，她不願意多談她和主任的事。

『說了不會有人相信。』印象中她只說了這句話，就直接離開辦公室，搞得李老師有些尷尬。

「庭芳，妳和她們年齡比較近，夜熙會不會比較願意和妳聊啊？」李老師似乎也看到剛才的事，又向我提起夜熙的事，她很不放心這個孩子，或者說，她希望班上所有孩子都是快樂的。

「我試試看吧。」我也不確定我能不能成功，這個學生會願意對一個認識一個月的老師交心嗎？

懷著疑惑與失敗的心理準備，午餐時間時，我在找到一個人坐在階梯上吃飯的軒轅夜熙。她每天午餐都會在那個位置，並不難找，這個階梯雖然比較少人行走，但恰巧是我結束第四堂課回到辦公室的必經之路，每天經過時都會看到她。

「夜熙，妳現在有空嗎？」我拿著便當盒走到她旁邊，她沒有直接回應，只是挪動身體，空出一個能讓我坐下的位置。

「怎麼了嗎，老師？」夜熙放下叉子看著我，我本來想一邊吃飯一邊聊天，營造比較輕鬆的聊天氣氛，她看得我有些不知所措。

「嗯……只是好奇為什麼妳每天都一個人在這裡吃飯？」我笑著應道。

夜熙直直盯著我看，嘴角微微上揚，「像老師這麼貼心的人，肯定不會直接進教室把我喊出去，對吧？」

啊？

「那我只好在這裡等妳了。」她伸手輕輕掩住嘴，瞇眼笑了起來，「不過竟然讓我等了一個多月，我都要沒耐心了呢。」

「為什麼等我？」我問道，完了，雖然我本就是來問話的，但話題被帶偏了啊。

「因為妳是實習老師，跟學校老師不熟，對那個人不會有先入為主的好印象。」夜熙用叉子攪動盤中的飯粒，眼睛直勾勾盯著前方，「大家都被他騙了，他就是個人渣。」

「誰？」

「主任啊。」夜熙冷笑一聲，「妳不會相信謠言說的，我和他正在交往還發生過關係之類的鬼話吧？」

「沒聽說過這些謠言……真的！」發生過關係這件事我還真沒聽說過。

夜熙看著我，似乎不怎麼相信我的話，但她沒多說什麼，只是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和他確實不是普通師生關係……」她伸手拉了下上衣衣擺，又停頓了下，「妳準備好了嗎？」

我點點頭，根本不知道她接下來會說什麼，但附和總不會有問題吧。

夜熙撩起衣服，露出她的腹部。

上面布滿傷痕。看起來是深淺不一的傷疤，有些還有縫線的痕跡，雖然我對受傷的了解不多，但能留下這麼多疤痕，根本不是普通人會有的東西。

夜熙端著餐盤站起身，將衣服整平，微笑看著我，「看不到的地方，妳又懂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不報警？」

「沒有用。」夜熙搖搖頭，「除非他死了，不會有其他方法喔。」

「別把死掛在嘴邊，一定有其他解決方法的！」我也站了起來，伸手抓住她的肩膀，「老師陪妳一起去？先和李老師說一聲，我們……」

「我試過喔，報警。」夜熙撥開我的手，「妳也知道，我是問題學生，一句『自殘』就可以反駁我說的一切呢。」

我想說些什麼，卻不知道該說什麼。

「看來妳也幫不了我啊。」夜熙眼神中透漏著無奈，「當我們今天沒聊過吧，什麼都不知道會比較幸福喔。」

看著她的背影，我又低頭望向午餐。

菜都涼了。

午餐後的打掃時間，說白了就是大型下課時間，學生們拿著掃除用具聊天，班級幹部也沒有要管的意思。

我並沒有要求學生要把落葉掃到多乾淨，反正風一吹一切都會回到原本的樣子，但別只顧著聊天不動，有時我也會加入聊天的行列。

「老師今天中午怎麼不在辦公室啊？」

「哈哈，有點事情，所以就沒在辦公室吃飯了。」

「原來是有事啊，我們還以為老師被竹篙帶走了。」

「竹篙？那是什麼？」我好奇地問。

「有點類似魔神仔的東西吧？據說走在路上，如果看到面前橫倒一根竹子，絕對不能直接跨過去，不然就會被竹篙鬼帶走。」

「喔，原來是這樣啊，是我們學校附近的傳說嗎？」

「是啊，就是祥寧山的都市傳說……老師妳該不會完全沒聽過吧？」

「我不會關心這些東西啊。」學校依山而建，有些傳說很正常，「老師的國小聽說以前是亂葬崗，也有很多傳聞，沒一個是真的……至少老師沒親眼看過啦。」

「這陣子論壇上很多關於竹篙鬼和丑時之女的傳聞欸，老師去看一下啦！很有趣的！」

「丑時之女不是日本的妖怪嗎？」我倒是聽過丑時之女，「原來妖怪也會搭飛機了？」

學生們一陣笑，「會喊她丑時之女是因為她也拿槌子啦，不然不知道怎麼叫。」

「老師妳可以去這個論壇看看。」有個學生拿著手機湊到我身邊，點開一個名為「七大不可思議」的網頁，大紅色的字被黑色背景襯得有些刺眼，「上面整理了我們這邊的都市傳說，都挺有趣的。」

八成是類似 SCP 或 Creepypasta 的論壇吧，以前我也看過一些，後來就不怎麼感興趣了.....等等等等。

「妳們上學時間不是不能使用手機嗎？」我看著拿手機的同學，「教室不是有『養機場』讓妳們放手機？」

「啊.....被發現了，嘿嘿。」那個學生吐吐舌頭，將手機塞進口袋，「老師幫我保密啦，拜託。」

「下不為例喔。」

「好，謝謝老師！」

「她知道真相後會露出什麼表情呢？」我單手拖著下巴，開著視訊聊天的手機放在桌上，鏡頭對著天花板，他看不到我，我卻能看到他，代號為蝙蝠的少年戴著全罩式電競耳機，絢爛的光圈不斷變換顏色，在只有電腦螢幕作為光源的房間內閃得明顯。

他專注於遊戲上，並沒有立刻回復我，雖然我也沒有要他回答的意思。

「被欺騙、被背叛以後，會露出怎樣絕望、痛苦的表情呢？會哭嗎？會生氣嗎？」

他終於結束遊戲，點開今天新收到的委託信件，將一塊芋頭酥塞進口中，電腦螢幕中出現一個人的照片，蝙蝠將那個女人照片寄給我，簡短地問了句確定是這人嗎？在我肯定地點頭後，他告知我他已經將聊天室的邀請郵件寄出。

【曇之篇 · 壹】

「阿罿，你在幹嘛？」少年喊著坐在圍牆上的小孩，他一雙白皙的腿垂在空中隨意晃著，聽見少年的聲音，阿罿將身體微微前傾，看起來似乎要掉下來。

「無聊。」阿罿嘟著嘴，望向天空，「老頭子和叔叔他們又出門了，不知道現在要幹嘛。」

「去和小梓玩怎麼樣？」少年輕鬆一躍，坐到阿罿身旁，「你們年齡相近，一定可以成為好朋友的。」

「誰要和那個神經病當朋友。」阿罿嫌棄地道。

「別這樣說她啊。」少年揉了揉阿罿的頭，「她發生的事情很悲慘的，精神出點問題很正常，別太計較。」

「我不喜歡。」阿罿嘟著嘴，「他們兩個我都不喜歡。」

「好啦，乖。」少年哄道：「別氣了，笑一個？」

阿罿不悅地跳下圍牆，朝少年扮了個鬼臉，「哥，別勸了，我就是不喜歡他們。」

「你也不喜歡我不是嗎？」突如其來的女聲嚇了阿罿一跳，一少婦佇立在圍牆後，不知道已經站了多久，她笑盈盈地走向阿罿，微微蹲下與阿罿平視，「一直躲著我呢。」

「對啊，我也很討厭妳呢。」阿罿雙手抱胸，對少婦罵道：「臭老太婆。」

「沒教養的死小孩。」少婦雙手揪住阿罿耳朵用力擰下，自己也被阿罿踹了幾下。

「夫人，別跟小孩子計較。」少年走到阿罿身後，伸手抱起瘦小的身軀，將兩人的距離拉開。

夫人直起身，看著一大一小兩個孩子，「是是是，你也別太寵他。」在少年「唉呀，我哪有。」的反駁聲中，夫人繼續道：「楚蘋，你也不是他親哥，他爹都沒那麼寵他了。」

「別提那老頭子。」阿罿冷冷地回應。

名為楚蘋的少年只是維持笑容，並沒有要附和或反駁夫人的話，而是將話鋒轉向女人，「夫人怎麼會來這？」

「找你這小沒良心的。」夫人抬起下巴，瞪了眼楚蘋，「也快 18 了，成年儀式，有底了嗎？」

「沒有。」楚蘋哈哈一笑，「第一次狩獵就失敗挺丟臉的，但我真沒把握，哈哈。」

「沒把握還在這邊跟小鬼扮家家酒？」夫人說完，阿罌正想反駁什麼，楚蘋眼疾手快地摑住他的嘴，不讓他說話。

夫人又念了幾句才離開，楚蘋看著懷中氣得直跳腳的阿罌，忍不住笑了，「怎麼啦？剛才忘了提到，無聊的話去找夫人，保證會很充實唷。」

「那個臭女人！死老太婆！每次看到我都要捏我！」

「因為她很喜歡你啊。」

「我才不需要她的喜歡！」阿罌轉身，抬頭看著楚蘋，「哥，成年禮很危險嗎？老頭之前說我絕對不可能通過，他也不會讓我參加。」

「我不知道，但你要相信你父親是愛你……」

「他比較喜歡弟弟。」阿罌打斷楚蘋的話，「不然為什麼要帶他回家呢？」

對此，楚蘋給不出回答。

「好啦，乖，你下個月滿 11，想要什麼當禮物？」楚蘋試圖轉移話題。

阿罌的眼眸轉了轉，露出楚蘋再熟悉不過的狡黠笑容。

「我想去看你的成年禮。」

「巨蟒和鬣狗的孩子，他天賦異稟，生來就是當XX的料。」林芊香對向子敬說道，兩人面對面而坐，「如果是XX就更完美了。」

這些內容的某些字句已經模糊不清，小孩蹲在門口聽著，只記得自己被嫌棄了。他低著頭，用盡全力才能壓抑住聲音，眼淚一顆顆滑落，滴在褲子上。

「阿罌？」稚嫩的聲音從前方響起，三合院的走廊本就不是什麼隱蔽空間，楚蘋牽著另一個小男孩的手，看起來剛回來的樣子，兩人正擔憂地看著哭泣的他。

阿罌走到兩人面前，用袖子抹掉臉上的水漬，伸手抓住小男孩的領子，「別那樣叫我。」他惡狠狠地道：「我比你大，你該叫我哥哥。」

「好、好的……哥哥！」男孩並沒有被嚇到，臉上還露出開心的傻笑，像在為了與阿罌有更親密的稱呼而開心。

楚蘋皺著眉，雙脣動了動似乎想說些什麼，最後只是用空著的那隻手摸了摸阿罌的頭。

【夢之篇 · 貳】

我正邊吃便當邊用手機追劇，一則通知跳進來，是一封郵件，寄件人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信箱。

點開郵件的瞬間我才感到後悔，萬一是木馬怎麼辦？雖然我的手機也沒有什麼機密文件啦.....

[感謝您註冊 uNext交友 APP，快來和大家一起聊天吧！](#)

[+點此選擇感興趣的聊天室+](#)

我完全沒印象我註冊過這東西啊？

俗話說，好奇心害死貓，我還是點了連結，跳到網頁中。

我沒玩過交友軟體，點進去後，首先要設定一個暱稱.....就隨便取吧。輸入「梅發梅發幾月開」

後，我按了下一步，首頁是一整排聊天室名稱，每個聊天室旁都有一個「點此進入聊天室」

的按鍵，不知道是按照什麼排名排的順序。

置頂的聊天室名為「睡你麻痺起乃嗨(ㄏ一一ㄩ一)ㄏ☆ㄟ(一一ㄩ一一ㄟ)」.....真是個有個性的名字呢。

或許是受到排行影響，也可能是顏文字太吸引人注意，我點擊加入那個聊天室。

[【梅發梅發幾月開】已加入聊天室，快和新成員打招呼吧！ 下午 8:24](#)

[【夜夜笙簫歌】：喔～新朋友早安\('▽' \)/～ 下午 8:24](#)

【卯咪敲口愛♥】：喵安 下午 8:24

【ORERERERE】：晚安~(打滾 下午 8:24)

【夜夜笙簫歌】：@ORERERERE, (摸摸 下午 8:25)

【ORERERERE】：(◐‿◑) 下午 8:25

【梅發梅發幾月開】：大家好~ 下午 8:25

我其實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我到底為什麼要點進這個地方，趕快退出去好了。

【卯咪敲口愛♥】：@梅發梅發幾月開，你是怎麼知道這裡的喵？ 下午 8:25

可惡，不能裝死潛水了。

【梅發梅發幾月開】：收到一封郵件，點連結就進來了@w@ 下午 8:26

【卯咪敲口愛♥】：原來如此咪 下午 8:26

【夜夜笙簫歌】：一定又有人亂發邀請 OA O 下午 8:26

【卯咪敲口愛♥】：喵哈哈 下午 8:26

我還是不要一直不說話好了，這樣感覺會很不好相處。聊天室嘛，玩玩就好。

【梅發梅發幾月開】：你們剛才在聊什麼？ 下午 8:28

【M】：七大不可思義 o wob 下午 8:28

【ORERERERE】：是議吧(￣▽￣) 下午 8:29

【M】：@A@(突然被告知錯誤而陷入錯亂的大腦) 下午 8:30

【M】：_(:з」∠)_ 下午 8:30

喔不，怎麼又是這話題。

【卯咪敲口愛♥】：最近挺多人在聊的喵，你聽過咪？ 下午 8:30

【卯咪敲口愛♥】：@梅發梅發幾月開 下午 8:30

【梅發梅發幾月開】：沒有=W= 下午 8:31

【夜夜笙簫歌】：喔~那要從頭講了 下午 8:31

【夜夜笙簫歌】：我們剛才在跟 orere 解釋那是什麼 下午 8:31

【卯咪敲口愛♥】：@ORERERERE, 這個人是 IE 喵 www 下午 8:32

【ORERERERE】：嚟～ 下午 8:32

【ORERERERE】：@夜夜笙簫歌, 我明明是 ORERERERE · RERE 呢(◐‿◑) 下午 8:33

【卯咪敲口愛♥】：直接少兩層夾心咪 www 下午 8:33

【ORERERERE】：www 下午 8:33

應該說.....這群人感情真好嗎？看他們聊天不太有壓力，挺輕鬆的。

雖然我對都市傳說興趣不大，但順便看一下也無所謂，之後和學生也比較有話題。

【卯咪敲口愛♥】：七大不可思議，網頁直接查就有了 下午 8:33

【卯咪敲口愛♥】：它們一直都存在，近期由於網路作家殷戈的一篇小說引起熱議 下午 8:33

【卯咪敲口愛♥】：本喵在這邊幫大家整理，還不快感謝本喵！ 下午 8:34

不，這過度貓化的用字遣詞，很容易讓人看不下去。

【卯咪敲口愛♥】：網頁、古曆、祥寧山、白夜湖、學校喵 下午 8:34

【卯咪敲口愛♥】：你們想先聽哪類型咪？ 下午 8:34

【M】：網頁最後講吧？ 下午 8:35

【卯咪敲口愛♥】：好喵 下午 8:35

【ORERERERE】：想先聽學校的(‘▽’) 下午 8:35

【卯咪敲口愛♥】：好喔，那學校倒數第二個講喵 下午 8:35

【ORERERERE】：凸^-^凸 下午 8:36

【梅發梅發幾月開】：那山上的先？ 下午 8:36

【卯咪敲口愛♥】：好啊喵 下午 8:36

【ORERERERE】：凸^-^凸 下午 8:36

【ORERERERE】：凸^-^凸 下午 8:36

聊天室瞬間被一整排「凸^-^凸」洗版，我的手機直接當掉，跳回主頁。

喔不，我的飯還沒吃完！

重新點入連結，將手機放好，看故事應該不怎麼需要打字，一邊看一邊吃吧。

【梅發梅發幾月開】已登入聊天室 下午 8:42

【夜夜笙簫歌】：喔~回來了 下午 8:42

【夜夜笙簫歌】：這邊很常洗版，' ^ ' 下午 8:42

【梅發梅發幾月開】：希望我的手機不會因此英年早逝@W@ 下午 8:43

【卯咪敲口愛♥】：祝你手機長命百歲喵 下午 8:43

【卯咪敲口愛♥】：本喵繼續說咪 下午 8:43

【卯咪敲口愛♥】：祥寧山在榜上排行第三喵 下午 8:43

【卯咪敲口愛♥】：幾年前有五個人上山健行，失蹤幾週後找到他們的隨身物品
下午 8:43

【卯咪敲口愛♥】：背包、外套之類的，包括一台相機喵 下午 8:44

【卯咪敲口愛♥】：相機除了失蹤者的照片，還有段很長的影片，據說是無意間按下攝影，後來相機掉在地上沒人去動，所以一直錄到沒電才停喵 下午 8:44

【卯咪敲口愛♥】：影片中有兩個亮點喵 下午 8:45

【卯咪敲口愛♥】：首先是一根從地上自動彈起的長竿，直接把一個人彈飛不見喵 下午 8:45

卯咪敲口愛現在在說的應該就是學生提過的竹篙鬼吧？我後來有上網查一下，只是沒特別去找七大不可思議的網頁。

完蛋，我覺得這故事不怎麼下飯.....不對，這是都市傳說，為什麼我會期望它下飯？

【卯咪敲口愛♥】：另一個亮點是多出來的人 下午 8:45

【卯咪敲口愛♥】：在一個人被彈飛後，相機還是錄到五雙腳喵 下午 8:45

【卯咪敲口愛♥】：多出來的那人鞋子不是登山鞋，應該是個比那些登山客都嬌小的人

喵 下午 8:46

【ORERERERE】：怎麼判斷的 下午 8:46

【卯咪敲口愛♥】：鞋子比較小，好像還是某知名品牌推出的女式布鞋咪 下午 8:46

【ℳ】：有錢的女鬼 www 下午 8:46

【卯咪敲口愛♥】：因為女鬼背對鏡頭，看不到臉長怎樣，只看到她右手拿著一把應該是槌子的東西，所以很多人會用丑時之女來稱呼她，但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喔喵 下午 8:47

【卯咪敲口愛♥】：祥寧山的就是這樣，下一個要說什麼喵？ 下午 8:47

【ℳ】：鬼屋？ 下午 8:48

【卯咪敲口愛♥】：鬼屋喔，好像原名叫什麼曲家古厝的，本喵忘了，大部分的人都喊它雙子鬼屋喵 下午 8:48

【卯咪敲口愛♥】：那戶父母長年不在家，只有小孩住在那喵 下午 8:48

【卯咪敲口愛♥】：據說是雙胞胎中的妹妹出車禍死了，姊姊受不了打擊瘋了喵 下午 8:48

【卯咪敲口愛♥】：那個宅子白天不會有任何人，就像沒人居住一樣，但晚上會有一個皮膚嚴重潰爛的女鬼出沒，因此附近商家每晚都會在店門口擺供品喵 下午 8:50

【卯咪敲口愛♥】：而且供品真的會被拿走的樣子咪 www 下午 8:50

我終於壓抑不住好奇心，放下筷子輸入文字。

【梅發梅發幾月開】：那個女鬼是姊姊還是妹妹？ 下午 8:51

【卯咪敲口愛♥】：不確定噃 下午 8:51

【卯咪敲口愛♥】：都市傳說嘛，版本很多，根本不知道要信哪個咪 下午 8:51

【卯咪敲口愛♥】：唯一確定的是，女鬼就是那家的小孩噃 下午 8:51

看來瘋子姊姊之後發生了什麼也不得而知了。

那個女鬼徘徊在自家附近，是在等她的姊妹回家吧？好悲傷的故事。

【卯咪敲口愛♥】：BTW 雙子鬼屋是第二名，據說是因為很多人看過女鬼噃 下午 8:51

【卯咪敲口愛♥】：殷戈的小說就是鬼屋相關 下午 8:51

【卯咪敲口愛♥】：剩下的自己去看小說本噃就不劇透了噃 下午 8:51

【卯咪敲口愛♥】：下一個來講白夜湖好了噃 下午 8:52

【卯咪敲口愛♥】：反正本噃隨便講，你們隨便聽，喵哈哈 下午 8:52

有影片佐證的排第三名，很多人看過的女鬼只能排第二？那第一得多真實？

我開始期待第一名的故事了。

【卯咪敲口愛♥】：白夜湖是第四名，祥寧市著名景點之一喵 下午 8:52

【卯咪敲口愛♥】：也是自殺聖地呢喵 下午 8:52

【卯咪敲口愛♥】：凌晨 4:44 在湖畔會出現一個提藍燈籠的人，如果遇到他，魂魄就會被他帶進湖裡喵 下午 8:53

【卯咪敲口愛♥】：跳過湖但倖存的人說，他本來沒打算跳，是被蠱惑的咪 下午 8:53

【卯咪敲口愛♥】：據說那盞藍燈籠非常美，看過一次就此生無憾的那種喵 下午 8:53

美到讓人可以安然去死嗎？好像也不需要太意外，野外生物顏色越鮮豔、越漂亮的越毒.....

不過燐火是藍色嗎？我只知道很多動漫中鬼火是藍的，但不確定真正的燐火.....等等查一下好了，有點好奇。

【卯咪敲口愛♥】：五到七名都是學校的，哪所學校本喵不好說就是了喵 www 下午 8:54

【卯咪敲口愛♥】：按照名次講好了喵 下午 8:54

【卯咪敲口愛♥】：有個學生承受不住壓力，從宿舍窗戶爬出去往下跳，結果她們樓下那寢窗外有晾衣服還什麼的，總之學生腿被那個弄到，懸在空中喵 下午 8:55

【卯咪敲口愛♥】：流了超多血，當下她後悔了，一直敲那寢的窗戶，想叫人救她，但那個時間是晚自習，所有人都在自習室，她因為之前跟舍監說身體不舒服，點名沒出現舍監以為她在寢室休息噃 下午 8:56

【卯咪敲口愛♥】：從此以後，那間寢室每晚都會出現敲打窗戶的聲音，有些人甚至會聽到呼救噃 下午 8:57

【卯咪敲口愛♥】：下一個跟電梯有關噃 下午 8:57

【卯咪敲口愛♥】：當特殊月份到來，那所宿舍的電梯就會開始出狀況，比如明明沒有人按樓層，卻會在那個樓層停下來噃 下午 8:58

【卯咪敲口愛♥】：還有電梯內的按鍵自己亮起來，那個真的有夠恐怖噃 OAO 下午 8:58

【卯咪敲口愛♥】：或者是停了不開門、門打開後沒有出口等等，本喵的感覺比較像電梯太老，該換新的了噃 w 下午 8:59

【ORERERERE】：太老的東西就該被換掉(‘·ω·’) 下午 9:00

【卯咪敲口愛♥】：那妳的大腦肯定不用換，完全沒用過跟全新的一樣噃 下午 9:00

【ORERERERE】：嚶嚶嚶～(つД')ノ 下午 9:00

【卯咪敲口愛♥】：最後就是晚上九點後會在籃球場、操場等地方出現鬼影，夏天是白色鬼影，冬天會出現漂浮的人臉，只有一張臉那種噃 下午 9:01

【梅發梅發幾月開】：還有分季節喔@A@ 下午 9:02

【卯咪敲口愛♥】：有嚟噃 www 下午 9:02

【卯咪敲口愛♥】：那就講完啦，本喵真優秀噃 下午 9:02

【M】：結果妳忘了講第一名 下午 9:03

【M】：www 下午 9:03

【卯咪敲口愛♥】：喔不，但本喵真覺得第一名還好欸噃 下午 9:03

不，我超期待第一名。

【卯咪敲口愛♥】：第一名叫殺人網站，據說只要輸入想殺的人和願意付出的代價，那個人就有可能會死噃 下午 9:04

【卯咪敲口愛♥】：不過這個完全沒有證據，主要是當時引起很大的輿論，一堆人在匿名版上許願殺死誰誰誰噃 下午 9:05

【卯咪敲口愛♥】：只能說，人性真可怕，匿名真是不可多得的勇氣噃 www 下午 9:05

說實話，這第一名是真的挺可怕的，讓人不寒而慄那種。

網路散播速度快，謠言往往未經證實就已傳遞出去，就算事後想收回也來不及了。

【卯咪敲口愛♥】：不過如果真的有那種網站，本喵倒是有想解決的人呢喵 下午 9:05

【ORERERERE】：我也有 下午 9:06

【卯咪敲口愛♥】：沒人問妳（拍飛 下午 9:06

【ORERERERE】：嚶嚶嚶～妳都欺負我(つ Δ')ノ 下午 9:06

我把便當盒和免洗筷丟到垃圾桶，躺到床上，調整了個舒服的姿勢。

【梅發梅發幾月開】：你們真的會去用殺人網站嗎？ 下午 9:10

聊天室安靜了會，我繼續輸入文字。

【梅發梅發幾月開】：我覺得傷害人不太好(思考 下午 9:15

【梅發梅發幾月開】：暴力無法解決問題 下午 9:16

【卯咪敲口愛♥】：本喵也很討厭暴力唷，但如果事情比暴力更討厭 下午 9:16

【卯咪敲口愛♥】：本喵就會使用暴力喵 www 下午 9:16

【梅發梅發幾月開】：好喔(深沉 下午 9:18

我想到夜熙。

『除非他死了，不會有其他方法嘅。』

這句話彷彿刻在腦中，今天中午後一直響起。

如果夜熙知道殺人網站，八成會去嘗試吧。那她是不知道這個東西，或是還沒去嘗試呢？

想到這，我又輸入了一行字發到聊天室。

【梅發梅發幾月開】：如果有兩個人許願讓同一個人死會怎樣？ 下午 9:21

【卯咪敲口愛♥】：這個本喵不清楚欸咪 OAO 下午 9:21

【卯咪敲口愛♥】：@M, 你知道嗎喵？ 下午 9:21

【M】：好像是以先許願的為主？ 下午 9:23

【卯咪敲口愛♥】：那就是先搶先贏的概念喵 下午 9:23

【M】：應該吧_(:3」∠)_ 下午 9:24

【卯咪敲口愛♥】：@梅發梅發幾月開，笑死，你也有想殺的人喔喵 下午 9:24

【卯咪敲口愛♥】：剛才還說什麼傷害人不好、暴力不好咪 www 下午 9:25

【梅發梅發幾月開】：我沒有希望他死掉，我只是希望我的學生可以不再受到傷害 下午 9:26

【梅發梅發幾月開】：只是我還沒有想到解決方法·學生看起來也不是很希望我插手 QWQ

下午 9:27

【ORERERERE】：殺手會接非殺人的任務嗎？ 下午 9:27

【卯咪敲口愛♥】：去問啊噃 www 下午 9:27

【M】：可能代價有差吧 下午 9:28

【卯咪敲口愛♥】：反正應該還是錢或生命吧噃 下午 9:28

【梅發梅發幾月開】：錢我沒有 下午 9:29

【梅發梅發幾月開】：但我覺得盡力保護學生是老師的職責啦@W@ 下午 9:30

【夜夜笙簫歌】：就算要付出生命？ 下午 9:30

【梅發梅發幾月開】：如果我的學生沒騙我，只剩下這個辦法的話，可以 下午 9:33

【卯咪敲口愛♥】：哇，竟然是聖母，或只是裝模作樣呢噃 www 下午 9:33

【卯咪敲口愛♥】已離開聊天室 下午 9:33

我感受到來自卯咪敲口愛的超強敵意。

【梅發梅發幾月開】：我是不是說錯什麼了 qwq 下午 9:35

【夜夜笙簫歌】：別在意，他就是那樣(拍拍 下午 9:36

【夜夜笙簫歌】：不過有些話不要隨便說 下午 9:36

【夜夜笙簫歌】：外面的世界很危險（ˇˇ 下午 9:37

手機突然跳出電量不足的通知，我趕緊關掉網路減少耗電，從床邊拉出充電線接上。

閉上眼睛，腦中又浮現夜熙身上的傷痕，她到底都遭遇過什麼.....

【曇之篇 · 貳】

「兒子沒什麼好的，死沒良心的混蛋。」

「要女兒幹嘛，女孩子幹我們這行？神經病啊？」

「你的意思是我神經病嗎？啊？」

「妳個瘋女人，已經不是神經病的等級了！」

阿罿咬著棒棒糖，蹲在漆黑的走廊上，明亮的房間內兩人正在爭執，大家早見怪不怪，倒也不用擔心被颱風尾掃到，他倆吵起來是名副其實的兩人世界，根本不會注意到第三人。

阿罿摀住耳朵，卻也沒打算離開。

屋內爭吵聲驟停，男人走出來，右半臉幾乎被傷疤覆蓋，讓他在夜色中顯得更像惡鬼。

「別在這蹲著，去，出去走走，再不行就找你哥去。」

「喔……」阿罿站起，拍了拍微微發麻的雙腿。

「又叫他去找楚蘋？他倒底是你小孩，你也不管管他！」夫人音量不減，從屋內快步走出，一看到夫人出來，阿罿拔腿便跑。

別開玩笑了，這兩人加在一起，可不是 $1 + 1 = 2$ 的效應。

戶外下著毛毛雨，阿罿停下原本漫無目的的步伐，看著天空隱隱的電光，思忖片刻，轉頭往外面走去。

他毫不意外地在馬路邊找到坐在公車亭的小梓。

「又在等她？」阿罿沒好氣地問。

「下雨了，我妹妹怕打雷。」女孩眨著一雙大眼睛，「我們說好要一起回家。」

「妳等不到啦。」阿罿在小梓身邊坐下，「她……」

「她現在在醫院，不會出現在這裡喔。」楚蘋不知何時出現在兩人身邊，斜倚著公車亭的布告欄。

小梓抬頭望向楚蘋，「那不在醫院的時候呢？」

「出院後就會來找妳了吧，妳們是姊妹啊，她一定不會不來找妳的。」楚蘋走到女孩面前蹲下，「說到做到，對吧？」

「你還真會哄小孩。」阿罌不屑地道。

「別這樣說啊。」楚蘋單手托頰，看著阿罌，「論年齡，小梓比你早幾個月出生喔，你還得喊她一聲姐姐。」

「煩死了。」

轟隆——！

「呵呵呵呵呵！」小梓摀住耳朵尖叫著蜷起身體。

「看來是時候回去了。」楚蘋望向阿罌，「幫個忙吧，我背她回去。」

「喔。」

「或許那時我們不應該說謊。」我看著倒在地上的孩子們，喃喃地道，平時巡邏的惡犬此時不見蹤影，除了最初死去的兩人，剩下的死者都是不超過 15 歲的孩子。每個人的體型都不算大，堆疊起來卻彷彿將整個走廊都佔滿，大片的血液讓我失去落腳處，只能忍著黏膩感往前走。

當妳如同妳們兩姊妹的約定，回來且永遠不再分開時，我更討厭「妳」了。一想到造成這血腥場景的女孩是誰，我的身體不受空地重重抖了一下。

或許是，更害怕了。

看著渾身鮮紅的女孩，就像慾憇她動手時一樣，我用右手去摸對方的臉，輕聲道：「走吧，我找到真相了，現在帶妳回家找姊姊。」

【夢之篇・參】

【ORERERERE】 : (＼／)

(•_•)

/ > 101 下午 12:35

【卯咪敲口愛♥】 : ^•ω•^

/ > 🎉 下午 12:36

【ORERERERE】 : (＼／)

(•_•)

/ > ok 下午 12:37

【ORERERERE】 : (＼／)

(•_•)

/ > 🎉 下午 12:38

【卯咪敲口愛♥】 : ^•ω•^

/ > 飽 下午 12:43

【ORERERERE】 : (＼／)

(•_•)

/ >囁 下午 12:44

【卯咪敲口愛♥】 : ^•A•^

/ >囁 下午 12:46

【ORERERERE】 : (_)

(•p•)

/ >囁 下午 12:52

【卯咪敲口愛♥】 : ^..=.=..^

/ >滿足 下午 1:01

【ORERERERE】 : (_)

(≥▽≤)

/ >開心 下午 1:04

午餐後的打掃時間，我看著聊天室中不斷冒出的顏文字，不知道他們去哪找來這麼多可愛的顏文字。

使用聊天軟體後，生活多了一些樂趣，時不時會有人發一些可愛動物或搞笑的照片、影片，壓力大時滑一下，挺舒壓的。

或許可以把軟體介紹給夜熙試試看？或許這樣她會願意說出她的事情。

「我們昨天跑去鬼屋那邊看了看，沒看到女鬼欸，好可惜。」孔妍露出失望的表情，「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去了，結果什麼也沒看到！」

孔妍，班上的學藝股長，之前除了收週記不太會有交集，不過她最近下課總會跑來辦公室找我。

自從那天她告訴我七大不可思議的事後，她來找我聊天的頻率越來越高，但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她很常聊天聊到一半就開始往其他地方瞄。那方向是主任的位置，雖然我自認為我不是太八卦的人，但要不多想都難。

「怎麼會想要去鬼屋看……」是太閒了嗎？她們不是每天都在喊作業太多考試太多，怎麼還有時間跑去鬼屋？

「好奇嘛，老師完全不好奇嗎？」孔妍的聲音辨識度很高，甜到我會用嗲來形容，第一次聽到時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這幾天才比較習慣。

我搖搖頭，有這時間去閒晃，我還不如去打工賺外快。

「那下次老師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去？」孔妍彷彿沒看到我搖頭般，滿臉興奮，「如果看到女鬼的話，我一定要拍很多照片！」

拍照片放上網蹭熱度嗎？不過如果真的是鬼，相機能拍到嗎？

我注意到孔妍現在很認真看著我，眼神已經不再往其他地方飄。我往主任的位置望去，辦公椅上沒有人。

好像今天一早上都沒看到他？

或許是生病了吧？

十月的天氣不穩定，得到感冒挺正常的？

感謝您委託我們執行任務，任務已順利完成！

有關報酬的信息將由專人親自到府上與您說明，請您耐心等候我們的到訪

看著最新的郵件，我冒了一身冷汗。

什麼委託？什麼任務？我只委託過別人幫我畫圖啊，而且那次錢也給完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我點開郵件後不到一分鐘，門鈴響了。

我是在學校旁邊的大樓租的屋，管理室管得很嚴，陌生人要進來一定要有住戶帶，或者在大廳押證件.....

而且來找我的話，管理室會先打電話問過我才放人啊！

我看著門，跪坐在地上。

門鈴又響了一次，我忍著恐懼站起來，走到門旁，從貓眼往外看。

「嗨，我知道妳在家，開門喔！」外面站著一個女人，像是知道我已經看到她一樣，往後面站了些，我看清她的模樣。

那女人穿著一件寬鬆的T恤和貼身牛仔褲，嘴角附近有一顆痣，臉上帶著笑容，氣質很像大學時在實驗大樓走廊偶遇的溫柔學姐。

不，現在詐騙集團也可能長得人畜無害童叟無欺，不能被外貌騙了。

那女人思索片刻，隔著門又道：「妳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委託過我們啊？」

為了聽清楚她說話，我將門鏈拉上，將門開出一個小縫。如果她做出什麼奇怪舉動的話，我手機已經點開通話頁面，只要按下快捷鍵就能報警。

「嗨，我是紀陵，來跟妳解釋一下狀況。」女人笑著向我揮揮手，「首先是委託，妳之前委託我們解決妳學生的問題，證據在這邊。」

她拿起手機，上面是一張截圖，內容是我們之前在聊天室的對話。

【梅發梅發幾月開】：我沒有希望他死掉，我只是希望我的學生可以不再受到傷害。下午
9:26

【梅發梅發幾月開】：只是我還沒有想到解決方法，學生看起來也不是很希望我插手 QWQ
下午 9:27

【ORERERERE】：殺手會接非殺人的任務嗎？下午 9:27

【卯咪敲口愛♥】：去問啊喵 www 下午 9:27

【M】：可能代價有差吧。下午 9:28

【卯咪敲口愛♥】：反正應該還是錢或生命吧喵。下午 9:28

【梅發梅發幾月開】：錢我沒有。下午 9:29

【梅發梅發幾月開】：但我覺得盡力保護學生是老師的職責啦@W@。下午 9:30

【夜夜笙簫歌】：就算要付出生命？下午 9:30

【梅發梅發幾月開】：如果我的學生沒騙我，只剩下這個辦法的話，可以。下午 9:33

「後來我們去問了一下，非殺人的任務我們也接，代價不變，所以我們就接了。」紀陵把手機塞回口袋，「所以今天我是來向妳討代價的，希望妳能自己跟我走一趟。」

代價？生命嗎？

我又不是蠢，怎麼可能乖乖跟她走。

用力將門關上，我按下快捷鍵，快來個人把這傢伙帶走……什麼聲音？

煙霧偵測器出問題？偏偏是這個時候！

白色的氣體從天花板噴灑下來，味道很嗆，是有機溶劑嗎？頭很痛、很不舒服……我低頭看著手機，訊號一格也沒有。

紀陵在門口，出去也是死，待在房內也是死，我衝到落地窗旁，想開窗透氣、讓空氣流通，卻發現窗戶被卡住、打不開。

意識開始模糊了，真的沒辦法了嗎？

我突然想到孔妍說過她為了證實都市傳說而特地跑一趟鬼屋的事。

第一名之所以能成為第一名，是因為它真實存在……

「活捉真的很難啊！」

「但妳不是成功了嗎。」

「欸！妳自己惹的事情，結果是我來弄！」

「沒辦法嘛，這不在我業務範圍內啊。」

我聽見兩個女性的對話聲，睜開眼後，發現我一個純白的地方。

機械運作的聲音、消毒水的味道.....這裡是醫院？

我得救了嗎？

「睡得好嗎？」

我猛地坐起，紀陵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這是一間單人病房。

不是夢。

但剛才的對話彷彿是我的幻覺，我眼前只有紀陵一人。

「妳現在不是在一般醫院喔。」紀陵笑著道：「這個之後再講，總之呢，因為妳要付出的代價是『生命』，詳細內容為『從任務完成的那天起直到妳死亡的所有時間』，秉持著.....節儉？物盡其用？反正就是那個意思的原則。」

「歡迎妳加入我們組織。」

等一下，這反轉太突然了，我到底聽了什麼？

「不用擔心，妳現在就是最基層的員工，但因為妳已經把所有生命都交給組織了，所以更正確的說法是，妳就是我們組織的免錢勞工。」

這身分有點複雜，讓我捋捋。

不對，我手機呢？快讓我報警！

「噢，然後我是負責帶妳新手教學進入狀況的人，我叫紀陵，組織代號『夜來香』。」紀陵一個勁地說著，搭配一些誇張的手勢，「現在，有任何問題嗎？」

「有……問題可多了。」反而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問起，「我的手機在哪裡？我現在要幹嘛？」

「手機在這，剛才送去改了一下。」紀陵把我的手機還給我，這麼爽快肯定有問題，「妳現在撥任何緊急電話，110、119 那些，都會連線到我們同事，我們的事情不能讓外面知道，要自己處理。」

哈哈，果然。

「妳要幹嘛的部分……」紀陵拿出她的手機，應該是在看備忘錄，「白天跟以前一樣去學校實習，放學後的時間要來找我，嗯……我先教妳怎麼接任務好了。」

不，我不想學，我不想知道。

「跟我來吧。」紀陵走到門口，這間病房沒有窗戶，那扇門是唯一的出口，打開門後，外面不是白色的醫院走廊，而是土黃色的走道，我也沒得選，跟著走出去。

這個空間很像美國恐怖片中會出現的地下牢籠，走道的兩邊都有房間，應該都是病房吧，總共十幾間，沒有叉路，走道上也沒有堆放雜物，可以直接看到走道一端的門，另一端是牆壁，我只有遠遠看一眼，不確定那邊有沒有暗門或密室入口之類的。

紀陵領著我往那扇門走，推開門後是一間……酒窖？兩邊有放著酒瓶的木架子，紀陵帶我走到酒窖底端的旋轉樓梯，我跟著她一起往上走，樓梯末端的門不高，要彎腰才能鑽出去，紀陵向前推開門，突如其來的光讓我有些不適應。

「唷，醒了？」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嗯，我更沒想到，這個出口是在酒吧吧檯下的櫃子……

這個出來的姿勢真的很彆扭啊！

「跟妳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們酒吧老闆，首席調酒師……」

「別捧了，直接說重點吧。」男人打斷紀陵的介紹，笑著對我說：「喊我調酒師或萬年青就好。」

「好喔，總而言之，以後要接任務，就是找他。」紀陵指著萬年青道：「通常，我們會有人寄信跟妳說，有一個任務要給妳，比如我今天去找妳，就是我收到的任務，收到任務後就來這邊，找他，拿可能會用到的東西。」

我看了眼窗外，鐵門沒有拉開，看來現在不是酒吧的營業時間。

「她沒那麼快就開始接任務吧。」萬年青還在吧檯忙碌，丟瓶子的樣子很帥，都不怕沒接好瓶子破掉嗎？

「喔，我想說，都先講。」紀陵道，她講話的速度偏慢，也有較多的停頓，需要十足耐心才不會想要打斷她。

雖然，我現在也沒膽打斷她講話。

「太早講，反而真正要用到時，什麼都不記得吧。」萬年青笑著回應，將一杯調酒放到我面前，「歡迎儀式，請吧。」

我也不能不喝對吧。

那杯調酒長得很像我高中畢業旅行時，在街上買到的那杯，幾乎整杯都是冰塊，有三層顏色，最底層是黑色，中間金黃，最上水藍。

坦白說，看起來就很詭異。

我用吸管稍微攪動，深深吸了一口。

那兩人走後，我從床底下鑽了出來。

躺在白色的床上，我像被抽空所有力氣，微微瞇起眼，彷彿下一刻就能進入夢鄉。

放鬆下來的情緒被門開啟的聲音打斷，我猛地坐起，看著站在門口的女人，剛放鬆下來的肌肉又緊繃起來。

「打針囉。」女人似乎想露出一個笑容，臉部肌肉卻異常僵硬，像是動過刀。

我摀著胃，強硬地壓下反胃的衝動，卻還是忍不住地在床邊乾嘔起來。

「嘔——」

這什麼味道？

我一秒都無法忍住，趴在洗手槽嘔吐起來，我該慶幸我剛才站在洗手槽旁嗎？

好鹹，鹹得發苦，中間那層應該是啤酒，最上面不知道是什麼，液體剛碰到舌頭就像炸裂開一樣，有點平常喝可樂會有的感覺，但這個味道.....

「哈哈哈哈！」紀陵爆出一串有些魔性的笑聲，「這次加了什麼？」

「梅子汽水、啤酒、醬油膏。」萬年青回答。

我的舌頭造了什麼孽？我剛才到底喝了什麼東西？為什麼我要一次吸那麼大口？

「還好。」紀陵聽完成分後這樣說，拿起玻璃杯倒了一杯水給我。

「一點也不好……」灌了幾口開水後，我終於找回舌頭的感覺，它剛才整個都是麻的。

「我那時候喝的好像有醋。」紀陵道：「這種特調喝了又不會死。」

也只是不會死而已。

「但會很難受。」

「太難受了。」我連眼淚都出來了，還能再難受一點嗎？

「妳的反應算不激烈的。」萬年青笑吟吟地看著我，喔不，我現在覺得這傢伙比任何人都恐怖，這是會笑著給你一杯喝了以後生不如死的東西的人欸，「虎鯨和貓咪反應最恐怖。」

「那兩個喔……正常啦。」紀陵揮揮手，「沒鬧出人命，都算小事。」

所以沒鬧出人命是發生了什麼？我有點好奇，但我不敢問。

「好點了嗎？這就是我們的迎新小儀式，歡迎妳、被迫、成為我們的一份子。」紀陵道。

「孟庭芳小姐，歡迎妳首次以客人以外的身分來到 LikBar。」

「你覺得店名要叫什麼？」彼時青年還未擁有自己的名字，我還在喊他的編號，他卻有閒情逸致思考酒吧的招牌，也不知道算不算樂觀。

我看著還未裝潢完畢的室內，隨意拉了張椅子坐下，望著刷了白漆的牆壁，脫口而出：

「Lio……」

「嗯？」

「不，我是說 liqueur，剛才發音不太對。」

他一臉不信，也拖了一張椅子坐下，「這兩個字發音差得可多了，妳騙誰啊？」

連我自己都不信。

「我是想到了一個名字，但妳以後會不會看到店名就想到他，然後就再也不來找我了？」

「誰啊？值得我念念不忘？」

「誰知道是誰呢，妳連改口說的都是利口酒。」

「我挺喜歡利口酒的啊。」

「妳喜歡的是利口酒的調酒 不是利口酒本身。」他單手撐著臉頰靠著吧檯「也是他帶妳……」

「011，你想現在閉嘴，還是永遠閉嘴。」我微笑著看他。

他舉起右手在嘴上比出拉拉鍊的樣子。

「就叫 LikBar 吧。」他用黑色奇異筆在紙箱上寫著，「likör 的 lik 和酒吧的 bar……」

「你的取名審美真的很爛。」

【曇之篇·參】

成年禮的時間來得很快，楚蘋連著幾天不見蹤影，阿罌和小梓倆小孩在屋子裡待著，小梓抱著前幾天從路邊撿來的野貓，阿罌趴在桌上小憩。

「噠噠！」碰地一聲，門被用力地推開，夫人牽著一個看起來比兩人更小的男孩進來，阿罌看到男孩時，表情更沉了些。

「你們看起來很閒，肯定沒事做，我來給你們找點事。」夫人搭著男孩的肩膀，將男孩推到兩人面前，「老頭陪楚蘋去訓練，你倆顧一下這小鬼。」

「他不是叫妳幫忙顧嗎？」阿罌一臉嫌棄。

夫人冷笑道：「這又不是我孩子，關我什麼事。」

小梓似乎是第一次見到男孩，好奇地和他打招呼，感覺很快就能熟絡起來。

「他也不是我孩子。」阿罌單手托頰，看著男孩已小跑到小梓旁邊，兩人宛若沒聽見他與夫人的對話。

「我可不管，他出什麼事也跟我沒關係。」夫人皺著眉，轉身就要離開，「他也 9 歲了，不需要換尿布，帶他出去隨便走走就行。」

「妳要我帶他們兩個出門？」

「可以出門嗎？」小梓興奮又期待地喊道。

夫人倚在門上，望著三個小孩，「可以喔，對了，阿謹想回去看看嗎？」

「還好……」男孩回憶起以前待過的地方，眼神暗了些。

「不回去炫耀一番嗎？」夫人歪著頭，「你可是唯一有得到正統教育的欸。」

看出阿謹有些動搖，夫人補充道：「在那，多少還是有朋友的吧？不想讓他們也過好一點嗎？」

「我……」

「老太婆，再領幾個小孩回來，妳要幫忙養啊？」阿罌譏諷。

「我？也不是不行。」夫人輕笑，從包中拿出一把車鑰匙，「走吧，我帶你們去晃晃。」

「好啊！」小梓眼神發著光，和阿謹手拉著手一起朝夫人跑去，只有阿罌一臉不願。

「你不跟上來嗎？」夫人一手搭著一個孩子的肩膀，回頭看著阿罌，「他都喊你一聲哥哥了，你不用顧好你的弟弟嗎？」

她在哥哥和弟弟幾字加重了語氣，阿罌放在桌上的手握緊後鬆開，跟上三人的腳步。

她錯了，那麼危險的孩子，血液中流淌殺戮的戾氣，她就不該帶他們出來，至少不該讓其他孩子看到如此殘忍的畫面。

她自己也說的，對，是她自己說的，代號巨蟒的男人以製作陷阱出名，鬣狗則是業內有名的善後組織，無論多破碎的現場都能處理到不留一絲線索，作為巨蟒和鬣狗首領的小孩，他天生就是做殺手的料。

這種危險的孩子，怎麼能掉以輕心呢？

但一切都晚了，當她注意到時，鋒利的匕首已突破皮肉，深入左鎖骨下方的位置。

戰爭讓這地方充滿斷垣殘瓦，還充斥垃圾腐敗的酸臭味，不過不代表突如其來的血腥味會不明顯，畢竟在幾個傭兵團的控制下，這裡已經許久沒有暴力事件發生了。

「哥、哥哥……」小孩不是第一次見血，卻顯得異常驚惶，顫抖的雙手不知該往哪擺，最終揪緊自己哥哥的衣服。

他的「哥哥」比他冷靜太多，年長者一把抽出匕首，看著鮮血噴灑在自己身上。

「我想這麼幹很久了。」身為哥哥的孩子淡淡地道，饒是閱歷頗豐的夫人，也被小孩眼中的寒意震懾。

我尖叫著從床上醒來。

「怎麼？這次這麼激動。」癮君子嘲諷地問，他現在招惹我確實是一個好時機，我現在沒什麼力氣和他動手，失血和不願意面對的……我看著左手手臂上貼著的棉花，疼痛消退了不少，應該已經不需要加壓了，我便沒再管。

深深吸了一大口氣，盡力無視房間內滿滿的血腥味，我努力不讓聲音顫抖，「我想起那件事了，第一次見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我不知道。」黑暗中，我聽到另一人在收拾東西的摩擦聲，他不是在敷衍我，那時我們根本不認識，「我只聽說過鬣狗和巨蟒的孩子。」

我閉上眼，翻了個身，把被子拉過肩。

【夢之篇 · 肆】

【梅發梅發幾月開】已登入聊天室 下午 5:24

【梅發梅發幾月開】：(趴 下午 5:24)

【夜夜笙簫歌】：怎麼啦(摸摸 下午 5:25)

【梅發梅發幾月開】：你們聽過 like bar 嗎？ 下午 5:25

【梅發梅發幾月開】：Likbar(打錯了@W@ 下午 5:26)

【夜夜笙簫歌】：聽過 下午 5:27

【我愛白蓮】：我知道!!!!調酒師超帥(/ω＼) 下午 5:27

【我愛白蓮】：每次去都要點菲士*..° °.*.. *.'(*°▽°*)' . *.. *..° °.* 下午 5:28

【串串好好吃】：我在那邊打工(舉手 下午 5:29)

【ORERERERE】：我未成年不能進酒吧(T▽T) 下午 5:29

【夜夜笙簫歌】：他有非酒精類的飲料吧 下午 5:30

【ORERERERE】：有啊，我喝過一次 下午 5:30

【ORERERERE】：之後就再也不想喝了凸^-^凸 下午 5:31

【夜夜笙簫歌】：www 下午 5:31

【我愛白蓮】：對耶對耶,是新朋朋(⊙ω⊙) 下午 5:32

【我愛白蓮】：@梅發梅發幾月開, 你好啊 下午 5:33

【梅發梅發幾月開】：你好@W@ 下午 5:34

【串串好好吃】：@梅發梅發幾月開, 早安 下午 5:35

【串串好好吃】：我覺得老闆人挺郝的 下午 5:35

【夜夜笙簫歌】：郝 www 下午 5:36

【串串好好吃】：啊啊啊我被鍵盤霸凌 下午 5:36

【ORERERERE】：他姓郝嗎(¬_¬) 下午 5:37

【我愛白蓮】：你國小寫我的志願的時候是不是寫我以後想當好太太(⊙ω⊙) 下午 5:37

【我愛白蓮】：只要找個姓郝的嫁了就能完成夢想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午 5:38

【串串好好吃】：救命，是錯字 下午 5:39

【M】：@串串好好吃, 你可以改名叫串串郝郝吃(x 下午 5:40

【串串好好吃】：OAOOOO 下午 5:40

大學外圍有許多商店是再尋常不過的事，大部分學校貼著商圈，除了小吃、簡餐、飲料店、KTV，也有酒吧，提供剛成年的大學生們嘗鮮之處。

我離開 LikBar 時才發現，它一樓是手搖飲的店面，手搖飲店一側迎著騎樓，另一側應該有通往酒吧的路，手搖飲店旁有一通往二樓的樓梯，樓梯窄小，兩人交會大概要側身貼牆才能通過，漆成黑色的樓梯在止滑墊都貼上 LED 燈，晚上酒吧開始營業後，便會依特定規律變換燈光顏色，吸引路人目光。

能在這地段擁有兩層樓的店面，店主還真有錢。

距離紀陵出現已經過了快一週，主任消失後有兩個警官來學校調查，我也被喊去喝了幾次咖啡。

較為年長的杜警官似乎帶著答案來的，主要問題都是些主任是否很受女性歡迎等等，後來我才知道警方判定主任是婚內出軌，被正宮抓到後連夜跑路.....

帶著偏見很容易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事情啊。

我突然有一種不真實感。

世界上有個人，因為我的關係，死了、或許沒死，總之他消失了，我現在卻還能像沒事人一樣，拿著手機和其他人聊天。

我是不是病了？

就在我滑著聊天室的訊息時，紀陵的訊息跳了進來。

噢，直到她和我攤牌以前，我是真沒猜到紀陵也是聊天室內的人，該不會這個聊天室就是都市傳說的一部分吧，那也太好笑了。

【夜夜笙簫歌】：今天晚上要出任務喔～ 下午 5:43

【夜夜笙簫歌】：老地方，七點 下午 5:44

紀陵這幾天都在和我介紹她的工作內容，主要是殺人手法，她喜歡用藥物讓人陷入長眠。每個殺手都有自己比較習慣的手法，不過團隊中有製毒的專家，因此新手推薦都是毒殺。

LikBar 主要提供能造成物理攻擊的武器以及殺手們的情報交換處，資料雖然用郵寄的方式比較方便，但不排除資料被偽造、駭客入侵或痕跡沒清理乾淨的風險，因此有些任務或交易還是會以紙本形式進行。

另一個據點，紀陵說是一間診所，除了療傷，也是製毒的地方。這兩個場所被列為「保護區」，在酒吧與診所內不能發生任何戰鬥，違反規定的人會遭到整個組織的追殺——萬年青有句口头禪是叫大家要打去酒吧外面打，我一開始以為是怕被波及，畢竟東西摔碎了什麼的清理很麻煩，紀陵也證實了他是不想增加工作量。至於是哪種工作，我突然不想釐清了。

紀陵開玩笑地解釋萬一哪天我被人追殺，只要進到 LikBar 或診所就算安全，這裡相當於小時候玩紅綠燈時的紅燈形態。

除了工作手法，還有萬惡的體能訓練。托她宏福，我不僅瘦了，還練出從沒想過會長在我肚子上的.....那是叫人魚線嗎？除了壓縮到工作時間、間接壓縮到睡眠時間，讓我在學校時感到極度疲憊，還有肌肉痠痛以外，我覺得體能訓練挺好的。

不好也得做，只能說服自己，挺好的。

【夜夜笙簫歌】：喔對了，這次情況比較特殊 下午 5:44

【夜夜笙簫歌】：這次是妳的任務 下午 5:45

【夜夜笙簫歌】：妳的第一個目標下來啦('▽')/～ 下午 5:45

撤回前言，挺不好的。

上回主任的事情我還能催眠自己他只是失蹤了，這回，我是真的要去殺人了。

【梅發梅發幾月開】：太快了吧@A@ 下午 5:47

【夜夜笙簫歌】：一個禮拜，差不多了啦 下午 5:48

【夜夜笙簫歌】：細節晚點碰面用講的 下午 5:48

我看了眼時間，現在還沒六點，我還有時間先吃個飯，沉澱一下心情，再去找紀陵。

不過.....我現在沒有任何食慾。

「婚內出軌、涉嫌誘拐未成年少女，被發現後跑路，如今下落不明……」我念著在手機上看到的新聞內容，滿意地勾起嘴角。

另一人好奇地湊過來，問了句：「晚餐吃什麼？」

「不知道，你想吃什麼？」

「不知道欸。」

「打牙祭嗎？」

「好啊。」

「順便去買點其他東西吧。」

關門前，我無奈地嘆了口氣，抱怨道：「養狗好難啊，我果然不會養狗。」

我們並肩走向電梯，手機螢幕不斷跳出通知，一條條聊天室訊息正不斷冒出，我們不約而同地低下頭，面對面用手機溝通。

【卯咪敲口愛♥】：晚餐吃什麼？ 下午 5:30

【夜夜笙簫歌】：吃什麼？ 下午 5:34

【ORERERERE】：吃什麼？ 下午 5:40

【卯咪敲口愛♥】：沙威瑪！！！！ 下午 6:00

【ORERERERE】：不跟(´・ω・`) 下午 6:01

【夜夜笙簫歌】：不跟 下午 6:07

【卯咪敲口愛♥】：可惡，你們都嫌棄我的沙威瑪 OAQQQ 下午 6:07

【夜夜笙簫歌】：沒有～(›_<) 下午 6:08

「這個人是妳的目標。」紀陵將一張照片傳給我，「她每晚都會出現在這間咖啡廳，凌晨一點，咖啡廳關店時才會離開。」

我看著照片中被電腦螢幕照亮的臉，不免有同感地說道：「也是個辛苦工作的社畜啊。」

「喔，重點不是這個啦！」紀陵接著說：「我會給妳慢性毒藥，就是、發作時間會比較慢，不會在妳面前猝死，主要是給妳撤退的時間。」

紀陵又傳給我一張圖和一個地址，「離開後直接來這邊，我會在這裡等妳，咖啡廳外面是住宅區，比較昏暗，小心不要迷路，然後……」

「等一下，妳不跟我一起去嗎？」我忍不住打斷紀陵的話。

紀陵皺起眉，似乎覺得我問了個蠢問題，「當然是妳自己去啊，妳都看我出過兩次任務了，多帶一個人不會比較方便啦，我會跟妳電話聯絡。」她從包裡拿一個黑色的小盒子。

「這是……」

「藍牙耳機，會用嗎？我剛才特地去借的。」紀陵興致勃勃地介紹，「人家說這副在便利商店買的，五、六百塊，可以不用還她。」

五、六百塊也是錢啊……重點不是這個！

「妳就抓她上廁所的間隙，把東西丟到她的杯子裡就好了。」紀陵拍拍我的肩膀，「很簡單啦，難度跟下 FM2 差不多。」

不，我覺得很難，我連朝別人水杯吐口水都沒做過啊！

十二點半，我口袋裡塞著裝藥的夾鏈袋，緩緩走進咖啡廳。

「需要什麼呢？」店員親切地笑著。

「呃……一杯熱美式。」

「中杯大杯？」

「中杯就好，謝謝。」我偷偷瞄向目標的方向。

端著咖啡，走到她斜後方的桌子坐下，盯著她的後背看。那是個稱的上消瘦的身軀，照片上是個三十初的女人，但從背影看就像個小孩，很小一隻。

『妳有照我說的做嗎？』紀陵的聲音響起。

我低聲應道：「嗯，坐到她斜後方了。」

『好，妳等她離開座位，去下藥，然後來找我。』紀陵不放心地又說了一次計畫，『別搞砸了，千萬、要把東西放下去。』

別說的跟去和店員多要一顆奶球一樣簡單啊！

很快地，機會來了。女人關上電腦，拿著皮包起身往洗手間的方向走。

店員在廚房收拾東西，咖啡廳現在只有我和女人兩個客人，確實是下手的好時機。紀陵沒有騙我，第一次出任務，他們幫我打點好了一切，我只需要下手就行。

但這種事情哪是說做就能做到的啊？

我捏緊夾鏈袋，感覺手上的汗已經讓塑膠變的濕滑，單手很難直接打開袋子，但直接拿出來，如果被看到的話.....

「請問.....有什麼事嗎？」我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沉著、冷靜，轉頭一看，我的目標站在我身後，冰涼的眼眸掃視著我。

「不、沒、沒什麼，我.....」尷尬死了，我笑著試圖敷衍，卻收到女人更凌厲的目光。

「別裝了，是來談錢的吧。」女人冷冷地說：「告訴妳，妳和那個男人一分錢都拿不到，真沒想到妳有膽子來找我，還是受不了良心譴責，來承認一切了？」

我的天，我這是被誤會了，而且內幕太刺激，我需要時間理解一下。

『她把妳認成小三了。』紀陵在電話那頭解釋道：『看來妳第一次任務要失手囉。』

「不說話是什麼意思？」女人看起來很想揍我，她將電腦收進包中，轉身就走，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喊住她，只能看著她用力推開玻璃門，憤怒地走入黑暗中。

『唉……妳東西收一下，直接出來吧。』紀陵無奈地道。

我也沒帶多少東西，咖啡也沒喝就跑出來，一陣冷風吹的我不禁顫抖，順著紀陵的指示，我在巷中拐了幾個彎，看到剛才那女人站在我面前，她拿著鑰匙正在開一扇鐵門。

原來她家就在這裡。

問題是，這樣我也沒辦法下手啊。

「妳來做什麼？他已經被我趕出去了，他沒告訴妳嗎？」女人沒好氣地道，從包中拿出手機，「滾遠一點，別讓我再看到妳，不然我就要報警了！」

紀陵沒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現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低聲喊了幾次紀陵也沒理我。

就在我想向女人解釋我不是搶她丈夫的人時，一個人從巷子的另一頭出現，拐了個彎後筆直朝我們衝來。

當那人離我們越來越近，我發現那是一個戴著貓咪頭套、穿著深藍色工作服的人，他的手裡還拿著一支東西。

他的體型不大，但跑得飛快，一把抓住女人的衣領將她撂倒在地，在女人尚未來得及驚呼時，用手上的東西——我看清了，那是一把鐵鎚——給她來了一下。

女人的下巴應該被敲碎了，我跟著紀陵這幾天，也沒見過這麼血腥的場面，我想跑，我想吐，但我感受不到我的雙腿，只能看著眼前的一切發生。

直到女人被擊打得血肉模糊，看不清原本面貌，貓咪頭套的人才停下動作，站了起來看著我。
「哪來這麼詭異的頭套？」紀陵的聲音從我身後響起，她拿著手機，悠哉地走了過來，「好醜。」

「但很可愛啊，醜的很可愛。」戴頭套的人說道，是個相當甜美的少女音……等等，我聽過這聲音，不就是孔妍嗎？

孔妍把頭套摘了下來，深深吸了一口氣，「呼，好悶喔！而且髒掉了，丟了吧。」語畢，她將頭套扔在死去的女人身上。

「妳去哪裡買的？」紀陵招手，示意我跟上她，接著往巷子外撤退。

「阿壘剛才在夜市打到的。」孔妍將染血的手在褲子上胡亂擦了幾下，拿出手機，「我們還要去買鹹酥雞，妳要一起嗎？」

「不了，我還有事。」紀陵邊走邊伸手在孔妍的頭髮上摸著，「妳的頭真的好好摸。」

「我沒洗頭喔，呵呵。」

「呃……那個……」我忍不住發問，「現場不用清理嗎？」

「我請人來收了。」紀陵晃晃手機，「妳可以看妳的通訊錄，有一個叫『鬣狗』的，傳簡訊告訴他地點再附上一張現場照片就好，很方便的。」

「喔、好……」孔妍是在裝不認識我嗎？

似乎是注意到我一直盯著她看，孔妍皺眉朝我說道：「怎麼一直看我？是不是因為我太可愛了？」

「別回答她。」紀陵直接阻止我說話。

「欸，怎麼這樣！」孔妍不滿地望向紀陵。

「她是我們的新娘，不可以打死她。」

所以……孔妍也是殺手？天啊，原來我的學生是殺手。

「介紹一下，孟庭芳，雖然第一次任務就失敗了，不過，反正還會有下一次嘛，下次努力。」

紀陵雲淡風輕地說著，彷彿任務內容只是跑個操場之類的簡單項目。

孔妍歪了歪頭，朝我伸出手，那隻手上還有未擦拭乾淨的血跡，「初次見面，我叫曲梓嫋。」

她露出和孔妍如出一轍的甜美笑容，名字卻毫無關聯。

「妳好……」我緩緩伸手握住她的，卻被她一把拉近距離，她的槌子貼在我的胸口上，還未乾透的血液在我的衣服暈出一個深色的圓。

「姊姊很可愛。」她的額頭貼著我的，一雙大眼彷彿會吃人，「姊姊什麼都不要知道、當個正常人就好了。」

「乖，妳這樣說她應該不會懂啦。」紀陵過來將我們拉開，指著不遠處的車說道：「先走吧，車上再慢慢解釋。」

兄弟姊妹本就該互相依賴、照顧的嗎？

10 歲的孩子不懂，只是隨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曇之篇·肆】

經過一晚上搶救，可憐的孩子總算度過難關，存活下來。目擊一切的其他孩子在夫人一聲令下，天亮前都已經抓回，他們不能讓這件事被放大。

面對暴躁父親的質問，阿罿只覺得肩膀被抓的發痛，身體也被晃的暈眩。

「他很爛。」阿罿淡淡地道，絲毫不認為自己有錯，「不會玩遊戲，害我們輸了，那遊戲就不該這樣玩，他不會玩還亂玩。」

「就因為這種破事……」男人氣得發抖，字句都像是從牙縫中擠出來的，「你就捅了阿謹一刀？」

「不，我想捅他很久了，只是剛好讓我找到理由。」阿罿眼神冷漠，突然笑了起來，「下一次要捅哪我也想好了，就眼睛吧，能刺得更深，而且應該會更痛……」

阿罿被男人狠狠摔在地上，盛怒的男人還想多說些什麼，醫生從房間中走出來，一臉疲憊地告知男人，阿謹從昏迷中甦醒了。

男人匆匆往病房趕，阿罿在地上坐了一會兒才站起來，拍拍褲子上的塵土。

小梓躲在門外，眼光泛紅地跑向阿罿，「你……你還好嗎？」

「比躺在裡面的好太多了。」阿罿伸了個懶腰，走到草地上，看著白色的天空，「刺下去的瞬間，真的很爽。」

小梓似乎想說些什麼，卻畏縮地嚥下字句。

「但也只有那瞬間而已。」阿罿低聲又說了一句，垂下頭。

除了阿罿和小梓，所有人都聚集在阿謹的病房內外，楚蘋一出來便看到兩個躺在草地上的身影。

「這樣躺著不怕感冒嗎？」他走過去，一手一個小朋友將兩人拎起來。小梓安靜地站著，阿罿則不悅地看著地面，踢了兩下腳邊的雜草。楚蘋似乎不願在小梓面前談論此事，攬著阿罿走到一旁。

「你不該刺下去的。」少年低聲道，捏著小孩的肩膀多用了幾分力，阿罿想扳開楚蘋的手，卻只是被抓得更緊，「你明知道那個位置不致命，為什麼要刺呢？」

「哥，會痛，放手。」比起父親，阿罌更害怕楚蘋發火，他垂著頭不和少年對上眼，試圖掙脫開。

「你是阿謹的哥哥，他讓你住手你就會住手嗎？」

「駱楚蘋！你不是我哥！」阿罌低吼：「老頭子都不管我了，你管什麼？」

「要刺就別留活口，一刀致命。」楚蘋的聲音壓更低了，似乎不想被其他人聽到，「我是這樣教你的吧。」

「對。」阿罌咬著牙應道。

「他們都很好奇，是誰教你用刀，你的刀是哪來的。」楚蘋手勁鬆了些，聲音卻更加冷冽，「你沒告訴他們吧？」

「沒有。」阿罌低聲回答。

「難怪，他們更覺得你有天賦了呢。」楚蘋鬆開阿罌，臉上掛著笑容，像在稱讚一般，「天賦異稟，生來就是當殺手的料。」

阿罌第一次聽到這段話，是出自另一個男人之口，他知道後面還有一句話，他不喜歡，聽著刺耳。楚蘋沒把話說完，他知道阿罌記得後面接著什麼話，那句話阿罌不會忘，永遠不會忘。

「對你來說算好消息吧，你父親同意你觀摩我的成年禮了。」楚蘋揉了揉阿罌的頭，「他認為既然你有天賦，又有我這個『兄長』顧著，肯定不會有問題。」

這話讓阿罌打了個寒顫。

「有哥哥在，肯定不會出問題的，對吧。」楚蘋彷彿在自言自語，又看了眼阿罌。

阿罌感受到他意有所指，從開著的門望進去，一群人仍圍在病房外。

「不知道呢。」阿罌凝視那群人，緩緩地道：「我只知道，今天如果被捅的是我，這些人都不會出現。」

「那你放心吧，如果我要下手。」楚蘋微微彎腰，手指輕輕滑過阿罌白皙的脖子，「你也看不到他們到底出沒出現了。」

門內有人朝楚蘋招手，少年走了進去，關上門將兩個小孩隔絕在外。

像是為了發洩情緒一般，阿罌走到正蹲著看花朵上螞蟻的小梓面前，粗魯地將她拉起來，又用力推到地上，「妳也是被撿來的孩子，妳就不會生氣嗎？他也是被撿回來的、他們都是被撿回來的，你們都是被撿回來的……」

阿罌用力將小梓原本在看的花朵踩爛，用力碾了幾下，「你們都是被撿回來的、不要的孩子。但我不是、我不是沒用的孩子，我不是……」阿罌執著地重複。

小梓愣愣地看著阿罌，伸手將阿罌臉上的淚痕抹掉，輕輕抱住他。

兄弟姊妹應該要互相幫助，我一直都這麼相信。

就像我永遠相信，姊姊會來接我回家。

【夢之篇・伍】

曲梓姍，和我的學生孔妍擁有一模一樣的面容，個性落差卻不小。雖然認識曲梓姍還不到半小時，我已經認定這孩子是個瘋子。

紀陵和副駕上的曲梓姍七嘴八舌地解釋，我好不容易才捋清思路：曲梓姍有一個雙胞胎姊姊，兩人從小分離，她姊姊對於梓姍從事殺手一業毫不知情。

也是，這種工作怎麼可能說的出來。

「妳姊姊是不是改名叫孔妍了？」我問。

梓姍盯著我看了許久，久到讓我毛骨悚然，「姊姊就是姊姊，和名字有關嗎？」

好，無法溝通。

「先別說這個，下一個任務來了。」紀陵在紅燈的間隙轉寄檔案給我，「這次可沒有失敗的機會。」

我會暈車，因此沒打算在車上看手機，我點了點頭，也不知道紀陵有沒有看到。倒是梓姍回頭看了我一眼，疑惑地道：「對欸，為什麼她可以失敗？」

「喔，不知道，等一下問萬年青吧。」紀陵瞥了眼梓姍，少女衣服上的血還沒全乾，被紀陵強迫穿著雨衣，悶熱地不斷調整冷氣溫度和風口方向，語氣中滿是失望，「我以為今天能打兩個，好可惜。」

「跟我說也沒用啊，任務又不是我給妳的。」紀陵轉了個彎，將車停在公園的地下停車場，停車場燈光昏暗，看起來很適合拍恐怖片或當作夜教場地。

穿越公園時看到不少在約會的情人，我是不能理解為什麼要摸黑約會，難道是希望出現吊橋效應好增進感情嗎？

出公園後是一條巷子，紀陵帶我們走到一扇門前，拿出鑰匙開門。

這不會是她家吧？

喔，看起來不像。裡面像是診所之類的地方，我一進門就看到應該是廢棄的手術台被擺在牆邊，上面還披著染血的手術袍。

欸不是，這種醫療用品是可以這樣隨便放在路邊的嗎？

紀陵沒有帶我們到診所裡面，她剛才在車上叫梓姍聯絡代號為壁虎的殺手，這裡應該就是他的地盤。只看紀陵輕車熟路地在牆壁摸了幾下，牆壁彈出一個手掌大的暗格，裡面放著三包藥。

「壁虎說新藥效果很好，能讓對象在快樂中死亡。」紀陵一邊說一邊引我們往外走，「下一個任務妳看了嗎？」

「看了，但是……對方只是大學生欸。」我不敢相信，說實話我覺得我這次還是會失敗。

「人不能只看表面喔。」紀陵笑著說道：「妳這次任務的地點在哪？」

「呃，網咖。」

「這個學生在網咖兜售違禁品。」紀陵淡淡地道：「不只如此，他還把『飲料』賣給未成年，他們有些是想觸碰禁忌，但更多的是無知的小孩，一生就這樣毀了。」

我愣住了，這些故事在檔案中完全沒有描述。

「除此之外。」紀陵突然停下腳步，雙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頗為慎重地說：「我不會騙妳，我們團隊都是一家人，雖然怪人很多，但要相信團隊。」

她說這段話時梓姍在一旁連連點頭。

「剛才那個女人，她在投資失利破產後上的癮，整天沉浸在老公出軌的幻覺中，甚至動了殺心。」紀陵繼續道：「但她的丈夫也是她幻想出來的。」

「這樣的話，應該送去醫院之類的地方吧？」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顫抖：「根據法律，已經有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行為的病患可以強制送醫……」

「妳覺得他們還有救嗎？」梓姍突然打斷我的話，「抱歉，我講的有點不對，但他們很難被治好，我不覺得有用。」

「好了，殺人是什麼好事情嗎？都要結束別人性命了，在這裡討論什麼道德問題啊？」我本來還想說些什麼，卻再次被梓姍打斷。她提醒我這次網咖的任務會有其他人一起監督，如果再失敗，我就會變成陪葬品。

「最廉價的那種，免費附贈的陪葬品。」她說。

好喔，我知道我是免費勞動力，不要再提醒我曾被詐騙的事實了。

收到消息時，我氣得不行。

【卯咪敲口愛♥】：所以 上午 2:33

【卯咪敲口愛♥】：我的任務被搶了？ 上午 2:33

【卯咪敲口愛♥】：這種事是可以發生的嗎？？？ 上午 2:34

【芋頭】：她第一個任務被黑白花搶了 上午 2:40

【卯咪敲口愛♥】：我聽到的說法是她任務失敗，黑白花幫忙收攤的喔 上午 2:40

【卯咪敲口愛♥】：黑白花那麼懶怎麼可能跟別人搶任務 上午 2:40

【卯咪敲口愛♥】：現在是預設我會失敗所以直接把任務送別人了嗎？ 上午 2:41

【芋頭】：不是齁 上午 2:43

【卯咪敲口愛♥】：不然怎樣？ 上午 2:43

【卯咪敲口愛♥】：搞我嗎？ 上午 2:43

【卯咪敲口愛♥】：憑什麼我要把我的東西讓給別人啊？ 上午 2:44

幾番交流後少年終於放棄打字，他摘下耳機，坐在椅子上向後滑了一小段距離，正巧對上我的視線，但我們目光僅交會短短一瞬，我率先移開目光，將注意力移回電腦和身邊的人上。

「你怎了？」我隱約聽到坐在少年隔壁的人問道：「要開下一把了嗎？」

「開吧開吧，冬季賽快到了。」少年重新將耳機戴上，餘光瞄到縮成最小的視窗中，多了一則新消息。

【卯咪敲口愛❤】已下線 上午 2:44

【曇之篇·伍】

小孩耐痛，普通的傷他根本感覺不到，起初夫人只當是年幼遲緩導致他受傷後不哭不鬧，直到那一刀，她才知道另有其因。

「你為了這收養他？」他們都已看過病歷，阿謹先天沒有痛覺已不是秘密，夫人質問眼前的男人，語氣不善，「你早就知道了？沒有痛覺的武器，多好。」

「天生沒有痛覺，不用麻醉就能動手術。」男人盯著在病床上熟睡的男孩，語氣平淡，「拿來試藥不是最好的嗎。」

「太殘忍了，他只是個孩子。」夫人搖搖頭。

「妳現在在裝什麼好人？」男人不屑地笑道：「缺德的事從前一樣都沒少幹，現在學會同情小朋友了？」

他望向窗外，一大一小倆男孩靠得很近，不知道在說什麼秘密，「難道是有了孩子以後，出現了弱點，變膽小了？」

「這點你不也差不多嗎？」夫人不客氣地回應：「內鬥不被允許，這一刀下去，上面的人有多想把你的崽做了，你能不知道？」

說到這，夫人氣憤地咬著手指甲，「楚蘋到底為什麼，他的成年禮本來不是這個任務的，而且小鬼才 10 歲吧？竟然還讓他去？」

夫人雙手叉腰，「飛去那種炎熱的國家，小朋友搞不好就被熱死，傳染病也多，你還真捨得。」

「是啊，上面也是這麼想的，或許一不留神……」男人的聲音放得很低，女人差點捕捉不到他的字句。

他說：或許一不留神，就會死在異國他鄉。

小孩沒多少行李，這次出行目的也並非遊玩，他按照楚蘋的說法挑了兩三套衣服，輕裝上陣。

「我們不轉機，最快 17 小時到目的地，最慢 30 小時。」楚蘋看著資料，解釋給阿瞿聽，「別上飛機後立刻睡，先把錶調成當地時間，到目的地後……你待在飛機上就行。」

阿瞿點點頭，正將背包的拉鍊拉上，眼前卻多出一樣東西。

楚蘋將帶著刀鞘的匕首交給阿罌，「之前送你那把被沒收了對吧，給你一把新的。」他看著阿罌乖巧地將武器收進包中，輕聲提醒：「別死了。」別死，這要求是多不合理。

一向溫柔的少年依然帶著笑容，眼中卻絲毫沒有笑意，「我不需要扯後腿的，要是你受傷無法行動，我會把你丟在原地，繼續執行任務。」

「成年禮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阿罌問：「這可以告訴我嗎？」

楚蘋沉默了一會兒，收拾行李的手也稍稍停頓，「理論上不能，實際上嘛……」

他閉上眼，一副在思考的模樣，「出行前複習一下任務內容好了。當地兩大幫派正在械鬥，或者說小型內戰，其中一派購買了物資，我的任務是將物資送到他們基地，物資不能有損毀，路上不能被跟蹤，送到點後拿錢撤退。」

「物資？是武器之類的嗎？」阿罌疑惑地問：「武器的話你一個人又能帶多少？」

「我不確定是不是武器。」楚蘋睜開眼，盯著阿罌看，「是藥劑，可能是治療的，也可能是毒。」

「毒？那種東西頂多讓人肚子痛而已，能派上用場？」阿罌皺著眉，「你確定這東西沒問題？萬一送的不是他們要的東西，會出事吧。」

「哈哈，不至於這樣害我吧。」楚蘋將包背起，領著阿罌往登機處走，「不過我還以為你知道物資是什麼。」

「我怎麼會知道？我連拿刀都會被罵。」

楚蘋推著阿罌讓他先上樓梯，眼中的陰沉一閃而過，「對啊，你確實什麼都不知道。」少年盯著小孩背後看了許久，最後也沒再多說什麼。

阿謹在病床上緩緩睜開眼，胸口厚重的繃帶讓他一時挪不動手，他用力眨幾下眼，對著眼前的一片白色。

他不會痛，也不是怕血，只是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為什麼兄長會突然對他發火。

「你醒了？」他聽見一個細小的女聲從右邊傳來，轉頭看去，他對這女孩有印象，那天夫人帶出去的三個小孩中，她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目睹自己受傷後就暈倒了。

「沒事的。」女孩的聲音很細、很軟，她用兩隻小小的手抱住阿謹的右手，「反正也不會痛，所以沒事的，沒事了。」

「不會……痛？」阿謹疑惑地問：「痛是什麼？」

女孩更用力地握住阿謹的手，男孩聽到骨骼發出異常的喀喀聲，但他沒有其他反應。女孩望著阿謹的眼中滿是悲傷，阿謹注意到她臉頰上還有未乾的眼淚，「你和我一樣，是被檢回來的、不會痛的孩子。」

女孩用力地哭著，「萬一他們失敗了，我們都得陪葬，我……為什麼他們要把我檢回來呢？」

即便她壓抑了哭聲，依然吸引其他大人前來觀看，在看到阿謹被捏得發紫的手後，幾個大人慌忙分開兩個小孩，女孩被拉走時依然直直望著前方，嘴裡喃喃地念道：

「姊姊，我好想你，你為什麼還不來接梓姍回家？」

【夢之篇・陸】

認識黑白花貓的三天後，第二個任務開始了。

網咖，一個我其實沒來過的地方。關於網咖有一個都市傳說，講為了讓來上網的人上癮，店家會在冷氣口之類的地方放毒品，總之我爸媽禁止我去網咖，高中時有了第一台筆電，也就沒再想過要去網咖了。

但它跟我想像的差好多喔，有包廂可以睡覺我還能理解，還可以點牛肉麵？雖然好像是泡麵，但也太酷了吧。

我對網咖內的一切感到好奇，發現有可以睡覺的包廂以後感覺這裡像另類的飯店，大廳比較大、有提供電腦，餐廳沒有限時的那種飯店。

「公共區 A306 號，靠牆那個位置，戴黑色鴨舌帽，白 T 牛仔褲，男性。」紀陵帶我們進網咖，告訴我們目標的位置，她晃了晃手上的進場卡，「我們是按小時計費的，所以可以先去玩一玩，一小時內找到目標破綻、下藥、撤退，簡單吧。」

簡單個鬼啦！這裡人超多欸，這麼多雙眼睛盯著，最好是找得到破綻啦！

「我看那邊空著的位置還有 308 到 310，給妳 308 吧，離目標近點。」紀陵指著座位區說道。

誰來告訴我中間隔著的那個 307 要怎麼辦呢？

這邊的座位五人一排，301 到 310 十個座位共用一個走道，雖然和另外五人是背對背，但還是很恐怖啊。

「放心啦，那五個人我見過。」梓姍拍拍我的肩膀，「他們五個好像是打職業的，很常跑來這邊討論新戰略，遊戲一開下去根本注意不到周圍。」

「好.....妳很常來網咖嗎？」我疑惑地看著梓姍，她和孔妍是雙胞胎，也就是說她現在才 16、17 歲，抑制不住誘惑，我小聲問：「未成年可以進網咖嗎？」

「啊？我也是第一次來啊。」梓姍愣了一下才回答我。

「那妳怎麼知道他們五個.....」

「因為梓姍是他們戰隊的小粉絲。」紀陵打斷了我的追根究底，「而且 15 歲就可以進網咖囉。」

「他們最近有什麼比賽嗎？」不知為何，總感覺她們兩個怪怪的。

「十月的話是秋季賽吧？」紀陵道，她用手肘推了梓姍一下，見後者還在發愣，乾脆結束這個話題，「好奇的話到時再看直播，先入座，時間就是金錢！」

我小心翼翼走向我們的座位，308 是五個座位中中間的位置，走道算寬敞，也可能因為 309 和 310 還沒有人入座，直到我觸碰到皮質椅子，穩穩坐下時，我才有一種真實感。
一齊湧上的是不安與恐慌。

咖啡廳是普通的咖啡廳，以前讀書、討論報告、閒來無事想打發時間都會去的咖啡廳。網咖不一樣，完全陌生的空間，周遭全部都是人。

我盯著電腦的黑色屏幕，右邊是紀陵落座的聲響，左邊和後面都是來上網的普通人。

上次我進入咖啡廳的時間不長，或許是我那時還覺得一切都是我壓力太大幻想出來的，和目標也是短暫接觸後……甚至可以說是不歡而散，但血肉飛濺的樣子是我能幻想出來的畫面嗎？

紀陵和梓姍有意透過不斷聊天讓我無法胡思亂想，但進入網咖後我們聊的也少了許多，時間太長了，長到可以讓我認真思考。

我現在到底在幹嘛？

哪裡不對吧？

工作說明寫的再詳細，終究是一紙文字；藥劑顏色再讓人不安，也只是帶顏色的水。不知真偽，所以可以當成玩笑一樣，當成一個故事，就像我們在看的都市傳說。

可一旦我親手做了、驗證了，好像就無法再說服自己了。

紀陵分裝好的藥丸簡單地包裝在夾鏈袋中，我注意到透明的塑膠袋有些黏膩，我的掌心在不斷冒汗。

左方突然傳來一聲巨大的髒話，我抖了一下，夾鏈袋掉到地上。

「這些人有病吧？四個人一起來抓我。」氣憤的青年把滑鼠用力摔在桌上，就算有滑鼠墊緩衝，還是發出不小的聲響，頓時，周圍幾人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腦中第一個想法不是怎麼了，而是目標這麼高調，我是要怎麼低調行事。

「沒事沒事，別氣啊，你有拖住他們……看，我們不是贏了嗎。」我左邊的少女笑著安撫他。

「妳怎麼會跟其他人走啊？」青年看著少女，一臉不悅，「怎麼會去保那個什麼星星的？不該保我嗎，十四？」

「贏都贏了，沒事啦。」少女伸展她的雙手，陪笑著回應。

青年明顯不領情，站了起來，一隻手撐在少女的椅背上，我悄悄瞄一眼就能將他的容貌看清，確實是本次的目標對象，「哪裡沒事了啊？我的 MVP 被搶了欸。」

「可是魔法星星真的比你強啊，他名字用的顏文字還超級可愛，是這樣比一個星星耶。」少女一邊說，

「十四！」

我這才看清他們兩人的長相。裡面那個青年確實是這次的目標，而少女……

我剛才就覺得聲音有點耳熟，這不是夜熙嗎？

「夜……」我差點脫口喊出夜熙的名字，紀陵用力拽了我一下，阻止我繼續搭話，「妳上不上？」

我們都在等妳喔。」紀陵表面上問我要不要上網，卻在提醒我進行任務。

夜熙也注意到我們，她臉上掛著笑容，與我在學校中看到的樣子完全不像同一人，我甚至懷疑她是否也有雙胞胎姊妹。

「冰哥，我渴了。」夜熙沒和我們交談，她轉頭和目標對話。

我看他倆桌上的飲料都只喝了一半，疑惑她說這句話的原因。

「精神不好了？」青年一掃先前的煩躁，笑著應道：「我就說是好東西吧，可以提神還能讓心情變好，居家娛樂考試衝刺必備。」

「確實，不過主要是心情變差了。」夜熙打了個哈欠，「你推薦的提神飲料比咖啡有用。」

「不過十四，妳喝的量很大啊。」青年拿起他的包，拿出車鑰匙，起身準備離開座位，「最近要考試？壓力這麼大？」

「考試壓力大的話我還會在這嗎？」夜熙跟著起身，「想讓心情變好有錯嗎？」

「沒有，當然沒錯。」

我看著青年攬著夜熙的肩膀，兩人親暱地走了出去。

「現在不錯喔。」紀陵示意我動手。確實，現在他們兩個都不在座位上，後座五人沉浸在對戰中，是個下手的好時機……

『這個學生在網咖兜售違禁品。』我想起來網咖前紀陵的話。『不只如此，他還把飲料賣給未成年。』

「那個提神飲料……」我不確定地望向紀陵，但我還沒問完，紀陵開口打斷我。

「妳覺得那是妳的學生嗎？」她問。

她在問夜熙，外型、聲音都是夜熙，但剛才在我左邊的少女，臉上卻有我從未在夜熙臉上見過的快樂笑容，「我不知道。」

「我換個問題好了。」紀陵直直盯著我，「為了逃避現實，躲進虛假的快樂中，妳覺得這是正確的嗎？」

「現實再殘酷，卻是真實。」紀陵彎腰把我掉在地上的夾鏈袋撿起，重新放在我手中，「學校是這樣教學生逃避的嗎？」

「為什麼明知是虛假的快樂，卻不願醒來呢？」梓姍也加入話題，「老師要做的事不就是這樣嗎？在學生迷茫的時候拉他們一把，阻止誤入歧途的小孩。」

「說的好像妳多老一樣。」紀陵笑著轉身在梓姍頭上揉了幾把，又把重點放回我身上，「還是妳也覺得這種學生已經沒救了？就讓她繼續墮落吧。」

肯定是不的，但.....

我顫抖地拆開夾鏈袋，試了好幾次才成功把白色藥丸倒在桌上。

藥丸不大，他們點的飲料有加料，大吸管的直徑足夠我直接把藥丟進去。

我回頭看了一眼，確認他們兩個還沒出現。

我.....

我拿著手上的提神飲料，仰頭一次灌完剩下的半瓶，將空了的易開罐壓扁。

「十四，妳這樣喝我看了都怕。」冰蟻確認過錢，回收空瓶，鎖好車門看著我。

「怕什麼？」我格格地笑了，喝完以後精神好了不少倍，我低頭佯裝驚訝地看了一眼我的手，「哎呀，被割傷了，好痛。」

「怎麼受傷的？這麼不小心！」冰蟻三兩步湊上來，看到我冒著血的拇指，疑惑不已，「妳是被什麼割到的啊？留這麼多血。」

我聳聳肩，只是曖昧地湊上前，將血液在他的嘴脣上抹開，在他震驚之餘把手收回，舔了舔自己的傷口，「你看，是口紅。」我抖著身體笑了起來，形似癲狂。

他無奈地皺著眉，嗤笑一聲，「真可怕，我還沒見過有人能喝成這樣。」

從他的汽車後照鏡看見，我的雙眼在夜晚中閃閃發光，「別怕啊，怕什麼？走，繼續啊。」

我一蹦一跳地走向兩個路燈外的網咖大門，在即將走到燈下時，我停下腳步，回頭看著冰蟻，歪了歪頭：「快走吧，我現在心情超好，感覺能殺好幾個。」

再不走，我不只要把你做了，還要把搶我任務的賤人做了給你陪葬。

趁我只是在亢奮，還沒真的發瘋的時候。

冰蟻跟了上來，我看見在回到網咖前，他習慣性地用上門牙咬了一下嘴脣，以前是因為他的嘴脣特別乾，這次八成是不適應血液覆蓋在上面的觸覺。

放在滑鼠和鍵盤上的雙手發冷，我幾乎感覺不到它們，但能清晰看到它們在顫抖。

那兩人回來了。夜熙走在前面，她看起來比出去前更加亢奮，幾乎是用跳的回到椅子上。

他們又開始下一場遊戲，夜熙不斷和青年搭話，兩人有說有笑的。某一瞬間，夜熙似乎是說話說累了，拿起飲料吸了一大口。

我看著青年也拿起他的珍奶，幾顆黑色珍珠在半透明的吸管中上升。

臉頰突然被冰涼的東西觸碰，紀陵將冰可樂放在我面前，「妳一直在冒汗，我想說妳可能很熱。」

我雙手握住塑膠瓶身，看著紀陵，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現不小的碰撞聲，沒有哀嚎，沒有尖叫，只是出現重物落到地上的聲音。

「哥？」是夜熙的聲音。

「怎麼了？」後排的五人也注意到異樣。

「不會是玩太瘋了吧。」其中一人道：「上週已經有一個，三天沒睡覺在爬分，靠咖啡續命，差點猝死。」

「喔……」

「去跟店員說一下吧。」紀陵道，她似乎是在提醒夜熙。

「好喔。」夜熙回應的聲音很愉悅，經過我身邊時看了我一眼，但沒多做停留。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啦，最後確認一下有沒有東西忘在座位上喔。」紀陵說著，她雙手搭在我的肩上，將我轉了過去，強迫我面對左方的一切，她靠我很近，音量放得很輕，卻字字清晰，「下次，不要迴避，要看著他生死切換的那瞬間，目送他們離開是我們的默哀。」

「走吧，我想吃宵夜。」梓嫻已經收好東西，準備往外走。

我幾乎是被紀陵半拉半推地拖出網咖，塞進她的車中。

【卯咪敲口愛❤】：醒著嗎？ 上午 1:13

【卯咪敲口愛❤】：不用下樓接我 上午 1:13

【卯咪敲口愛❤】：有其他人在 上午 1:14

【卯咪敲口愛❤】：妳看沒看到訊息？！ 上午 1:16

【卯咪敲口愛❤】：???? 上午 1:21

坐在車上，我焦躁地看著手機，對方至今沒有讀我的訊息，望向駕駛座的男人，我更煩躁了。

【卯咪敲口愛❤】：妳是死了嗎？ 上午 1:23

做筆錄的是惡魔牙齒，根本不會有問題，只是離開時被兔子警官看到了，有點麻煩。

那個年輕警官滿腔熱血，之前主任失蹤案他和惡魔牙齒一起來學校調查時，我就覺得這傢伙很麻煩，想離他越遠越好，這次重逢，他又說了許多不要太常去網咖之類的冠冕堂皇的話，真的很煩。

離開派出所時我原本打算叫車，但兔子警官自告奮勇要載我回去。我極力想避免他和我的室友碰面，畢竟那只會讓事情變得更麻煩，但現在有個人一直不看我訊息。

今天出門前應該再檢查一次的，就不會忘記帶門禁卡和鑰匙了，我肯定是太生氣了才會忘記帶它們出門。

最終一切都不如我願，沒帶手機出門的小廢物在樓下的便利商店等我回去，一看到我下車便跑了過來。我們都這麼會忘東西果然不愧是室友嗎？

在和警官打過招呼說這是我室友後後，我原本想直接和兔子警官說拜拜，但他一看社區中庭沒有路燈，又主動提議送我們到大樓門口。

當我們走進大門，終於甩開他後，我煩躁地揉了揉眉心，今晚就沒有一件事是順我的意的。

一轉頭，看到小廢物一臉花痴的微笑，我有預感更糟糕的事要發生了。

果然，下一秒，她轉頭望著我，雙眼冒著光，「那個警官人好好啊，真溫柔！」

完蛋囉。

【曇之篇 · 陸】

爆炸聲不絕於耳。

已被通知屆時沒人有閒暇顧及自己，阿罌少見地聽話，緊緊跟在楚蘋身後。

為了避開人多的市集，他們走的是樹林茂密的山路，雖然有衣服做初步防護，但一路上小孩沒少被石頭或坑洞絆倒，他想身上八成又要出現不少擦傷或瘀青了。

他們運氣不知算好或不好，山裡霧濛濛的一片，霧氣和毛毛細雨讓他們更加狼狽，也洗去他們一路上留下的痕跡。

連日趕路就連楚蘋都有些吃力，何況是年紀較小的阿罌，年長者偶爾回頭看一眼小孩是否有跟上，也試圖從他臉上找到後悔的神色，卻只見一雙眼在帽子的陰影下閃閃發光。

小孩張著嘴，努力汲取空氣，但他在興奮。

楚蘋在一條下坡路旁找到一處洞穴，他看了眼明顯開始跟不上速度的阿罌，在洞口停下。

覆蓋洞口的藤蔓很舊，有些枯枝，看起來近期並未被人為破壞過，他小心撥開左方的藤蔓，為了隱匿蹤跡，他並不想開手電筒，用肉眼確認裡面的情況，但洞中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少年側身將自己擠入山洞中，將藤蔓歸位，盡量避免外面有人看到手電筒的燈光。白色光線打亮洞穴的內部，這個洞不大，沒有其他生物。雖然不是最佳選擇，但聽見阿罌的喘息聲，楚蘋嘆了口氣，關掉手電筒，將在外面警戒的阿罌拉進洞中。

小孩一收到休息的指示，立刻跪坐在地上，一刻不緩地打開背包，準備拿出飲用水，楚蘋立刻蹲下，伸手按住他的手。

「慢慢喝，別太快喝完。」他提醒道，見小孩聽話地點點頭才放手。

稍稍喘過氣後，兩人陷入一陣沉默。

「要交換情報嗎？」阿罌突然開口，楚蘋原本盯著洞口看，聞言瞥了一眼阿罌，又將注意力集中在洞口，「別看了，聽我說話啊。」

「本來說我待在飛機上就好，既然現在我在這，肯定是任務內容有變。」阿罌本想站起來，但痠痛的肌肉讓他又跌回地上，11 歲的小孩精力再旺盛也沒體力在山中走幾天幾夜，「你的任務變了。」

他放棄站起來，乾脆找了個舒服的姿勢躺下，伸展腿部肌肉，「我一直覺得你和出發前有哪裡不同，一直想不到，但剛才你坐下時我想到了。」

「你的背包變輕了。」

「我問過你物資是什麼，出發前你說你也不知道，但現在你總該知道了吧。」阿罌盯著楚蘋看，後者已經不再防備洞口，兩人看著彼此，洞內的溫度比雨滴冰涼，「那款包我看過，老頭他們之前做毒藥測試時用它裝東西，你要送的是毒藥。」

「可是很奇怪。」楚蘋已經朝躺在地上的小孩走來，但後者完全沒有要停下的意思，「就是因為我看過所以才覺得奇怪。」

「阿罌，閉嘴。」

「那個包現在是空的。」

阿罌坐了起來，「如果沒有要送物資，只是體力耐力訓練的話，也沒必要背這個包出來，所以毒藥肯定還是要送的，那為什麼包是空的？」

「閉……」

「還有，我的指南針和對講機在來的第一天就摔壞了，我把東西掛在腰上，上坡時沒抓緊你，摔下去的時候摔壞的。」阿罌直直盯著楚蘋，「但就算少了這些東西，你真當我傻嗎？」

「我們已經第三次在這個山洞停留了，你以為我沒發現我們一直在原地打轉？」

「駱楚蘋，你那天是不是故意讓我摔下去的？好趁機破壞我的對講機和指南針？」

「我……」楚蘋想靠近坐在地上的小孩，後者卻直接亮出匕首，阻止他往前。

「我想不通，你想殺我嗎？想殺我的話，為什麼要給我武器？」阿罌看著銀亮的刀刃，起先他懷疑過這把匕首是不是假貨，直到用它砍斷纏住自己的樹藤時才確認，這把刀是有殺傷力的武器。

「你提到交換情報，你想知道什麼？我的具體任務？」楚蘋看阿罌還坐在地上，他的雙腿還沒有力氣支撐他站起來，「你拿什麼來交換？」

「我也收到任務了。」阿罌聲音在顫抖，小孩想讓自己看起來冷靜些，但發抖的身體毫不留情地出賣了他，「我們來交換任務內容。」

「好啊。」楚蘋從腰間抽出刀放在地上，雙手攤開，示意自己身上已沒有武器，「你的任務是什麼？」

見對方同意，阿罿鬆了一口氣，拿刀的手也緩緩放下，「監督你把任務完成，如果你無法完成任務，就要殺死你。」

「噢，你是我的監督兼處刑啊。」楚蘋點點頭，「所以你才想知道我的任務是什麼。」

「對。」阿罿道：「本來覺得無所謂，但發現我們在原地打轉後，我開始緊張了，我懷疑你是不是已經迷路了。」

「沒有迷路，這就是我的任務。」楚蘋走向阿罿，蹲下與他平視，「在樹林中亂晃，我們是誘餌，真正運送的任務交給其他人了。」

「啊？」阿罿皺起眉，身體前傾，似乎不敢相信自己聽到的內容。

「我才剛成年欸，還帶著你這個拖油瓶，怎麼可能把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們兩個。」楚蘋笑出聲，「我們就像不諳世事的羔羊，在森林裡迷路的羔羊，負責吸引跟蹤者的注意，好讓其他人順利進行交易。」

阿罿瞪大雙眼，還沒從震驚中回過神，就聽一聲清脆的喀啦聲，他拿著匕首的右手傳來劇痛，刀掉在身側，在他低頭的瞬間，一隻手掐住他的脖子，他的頭撞在地上，眼前陷入短暫的黑暗。

「開玩笑的。」楚蘋的聲音從上方傳來，「順便教你一件事，在確定是敵是友以前，千萬不要說真話。」

小孩想扒開掐住自己的手，但右手手腕被卸，無法使力，懸殊的力氣讓他只能在對方皮膚上留下一條條血痕。

「既然監督和處刑都是你，把你殺掉以後我就自由了呢。」阿罿發誓，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楚蘋露出那種陰冷的表情，「既要完成任務，還不能讓你知道真相，難度也太高了吧。」他無奈地嘆息道。

意識逐漸模糊，右手的疼痛也不再那麼明顯，指尖能觸碰到匕首堅硬的刀柄，阿罿努力移動手指，終於抓住他的武器，他眼前的事物已無聚焦，只是奮力將手臂抬起。

不對，順便，他說的是順便，不是最後……

在匕首揮落前他猶豫了，而就在這猶豫的半秒中，他沒了控制右手的力氣與意識，陷入徹底的黑暗中。

針頭被拔出，傷口處被應該是紗布之類的物件按壓。

「一隊報告，任務已完成。」一片漆黑中，她聽見駱楚蘋拿起對講機向另一邊的人彙報。

『收到，B 地點集合交接。』

「現在該怎麼辦呢……」

好冷啊，好冷。

「我的任務包括殺掉你，但……抽這麼多血，不可能活下來的，對吧。」

他似乎在收拾東西，洞穴中響起窸窸窣窣的聲音，將譚翌搬到洞穴深處的地上放好，打開譚翌的背包，將裡面的三套衣服全往小孩身上套，「我也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用，可能有用吧，心理作用。」

洞口的藤蔓被撥開後回到原位，除了少一個人出去外，一切就和他們前兩次進入這裡的情況一模一樣。

【夢之篇 · 柒】

「聽說了嗎？最近網咖事情很多欸，好幾個人沉迷電腦遊戲，熬夜打電動，前幾天猝死一個。」

「有啊，超可怕的。」

「早就有研究說熬夜是慢性自殺了。」

學生們討論昨天新聞的內容，我邊聽邊感到心底一陣發涼。

「對欸，主任的事還沒有結果嗎？」

「不知道，警官很久沒來了。」

「偷偷告訴妳們，我找到兔刑警的社群軟體了！」

「欸？！」

「但我不敢按申請……」

「刑警？」聽到警察，我抑制不住地抖了一下。

「老、老師？」學生似乎被我的驚呼嚇到，她們幾人面面相覷，最後其中一人繼續道：「好像一開始就懷疑有扯到刑事案件？我們也不清楚，之前來的兩個警官好像都是刑警。」

那段日子我被紀陵拖著到處跑，根本沒力氣關注這兩個警察的事。

「年輕一點的警官超帥。」

「對吧！不只我這麼覺得……」

我只是思考了一下其他事，她們又開始討論帥哥了。

真好，我也希望我有心情跟她們一起欣賞帥哥。

主任失蹤快兩個月了，因為人員減少，李老師去幫忙分擔工作，明顯忙碌起來。我在校內的工作量雖然沒受到影響，但紀陵似乎對我兩次任務表現很不滿意，最近的體能訓練一項沒少，卻多了不少場實戰觀摩。

也就是跟著紀陵出任務，她要我去習慣這種感覺。

有人死在面前的感覺。

但我依然會在對方攝取毒藥後避開視線，彷彿只要我沒看到，這件事就沒發生過一樣。

我記得紀陵那時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一邊說我這樣她不敢把接下來的任務交給我，一邊說但期限快到了不能不轉交。

她要我監視夜熙和孔妍。

觀察她們在校內是否有異常，紀陵沒有明說異常是哪種異常，只說如果發生什麼意外要第一時間聯絡她。

我以為是網咖遇到夜熙的事讓組織做出這個決定，雖然我也很在意那天看到的夜熙到底是不是本人啦。可孔妍是梓姍姊姊的事似乎不是新聞，要監視也不會現在才想到吧？

如果這麼粗心大意的話，我要脫離似乎不是沒有希望。

紀陵那時沒正面回答我，只是提醒我不要隨便招惹夜熙，小心喪命.....不是，妳要我監視她，又要我不要招惹她？這矛盾了吧？

「老師，妳最近看起來很累欸。」過分甜膩的聲音從我身旁響起，我控制不住地抖了一下，不愧是雙胞胎，孔妍和梓姍的聲音一模一樣，導致我現在聽到孔妍的聲音也會想到紀陵，再聯想到.....總之人類的聯想力是真的很會自找麻煩。

最近我的狀態不算好，沒想到連學生都感覺到了嗎？

「沒什麼啦.....」

「改考卷太累的關係嗎？」孔妍眨著眼，繼續問道：「聽說這次期末考很慘，化學平均好像還不到五十。」

「四六點四。」另一個同學接話：「沒有一班班平均有及格，全部陣亡。」

「我們班的平均已經算高的了，哈哈。」孔妍笑著說，接著低下頭，看起來有些委屈，「夜熙好像八十幾分。」

「八十幾？」我驚訝地道：「妳們這次考試不是很難嗎？」班平均不到五十，竟然有人考到八十幾分。

「超難的啊！」聽我這麼一問，所有學生異口同聲地哀嚎起來。

不過，孔妍怎麼會知道夜熙的成績？她們關係這麼好嗎？夜熙個性本就不好接近，之前因為和主任的事，在班上幾乎不與人交流，幾乎是個透明人，孔妍則因為開朗和熱心的性格，和她的朋友們屬於班上的主要團體。

「說到這個，老師，夜熙今天請假沒來上課，沒辦法來拿考卷。」孔妍抬頭看著我，聽她說話彷彿有人打破裝滿蜂蜜的罐子，讓甜膩的香氣散逸在空氣中，「老師能幫忙送考卷到她家嗎？我們沒人跟她熟，不知道她家在哪，去了也可能會被拒之門外。」

「可以等她回學校再拿考卷的吧。」雖然考卷會讓人既期待又不想面對，但明天再看到應該也差不多吧？現在早就沒有家庭訪問了，我也不知道我突然拜訪會不會造成他們家的困擾。

孔妍歪了歪頭，似乎不明白我為何會拒絕，「我怕夜熙出事嘛。」

「她能出什麼事啦，小妍妳不要那麼愛瞎操心。」

「她好好待在家是能出什麼事？」

「就算是被甩了，也早該脫離失戀期了。」

其他同學一言一語地要孔妍不用擔心夜熙的事。孔妍輕輕皺著眉，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

「她真的是被甩的嗎？」

「不是嗎？不是說被正牌女友發現她和……」

啊，原來在說她和主任的事。

「我不知道啦……」孔妍嘟起嘴，「我只是好奇而已。」

「有好奇心是好事啊，不過可能私下討論就好了。」我笑著打斷這個話題，我對主任的事還是有愧疚的，不是很想面對。

「那老師妳會去送考卷嗎？」孔妍似乎很堅持這件事，態度不似從前溫婉，一雙眼直直盯著我，像要把我捅出兩個窟窿，我最終禁不起這灼熱的眼神，答應她我會去查夜熙的住址，放學後送考卷過去。

【ORERERERE】：他答應啦(`▽`) 下午 7:20

【ORERERERE】：你不恭喜我嗎？ 下午 7:25

【ORERERERE】：不要已讀不回啊！ 下午 7:33

【ORERERERE】：凸^-^凸 下午 7:51

我把車鑰匙抵押在管理室，拿到臨時的門禁卡走進公寓中。剛才管理室打電話給夜熙了，因此她知道我要來，並且同意我上樓。她住的公寓其實就在學校隔壁，走路五分鐘就能到，不過竟然沒人知道她就住這麼近，我挺意外的。

按響門鈴，可能只過了幾秒，門緩緩打開，夜熙家的門有兩扇，或許我下次該考慮在我住的地方也多加一扇鐵門……

「老師，妳來了。」夜熙讓我進入房內，他們家沒有玄關，一進門就是客廳，我被引到沙發上坐下，正對著我剛走進來的大門，門旁邊有一台電視。

夜熙接過考卷，一張一張確認。其實我好像可以給完東西就直接走，但剛才不知不覺就被引導著坐下了，現在突然找不到離開的時機。感覺她可能有話想跟我說，我剛好也想問她那天在網咖的事……那就等她看完考卷吧。

客廳左側是廚房餐廳一類的空間，後方有兩扇門，應該是兩個房間，夜熙剛才說她和同學住一起，我沒問是和誰，因為她看起來沒有要繼續聊的意思。

剛才看他們這邊公寓門上都會貼春聯，我住的那邊也是，不過夜熙家大門外是貼兩朵花的圖，看起來是手繪的，一朵花是紅色，花瓣邊緣偏白，中心是黃和黑，另一朵則是完全的白，我第一眼把它認成菊花，想說把白菊花放門口也太特別，就多看了幾眼，後來才發現不太一樣。

「謝謝老師，我先把考卷收起來。」夜熙抬頭看著我笑道，她站起身，走向客廳後方的房間，我看她走進的那扇門上貼著一張星座的海報，我認不出那是什麼星座。

她進房間後似乎撞到什麼東西，我聽到裡面傳來一聲悶哼，夜熙似乎低聲罵了一句，似乎在說「怎麼在這」之類的話。

房間內還有其他東西？

公寓內很安靜，我聽到幾聲清脆的聲音，這讓我想到鐵鍊。

夜熙從門後探出頭，「抱歉，老師，我最近剛開始養狗，他還有點不受控。」她的門半掩著，手上牽著一條鍊子，在我看不到的另一端拴著她養的寵物，「老師養過狗嗎？要不要和他打招呼？」

不知為何，一陣惡寒從背脊傳來，我幾乎是用跳的站起來，「不、我對狗過敏……」

「啊……好吧，真可惜。」夜熙點點頭，走出房間，輕輕關上門，「大樓不能養寵物，我是偷偷養的，老師要幫我保密啊。」

「不用遛狗嗎？」雖然我沒養過，但不讓狗出門的話，肯定對牠不好吧。

「也沒辦法啊，他太大隻了，我沒辦法偷渡出去再偷渡回來。」夜熙攤手，無奈地道：「把他偷偷運進來就已經花很多心力了。」

「原來如此……」我邊說邊往大門靠，小腿卻撞到沙發旁的矮桌，發出不小的聲響，我看了一眼桌子，再回頭時撞見夜熙似笑非笑的表情，「但這樣偷養是不對的吧？不怕被發現嗎？」我趕緊開口，試圖緩解尷尬氛圍。

夜熙歪了歪頭，沒有立刻回答我，像在細細思考我的問題，最後她敞開一個明媚的笑容，「可是會快樂啊。」她走到廚房，拿出一瓶飲料，那個包裝和我之前在便利商店看過的提神飲料很像，但商標不同，我不常喝提神飲料，沒見過這種包裝的。

「就跟這一樣，我知道不對，知道不好，但是很快樂啊。」她打開瓶蓋，一口灌掉半瓶，再望向我時眼中亮起光芒，看起來異常亢奮，「想讓心情變好有錯嗎？」她問，再一口將剩下半瓶液體喝完，把空瓶壓扁丟到垃圾桶中。

我有一種被肉食動物盯上的錯覺，那種感覺不好形容，總之就是……非常危險。我彷彿聽到聲音叫我快跑，身體卻因凍結反應而凝滯在原地。

「老師妳……」

我終於找回力氣，轉身跑向大門，大門的鎖並不複雜，但我還是試了兩次才把門解鎖，當第二扇門也被我打開，踏出房間的那一刻，我沒忍住回頭看了一眼，夜熙仍站在原地，沒有要追上來的意思。

「妳這樣讓我很難過啊，老師。」她的聲音放得很輕，卻清晰地傳進我耳中，但我無暇顧及，現在我只想立刻離開這裡。我連門都沒有關上，直接往電梯的方向奔去，就算看到她沒有跟上來，也知道這麼做不會加快電梯上升的速度，我還是控制不住地不斷按著下樓鍵。

衝出電梯，我只想快點回到車上，然後離開這裡，差點忘記車鑰匙還在管理室那，管理員不知道叫了我幾次我才聽到他的聲音。

「怎麼了？這麼急著走？」管理員笑笑地和我搭話，我歸還門禁卡後順利拿回車鑰匙，他在訪客登記本上寫著什麼，抬頭告訴我我可以離開了，他說軒轅家很少有客人來，如果我有空可以多來關心那兩個小女孩。

如果可以，我不是很想再來了。

和管理員道謝後，我準備離開這棟大樓，後方電梯突然響起叮的一聲，門緩緩打開，我一瞬間以為是夜熙追了下來，抖了一下回頭望去，只看到一個不認識的女人牽著兩隻狗走出電梯，笑著和管理員打招呼。

「欸……這裡可以養狗嗎？」我驚訝地問，回頭看著管理員。

「可以啊，我們這裡沒有規定不能養寵物，社區裡有公園，很歡迎大家在那遛狗啊散步啊……」

『大樓不能養寵物，我是偷偷養的，老師要幫我保密啊。』

我知道這樣不對，知道這樣不好，知道這樣很危險。

但我的好奇心被勾起來了。

我關上房門，確認兩扇門都已上鎖，回頭走向自己的房間。

「我還以為你會很開心呢。」我站在房門口，「見到好久不見的同事不開心嗎？怎麼連招呼都不跟她打呢？」

他依然不願意搭理我，我無奈地嘆了口氣，看著手機的訊息，有人今天心情可好了，一直傳照片過來炫耀，大概傳了十幾張照片吧，我直接滑到底，看到最新的訊息。

【ORERERERE】：[天使之吻.jpg] 下午 7:12

【ORERERERE】：他請我的(`・ω・`) 下午 7:13

【ORERERERE】：我剛點一杯紅粉佳人給他 下午 7:13

【ORERERERE】：他答應啦(`▽`) 下午 7:20

我壓下不安，雖然我本來就沒打算認真阻止，這種無法未雨綢繆的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吧。

雖然決定不管他們的感情問題 但不安和煩躁還是得找地方宣洩 我將有些鬆掉的髮圈拆下，重新綁了一個高馬尾。

「小梓去約會了，在她回來前……你就陪我玩一下吧。」

「他的傷還沒好……我真的很無聊啊，你能陪我玩多久呢？」

【曇之篇 · 柒】

譚罌的臉頰貼在堅硬的物體上，不大的疼痛讓他稍微找回意識，冰冷的四肢好像被什麼束縛住一樣，無法動彈。

他試著睜開眼，眼前的世界卻模糊不清，只知道自己正在移動，緩了一陣後他發現自己正在雨中移動，並且什麼聲音都聽不到。

太安靜了，靜得瘞人。

他想呼救，但只能發出劇烈的咳嗽，他甚至聽不到自己的咳嗽聲，有人快速把他放在地上，生怕他的咳嗽聲吸引不該出現的東西一般，那人摑住他的嘴巴，一瞬間譚罌又回到幾乎無法呼吸的狀態。

那人一手摑住他的嘴，一手拍他的背，在幾次被悶住的咳嗽後，譚罌身體不再顫抖，那人也放開他，任他大口大口地呼吸。

他被餵了一口水，又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駱楚蘋背著本該成為屍體的小孩，第無數次懊惱自己的決定。沒事改什麼任務，難辦死了。

他正前往計畫中的 C 地點，將「屍體」交出去，然後就逃跑，離開那個鬼地方。他們計畫了很多年，雖然知道實行時不會如計畫那麼順利，但也沒想到會這麼坎坷——主要是誰知道小朋友會突然動手捅人，搞得他們必須更改計畫。

C 地點是人來人往的市集，考慮到人多方便逃跑，他們提前踩點，確認過最佳路線，只是現在他背上多了一個人，體力也消耗得比預期的多，抵達市集時，駱楚蘋已經累得快看不清路。

他在市集的人群與小巷中繞著，甩掉那些監視的眼睛，但疲憊終究降低了警惕，他看見來接應的黑色車輛，上車後立刻被告知仍有尾巴跟在後頭。

車子在不寬的泥土路移動，轉彎時難免會撞到攤販，但他們無暇顧及他人，這款車在當地並不常見，加上有來自空中的飛機追蹤，想甩開尾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可行蹤已經暴露，得找到合適的地點再下車步行甩開跟蹤者。

駕駛從鏡子瞥了一眼後座的情況，駱楚蘋已在幫譚罌輸液，少年的臉色也不好看，青色的眼圈和發白的嘴唇都明晃晃地告知他的疲憊。

「還聽得到我說話嗎？」向子敬握著方向盤，一個急轉衝進山路中，樹林裡車輛並不會比較好行駛，顛簸讓駱楚蘋開始混沌的腦更加暈眩。

「現在還可以。」他勉強打起精神，將注意力集中在駕駛的聲音上。

「這次任務的一切都是我策劃的。」向子敬穩住方向，順著下坡路前行，「你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你肯定走不了了。」向子敬嘆了一口氣，像在苦笑，「你們都走不了了，我很抱歉……」

「不是走不走得了的問題啊！」駱楚蘋喊完感覺肺要爆開一樣，他喘了好幾口氣，稍稍平復下來後才繼續說道：「會死的啊，你會死的。」

「叛徒必須被處決，嫌疑人必須證明忠誠。」少年看著後照鏡，似乎想從駕駛的眼中看到些什麼，「這是你們教的，你……你要讓阿罌背著殺父的罪活著嗎？」

駕駛輕笑一聲，從後照鏡看了一眼兩個小孩，「不然你打算讓他殺你？想多了，你們兩個都被騙了才是最優解，能犧牲最少的人。」

「他現在殺死我肯定不會有罪惡感的。」駱楚蘋看了一眼譚罌，小孩身上除了泥土和血汗，更扎眼的是脖子上紫紅色的手印，「我也是為了這才……」

「沒事的，我跟龍跟珍珠他們都幾十年的交情了，不至於要殺我的。」不知是否是真的樂觀，男人像未將駱楚蘋的話放在心上一樣，「你們……要活下去。」

原本他們計畫讓駱楚蘋在成年禮時意外「死亡」，以此脫離、獲得自由。但譚罌突然給弟弟一刀，讓年長者意識到這個小孩已經脫離這年紀該有的樣子，為了避免他越走越歪，臨時決定將他也帶走。但偽造一個人的死亡並非易事，駱楚蘋在先前準備中已經分批抽取血液，用來偽造大量出血的死亡現場，但譚罌並沒有。

「快被跟上了。」駕駛提醒：「把東西收一收。」駱楚蘋將針頭從譚罌手臂拔出，連同輸液袋一起塞進座墊下的暗格。

車子撞上一棵大樹，劇烈的衝擊讓駱楚蘋一頭撞在副駕駛的椅背上，他摑著撞到的位置，伸手去扶差點滾到地上的譚罌。

撞凹陷的車頭卡住前座的人，車門變形，破碎的車窗散落在車裡車外。

譚罄用力睜開眼睛，白色的天花板和充滿爆炸聲的樹林不同，也和昏迷前看到的山洞不同。他宛如溺水的人，貪婪地吸入沒有火藥味的空氣，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卻讓他感到一絲安心。

「醒了？」林芊香坐在床邊，見小孩睜開眼，她站了起來，拍拍衣裙上不存在的灰塵，「命真大，這樣都沒死。」

「咳……老太婆。」譚罄開口，發現自己的聲音啞得嚇人，彷彿是陌生人的聲音，他的手還軟著沒力氣支撐自己坐起來，軀幹麻木，幾乎感覺不到胸部以下的身體，喉嚨裡像有一團火，卻堅持地說著：「我哥他……」

「沒死。」林芊香原本想打窗通風透氣，在屋內晃了一圈才想起，地下室沒有窗戶，又回到凳子旁坐下，「他的狀況比你好太多了，我說你們……你們幾個小孩是在比命硬嗎？云謹剛去鬼門關前滾一圈，現在換你，是不是地府沒孤兒院閻王不想收你們？」

「殺人者必會被殺。」譚罄發白乾裂的脣擠出一句話，林芊香認得這句話，是譚子敬常掛在嘴邊的話，她望著這個自己看大的孩子，神色複雜，頭疼地揉揉皺起的眉間，「夫人，皺眉會老很快喔。」小孩提醒，扯出一個虛弱的笑容。

「你還笑得出來。」林芊香的語氣帶了點慍怒，她站起來，雙手用力拍在白色床單上，床板被拍得晃了一下，夫人全沒了平時偽裝出的溫柔和善，退去優雅的她更像一個真人，「你們幹了什麼自己心裡沒點數嗎？這是能笑出來的事嗎？你……」

「我忘了，夫人、珍珠夫人！」譚罄喊了幾次都沒能打斷林芊香的話，最後只能大吼起來，喊完又是一陣咳嗽，「妳看我、咳……我都成這樣了，別說教了……我不想聽、不想聽、我不想……」

「不想面對事實？」林芊香語氣冷靜了些，深深嘆了口氣，癱坐在椅子上，「有些現實終究得面對的，今天面對或明天面對而已。」她搖搖頭，像要把多餘的思緒甩出腦袋，「不過現在『事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解釋』。你們要怎麼解釋這次的任務……對，和你關係不大，你本來就是陪跑的，但任務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你還是得說明一下。」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來了……」譚罄喃喃地道，緊緊閉上眼，不再和林芊香對視。

「……好吧，等你好一點再聊。」夫人放棄和譚罄溝通，離開病房，用力關上門，發出不小的聲響，嚇得譚罄抖了一下。

病房中恢復寧靜，譚罄睜眼看著天花板，不知過了多久，門被另一人推開。那人已經努力放輕音量，但還是不可避免地發出響亮的摩擦聲。一顆毛茸茸的小腦袋從門後探出，「阿罄……你沒事吧？」

曲梓嫣問了許久也沒得到回應，她眨了眨眼，不知道自己是否該進入病房。門外林芊香不知道說了什麼，八成是趕她快點進病房的話，因為夫人的聲音一結束，小女孩便鑽進房內，並立刻關上門。

「妳來幹嘛？」譚罌本就對她沒什麼好脾氣，現在更因身體虛弱，不怎麼想搭理她。

「你沒事吧？」曲梓嫣又問了一次。

「我看起來沒事嗎？」譚罌反問，想舉起手讓她看手臂上的針管，手才離開床幾公分，又無力地落下。

曲梓嫣搖搖頭，走到床邊看著譚罌，遞出一個寶特瓶，「喝水嗎？」

譚罌像在看傻子一樣看著曲梓嫣，「我會被嗆死。」

曲梓嫣先把塑膠瓶放在床邊的桌上，伸手試著把譚罌扶起來，但一雙細小的手根本撐不起同齡人的重量，她只能放棄地坐到一旁的凳子，想和譚罌搭話卻又想不到要說什麼。

她沒有問發生了什麼，她或許連譚罌這幾天去了哪都不知道，不知道從何問起，也不敢問，或許珍珠夫人提醒過她不要亂說話，或許是她隱約感覺什麼都不問才是好事。

「我忘了，我不記得了。」譚罌終於正眼看了一次曲梓嫣，「妳回去告訴他們，我忘了，誰問都一樣，我忘了。」

「不是、沒人叫我來……」曲梓嫣想解釋，卻被譚罌一個眼神瞪了回去，「真的沒……」曲梓嫣不敢再多說什麼，小跑著離開病房。

林芊香站在門後，低頭看著走出來的小女孩，「怎麼？他連妳都不說？」

「阿罌說他忘了。」曲梓嫣抬頭看著夫人，眼中帶了點委屈，「他好像不想跟我說話。」

「沒事，沒關係。」林芊香拍拍曲梓嫣的頭，親暱地搭上她的肩膀，將她攬在身邊，「跟妳沒關係，我們會處理好一切，處理好一切，處理好叛徒……」她低聲說著，比起安撫曲梓嫣，更像在自言自語，「叛徒必須被處決，嫌疑人必須證明忠誠。」

少婦滿臉寫著疲憊，她拿出手機，翻開蓋子按著按鍵，發送簡訊，攬著曲梓嫣離開地下室。

「叛徒沒有異議，接下來的問題是……誰是要來證明忠誠的那個嫌疑人呢。」

【夢之篇・捌】

夜熙這次的假請很久，直到寒假前最後一天都沒再來學校，我和紀陵提了這件事，看來這就是紀陵所說的「異常」。因為她那時輕輕皺起眉，似乎並不太意外，她笑著看我，說出來的話彷彿在判我死刑，「好吧，那妳去一趟她家吧。」

「啊？再去一次？」我忍不住提高音量，瞬間咖啡廳所有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只想找個洞把頭埋進去，小聲地再問一次：「還要再去一次啊？」

「對，這次去應該會有意外收穫，就跟她說我叫妳去的。」紀陵笑得很詭異，讓我心裡一陣發毛，「有些真相是時候讓妳知道了。」

我突然不是很想知道，怎麼辦。

但我是不能不去了，因為紀陵在離開咖啡廳後直接把我載到社區樓下，抬頭示意我下車。我坐在車上緩了好一會，才不情願地推開車門。我知道今天不去，明天紀陵也會再送我來一次。

紀陵盯著我看，我本來以為她是要確認我下車後乖乖走進社區，但那道視線太灼熱，我感覺都要被看穿一個洞一樣，忍不住回頭看她，在我開口問她怎麼了之前，她先張嘴道：「她是天生的演員，而妳，欣賞了她最完美的一次表演。」

「啊？」我疑惑地看著她，希望她能多說點什麼，但她沒再講更多，只是要我自己好好思考，是否忽略了什麼事，忽略了某些細節。

我.....親眼看見的事，為什麼會忽略呢？

在很久以前，在主任還在學校，學生們還七七八八地討論他怎麼減肥的時候，討論夜熙和主任關係是不是特別好的時候.....我後來為何會直接信任夜熙的話呢？因為那些傷疤嗎？因為她看起來太孤單嗎？

那時，當事人像知道我們在討論她的事一般，像個勝利者，炫耀似地經過我們面前。夜熙對在場其他女孩投以挑釁的微笑，那分明不是一個受害者會露出的表情。

我頭皮一陣發麻，被自己的後知後覺嚇到，沒有實證，但萬一呢，萬一呢？

人類的好奇心會讓人控制不住地思考事情的可能性，讓人想了解、想探索表面下的真相。但或許真相並非那麼甜美親人，有時或許知道的少一點會比較好。

就比如該死的殺手聊天室，要是我沒聽網友說這些東西，就不會有後續的事情.....

我站在來過一次的鐵門前，上次我因為覺得稀奇，在進門前對門上的花拍了張照，後來被李老師看到，她說那看起來是曇花和墨粟花。想到夜熙房間門上的星座海報，這或許和她的室友有關，畢竟我已從管理員那邊得知這間房住著兩個學生。

這次夜熙沒第一時間讓我進門，我在外面等了五分鐘左右她才出來，她的眼圈黑到像三天沒睡，嘴脣也毫無血色，我注意到她在冒汗.....也可能是剛潑水洗過臉，總之她的臉是濕的，兩隻手也還沒擦乾，褲子大腿的位置有剛沾上去的水痕。

「老師，妳怎麼又來了？」她沒好氣地問，自顧自地坐到沙發上，「考卷也送過了，我沒有需要補考的科目，妳這次來是為了什麼事？」

「呃……」我想起紀陵的笑容，說實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我也想不到要找什麼理由，更何況上次的詭異氣氛讓我在現在還有點害怕，我現在貼著大門站著，完全不想也不敢往前一步，「紀陵妳認識嗎？她叫我來……」

「喔，夜來香啊。」夜熙低下頭，咧嘴笑了，「她沒教妳在外不要隨便喊本名嗎？要用代號互相稱呼……」她抬頭看著我，笑得更燦爛了，「啊，我忘了，妳只是個連代號都沒有的免費附贈陪葬品。」

必須說，紀陵可能沒讓我在殺人方面進步多少，但在心理素質和推理上，我肯定是有進步的。比如我現在根據夜熙的話，以及那天她也出現在網咖，我猜她也是組織的其中一個殺手，並且在猜到這件事的時候我並沒有多驚訝。

她看起來太適合了。至少現在的樣子，看起來就是隨手拿本書給我三下我都得死的樣子。

「所以她叫妳來幹嘛？」夜熙歪了歪頭，「小廢物放寒假了，這幾天跟同學去露營了喔。」「呃……她沒說，我也不知道我來幹嘛。」夜熙皺起眉，看起來不太相信我說的話，但我是真不知道啊！我突然就被丟在妳家樓下，然後就乖乖上來了，然後突然知道喔原來妳也是殺手啊我以前都不知道……

對，我以前都不知道……欸？「妳是殺手的話，主任跟妳動手，不能自己動手把他幹掉嗎？」我問。

「不能喔。」夜熙看著自己的手，嫌棄地在沙發上又抹了幾下，「主要是為了避免內部殘殺，殺手組織的成員不能進行任何殺人委託，也不能在沒接到委託的情況對人動手。」她看著我，笑了起來，「知道殺人委託的人少之又少，除了處決叛徒，這可是第一次有內部成員被幹掉呢，而且委託人在後來也成為我們的一員。」

我在冒冷汗，我的背已經貼在大門上，右手在背後摸索著門把，夜熙雖然一臉疲倦，但眼中卻閃著興奮，就和……就和那天在網咖時我看到的眼神一樣。

她指著我說道：「我沒想到真的可行，引導毫不知情的普通人，委託殺害其他殺手，是可行的。」

「萬一不可行呢？」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顫抖。

夜熙歪了歪頭，笑道：「我也是第一次啊，怎麼會知道萬一會怎樣呢。」她站起來，慢慢走向我，我想打開門，但我的掌心被汗水打濕，握不住門把。但仔細思考夜熙的話，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

她是殺手，我現在雖然沒有代號，但也是組織內的成員，也就是說她可以嚇我，但不能真的對我幹嘛。想到這，我放在門把上的手放了下來，「反正現在確定可行了，我……我和妳現在算同事，對吧。」

「對，的確，我不能殺妳。」夜熙攤手，但臉上並未出現惋惜之類的表情，「但殺妳以外的就……」

喔不，我都忘了有句話叫生不如死，還有句話叫求死不能。

「我在兩個月前開始養狗了。」夜熙自顧自地道，她不再靠近我，而是回頭往她的房門走，「但我一直想養的都是貓，想養那種……大隻的，有白色的柔軟的毛，平常很親人，不過永遠猜不到他在想什麼，搞不好哪天就突然給妳一爪，抓完後又舔舔妳的傷口安慰妳。」

夜熙的手摸在她的房間門把上，她已經轉動門把，只是還沒把門打開，「老師養過寵物嗎？寵物兔好像也很受歡迎，但我討厭兔子……」她停下她的碎念，回頭看著我，「老師妳呢？我看妳和鶲鶴差不多，膽小、容易緊張，那麼弱小，卻有翅膀可以飛向自由……」

房間門被她推開，她走進房間，彎腰撿起什麼東西，那是一條鐵鍊，我上次看過的，她拖拽著想把另一頭的東西拉出來，拉了兩下後微微挑眉，將鍊子丟在地上，走過來拉我的手。

她把我拉到她的房間前。我潛意識覺得我不該過去，但好奇心，該死的好奇心，我上次回去後滿腦都在想另一頭到底拴著什麼品種的動物。

「養寵物很難，但抓捕更難，嚮往自由的動物不會甘心被眷養。」夜熙在走到門口時突然用力拉了我一下，我踉蹌地往前走了幾步，被她推進房間中，我沒撞上任何東西，兩三步後穩住身體，房間內沒有開燈，客廳的燈光被那扇門隔開，只有日光透過窗簾的縫隙溜進房內。

「那就磨平牙齒，拔掉爪子，讓他無法攻擊妳。如果想跑，就打斷四肢；如果想飛，就把翅膀折了。」夜熙的聲音還在繼續，我不敢回頭看，即便好奇心驅使我回頭，我現在也不敢回頭看，「用皮質的項圈套住、鎖鍊綁住以後，即便沒有籠子，也不用擔心寵物逃跑了。」

「老師，妳上次不告而別讓我很難過啊。」

「妳說，要打斷妳幾根骨頭，才能讓妳留下來呢？」

「你別走好不好。」她雙手拉著少年的衣角，第一次用這種卑微的語氣求人，眼淚不斷往下掉，混亂的抽氣讓她說話都不利索，卻死死抓著手中的布料，努力將話說完，「不要連你也丟下我。」

少年的手輕輕覆蓋她的雙手，在她充滿希冀的目光中，將她的手指一根根掰開，迎著她逐漸失去光的雙眸，轉身離開。

【曇之篇·終】

脖子上的鐵鍊連著牆壁，譚罌知道這條鍊子會隨著時間流逝縮短，直到將人拉到牆壁上——而牆上帶著鋸齒的刀將會結束他的生命。

他和駱楚蘋面對面坐在地上，兩人脖子上的鐵鍊連接兩面牆，第三面牆栓著當時車上的駕駛，他的右臉本就被傷疤覆蓋，現在左臉也掛了不少新傷，看起來狀況比兩個孩子慘上不少，駕駛上方掛著一個電子鐘，紅色的數字閃著倒計時。房間中央有一把左輪手槍，那是給他們處決叛徒用的。

處刑室的規則很簡單，面對面的兩個嫌疑人必須用手槍打死電子鐘下的叛徒，開槍的人解除嫌疑，脖子上的鎖鏈解開，才能移動到叛徒對面的牆、唯一有門的那面牆，走出處刑室。另一個嫌疑人則會在倒數結束後被拖到牆壁上。

誰先動手就能活下來，兩人心知肚明，但現在卻面對面坐著，手槍靜靜躺在地上，沒人要去動它。

「我不理解。」譚罌喃喃地道：「我真的不懂你在想什麼。」

「不重要。」駱楚蘋盤腿坐著，單手托在臉頰下，絲毫沒有生命受到威脅的恐慌，「倒是你，你在猶豫什麼？」

「我在想叛徒為什麼不是你。」譚罌肌肉緊繃，他並不像駱楚蘋那樣輕鬆，全神貫注地盯著少年，彷彿只要對方有任何動作，他就要立刻撲上去搶那把槍一樣，「我在想，如果我拿槍把你打死，鎖鏈會被解開嗎。」

「你可以試試看。」駱楚蘋聳肩，「但你把他打死，我一樣會死在這裡，你打他打我結果都一樣，我都會死。」少年突然前傾身體，把手槍推到譚罌腿邊，「你在猶豫什麼。」

譚罌沒有立刻拿起手槍，在他開口前，第一個五分鐘已到，兩人感到脖子上的鐵鍊收緊了些，但長度還夠兩人留在原地。下一個五分鐘，他們就會開始被往後拉，直到貼到牆上，如果不拿槍，等到被拉開距離，就是真正的死局。

想到這，譚罌還是拿起手槍，「我在想你為什麼一定要走呢？」他站了起來，槍口對著駱楚蘋，「你如果不走的話，這些事都不會發生。」

他只在夜市玩過 BB 槍，真槍的重量完全不同，也可能是心理作用，他只覺得板機重到一根食指壓不動，「要動手就別留活口，一刀致命，你是這樣教我的。」他兩隻手握著槍，才勉強穩住不再顫抖，「那麼為什麼……為什麼我還活著？」

「為什麼你還要回來？為什麼決定要走，卻沒有走啊？」

「你不是厭倦這裡的生活了嗎？為什麼能逃跑卻自己回來了？」

「因為計畫有變。」在電子鐘下的叛徒從進房間後就保持沉默，現在像是聽不下去一樣，開口說道：「你知道還在計時吧，別糾結了，快開。」

「我不！知道真相的只有你們了，在我搞清楚以前……大不了我們三個一起死這裡！」譚罄低著頭大吼，隨即像是想到什麼，瞪大了雙眼，緩緩轉頭看向叛徒。

「是我嗎？」他問：「計畫的變數，是我嗎？」

「不是！跟你沒關係！」駱楚蘋幾乎是立刻回應，但小孩看著他的眼中充滿了不信任。

「是我……」譚罄笑起來，綠色的眼睛充盈淚水，「是我害的，原來是我啊。」

他發出尖銳的叫聲，刺得駱楚蘋忍不住皺眉摀住耳朵，在喊到因缺氧而頭疼時，他終於停下，緩了幾口氣，再次看著眼前的兩人，譚罄舉起槍，但手槍和夜市的 BB 槍不同，沒有瞄準的輔助準心，他不敢貿然開槍，只能盡可能地往前站，最後決定坐下，讓自己能更靠近駱楚蘋。

「你就該把我殺死在那個山洞中。」他貼近駱楚蘋，後者沒有後退，只要譚罄手伸直，槍就能抵到他的身上，「我是該死之人，為什麼要救我？」譚罄的聲音很虛，不仔細捕捉就會散在空氣中。

譚罄看著駱楚蘋，又看向另一邊的叛徒。

「沒問過我就擅自把我扯進你們的事情中，失敗了全是我的關係，現在還要我殺了你們兩個來活下去？」譚罄沒有理會駱楚蘋說的沒人怪你、不是你的問題等句子，他盤腿坐著，眼中沒了光，「被背叛還比較好，這樣我開槍的時候就不會有罪惡感了吧。」

「為什麼偏偏是我？為什麼偏偏我是譚罄？不是櫻花的櫻，是罄粟的罄。」譚罄像要把多年來的話一次宣洩完一般，奮力嘶吼著，「龍告訴我了，為什麼你姓向，我卻姓譚，曇花的譚，罄粟的罄，生命短暫卻致命，他說你根本不愛我，那是假的對吧？」

譚罄用渴求一般的眼神望向叛徒，眼淚隨時都會落下，小孩強忍著不去眨眼，生怕錯過父親任何一個表情。

短暫的沉默後，是男人深深地嘆息。

「你是巨蟒和鬣狗的孩子，天生就是當殺手的料。」他說：「本應如此，但你太情緒用事了，這讓我很失望。」

「沒用的東西。」

簡短的話打碎小孩心中僅存的念想，他笑著坐了下來。

他早就清楚父親對自己不抱期望，所以才有弟弟，才有阿謹的存在，他不否認捅阿謹的那一刀不包含嫉妒。

「以前在圍牆上，你們都說很危險，但我知道如果我掉下來，肯定會有人接住我的。」譚罌仰著頭，彷彿透過水泥的天花板，看到外面湛藍的天空。

那時他和小梓都是楚蘋的跟屁蟲，一口一個哥哥地喊，一人牽著他的一隻手，撒嬌著要他帶兩個小孩出門玩。

「這次就算了，別接我了，我不要當譚罌了，不要再接住我了，再也不要……永別了，爸爸，哥哥。」

駱楚蘋還來不及反應，小孩已扣動板機，鮮血炸開，像夜空中絢爛的煙火。

灼燒和麻木首先襲來，接著，在大腦意識到中彈後，劇烈的疼痛奪走對身體的掌控。

「他娘的，怎麼會變成這樣。」戴眼鏡的男人一拳敲在桌上，咬牙切齒地罵道：「一個兩個的，脫離計畫的事也太多了吧，他們就不能好好把事情解釋清楚嗎？」

另一個男人安靜地坐著聽他說話，似乎沒有要參與討論，只是時不時打開翻蓋手機，確認有沒有新的簡訊，不斷開開合合的聲音讓戴眼鏡的男人更加煩躁，忍不住出言遏止，「別看了，你有開通知，有訊息會有聲音提醒你的。」

他嘆了一口氣，繼續道：「雖然你平常直接關靜音，很難聯絡上沒錯，但剛才我幫你把通知打開了，我的手機也開通知了，一有消息芊香就會立刻通知我們。」

「嗯。」安靜的男人聽話地把手機放在桌上，不再去動它。

但這樣的聽話只維持不到一分鐘，他又伸手去打開手機。幾乎是他翻開蓋子的瞬間，響亮的鈴聲傳了出來。

戴眼鏡的男人打開自己的手機，林芊香聯絡的是他。

「喂，我只確認一件事，原本準備好的『身分』還能用吧？」林芊香的私人收藏室因為收藏品太過特殊，除她本身以外根本無人敢進，此刻成為她偷打電話的最佳地點，「我兒子開槍了，現在是洗清嫌疑的人，用不到那身分。」

「那名字誰需要就給誰吧……我是這樣想的啦。」她揉著眉心，深深嘆了一口氣，「上面的人我應付不了，這次死掉的人和鬣狗有關，她應該會親自來收屍吧？到時……」

「……行吧，就這樣。」

她掛斷電話，平時她總會一邊哼著小曲，一邊擦拭展櫃的玻璃，把這裡打掃得一塵不染，不讓任何細小的汙漬妨礙她觀賞美麗的藏品，她不會直接觸碰玻璃，因為會留下很難擦掉的指紋，擦拭用的毛巾是訂製的，因為不想在玻璃上留下任何細微划痕。

但她現在重重靠在其中一個展櫃上，任自己的身體緩緩滑落，最後坐在地上。

「那個沒良心的混蛋死了啊，以後少一個人喊我瘋女人了。」她輕輕嘆了一口氣。認識十多年，他們稱不上朋友，關係一向惡劣，但不影響此刻她為他獻上短暫的哀悼。

我醒來時身處陌生的空間 對於我睡著——也許是昏迷——前發生的事，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醫生說我的命很大 要是子彈再準一點命中臟或動脈——或什麼的反正我聽不懂——的話，我就會當場死亡，根本不會有被搶救的機會。

他問我名字，我說我不記得了，他皺了皺眉，說在他家門口撿到我時我身上掛著名牌，就像那些被丟在孤兒院門口的嬰兒一樣，他告訴我我的名字，我聽著完全陌生的詞彙陷入沉默。

那不是我的名字，雖然我不記得我叫什麼，但我很肯定，醫生口中的詞彙肯定不是我的名字。

藥劑師是個溫和的姐姐，笑聲很特殊，在我康復期間都是她在照顧我。她說讓異性來幫我復健不太好，雖然其實沒人在意，這裡每天都有人受傷死去，總有惡犬野狗把屍體拖出去，血液、組織液或嘔吐物在潔白的地板留下痕跡。

我們在乎的只有生或死，你總得先活下來，才有資格討論好或不好。

【夢之篇・玖】

我回頭了。

男人坐在輪椅上，和我記憶中的模樣相比削瘦不少，兩個月前、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他還是在校務會議光彩亮麗的模樣，聲音溫柔，雖然我沒有很喜歡他，但畢竟是曾經共事過的人，看到他現在的樣子……不對，不管是認識的人，我肯定都會被嚇到腳軟的。

他的雙手手掌都包著繃帶，垂在扶手上，眼睛蒙著白布，鼻子、嘴角還有新鮮的血液，看起來像剛被人揍過，他低著頭沒有看我，像許多在公園能見到的家養犬一樣，脖子套著項圈，軀幹綁著背帶，項圈的鍊子握在夜熙手上，胸背帶的鍊子則放在男人腿上。

我沒忍住罵了句髒話，我想跑，但雙腿不受控制，我感覺到我的手指發麻，正在不斷顫抖，想拿手機卻根本無法使力，我看著自己緩緩跪坐到地上，餘光瞥見夜熙一手拉著鐵鍊，慢慢向我靠近。

男人的腰用一條黑帶子和輪椅綁在一起，看起來像是安全帶，因此在夜熙扯動鐵鍊時，項圈帶動男人，男人牽動輪椅，夜熙拉動他就像在拉拖車一樣。

「我、為什麼是我……」我的牙在顫抖，幾個字就讓我差點咬到舌頭，「你騙我，讓我被捲進這些破事……為什麼還要讓我知道這些？」

「因為好奇啊。」夜熙親暱地揉著男人的頭，就像真的在撫摸動物一樣，「好奇普通人委託殺害我的同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還有好奇妳被騙的樣子。」她往前走了幾步到我面前，蹲下來與我平視，「妳知道真相後會露出什麼表情呢？」

夜熙彎著眼笑著，兩隻手托在臉頰旁，「妳不是很愛學生嗎？為了學生連命都可以隨隨便便丟出去，當妳發現妳把命獻出去，換來的不是妳以為的幸福結局，而是把命摔在布滿荊棘的騙局中，妳會露出什麼表情？被欺騙、被背叛以後，會露出怎樣絕望、痛苦的表情呢？會哭嗎？會生氣嗎？」

她的語速很快，一口氣說了一長串的字句，使她聲音有些沙啞，「我很好奇啊，我好想知道答案啊。」

「我還是不懂，為什麼選我……」我不自覺地向後退，但我的背已經貼在床邊，無法再往後，「如果你們、不對，這樣他也太可憐了吧，妳為什麼選他？為什麼選我？妳就確定我會去什麼委託嗎？這些只是巧合吧。」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也很心虛，但我真的不想相信……

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好愚蠢。

「巧合是不存在的，妳所遭遇的一切，不過是有人精心設計的必然。」夜熙笑著扯動鐵鍊，被捆住的男人向前傾倒，發出一聲悶哼，「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與其等待機會，不如創造機會。」

她的笑容消失，冷冷地道：「我的東西，怎麼能在外面讓別人觀賞？」

「妳知道嗎，老師，有人教我如果下定決心，就要狠下來……我一開始也覺得太殘忍了，但當我發現我的東西用溫柔的眼神看著其他人、和其他人說話時，佔有和憤怒幾乎把我吞噬。」

她伸手摸著男人的臉頰，那邊還有大片小片的瘀青，男人吃痛地縮了一下，卻沒有別開頭。

「所以我把眼睛挖了，聲帶廢了，不管是碰過別人或別人碰過的東西都髒了，我不想要。」

「把髒掉的東西去除以後，就會乾淨了吧。」

這其實就是恐怖情人吧……我該報警，但現在直接拿手機出來可能連我都會出事……喔不對，我的手機已經沒有正常的報警功能了。

我還沒開始尖叫欸，我好了不起。

「老師，妳說呢？」夜熙突然抬頭，直直盯著我，那眼神彷彿要把我剖開一樣，「妳覺得呢？妳是怎麼想的？」

我覺得有夠恐怖，我想報警，但我沒辦法。

好奇心真的會害死貓。我後悔了，我很後悔。

比力氣的話我有機會贏過夜熙嗎？正門有兩扇門，還有這個房間的房間門，一共三扇，我好像跑不過。

我.....

鈴鈴鈴——

我被突然的手機鈴聲嚇了一大跳，顫抖的手拿不穩手機，它從我的褲子口袋滑落到地上，螢幕顯示著兩個字：紀陵。

這幾天每次她聯絡我，我都覺得跟惡夢一樣，從未想過有天這個鈴聲會成為讓我擺脫惡夢的救贖。

夜熙沒有阻止我接電話，我雙手並用，好不容易才滑動螢幕接通電話，首先，沒按擴音就能清晰聽到的是紀陵別具特色的笑聲，我還沒把手機舉到耳邊，夜熙已經伸手按下擴音，對著另一頭的紀陵喊道：「嗨，夜來香。」

『嗨，虎鯨，妳跟我們的小新人聊得怎麼樣？』

「跟黑白花說，她輸了，新人沒有尖叫。」夜熙笑了起來，眼睛像釘在我身上一樣。

『差不多就好了喔，不要太誇張。』紀陵提醒道：『雖然就算她嚇到快瘋掉也沒辦法辭職就是了。』

「畢竟我們團隊都是一家人嘛，血緣關係是無法切斷的，怎樣都甩不掉的聯繫。」夜熙站了起來，把鐵鍊放回男人腿上，將他推了回去——我現在才看清，她的房間一進門右手邊有另一個門，應該原本是衛浴設備之類的地方，輪椅和男人就被她關在那個空間中。

電話另一頭安靜了些，紀陵等了片刻沒等到夜熙繼續說話，便再度開口道：『那妳氣消了？』

「應該吧，看她嚇成那樣挺好玩的。」夜熙把男人關上鎖好，打開她房間的門，「她搶走原本屬於我的任務，我不爽很正常吧。」她笑著看我，笑容卻非常冰冷，「我不懂，這個人這麼廢，為什麼要把我的任務給她，我的實力不如她嗎？我哪裡不如她了？」

『合理，正常，接受。』紀陵回應，但聽起來像在敷衍，『現在新人可以回我車上了嗎？』

「她看起來還站不起來喔。」夜熙嘲笑般地看著我，沒打算要來幫我——我也希望她不要過來，「妳上來接她吧。」

『行吧，妳待會幫我開門。』

就像那天在網咖一樣，我被紀陵半拉半推地拖出公寓，塞進她的車中。

我住的大樓在學校後門那條路上，夜熙住的社區則是在大門旁，上次因為我逃跑時一路飄車——說來慚愧，我有點路痴——我根本沒注意到我和她距離這麼近，這次要是紀陵沒有提醒我，我可能也不會發現到這件事。

「妳還行嗎。」車停在我住的大樓樓下，紀陵停好車，轉頭看著我，「妳第一次看到黑白花殺人的時候，好像都沒這麼害怕。」

可能因為血肉飛濺的場景太不真實，我的大腦還沒轉過來吧。

「軒轅夜熙，代號『虎鯨』，雖然她和貓科動物比較像，喜歡玩弄獵物。」紀陵擺著手，一邊解釋道：「她只是想嚇妳，但就……對，就只是想嚇妳。」

「……為什麼啊？」我終於問了出來，深深吐了一口氣，癱坐在皮質座椅上，根本無力推門下車，「因為好玩？」

「啊就……她不開心。」紀陵中間停頓了很久，似乎不想告訴我太多，「就是不開心而已。」

就只是不開心而已？我無法理解，愣愣地看著紀陵。

紀陵揮揮手趕我下車，「本來最近就有打算讓妳們認識啦，但為了讓她開心一點……她開心妳做任務也會開心的，所以才同意讓妳們用這種方式認識。」

不是，我不理解，什麼跟什麼？

「妳好好緩一下，明天晚上七點 LikBar 見面。」紀陵說：「接著是最重要的事，妳的代號分下來了。」她看著我，像是在忍笑一樣。

「以後請多指教啦，『天鵝』小姐。」

【緣之篇 · 壹】

我並不記得成為 002 以前的事，也不知道我原本的名字是什麼，在這我們大部分的人以編號互稱，只有能證明自己有意義的人才配擁有姓名，就連看管我們的人也只有動、植物的代號。

這裡是孤兒院，是醫院，是實驗室，這裡是我們的家，我們是一家人。因為我們身上有特殊的疾病，必須待在這裡接受治療，我和 003、004 ……一直到 007 都是第一批進來的孤兒。008 到 015 是我們進來後的下個月才來的，後面我就記不住了，年齡和我相近的應該只有 003 和 012 —— 不過他們年紀還是比我大一點—— 其他人都明顯比我大或比我小。

印象中貧民窟明明沒幾個活人，卻永遠不缺孤兒，彷彿那些行屍走肉般的成年人已經沒了其他消遣娛樂，他們生產的肯定不是愛情，也許是商品。

我們每天作息規律，起床後門會被兩個獒犬打開—— 獬犬不是一個人，是一種職業，那些類似保鏢的人都統稱獒犬—— 獬犬會護送身後會的白大衣進來，這個人有代號，他們做完他們需要的事後，會離開房間。

如果今天看到的是晚香玉，就會被針頭扎，針可能會讓我在暈眩後眼前陷入漆黑，也可能讓我感受到劇烈的疼痛。如果碰到守宮，他會在我的身上劃出傷口，取走我的肉或脂肪，挑選的位置通常在腹部，也可能取皮膚或指甲。如果碰到藍眼睛……我會在他的聲音中緩緩睡著，根本不會記得發生了什麼。

中午會把我們統一放到餐廳吃飯，下午是自由活動的時間，可以到院子玩、去圖書館……只要不打架，做什麼都行，直到晚餐時間到，之後就是睡前的洗漱時間，睡前我們會分到今天的安神藥劑，讓我們能睡個好覺。

012 的房間在我對面，我和她不同，我有痛覺，晚香玉說我的痛覺甚至比正常人靈敏，因此我每天最希望的就是獒犬後面的人是藍眼睛，看到他相當於可以多睡一會兒，還不會痛。012 則是沒有痛覺，守宮曾開玩笑道或許她的痛覺神經連接的是我的大腦，她根本不在乎今天獒犬後的人是誰，反正她也沒差。

藍眼睛—— 他的代號好像不是這樣—— 總之我很喜歡他的聲音，很助眠。他和晚香玉—— 好，她的代號好像也不是這樣，我記不住，我現在的記憶斷斷續續的，很難記住那麼多事—— 一樣，臉上總掛著笑容，但藍眼睛總能讓我感到安心，不然我也不可能聽著他的說話聲睡著。

他也是唯一會在下午時來和我們這些只有編號的人聊天說話的人，和大家關係不錯。藍眼睛雖然一頭黑髮，眼睛卻是罕見的藍色。那雙藍色的眼睛總給我一種熟悉的感覺，但我印象中的不是一隻，而是一隻，一隻藍色的眼睛，跟天空一樣清澈。

藍眼睛會說一些我們從未聽過的事，可能是精彩刺激的冒險故事，也可能是王子公主的美好愛情，許多個下午，我們會一群人圍在他身邊，聽著他說的故事緩緩入睡。

住在我隔壁的 003 喜歡在陽光下跑，我們其實大部分都喜歡在陽光下跑，讓溫暖的風拍在臉上，不知道哪天就會發病，大家更珍惜還能奔跑的時候。

比如 004，她在 008 他們進來前就已經死了，雙眼和口鼻都冒著血，雖然獒犬很快地阻擋我們圍觀，處理掉痕跡，但濃重的血液和藥物混雜的氣味太腥了，還有被嚇到的小孩在走廊上吐，很難無視那些氣味。005 在某個晚上睡著後就再沒睜眼過。009 和 014 兩人在進孤兒院時就已病重，根本沒挺過第一晚。某天早晨我從門縫下看到，有人被獒犬抬了出去……

在這我們以編號互稱，我們有名字，但在成功活下去以前，我們只是一串數字。

012 因為痛覺缺失，通常聽不到她的慘叫，但最近能聽到她在獒犬開門後發出尖笑聲，藍眼睛說她的攻擊性變強了，為了避免其他人受傷，偶爾需要給她注射鎮靜劑，或直接綁起來，關在房間中。

我和 012 關係不錯，應該說，012 很親近我，她在進孤兒院時好像受了嚴重的傷，因為其他小孩都是走進來的，只有她是被獒犬抬進來，前一個月頭上都還纏著繃帶，應該是受過傷。

她只會看著我傻笑，或者說只有看到我的時候她的臉上才會有表情，因此後來她焦躁、不安、開始攻擊獒犬的時候，有時我會被派去她的房間，她看到我的時候會開始大哭，是停下所有動作坐在地上的那種嚎啕大哭，獒犬就能趁機順利地控制住她。

不知道第幾次被推來協助，說實話我也挺煩的，我自己的狀況也沒多好，為什麼還要我幫別人呢？我連自己都幫不了。「喂，012，聽得到我講話嗎？」我看著蜷在房間角落的 012，一點也不想進去，身後的其中一個獒犬推了我一下我才不情不願地往她的方向走。

我蹲下來，伸手用力搖晃她，她抬頭，這次倒沒哭了，那哭聲搞得我頭疼，012 看著我，發出細小的嚶嚶聲，我回頭看了看獒犬，這情況好像也不是無法控制住啊，喊我來幹嘛？獒犬們似乎也很意外看到眼前的樣子，兩個人靠過來要幫 012 打針。

012 看到獒犬靠近，緊緊抓住我的手，「不要……」她開始哭了，從拉著我的手變成抱住我整隻手，我重心不穩晃了一下，整個身體都被她抱住，她在往角落縮，我也被她往那扯，「別走，不要走好不好，梓姍……」

她的力氣很大，我不是第一次被她抱、被她拖著走，總感覺有天我的骨頭會被 012 弄斷，畢竟之前就有獒犬被她弄斷一條腿。

藍眼睛對我很關心，晚香玉則是對 012 充滿興趣，她喜歡摸 012 的頭髮，因此我和這兩個有代號的大人也熟絡起來，守宮眼中只有他的手術刀，和我們都沒有過多交流，獒犬那群人也不太跟我們講話。

我和 012 倒在地上，獒犬過來給 012 注射藥劑，她幾乎立刻失去意識，但手腳還攀在我身上，我直接被困住，獒犬用了很大力氣也沒辦法把我們分開，反而是我痛得開始尖叫，他們最後只好先把 012 繩到床上，一個人留著看守，另一人出去尋求幫助。

她不會痛，但哪個孩子能親眼看著自己的皮肉一片片被剝落而不瘋掉呢？何況她本就是瘋的。

她感到恐懼，感到悲傷，她覺得她會在月亮升起後遇害，有人會打斷她的右腿，在她的胸腹部開一個破洞。

她感到絕望，她想見到妹妹，胸口的舊傷被她摳出鮮血，帶著面罩的惡犬試圖將她雙手綁住，不讓她擁抱她的妹妹。

睜開眼，她看著白色的房間天花板，因為催眠的關係，她的頭還很沉。

藍眼睛收拾好東西準備離開她的房間，002 跟在男人身邊，兩人一起走了出去。

我之前在圖書館看過類似的書，藍眼睛對 012 做的事應該就是催眠，多虧如此我和她終於分開了，我用衣服擦掉眼淚，肩膀和背部感覺都要斷了，藍眼睛扶在我背上，引我離開房間。

「這次好像比較嚴重。」藍眼睛說，他指的是 012 的攻擊性，我大概理解，原本 012 只會攻擊獒犬和藍眼睛他們，對我們這些沒名字的編號沒興趣，這也是我第一次被她弄傷。骨頭沒斷，但紫紅色的瘀傷還是出現了。

「沒事的。」藍眼睛摸摸我的頭，溫柔地道：「妳不用在意，會沒事的。」

我當然不在意，012 的死活與我無關，我只希望我的病早點好起來，早點離開這裡。

看著他的藍色眼睛，我有種熟悉感，不自覺地對他產生信任，但更多的感覺是……恐懼？好像我對他不只有依賴，還有服從。

除了偶爾發狂的 012，我們都很聽藍眼睛的話，這是事實。

珍珠夫人偶爾會來視察，帶來外面的新奇食物，或新的小孩，她的代號是落地珍珠，但大部分的人都喊她珍珠夫人或直接喊夫人。每次珍珠夫人來的時候，012 都會被特別看管，她是唯一不會和珍珠夫人直接接觸的孤兒。

我們都知道 012 聽到珍珠夫人時會特別激動，雖然不知道原因，但也不重要，只要記得不要在她面前提到相關的事情就好。守宮曾說擁有太多好奇心不是好事，就像他現在因為太好奇我們的病症還有藥物還什麼的，既糾結卻停不下來。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正被他切開腹部，眼淚讓我完全看不清他的動作，隱約看見他把一塊血紅色的東西放到鐵盆上，約束帶限制我的動作，雖然大概在他來的十分鐘後我就已經沒力氣尖叫或掙扎了，只是聽著他說話，盡可能分散注意力。

見到守宮的第二次時他告訴我，一般的麻醉對我沒用，他打算試試看更強效的，看能不能讓我直接昏過去。結果獒犬完全按不住亢奮的我，守宮被我揍了一拳。

幾次嘗試後他放棄給我麻醉了，不僅因為麻醉無效，還因為我連被打針都能痛得死去活來，有些麻藥還會讓我精神亢奮，掙扎更厲害還無法暈過去。

對，暈過去，這是我唯一的解脫。

只要失去意識就不會痛了。我記得有人這樣安慰過我，窒息感產生的求生欲讓身體不受控地掙扎，眼前逐漸發黑，比起重擊頭部，窒息或許是最溫柔的解法。

守宮怕把我弄死，不敢下太強的藥，我只能清醒地感受一切。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

又一次和守宮見面的日子，我連午餐都不想出去吃，躺在床上，染血的床單已被獒犬收拾乾淨，我輕輕摸了摸腹部的繩帶，守宮說下週會幫我拆線，拆線也是痛到不行的事。

我的房門被緩緩打開，012 的腦袋從門後探出。

「妳沒事吧？」她的聲音很小，但在安靜的寢室區，就連呼吸的聲音都被無限放大。

我不想理她，我平常也不太跟她講話，何況現在是真的不想說話。

「妳要喝水嗎？」她拿著水壺，小跑到我旁邊，把我的馬克杯倒滿，兩手拿著杯子遞到我臉頰旁。

我躺著是要怎麼喝水？「我會被嗆死。」我說：「妳是傻子嗎？」

「我不是。」她眨眨眼，把杯子放到床旁邊的桌子上，蹲在我的床邊，棕色的眼睛直直盯著我看，「我不是傻子，我有名字。」

「妳現在提名字就是一個傻子的行為。」我回道：「妳是 012，先活下去，再來討論名字。」

我知道，其實是我抗拒再聽到自己的名字。

「不，不能以後再討論。」她很堅持，反正我也說不過她，現在的狀況我也不想跟她起爭執，她如果講完會乖乖離開的話就讓她講吧。

012 低頭看著我，把頭湊到我耳邊，她的聲音很輕，看來她也知道這些話不該讓其他人聽到。

她說，她有名字，我也有名字。

她說，她不叫 012，她叫曲梓嫻。

她說，我也不叫 002，我叫……

【夢之篇・拾】

「被叫天鵝可不是什麼好事。」萬年青輕輕笑著，將笛型香檳杯推到我面前，白色的細緻泡沫覆蓋黑褐色酒液，笑盈盈地看著我。我小心地抿了一口，氣泡很多，但喝起來很順，不像一些碳酸飲料一樣直接炸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總之喝起來還不錯。

「怎麼會調這杯給她？」坐在我右邊的紀陵笑笑地問，我最近開始練習喊她夜來香，習慣真的很難改，好像有人跟我說過，失憶的人身上也會留下過去的習慣。

「一時想不到跟天鵝相關的有什麼，就選黑色天鵝絨了。」萬年青在吧檯後忙著，俐落地調好下一杯酒，交給其他人送到我們後面的桌子，「不過這真的不是好代號。」他又強調了一次。

「但很符合她啊。」紀陵回應，似乎是回憶起什麼，「忠誠？和平？美好的事物？天使的翅膀不就是仿照天鵝來畫的嗎？」

「妳應該知道這些形容詞在我們這行是在罵人吧。」

「我知道，但真的很適合她啊。」紀陵用有限的音量據理力爭，她說話時會揮動雙手的習慣又出現了，差點把酒杯撥到地上，還是萬年青眼疾手快地扶住搖晃的酒杯，紀陵沒正眼看過差點死去的杯子，繼續說道：「你想喔，梓嫻因為瘋起來沒人控制得住所以叫黑白花貓，你記得她原本要被叫哈世奇的吧？還是因為夜熙說她比較喜歡貓才改的。」

紀陵終於看了她的酒杯，拿過來喝了一口，繼續道：「虎鯨看上的東西決不會拱手讓人，跟強盜一樣，在戰力上也確實稱得上霸主。她叫天鵝……沒什麼好意外的啊，第一次任務就失敗的人。」

「對外行人要求不能太高啦。」萬年青笑笑，將一杯野格炸彈放到我左邊的人面前，「對吧？所以別再介意上次的任務啦。」

「我沒生氣啊。」在我左邊的夜熙眨眨眼，露出笑容，「看她被嚇成那樣很好玩，而且我本來就沒有生氣，我只是很不爽。」

「啊……差不多啦。」紀陵擺擺手。

夜熙打開手機錄影，把 shot 杯丟進 highball 杯中，萬年青在一旁笑著說又不是第一次喝，怎麼還要錄影，換來少女一句手機先吃你懂不懂。

「之後的任務我們會四個人一起進行。」紀陵喝的好像是白色佳人，反正就是純白色的液體，「應該說主要是你們三個，我是監督加輔助這樣。」

「包括善後嗎？」在紀陵右邊的梓姍身體向前傾，眼中的興奮在紀陵搖頭後轉為失望，「我真的很討厭跟狗狗聯絡啊……」她哀嚎道，嘟著嘴用食指戳杯口的細鹽。

「我也不喜歡，代號跟狗有關的都很麻煩。」夜熙附和，「我竟然跟小廢物意見一致，好噁心。」

「嚟嚟嚟，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家。」梓姍的聲音本來就甜，特意夾起來後更加令人發毛，「我要用小拳拳打妳喲。」

我掉了一地雞皮疙瘩，突然理解為什麼紀陵說我和她要負責在座位上把這兩人隔開了，右邊的梓姍雙手握拳在桌上拍打，像在模仿貓貓拳一樣，左邊的夜熙拿酒杯的手指尖已經發白，像極力剋制住衝過去給她一拳。

「喵的……妳他喵能不能閉嘴！」她咬牙切齒地道，似乎每個字都是從牙縫中擠出來的。

「貓貓那麼可愛怎麼可以兇貓貓。」梓姍停止拍打桌面，轉而擦拭起不存在的眼淚。當我看到那兩人都低下頭開始滑手機時，就知道我的手機要被訊息轟炸了。

【卯咪敲口愛♥】：貓貓那麼可愛所以要清蒸還是紅燒？ 下午 7:23

【ORERERERE】：貓貓那麼可愛怎麼可以吃貓貓！ 下午 7:23

【卯咪敲口愛♥】：吵死了 下午 7:24

【ORERERERE】：嚟嚟嚟(つ Δ')ノ 下午 7:24

梓姍抬頭歛了一句不可以吃貓貓，又低頭繼續滑手機，為了不吵到 LikBar 中的其他人，還特地用聊天室吵架呢，該說她們真貼心嗎……我看著聊天室，心情相當複雜。

「妳們用私人訊息聊啦。」紀陵的手機也不斷跳通知，她伸手去摸梓姍的頭髮，一邊提出一個我無比贊同的建議。

「不要一直摸啦，我今天特地綁了辮子欸！」梓姍立刻放下手機，伸手保護她的公主頭。

一直觀賞這齣鬧劇的萬年青插話：「妳跟她說，摸一次五十。」

「好耶，給錢！」梓姍立刻對紀陵攤開手掌，像我過年看到來要紅包的小朋友一樣。

如果我不知道她們的殺手身分，可能也會覺得這就是很正常的一群朋友，應該是大學生，在晚上跑來酒吧喝酒聊天，討論要直接通宵回去上早八，在課堂上補眠，或者乾脆一點，直接蹺掉。

但在座沒有大學生，也沒有普通人類。就連我也已經離開了「一般人」的生活。

夜熙很快喝完她的野格炸彈，告訴萬年青她要點波本可樂，被萬年青嚴詞拒絕，他也拒絕了梓姍要再一杯自由古巴的請求，說怕出事。

他怕這兩個小朋友喝醉以後直接把酒吧給拆了，我完全能理解，真的，她們不用喝酒都能把這拆了。

「自由古巴和瑪格麗特是姊姊學的第一杯酒。」梓姍喃喃地道，趴在桌上，不知道是累了還是醉了。

今天紀陵接她時她穿著雨衣，雨衣下是髒兮兮的工作服，所以我一個人被丟在酒吧，紀陵先帶梓姍回家換衣服，後來她們在酒吧門口出現時，夜熙是跟她們一起來的。

我看到她笑盈盈地和我打招呼，差點尖叫。

我不敢問她家那個男人的事，她也沒提，彷彿那天的一切都只是我做的一場惡夢。

「妳看完任務內容了嗎？」夜熙的聲音打斷我的思緒，她咬著吸管，我看她面前擺著一杯奶茶色的東西。

梓姍面前也有一杯一樣的，差別在梓姍的飲料中有加一些黑色的圓形物體，看起來就像珍珠奶茶一樣。

「孟小姐也要一杯嗎？珍珠奶茶。」萬年青笑著問我。還真的只是普通的珍奶而已啊？我還以為是什麼原創的雞尾酒。

像是看出我的驚訝，萬年青把酒單拿出來，指著最後一頁跟我說：「我們當然有提供無酒精飲料，而且因為老闆的興趣，品項不輸給一般手搖飲店喔。」

噢，我差點忘了。由於一樓的手搖飲店看起來太正常，裝潢風格也和酒吧是兩個世界，我一時忘記 LikBar 和樓下那家手搖飲店是同一個老闆。酒吧有賣正常飲料也很合理。

紀陵跟著補充道：「多樣性和味道不輸給外面，但價格就是天差地遠，一杯一百六的奶茶，你們是什麼昂貴的連鎖咖啡廳嗎？根本就是搶劫。」

「妳是說那間被咖啡耽誤的鳳梨展示廳嗎？」夜熙問，她的話戳到紀陵笑點，她笑得趴在桌上，用手拍著桌子，梓姍本就趴著，看不出有沒有在笑，不過從她抖動的肩膀判斷應該也是在笑或憋笑。

「孟小姐似乎沒聽懂呢。」萬年青見我沒有反應，微笑著解釋：「因為那間咖啡廳沒有限時，還有免費的插座可以充電，所以很多學生會在那裡讀書寫報告。」

喔，然後鳳梨是很多人用手機平板電腦品牌，我懂了。

「就跟某些炸雞店是被炸雞耽誤的蛋塔店，被漢堡耽誤的薯條店，被披薩耽誤的炸雞店一樣。」夜熙繼續補充：「還有被漢堡耽誤的紅茶店，雖然我每次都忘記要跟店員拿檸檬加進紅茶裡，但不加就很好喝了。」

「比奶茶好喝嗎？」萬年青問，但不知為何聽起來像在挖坑給夜熙跳。

夜熙喝了一大口手上的奶茶，舔了舔嘴脣，「我都可以，紅茶、奶茶、奶綠，只要夠甜我都可以。」

「珍珠、波霸、椰果、布丁，只要加料的妳都不可以。」梓姍悠悠地道。

夜熙吐吐舌頭，「我喝飲料就不想咬東西啊，嘴巴會酸欸。」她又喝了一口奶茶，「我就懶。」

「妳好懶。」梓姍附和，夜熙立刻應道：「妳也懶。」

「不要吵了，妳們一樣懶。」紀陵嫌棄地搖搖頭，「我也懶，大家都懶，讚啦。」

「那要不要一起罷工？好耶！」梓姍舉起雙手提議。這個提議當然立刻就被紀陵否決，她就算懶也會按時完成工作，照她的說法是不想圖一時輕鬆而喜獲加班，她說加班的內容很可怕。到底能多可怕，難道是從殺人變被殺嗎？

由於已經步入寒假，這次的任務是長期任務，前兩次我只有參與最後動手的日子，長期任務會需要花時間潛伏、觀察目標，自己設計行動計畫，如果有需求的話，透過萬年青聯絡其他殺手合作。

從紀陵她們口中得知，梓姍並沒有設計計畫的經驗，她目前都是按照紀陵給她的方案走——雖然大多時候她都會搞出一些小插曲，讓計畫偏離，雖然結果是好的，但過程相當刺激，為了追回逃跑的獵物，梓姍總會搞的亂七八糟，紀陵說負責收屍的鬣狗不只一次抱怨過，希望黑白花能盡量保持遺體完整。

網咖那次任務本來是虎鯨負責的，夜熙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和那人攀上關係，結果在計畫最後一環，半路殺出一個我，她會不開心我也是能理解的……啦。

「長期任務啊，雖然時間會花比較多，不過往好處想，就是免費出去玩。」萬年青似乎是想讓我放輕鬆，「不過妳們要坐船去，夜熙搭不了飛機。」

「夜熙會暈機嗎？」我疑惑地問道，望向我左邊的夜熙，她先搖搖頭，思考了一會兒又點點頭，「當成暈機的話比較單純啦。」她含糊不清地回答，聲音像含在口中。

任務的資料封在牛皮信封袋中，安靜地躺在我的背包中，我打算等回家再看，一邊想一邊滑開手機，剛才因為夜熙和梓嫓的對話，有不少安靜的人被炸了出來。

【戰天羽】：各位安啊 下午 8:14

【卯咪敲口愛♥】：@戰天羽，喵安（塞奶茶 下午 8:14

【戰天羽】：@卯咪敲口愛♥，（抱起來餵糖 下午 8:16

【ORERERERE】：好餓 下午 8:16

【卯咪敲口愛♥】：好累 下午 8:16

【ORERERERE】：好想睡(T▽T) 下午 8:17

【夜夜笙簫歌】：晚安('▽`)/～ 下午 8:17

【戰天羽】：@梅發梅發幾月開，（拿一桶奶茶給妳 下午 8:18

【卯咪敲口愛♥】：@戰天羽，跟你縮 下午 8:18

【卯咪敲口愛♥】：本喵在奶茶裡加了 @芋頭 ！！！！ 下午 8:18

【芋頭】：？！ 下午 8:19

【戰天羽】：(..... (很想拿棍子敲妳 下午 8:20

【卯咪敲口愛♥】：有本事你打啊，本喵會怕你咪？ 下午 8:20

【夜夜笙簫歌】：' ^ ^ ' 下午 8:21

在源源不絕的震動中，我打開勿擾模式，關掉所有通知。

【ORERERERE】：有個東西我想說很久了 下午 10:22

【ORERERERE】：聊天室的表符好像暴龍小手手(X 下午 10:23

【M】：哪個？ 下午 10:23

【ORERERERE】：右邊～ 下午 10:30

【卯咪敲口愛♥】：www 下午 10:35

【我愛白蓮】：暴龍手手 (ㄏ一▽一)ㄏ☆ㄟ(一▽一ㄟ) 下午 10:35

【M】：orererere 下午 10:52

【ORERERERE】：orerererererere 下午 10:54

【M】：ヾ(*Φ ω Φ)ゞ 下午 10:55

【ORERERERE】：(◐‿◑) 下午 10:56

【M】：怪人形象確立 下午 10:59

【ORERERERE】：怪人鑑定完畢(一▽一) 下午 11:01

【卯咪敲口愛♥】：你們到底在幹嘛喵 www 下午 11:02

我捧著手機敲敲打打，越聊越熱鬧，天鵝在十點左右已經被萬年青灌醉，夜來香把她送回家，只剩我和小廢物隔著一張空椅子坐著，我感到無聊，有點想喝東西又不想再喝含酒精飲料，於是拖著快睡著的人往樓下走。

一樓就有飲料店真是太方便了。

「您好，要喝什麼？」飲料店的店員穿著黑襯衫，還戴著黑色口罩，小廢物看著我，似乎想到我那全是黑衣服的衣櫃，感嘆地指指點點，我拍開她舉起的食指，率先點餐。

「紅茶拿鐵，全糖完去。」

「全糖很甜喔。」店員提醒道，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年輕。

小廢物忍不住調侃道：「不會啦，她每次都說不夠甜。」語畢，她繼續看著菜單，眨了眨眼，糾結要選什麼，「要喝葡萄柚果粒蜜茶還是葡萄柚果粒多多呢？」她單手托著頰，故作可愛地思索道：「好難決定啊。」

我忍不住翻了個白眼，「猜拳吧，我是多多妳是蜜茶。」

曲梓姍應了聲好，接著我的剪刀贏了她的布。

我們走到旁邊等飲料，曲梓姍不滿地抱怨每次猜拳都輸給我的事。「妳第一把都會出布。」我難得好心地向她解釋：「布、剪刀、石頭的順序，從來沒變過。」

「咦？真的嗎？我以前都沒注意過欸！」梓姍睜大雙眼，非常驚訝。

我注意的事可多了，比如如果小廢物沒有把猶豫的選項說出來，最後一定會點半糖去冰的布丁奶茶，因為那時的小廢物不是……

【緣之篇 · 貳】

012，我很肯定，012 說出的就是我的名字，雖然我不知道在我失去的記憶中我和她是怎樣的關係，我對她沒有好感更沒有信任，但我就是知道，雖然沒有姓氏，只是一個暱稱，她說的就是我的名字。

可是我的大腦彷彿被設定了什麼禁詞一樣 無法儲存任何和我的名字相關的資訊 無論是 012 口中的我的真名，或者是更久以前-- 在我第一次見到守宮，還沒成為 002 時-- 守宮說的那個假名。

兩個名字我都記不住，可能和消失的記憶有關，只要我想起過去的事，或許就能記住自己的名字，但守宮不只一次提醒我好奇心的缺點，讓我感覺他知道些什麼，並且在阻止我知道那些事。

我也沒打算探尋，我總覺得恢復記憶後現在的生活就會天翻地覆。對現在的生活我還是可接受的，在五次手術後，守宮後來就沒怎麼在我身上動刀了。應該說在數字越來越多以後，每天早上的例行檢查變成兩天一次、一週兩次，最後變成一個月一次。

珍珠夫人來孤兒院的日子變多了，似乎是後面來的小孩傷亡慘重，獒犬忙著清理，她得幫忙顧孩子-- 雖然我們可能也不怎麼需要她照顧。

夫人在的時間變多意味著 012 被關的時間也變長了。她變得更加暴躁 我總能聽到她的尖叫，她的笑聲，她的哭聲，最後她被晚香玉打了一針以後帶去單獨的寢室，我有一個月沒見到她，一度以為她已經死了。

畢竟單獨寢室長什麼樣子，我心裡也有數。

那一個月沒人來纏著我，我可以和 003 一起在院子裡跑，我喜歡赤腳踩在草地上，但 003 喜歡晴天，我喜歡雨天，我喜歡淋著雨，踩在濕答答的草地和泥土上。

雖然很狼狽，但濕掉的草地和泥土能讓我平靜。

011 是個愛笑的大男生，不過他喜歡惡作劇，上次他不知道怎麼搞到了辣椒醬，加到 013 的水杯中，也曾經把綠豆湯和碳酸飲料混在一起。我後來感覺這人應該是味覺出了問題，因為我看過他把鹽巴和胡椒加到水中，攪拌均勻以後喝了下去。

對他有印象是因為他在我的水裡加糖，被我揍了一頓。要加就加多一點，要甜不甜的有夠噁心。

被我揍過的除了守宮、獒犬和 011，還有另一個人，我甚至不記得他的編號，他也不是善茬，用叉子在我的手臂劃出一道很長的口子，當我後來坐在他身上，一拳一拳往他臉上砸的時候，我根本分不清他臉上的血是我的還是他的。

我把那個黃眼睛的男孩揍了一頓。

藍色是天空，是自由；金色是野獸，是背叛。

對，因為他的黃色眼睛，只是因為那雙眼睛而已，我沒忍住，把他揍了一頓，那雙眼睛讓我不舒服、不開心了，所以我揍了他一頓，但總覺得怎麼打都不夠，可能因為我真正討厭的並不是這雙黃眼睛。就跟藍眼睛的眼睛一樣，這可能得問問過去的我，畢竟我已經不記得了。

因為打架我和那個男孩都被送到單人寢室，被約束帶固定在椅子上，白色的強光照耀整個房間，按照一定的頻率開開關關，那道光很燙，時間一久我感覺皮膚像要燒起來一樣。

後來聽說那個男孩在進單人房的第一天就死了，死因和強光無關，是中毒。

我都沒失血過多死亡呢，他真脆弱。

011 把炸過的豆腐放進紅茶中，搖了搖一口喝下，我真的無法理解他的味覺，就算他味覺有問題，弄出這種黑暗飲料也太那什麼了吧，就是……無法理解，完全無法理解。不過 010 很喜歡 011 調出來的東西，我之前看過 010 津津有味地喝加了香腸的紅豆湯。

真是奇怪的兩個人。

011 和 010 感情很好，好像在來孤兒院前就已經生活在一起了，兩人除了必須在房間內的時間以外，無時無刻都黏在一起，不過他們只是關係好而已，013 和 015 則是真的無時無刻都黏在一起，就連寢室也是兩人一間。

「午安，002。」「002，午安。」013 和 015 有棕色的頭髮和眼睛，棕髮在我們一群黑髮的小孩中非常好認，可能因為兩個人總在一起，他們看起來特別高大，有些人很怕他們，但我很喜歡跟他們玩在一起，他們就像兩個哥哥，非常照顧我。我隱約覺得我在來孤兒院以前是有哥哥的。

「今天是鬆餅和培根，也可能是可頌和熱狗。」我們一起往餐廳走，013 說出他猜測的午餐菜色，但我們在午餐時間前不會進廚房也不會進餐廳，因此這些是單純的猜測，只靠直覺的猜測。而他們的直覺一向很準。

「為什麼今天選項這麼多？」我好奇地問。

015 看著我，笑著說道：「因為今天會是妳喜歡的東西。」

啊……

我小跑著往前和他們拉開一小段距離 被記住喜好真的很難為情啊！他們在我後面笑了起來，並不急著追上我，因為我一定會等他們。

餐廳中我沒看到 012，她好像又攻擊獒犬了，但這次沒嚴重到無法控制，所以我沒參與。只是她八成又去單人房報到了。

餐廳是白色磁磚、米色的牆壁，這裡的一切都白得刺眼、白得發光，讓我很不舒服。不過 011 並不認同，他說他和 010 以前生活的地方到處都是垃圾腐敗的臭味，黑色的汙泥黏在身上也卡在指縫中，他們很喜歡這裡又白又乾淨的樣子。

吃飯時離 010 和 011 能多遠就多遠，不然看他們獨特的飲食組合，會降低食慾的。

今天的午餐是鬆餅和培根。

在我喝第三杯牛奶時，015 出聲阻止我，他說我再喝下去晚點肯定又會吐，但牛奶好好喝，而且我忘記誰跟我說的，喝牛奶會長高。013 說女孩子不用長太高也沒關係。

最近比較常在早上出現的是晚香玉，我後來大概分清楚了，會讓我暈的針是在抽血，會讓我痛的是在注射藥劑，最近幾次晚香玉來都是在抽血。對了，016 以後的那些小孩身體比我們還差，大部分都活不過三個月，晚香玉說他們是對藥物過敏。

我切開鬆餅，把它裹滿蜂蜜再送進口中。聽 013 和 015 說我才知道，只有我是抽血，他們都是打針比較多，難道是我的病比較特別，還找不到合適的藥物嗎？

「那個針很難受的。」013 洩憤似地戳著他們的鬆餅，「我們都以為我們會死。」

「確實是快死了。」015 附和道：「全身麻痺，完全無法動，連呼吸都要用很大的力氣，夜來香還說那是稀釋過的……無法想像如果給我們打原本濃度的話會變怎樣。」

感覺他們打的藥副作用好大。

我嚼著培根，培根很硬，要咬好久才吞的下去，但我就喜歡細細咀嚼，讓油花和煙燻的鹹味在口中散開，如果太軟反而沒辦法慢慢體會它的味道，還會變得很噁心。

吃完午餐後我跑到圖書館，我在等一本書的後續，上集寫到主角從飛機上往下跳 生死未卜，理論上應該活不了了，但誰知道呢，說不定在下集就復活了。

006 是我們當中最喜歡看書的一個，負責在圖書館協助借閱與歸還，她告訴我珍珠夫人還沒帶來那本書的下集。她戴著厚重的黑色圓框眼鏡，身材嬌小，坐在櫃檯後看一本大大的百科，

整個人好像被書本圍住一樣。圖書館其實不太有人來，大部分的小孩喜歡去院子裡跑，我和 006 偶爾會一起在擠在圖書館的角落看書。

「但這個妳或許會有興趣。」圖書館管理員把一本圖鑑放到桌上，那是一本動物的介紹，「毛茸茸的可愛小動物，這本剛進來，目前只有我看過，我很喜歡。」

我半信半疑地帶走圖鑑，在熟悉的角落坐在地毯上看了起來。這裡的地毯是鐵灰色的，我有時會偷偷把鞋子脫掉，赤腳感受地毯，有幾次我一不注意，直接睡在圖書館。

用舒服的姿勢坐好，我翻開圖鑑。目錄列了這本圖鑑會介紹的動物，從哺乳類到爬蟲類，再到鳥類魚類等等。006 說如果這本我沒興趣，她那邊還有植物的，她說她比較喜歡植物，我問她為什麼這麼喜歡看這些圖鑑，她說因為晚香玉他們的代號都和動植物有關，她想要在那天病好的時候，加入他們的團隊，留在孤兒院照顧以後的所有小孩。

006 看起來比我小，對自己未來的規劃卻異常清晰。

「~~XX~~會斷尾並重新長出尾巴，和治療難以癒合的傷口有關。」006 坐在我旁邊，指著圖鑑上的爬蟲動物說，接著她翻開植物圖鑑，她用書籤特別紀錄某兩頁，「~~XXX~~可以入藥，味道很香，也有消炎效果，然後是藍眼~~X~~，非常漂亮、夢幻，我一直想看一次實景。」她指著照片中發著藍光的海岸，臉上充滿嚮往的微笑，「一次也好，我好想看一次，感覺看過就此生無憾……」

「聽起來好不吉利。」我打斷 006 的話，她口中守宮、晚香玉和藍眼睛的代號和我能記住的不同。

006 說如果有機會，她想拿四葉草當自己的代號，她翻著圖鑑，指著一株小小的四葉植物跟我說，四葉草又叫幸運草，她希望自己能給其他生病的小孩帶來好運。

「妳肯定會成功的。」我小聲地說，不確定她有沒有聽到，但她把半張臉埋進書裡，我只看得到她的眼睛，彎彎的、帶著笑意的雙眼。

她接著向我介紹一種藍色的小花，告訴我這種花的花語有「不要忘記我」、「真摯的友情」、「真誠的愛」等。

我很喜歡和她相處的時光，但時間總是短暫，後來藍眼睛來找她，006 很喜歡藍眼睛，我能看到她在看見藍眼睛時閃閃發光的紫色眼睛，像她曾給指著書本向我介紹的紫水晶。

他們揪著我的領子，說如果不是我，他們不用遭受這一切。

他們問我為什麼不去死。

我想活下去，我沒有錯。

【夢之篇 · 拾壹】

螃蟹船跟著海浪起伏在水面跳動，每次我都以為自己的頭會撞到船頂，夜熙和梓姍坐在我與紀陵的前一排，她們興奮地看著海面，指著遠方不知道在聊什麼，聲音被海風和引擎聲蓋過，但能從她們飛揚的髮絲中看到兩人臉上的笑容。我突然覺得現在的她們才是有孩子該有的無憂無慮的樣子。

雖然我之前提到類似的話時，夜熙不屑地反問學生有無憂無慮的嗎。

好吧，其實挺有道理的。

紀陵雙手抱胸，一路都在閉眼養神，在某次劇烈的海浪後，她被晃得睜開眼，無奈地拉了拉橘色救生衣，「我還是不喜歡這麼顛簸的交通方式。」她說。

「但她們看起來很開心。」我指著前座的兩人。

「她很喜歡海。」紀陵微微抬起下巴，她說的是夜熙，「虎鯨嘛，可能看到故鄉很開心吧。」

「是這樣的嗎？」我覺得好笑，感覺哪裡怪怪的卻又很合理。

紀陵像看傻子一樣看著我，「當然不是啊。」她說。

好，好的。

夜熙幾乎半個身體已經探出船，她拿著手機對著海面，不知道是在拍照還是錄影，我的角度看不到，「妳小心手機掉下去！」紀陵大喊著提醒，夜熙聽到後回頭看了我們一眼，大聲地回應：「可是海好好看！跟天空一樣都是藍色的！很漂亮！」

她說完，又繼續拍天空和大海，梓姍則低下頭，手上拿著一隻編織娃娃，那是一隻白色的兔子，穿著深藍色的制服，我問過梓姍，她說兔子是她姊姊鉤的，還說聖誕節時姊姊鉤了圍巾，用的是桃紅色的毛線，被梓姍戲稱是死亡桃紅。

梓姍捏著兔子的耳朵，舉起來放到船的圍欄上，讓夜熙拍照，「是兔兔的旅遊日記唷。」梓姍一邊說，一邊抓著兔子的手揮了揮，就像兔子在和鏡頭打招呼一樣。

夜熙拍了好幾張照片，接著我和紀陵手機同時收到通知。

【卯咪敲口愛♥】：@ORERERERE, 婴家兔子要變成魚飼料了喵 上午 11:12

【卯咪敲口愛♥】：[兔子坐船.jpg] 上午 11:12

【ORERERERE】：欸~~(T▽T) 上午 11:12

【兔兔最可愛꒰`･˘】：兔兔可愛 上午 11:15

【卯咪敲口愛♥】：貓貓可愛 上午 11:16

【夜夜笙簫歌】：OA O 上午 11:17

【卯咪敲口愛♥】：@梅發梅發幾月開，妳暈船了咪？ 上午 11:19

【梅發梅發幾月開】：@A@ 上午 11:21

【梅發梅發幾月開】：沒有 上午 11:21

【夜夜笙簫歌】：難得出門玩，開心點('▽`)/～ 上午 11:24

【梅發梅發幾月開】：好@W@ 上午 11:25

「妳放輕鬆點，從出門開始妳臉色一直都很難看。」紀陵用手肘推推我，但怎麼可能放輕鬆，我就是很焦慮啊，誰叫夜熙上船前跟我說了句搞不好我會死在異國他鄉，她會不會挾怨報復我不知道，但感覺如果她真想做些什麼，這次出任務好像就是一個好時機。

搞不好待會我就被丟海裡餵鯊魚了。

「有海豚！」梓姍突然大喊，全船的人——包括一些不認識的普通遊客——全部往她們的方向看去，幾個白色的影子在海平面若隱若現，許多遊客站起來想拍照，被前面的船員喝斥，才收起興奮的心，乖乖坐著只把手機高高舉起。

「妳小心點，等等兔子真的掉下去，可就撿不回來了。」夜熙伸手扶了一下玩偶，像是依然不放心一樣，乾脆把玩偶從船邊塞回梓姍懷中，後者看著坐在自己腿上的娃娃，委屈地鼓起臉頰，「這樣兔兔就看不到海豚了。」

「不要裝可愛，也不要裝可憐。」夜熙還在拍照，頭也沒回，完全專注在海上，「這對我沒用，我只會揍妳。」

「嚶嚶嚶，妳好兇喔。」梓姍搖晃夜熙的手臂，後者翻了個白眼，甩開前者的手，繼續拍湛藍的天空和大海。

我不確定過了多久，直到我的臀部已經隱隱發痛，才終於看到岸邊，海水由較深的鈷藍漸漸轉為天藍色，最後出現在視野中的是白色碎浪和米黃色的沙灘，能隱約看到有許多人在沙灘上，有人在做日光浴，有些人在打沙灘排球，離我們一段距離的海面上也有一群在玩水上摩托的人。

「我們先去飯店放行李，晚點再出來逛。」紀陵看著一本小冊子，據說她和夜熙花了一週寫出這份行程表，內容和任務可以說有關係也可以說是毫無關係，她們排的就像正常的旅遊行程一樣，用夜熙的說法是為了成功演成出來玩的遊客，所以需要一些背景，這樣說起謊才比較不會露餡。

我看了一眼行程表，這根本不是會不會露餡的問題，而是我們一玩下去，還有時間進行任務嗎？這就是一份相當完整的自由行啊。

「主要是她們想玩。」像是讀到我內心的想法，紀陵指著兩個學生說：「妳也可以待在沙灘上，不一定要下水，可以在旁邊的商店逛逛之類的。」

我點點頭。我對冬天的海確實興趣不大，對我來說玩水的季節是夏天，冬天的海太冰了，剛才下船後我被夜熙拉著去踏浪，水從涼鞋的縫隙竄過皮膚，細細的泥沙包裹腳趾，我以為腳會被凍在沙子裡。

「這附近有可以洗腳的地方嗎？」夜熙和我兩腳腳踝以下都是沙子，很不舒服，聽到我的問題，紀陵環顧四周，我也跟著掃了一圈附近，廁所那邊好像有水管，但那裡大排長龍，「回飯店再洗吧。」紀陵說，用手機導航飯店的位置。雖然飯店就是我們正前方的大樓，貌似不需要導航也能到。

「他們電梯出來以後有個玻璃門，擦得很乾淨，很容易撞上去。」紀陵去櫃台辦理入住時夜熙提醒我們，「妳就不用擔心，撞死算了。」她對著梓姍說。不意外地，她們兩人一直到進電梯都還在互相捶打。說實話我也不知道她們這算關係好還不好。

不對，夜熙難道不是第一次來嗎？

「妳之前來過？」感到疑惑，我沒忍住問了出來。

夜熙正要走出電梯，走廊鋪滿紅色地毯，她一隻腳已經踩在地毯上，聽見我的問題，她用右手抵著電梯門不讓門關上，回頭看著我，臉上的笑容似乎是僵住了，「來過喔。」她停在門口，說實話這個行為不太好吧？但我也不敢出聲提醒她不要擋路趕快往前走，「幾年前來過一次。」

「來旅遊嗎？」梓姍問，她搭著夜熙的肩膀往前推，兩人小跑著在走廊移動，「還有妳不要擋在門口啦！妳是貓嗎？這麼喜歡擋路。」

「約會。」夜熙一隻手推在梓姍臉頰上，她看起來隨時都會回頭真的給梓姍一拳。
啊？等等、約會？

可能是我的驚訝太明顯，夜熙白了我一眼，和梓姍往房間走，紀陵推了我一把，我們跟在兩個少女後面。

「四個人是最好訂飯店的人數。」夜熙不知什麼時候從紀陵那拿到房卡，正要打開門，被我的叫聲阻止。面前的兩人齊刷刷轉頭看著我，夜熙看起來被我嚇到了，一臉嫌棄，梓姍瞪大雙眼，疑惑地歪了歪頭，紀陵在我背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

「不先敲門嗎？」我被她們兩個看得心裡發毛，但從小聽到大的禁忌根深蒂固，就這樣推門進去我會怕。

她們兩人似乎不明白我在說什麼，還是紀陵先聽懂了，替我解釋道：「飯店進房前要先敲門三下，告訴好兄弟我們要來打擾了。」

「我不信這套。」夜熙沒理會我們，直接將門刷開，推開門的瞬間我害怕地往後退了一步。
抱歉抱歉，我們就打擾一週，小朋友不懂事，還請各位兄弟姐妹不要計較.....

這間四人房有兩張雙人床，夜熙和梓姍一張，我和紀陵一張。夜熙一進門就徑直走向浴室，我聽到蓮蓬頭打開後的水聲，紀陵提醒我在夜熙之後也去洗掉腳上的沙子。我剛才還沉浸在沒敲門的震驚中，一時竟感覺不到腳上的不適。

「哇，床好大！」梓姍看著潔白的床單和棉被，開心地想撲到床上，卻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在床邊緊急煞車。等我洗好腳、拎著溼答答的涼鞋走出來時，梓姍正抱著白色浴巾和換洗衣物等在門口，她說她想趕快洗澡，覺得全身都好髒。

我還疑惑她的衣服哪來的，就看到紀陵和夜熙蹲在地上，正在整理突然出現的幾個行李箱。見我走出浴室，紀陵熱情地招呼我過去，「噢，妳好了？來把妳的行李拿走。」

「太快了吧，難道我們的行李是坐飛機來的嗎？」我記得明明去搭船前行李都還放在紀陵的車上，雖然她說有人會幫我們送到飯店，但我以為還要等個半天或一天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我們沒有這麼多好奇心。」紀陵正從她的箱子拿出許多瓶瓶罐罐，似乎在整理用具，夜熙也在確認她的工具。我看到她拿出幾瓶飲料放進飯店冰箱。

「晚上要去逛夜市，記得帶外套。」紀陵像家長一樣提醒道。
等等，逛夜市，我們還有這種閒情逸致嗎？

可能因為前兩次我都只參與最後動手的那步，我總覺得這次任務特別悠哉。她們三個彷彿是真的來度假……「啊！」夜熙發出一聲慘叫，我看到她心疼地從箱子中拿出一瓶透明的東西，那是……高粱？「我帶錯了。」她哀嚎道：「我這次要帶白酒的……」

「泡下去一樣啦。」紀陵擺擺手，安撫性地道：「反正萬年青喝起來都一樣，他又分不出高粱和白酒。」

「我分得出來啊。」夜熙哭喪著臉，「可惡，伴手禮被我毀了。」

伴手禮？我還以為這瓶酒是她的行李之一。

「待會看街上有沒有店在賣啦，不然去便利商店找看看。」紀陵一邊說，一邊用手機查看地圖，「等梓姍洗好就出發吧。」

半小時後梓姍頂著濕漉漉的長髮走出浴室，我看她從行李箱中拿出梳子和捲髮器，坐在床上吹頭髮，照她的說法是燙頭髮後每次洗完頭都要自己再捲一下，不然頭髮會很快就直回去。

「現在算快的了，以前她還有染頭髮，每次洗頭都要補色，花一堆時間。」夜熙嫌棄地道，她早早就整理好東西，好像迫不及待要出去。

「啊！妳髒髒的，怎麼直接坐床上！」梓姍看到夜熙也坐到柔軟的床鋪上，一邊吹頭髮一邊回頭喊道：「我洗澡了所以沒關係耶，妳又還沒洗，妳好髒。」她鼓起臉頰抱怨著。

夜熙翻了個白眼，往梓姍的方向移了幾下，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妳也髒了。」她說。

我敢保證要不是梓姍還拿著吹風機和捲髮器，她就要用小拳拳打人了。

【緣之篇 · 參】

006 死了，安安靜靜地，突然就消失了。

我曾想過她會怎麼離開，想像過在某個出大太陽的午後，她像往常一樣縮在圖書館的某個角落，腿上放著兩三本圖鑑和百科全書，閱讀太久的疲憊讓她打起盹，黑框眼鏡下的雙眼緩緩閉上，然後就這樣，疾病突然發作，她就這樣安靜地靠著牆壁睡去，陽光從窗戶灑進來，格子狀的光打在她身上。

我也想過她會和大部分的其他人一樣，在某天早晨打針後死亡，也可能某晚睡著就再沒醒來，或者在吃飯時一頭倒在飯碗餐盤上……

但我沒想過會是這樣。

生態池被獒犬圍得嚴嚴實實，目擊的 003 白著臉縮在地上，我推了推他，003 抬頭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嘴脣還在顫抖。

看來暫時無法從他口中問出什麼了，我拍拍他的肩膀當作安慰，走到那群獒犬旁，想從縫隙看清生態池那個情況。我靠近的速度很慢，因此獒犬一開始沒注意到我，006 靠著生態池邊緣的石頭坐著，全身都是水，隨身攜帶的眼鏡不在她臉上，我看到她的臉，皮膚泛白，被水泡的有點腫，但依稀能看到，她臉上掛著微笑。

「喂妳！」獒犬發現我在偷看，一人攬著我的腰把我抱起，往房子的方向走。

006 是笑著的。

我把這件事告訴 013 和 015，我覺得很奇怪，雖然我不知道 006 的具體病症是什麼，但無論如何，溺水的人都不該是這種表情吧。

我在圖書館找到 006 曾給我看過的書，那是一本介紹鬼怪的故事，006 之前告訴我水鬼和縊鬼是最常見會抓交替的鬼。

『溺水的人在一開始會感到恐懼，當水進入肺部以後，會開始無法呼吸，從肺傳來劇烈的撕裂感與強烈的痛苦，最後因為缺氧漸漸失去意識，在恐懼與痛苦中陷入黑暗……』我看著書中的文字，耳邊彷彿響起 006 和我解釋的聲音。

「不管恐怖或痛苦，都和微笑沒關係吧。」我看著 013 和 015，尋到他們認同的點點頭，「會不會是藥物的關係呢？」013 說：「最近打針或吃藥後都會看到幻覺，應該說……像是在做夢一樣，而且是美好的夢境。」

「可打針是早上，午餐前寢室門都是鎖著的，吃藥是睡前，那時也有宵禁……」015 立刻反駁，他抓了抓他的頭髮，不解地皺起眉，隨即又說道：「但妳怎麼這麼關心這個？妳和 006 關係很好嗎？」

「你們不擔心嗎？」我愣愣地看著他們兩個，「我們打針吃藥都是分開的，如果 006 是藥物副作用導致她半夜跑到生態池，主動走進去把自己溺死，那我們呢？我們有沒有可能也會這樣？你們不害怕嗎？」

「擔心有用嗎？」「害怕有用嗎？」他們兩個同時問道。

我緩緩低下頭，看著手上的書，水鬼長長的黑色頭髮和白色的皮膚，隱約還能看到青色的血管。和 006 完全不同，006 是短髮，還戴著眼鏡。

「就算新藥有副作用，也比默默等死好吧？」他倆異口同聲地說：「接受治療是我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因為我和他們不同，我現在都是被抽血檢查，比起藥物副作用，我更擔心我會不會失血過多死掉，還有我的病到底是什麼，我真的有藥可治嗎？

我在害怕，害怕哪天突然死去，曾有人詛咒我會不得好死，以最淒慘的模樣苟活，最痛苦的方法死去，或許我的病不會讓我立刻死亡，而是慢慢地侵蝕我的身體，直到我躺在床上，全身扎滿針管，爛到只剩一口氣，疼痛佔據所有想法，也無法痛快地死去。

015 揉了揉我的頭，「別多想，至少在病死前好好珍惜時光，我們也是，妳也是。」013 也附和著點點頭，「而且有了 006 的例子，應該就會再換新藥了吧。」

「希望到時我的檢查結果也出爐了。」我說。

「肯定沒問題的，妳只是特別怕痛，是我們當中最像正常人的一個。」015 安慰我，「至少比我們兩個還正常好不好。」

「就算擔心、害怕，現在的我們也沒辦法做什麼。」013 把我拿著的書闔上，不讓我繼續盯著水鬼看，「我們只能互相鼓勵了對吧，至少我們會陪著妳。」

「真的嗎？」

「真的。」

騙子。

騙子。

好像是新藥副作用，012 更瘋了，不，她本來就是個瘋子，沒事跟我說她的名字幹嘛。

我的雙手泡在血液裡，白色手帕已經完全染紅，013 躺在地上，他的左眼被 012 攻擊，那支叉子現在還在 012 手中，她尖叫著、掙扎著，好像在和我說話，但每字每句傳進我耳中都變成亂碼，我什麼也聽不懂。

「你們說謊了呢。」我看著 013 和 015，除了 013 的眼睛，015 的脖子也在噴血，他們一手壓住 015 頸上的口子，一手捂著 013 的左眼。

獒犬和守宮匆忙趕來，將他們抬到手術室，我看著被血液染成深色的衣服，靜靜坐在原地。

他們會和 006 一樣嗎？不是因為疾病，而是因為意外死去。不對，006 的事不是意外，雖然我沒有先知一樣的直覺，但 006 的事怎麼看都不對勁。

反正我不相信有人能在窒息的痛苦中笑出來，窒息那麼痛苦。

012 又被關回單人房，她這次才出來一週吧，藍眼睛問過我要不要去探望她，我原本是想拒絕的。我本來就很煩 012，加上單人房那邊不只關著 012，還有兩個釘子戶，012 這種瘋癲狀態在單人房只要待一個月就能被放出來，釘子戶到底能多瘋我一點也不知道。

不過重傷的 013 和 015 會被送到單人房那邊重點看護，如果我最近想見他們，就不能不去那邊。

單人房和我們平時住的寢室、餐廳是不同的兩間房子，孤兒院由三間房子和一個大庭院組成——006 說這是類似三合院的建築——一棟是我們這些病人的活動空間，一棟是給特殊病人的單人房，我們要去探訪的話需要有人帶著進去，只有有代號的人擁有門禁卡，可以自由出入任何空間。

第三棟房子從大門就需要門禁卡，我也不知道那裡面有什麼。這棟房子面對大門，那是一層樓高的鐵柵門，夫人就是從那裡把新的孩子帶進來的。

外面來的孩子很清楚柵門外有什麼，所以從不會想著要出去，至於我、雖然我根本不記得外面有什麼，但看其他人都沒想過要出去，我也不再思考這些事。

單人房——雖然我們原本的寢室也是單人房，我也疑惑過為什麼單人房不叫禁閉室之類的，可能是因為單人房的每個房間空間更小，房間之間距離更遠。006 說單人房和精神病院還有監獄的禁閉室、小黑屋很像。或許是單人房聽起來比較溫和吧？

藍眼睛帶著我，用門禁卡解鎖玻璃門，我們走了進去，畢竟我也不是沒來過這，一樓只關著一個人，是其中一個「釘子戶」，兩個釘子戶分別住在一樓和頂樓。經過他的房門口時，我聽到裡面的人說話了。

「是××嗎。」裡面的男人說，他的聲音很好聽，但我討厭他，或者說我害怕他。畢竟誰會想親近一個詛咒自己死的人呢？

藍眼睛攬著我的肩膀往前走，他不希望我在此多做停留，我的想法與他一致，我們加快腳步，往 013 和 015 的房間走，他們的房間在二樓。

013 和 015 的狀況比我想像的還好，當時看到這麼大的出血量，我以為他們必死無疑，但……好險。

我握著他們的手，他們的臉色還很白，藍眼睛說他們還要再待上兩週，因為他們現在虛弱到需要別人照顧生活起居，這樣的糟糕狀況不可能放回我們原本住的房子，也怕他們自己不小心讓傷口感染等等。

藍眼睛和我保證這裡很安全。用他的說法是，雖然自由受到限制，但肯定比更多人的地方安全。

我知道，現在除了 012 沒什麼人會搞出被關到單人房的狀況，而且 012 那種有懲罰功能的單人房在三樓以上，二樓的房間就是一般的寢室，空間甚至比我們原本住的還大。

樓下的釘子戶再瘋也不可能徒手撞開電子鎖的。

我和 013 與 015 說，他們要好好養傷，好好活下來，之後我們還要一起去草地上跑，去圖書館看動物圖鑑，去餐廳吃飯……

離開的路上藍眼睛說 013 的左眼廢了，守宮救不回來，之後要幫他做義眼，但他不想做棕色的。

「我想做藍色的，就跟我的一樣。」藍眼睛指著他自己。

我沒意見，我也不明白顏色能有什麼影響，反正要做的不是我，要裝的也不是我，我就負責聽聽就好。

「不要藍色。」我聽到釘子戶的聲音，那個聲音像鬼魅一般從身後傳來，藍眼睛刷卡的動作都停頓了一下，「妳會後悔的。」

我沒把他的話當回事，只是在心裡默默記上一筆，這傢伙肯定腦子有什麼大病，整天神神叨叨的。

她尖叫，掙扎，反抗，撕咬，不會痛給予她莫大的能量，但指甲和牙齒連在防護服上造成磨損都無法，她依然被抓進單人房，有件事 002 不知道，她這個常客可是清楚得很，為了讓她冷靜讓她聽話，這裡可不只有強光。

「006 死了，下一個輪到誰了？」她害怕地喃喃自語，「妹妹，我想回家，我好想你，我想回家。」

獒犬和壁虎已經離開，只留她一人在房間中，她會被關在這裡至少一天吧？她蜷著身體坐在裝滿冰塊的浴缸中，眼睛直直盯著天花板。

她總覺得有人在看她，總覺得通風管道有東西，可能是老鼠？窸窸窣窣的聲音消耗不多的理智。

她聽見一個低沉的咳嗽聲，忍不住又尖叫起來。

【夢之篇 · 拾貳】

夜晚的漆黑被一盞盞路燈點亮，看著眼前的商店街，我不禁想起高中畢業時去過的觀光夜市。

這條商店街總長約四五百公尺，車道兩側都是商家，紀陵說我們先逛一側的商店，回程時再逛另一邊，「商店街一邊連接老街，一邊連接海邊。」紀陵看著手機說：「不過老街應該是下午去會比較熱鬧，我們可以明天再去。」

「這是觀光夜市嗎？」梓姍問，她穿著紅色和白色相間的裙子，胸口和腰上都有一個大大的蝴蝶結，肩帶和裙邊用蕾絲點綴，是一條相當可愛的裙子，但我總擔心弄髒後不好清洗。

夜熙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買了一盒章魚燒，一邊咬一邊點頭，含糊不清地：「對啊，妳該不會是第一次逛夜市吧。」

「對啊！好新奇！」

「妳知道這邊有賣一堆調酒嗎？」夜熙指著街道兩側的店鋪，確實有許多販賣調酒的攤子。

「要喝酒留在 LikBar 就好了吧。」紀陵笑著說：「萬年青調的不比外面好喝嗎？」

夜熙眨眨眼，「但我覺得小梓會喜歡。」她拉著梓姍往前小跑，開始認真地逛起夜市。

不到十分鐘後，梓姍拿著一杯由紅往黃漸層的調酒，整張臉皺成一團，站在路邊發自內心地哀嚎：「好難喝！這只是沒味道的汽水吧！」

「這種觀光夜市賣的調酒肯定不會有什麼味道啊，不然怎麼敢賣給未成年。」紀陵摸摸梓姍的頭。我想起夜熙說的梓姍會喜歡，看來是故意想整人啊.....

咦？夜熙在哪？

原本走在最前面的夜熙已經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左看右看也沒看到她，夜熙的便服通常是一身的黑，連襪子和布鞋都是黑色，在夜晚很容易就隱沒進黑暗中。完了，紀陵出門前特別提醒我，兩個小朋友難得出門玩，難免有點不受控，我和她要一人負責盯一個，以防走散。

然而我已經不知道夜熙跑哪去了.....

她們剛才一起往前跑去買調酒，後來我的注意都放在那杯顏色鮮豔的調酒上，根本不知道夜熙什麼時候繼續往前走的。

不對啊，這條觀光夜市就只有一條路，如果她往前走，我們應該還看得到.....但她穿那麼黑，好像也有難度.....

「老師，妳在找我嗎？」

「對啊，我在找妳在.....欸？」我沒多加思考就回答了夜熙，說到一半才意識到不對，回頭對上夜熙一臉壞笑，她手上拿著一支糖葫蘆和一支炸熱狗，她到底多能吃？不是剛解決一盒章魚燒而已嗎。

「好好笑，她找不到我欸。」夜熙回頭跟紀陵說：「跟藍眼淚比，她的監視能力真的好糟糕，基本為零。」

「妳不能拿她跟藍眼淚比啊。」紀陵無奈地揉揉眉間，一手搭上我的肩膀，「妳想想，她還是新手，才進來不到半年，藍眼淚和妳認識五年有了吧？妳的想法他多少還是能猜到的。」

「最重要的反而沒猜到。」梓姍咬著糖葫蘆——應該是夜熙順邊幫她買的——說，我能聽到薄脆的糖衣被她咬碎的聲音，她的嘴邊沾上糖水和草莓紅色的汁液，看竟有些像萬聖節的吸血鬼。

梓姍一說完，三人陷入短暫的沉默，似乎聊到了什麼不該說的話題。

「既然都聊到這個了，妳不是養狗了嗎？這次出來怎麼處理？」紀陵問夜熙：「沒有寵物旅館可以送，不會就打算放著一週讓他自生自滅吧？」

「他已經是成熟的寵物了，要就自立自強不就自生自滅。」夜熙擺擺手，隨後露出一個要紀陵放心吧的表情，「我聯繫倉鼠了，如果延期回去，多出一點就沒事了。」

「天啊，那個兇殘的傢伙，妳竟然還跟他有聯絡。」梓姍全身抖了一下，「而且他收很貴欸。」「我有說我是付錢嗎？」夜熙伸手捏了捏梓姍的臉，梓姍拍掉夜熙的手，跑到紀陵後面，嚶嚶地抱怨夜熙好暴力，紀陵趁機又摸了幾把梓姍的頭髮。

感覺不是付錢的更可怕，像我付出的生命……不想了，越想越覺得自己好慘。

「我這幾天會好好玩、認真玩的喔。」夜熙朝我眨眨眼，閃亮的眼中似乎有什麼鬼點子在流轉，「妳可別又跟丟我了啊。」

「我會努力的。」一想到下學期還要帶她們去畢業旅行，只要班上有一半的學生都這麼不受控……頭好痛，李老師跑不過她們，要找人肯定要我去的吧，頭更痛了。

夜熙和梓姍看似有用不完的體力，兩人跑跑跳跳地往前走，不過回程時夜熙肉眼可見累了，腳步有些沉重，不像出發時那麼靈敏，走到剩一半左右的路程時，她開始揉眼睛打哈欠。

「妳撐著點，回去不是還有活動嗎？」紀陵捏捏夜熙的肩膀，試著幫她打起精神。啊？等等，回去還有活動？我疑惑地看著紀陵，她專注於跟夜熙說話，沒注意到我，反而是梓姍開口說道：「待會回去要講鬼故事。」

「啊？！」我沒忍住尖叫出聲。

「這不是出門玩必備的娛樂節目嗎？」夜熙好像被話題勾起興趣，看上去精神好了不少，「妳還記得祥寧市的七大不可思議嗎？」

啊我當然記得，那可是我在聊天室遇到的第一個話題，也是我踏進殺手這條不歸路的罪魁禍首。這樣說起……我第一個聽說的都市傳說是孔妍提到的祥寧山的竹篙鬼，後來那個名字怪異的 *uent* 交友軟體也是她推薦給我的。

嗯……她們姊妹一個是殺手，一個好像和都市傳說有關，殺手聊天室也是都市傳說，所以某方面來說兩個人都和都市傳說有點關係。不過梓姍平常不會主動提孔妍的事，我問她的時候她看起來很不舒服，好像是頭在痛，後來某次我在夜熙面前問起這件事時，夜熙暴怒著叫我閉嘴。

不過後來我們還沒開始聊都市傳說，先被梓姍的事搞得手忙腳亂。她忘記帶平時抱著睡覺的抱枕了。

「我去多要一顆枕頭給妳抱啦。」紀陵提議。

梓姍大喊著反對，「那不一樣！完全不一樣！」

夜熙揉揉額頭，無奈地看著紀陵道：「放棄吧，她就要那個貓掌抱枕，沒有那個貓掌她根本睡不著，會一直爬起來又躺回去，今天我們睡同一間，她這樣搞的話我們就得一起失眠了。」

「郵寄嗎？但東西放在家裡吧，怎麼辦？」紀陵問：「我問看看鴿子？」

「好像沒辦法，鴿子進不了家裡，而且要給鴿子運的貨要送到指定地點不是嗎。」夜熙看著手機，找到一個號碼撥了過去，接著把手機放在床上，打開擴音。

我看到手機螢幕上顯示的人名是 7-Hamster · hamster是倉鼠欸，夜熙說過請去幫忙照顧.....寵物的那個倉鼠，嗯對寵物.....

夜熙的聲音打斷我的思緒，「喂倉鼠，小廢物忘記帶她的貓掌抱枕出門，晚上睡不著，你能送嗎？」夜熙雙手撐著床，身體前傾，對著電話喊，另一頭安靜了快一分鐘才傳來一個低沉的男聲。

『送貨找鴿子，別煩我。』

哇，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低音炮嗎？

「價格好商量，黑白花會付。」夜熙拿起手機捧在面前，「鴿子的行動路線會有記錄，我們想要不留記錄的送貨方式。」

「嚶嚶嚶，我的錢包要死翹翹了。」梓姍雙手抓著棉被，看起來非常委屈。

電話那邊又沉默了一會兒，我聽到翻閱紙張的聲音，『兩千五。』

「靠北，好貴。」夜熙沒忍住，望向梓姍的眼中多了幾分同情。

「奸商耶，太貴了啦。」梓姍瞪大雙眼，她放開棉被，伸手搭在夜熙肩膀上輕輕搖晃，「幫我殺價啦，拜託啦～」

「妳自己跟他講啊。」夜熙指著電話，「開著擴音，直接跟他講不就好了。」

「嚶嚶嚶，人家不敢。」梓姍嘟著嘴退回原位。

夜熙聳聳肩，看來對方不是好殺價的人，她似乎想到了什麼，補充道：「明天晚上前到的話多少錢？」

『兩個靠北。』

好好笑，兩千五是靠北，所以兩個靠北是五千的意思嗎。

夜熙看著梓姍，後者一臉快哭了的樣子，緩緩點了一下頭，「黑白花同意了，再聯絡。」男人沒回答，直接掛了電話。

處理好抱枕的事以後，夜熙開始計畫中的鬼故事環節。

「祥寧山的竹篙鬼和丑時之女還記得吧？」夜熙一邊把手機連上充電線一邊說。我點點頭，在床上找了個舒服的姿勢坐著，紀陵坐在一旁的桌子那擺弄她的瓶瓶罐罐，梓姍從冰箱拿出礦泉水倒進熱水壺中，夜熙剛才說想喝茶，所以現在要燒熱水。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重現這兩個都市傳說。」夜熙從她的行李中拿出一個黑色的袋子，她沒打開袋子，我猜應該是她的工具，就像梓姍的槌子、紀陵的藥瓶一樣。

等等，槌子。

我想起和梓姍的初次見面，她用一把鐵鎚將一個女人的頭砸的血肉模糊腦漿飛濺，而都市傳說中的丑時之女手上也拿著槌子，而且是個女鬼.....

「老師，準備好了嗎？」夜熙衝我眨眨眼，她把三合一的咖啡粉倒進杯子中，加入熱水攪拌了幾下，「晚上要做的準備工作很多呢，這可是很難得的機會，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見證都市傳說的誕生。」

紀陵看著愣住的我，靠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攤手朝著兩個高中生，「隆重介紹一下，這兩位是都市傳說第三名。」

「竹篙鬼和丑時女。」

【緣之篇 · 肆】

新一批小孩進來了。說實話後面進來治療的小孩，比起治療，更像是排隊進來等死，用晚香玉的話解釋就是新藥副作用太強，一開始還掌握不好劑量，因此只有數字較小、身體已經有部分抗藥性的小孩能適應。

我隱約察覺那些藥並不只有治療這麼單純的功能。

能適應藥物的新孩子不多，我們這些孤兒院的「老人」待遇明顯變好，原本午餐前的時間都必須待在自己房間，現在只要打過針或吃完藥就能進入自由活動時間，003 從早上開始就在院子跑，以前他到晚上都還很亢奮，現在體力消耗得夠多，晚餐時間竟然能看到他在打哈欠。

可能是不用一直被關在房間內，也可能是打針、吃藥次數減少的關係，012 情緒逐漸穩定下來，她現在就算看到珍珠夫人也不會有過激反應，以前她看到夫人眼中的憤恨都能噴出火，現在反而是恐懼居多。

我比較喜歡現在的 012，安靜多了，雖然一樣喜歡黏著我，但至少沒那麼煩人。我抓著她去給 013 和 015 道歉，他們兩個沒計較 012 差點讓他們沒命的事。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不去計較的原因，不是因為不在乎自己差點死掉，而是因為和將死之人計較沒有意義。

那是夫人說的。疾病和藥物副作用已經超越理智，這樣治療下去只是徒增痛苦，不如就此停藥，讓病人安詳地走完最後的時間。

道理我都懂，該道歉還是得道歉。我揍了 012 一拳，她沒事，反而是我的手痛到拿不穩筷子，藍眼睛勸了我幾句，我沒認真聽他說了什麼，晚上還因為手腕的疼痛失眠。

因為失眠的關係，我開始胡思亂想，沒錯，夜深人靜時就是很適合胡思亂想異想天開。我開始思考夫人口中的病人是誰，她說這些話是在我抓著 012 紿 103、015 道歉的時候，結合晚香玉說她最近給 012 的藥減少了，讓她副作用不那麼劇烈，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將死之人是 012，但萬一不是呢？

我坐在床上，看著純白的牆壁，汗水浸濕我的後背，病服貼著皮膚。

不是有個人早就停藥了嗎？

早就不再打針吃藥，還在抽血檢查，也不知道查出病因是什麼的人。

是我啊。

恐懼和孤獨從背後抓住我，將我吞噬，寒冷從脊背滲透到全身。我控制不住地抓著被子哭了起來。

我討厭打針，也討厭吃藥，討厭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自己生了什麼病。

討厭明明我覺得自己很正常，卻要被當成病人。討厭生病的自己，討厭生病了卻覺得自己沒病的自己。

討厭白色的牆壁，白色的地板。討厭餐廳的鐵盤，討厭自動敞開的玻璃門，討厭需要門禁卡的房間。

討厭每天下午刺眼的陽光，討厭赤腳踩在草地上的觸感，討厭生態池裡的鯉魚和烏龜。

我啊、我……

我醒來時全身都在痛。

惡夢嗎？

我想坐起來，卻發現身體痛到連手都抬不起來，我聞到潮濕的青草味，臉頰貼在泥土上，我在地上。

四周很黑、很昏暗，月亮並不明亮，我看不清我在哪，但我猜應該是院子，我不太可能跑到孤兒院以外的地方。

前一刻我還坐在床上，下一刻我就躺在院子的草地，我以前沒有夢遊的經歷啊。

但是好痛，好痛，還好冷啊。

我快不能呼吸，有一雙手掐著我的脖子，我努力想辨識那人的長相……

這次沒人會給我裹上好幾層衣服了。

再一次眨眼後，我眼前的黑暗變成新的地點。這個夢好真實，連消毒水的味道都這麼清晰。

是單人房。

我躺在單人房的床上，守宮和晚香玉在我兩側不知道在做什麼，我覺得全身都好痛。

快死了的人是我對吧。

我聽不到他們講話，但我感覺我的嘴脣微張，喉嚨有微弱的震動，我在發出聲音，可能是沒有意義的音節，也可能是一個簡短的詞彙，我在重複一樣的內容。守宮和晚香玉露出疑惑的表情，接著晚香玉離開房間，不知道過了多久，珍珠夫人跟著她一起回來了。

夫人聽到我無意識發出的單詞時非常震驚，臉上的笑容都消失了，她有些慌亂地拿出手機，不知道在打給誰。我好痛也好累，我想睡一覺。晚香玉不知道給我打了什麼藥，我勉強恢復一點精神，守宮把氧氣罩往我臉上套。

模糊的視線中，夫人似乎把手伸到我臉旁，一個有些冰涼的東西貼在我臉上，好像是手機，我的聲帶還在震動，發出的聲音也不知道能不能傳到另一人那。

嗡嗡作響的腦中，好像什麼都攬在一起，分不清什麼是什麼，但耳邊一個聲音破開混沌，眼前的世界清晰起來。

我重複的內容八成是個人名。因為電話另一頭、一個溫柔的男聲不斷重複著說：

『我在。』

我在支離破碎的記憶中拼湊出他的臉。

那通電話後，珍珠夫人很擔心我想起成為 002 前的事。她以為很隱晦的試探，其實我看得出來，畢竟不只有她想確認我想起了什麼，他們每天一人試探一次，我總會感覺到，不只會感覺到，我還會很煩。

既然他們那麼擔心，那我別想起來不就行了，我原本是這麼想的。

但有天我聽到一個有點熟的聲音，好像是那天電話另一頭的那個人，我彌留時喊著的那個名字，他在和珍珠夫人對話，隔著門我聽不清，但最後那句話，他應該是貼著門講的，因此異常清楚。

他說：「我要怎麼道歉？怎麼懺悔？怎麼才能得到妳的原諒……妳連自己是誰都忘了。」

我總覺得這句不是在和珍珠夫人說的。

不知道躺了多久，我最近恢復了一點力氣，可以自己下床行動。第一件事就是走到鏡子前，我的臉色慘白，臉頰凹陷，眼睛裡充滿血絲，額頭包著雪白的繃帶，頸椎用輔具固定住，現在無法轉頭，抬頭和低頭也沒辦法，只能直直看著前方，幾天前我的左手吊在胸口，現在石膏已經拆了，不過還無法拿起東西。

守宮說我能活下來是個奇蹟，他們早上發現我在院子裡，不知道已經在那躺了多久，也不知道我是從幾樓掉下來的。對，掉下來。

原本夫人打算讓藍眼睛安撫我的情緒，但藍眼睛好像不太樂意，從我進到單人房至今都沒來看過我一次。

010 曾帶著 011 做的「特效藥」來找我，我被鹹味和苦味刺激得流出眼淚，好險只有舌尖碰到液體，我肯定是摔到腦子了，怎麼會相信他們兩個的味覺呢？那杯黑色的東西看起來明明很危險啊。

但 010 看著我的眼睛閃閃發光，我也不好直接退貨，只好把東西先放在桌上。

「妳也是被自殺的對吧？」010 坐在床邊，雙手搭在床鋪，趴著和我說話，她的聲音很輕，字句幾乎黏在一起，像是不想被人聽清，「妳從幾樓翻出來的？還有印象嗎？」

見我沒反應，010 伸手摸了摸我的額頭。

「我不知道。」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在那邊。」

她似乎不意外我的回答，010 緩緩開口，像在斟酌用詞，小心翼翼地道：「會不會是被誘導了？就跟 006 一樣。」

「我以為 006 是夢遊自己搞死自己的。」我當然不這麼以為，只是在套 010 的話，她看起來知道 006 死亡的內幕。

010 摆搖頭，「妳不覺得她的笑容很詭異嗎？」她抓緊被子站了起來，我感覺她眼中有擔憂也有恐懼，「我覺得是被催眠了，妳也是，妳不是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怎麼就跳樓了的嗎？肯定有人給妳暗示……」

我聽著她不停地分析，忍不住出聲阻止：「都是因為生病的關係！」

「因為生病，因為生病的關係，所以才會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我說得很大聲，伸手按上 010 抓著被子的手，用力握緊，阻止她再開口說些什麼，「我們只是生病了喔，只是生病了而已！」

010 愣愣地看著我，她大抵是明白了，附和地點點頭，「嗯，早日康復。」

這裡每天都有人受傷死去，我們該放在心上的只有生或死，你總得先活下來，才有資格討論對或錯、是與非，才有資格探討事實，才有資格思考自由與未來。

在生命前，真相並不那麼重要。

我的傷好的差不多了，但這陣子總覺得頭很痛，總懷疑額頭上的傷口又裂開來，不受控制地拆掉繃帶確認，用手指去觸碰那些痂，然後用指甲慢慢剝開一個小口，再整片撕掉。

珍珠夫人認定我的自殺並不單純，為了防止我和其他孩子一樣死亡，選擇將我繼續留在單人房中。因為這次不是打架鬧事進的單人房，外加夫人的默許，我比其他單人房住戶多一項特權，我可以自由在這棟房子裡活動。

我知道一樓和地下一樓分別有兩個釘子戶，一樓的釘子戶詛咒過我，我不喜歡他，但地下室的釘子戶我在他被關以後就再也沒看過他了，我很好奇他現在的狀況。反正他們的房門都被鎖著，我就去看一眼，看一眼就走，應該沒關係吧……不然我真的很無聊。

沿著樓梯往下，地下室的樓梯間大門是一扇鎖住的鐵柵門，可以直接看到地下室的走廊，但無法進入，其他樓層的走廊都是開放的，只有地下一樓連走廊都進不去。

看來地下室的釘子戶有整層樓的活動空間。

我站在柵門處觀察裡面的狀況，地下室只有一盞檯燈，深處有一團黑色的人影，應該是個少年，他蜷縮著靠牆躺著。

本來只想偷看裡面的狀況，沒想到這些鐵桿竟然這麼不牢固，我只是輕輕貼上去，柵門就發出清脆的碰撞聲，可惜裡面的人不是聾子，他被門口的聲音驚動，像守護領地的野獸一樣轉過身，我就猶豫了幾秒要不要立刻逃跑，他已經四肢並用地衝到我面前，手臂從柵門縫隙伸出，抓住我來不及收回的左手。

我痛得大叫，他用力扯了一下我的手，我便痛得發不出聲音。

他的指甲陷入我的肉中，在剛才的拉扯間弄出血，我的左手禁不起這番折騰，我想掰開他的手，但力氣比不過他，我抬頭去看他，他眼神瘋狂，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他就像……就像餓了一週的老虎看到兔子一樣。

「是妳。」他喃喃地道，我終於看清他的臉，他的眼睛凹陷，神情憔悴，我記得他只比我大上三四歲，但近看後發現他長得特別蒼老，「原來是妳。」他重複著一樣的話，咧開嘴笑起來，瞪大的眼睛配上大大的笑容，看起來說不出得詭譎。

「找到妳啦。」他愉悅地宣布。

【夢之篇・拾參】

「啊，會出現那些謠言我們也是沒想到啦。」我感覺夜熙想盡量用隨興的語氣回應都市傳說的事，但表情和動作上都透露著得意與驕傲，「那時我們在練習，結果意外被人拍到，誰知道就變成都市傳說之一了。」

「白夜湖也是。」梓姍看著手機，我用餘光瞥見她在看著七大都市傳說的網頁，黑底紅字實在是太好認，提起白夜湖時梓姍和紀陵都下意識看了夜熙一眼，後者無視兩人的眼神，梓姍便繼續說道：「很多都市傳說都和我們有關係啦，人們習慣用怪力亂神來解釋自己不敢相信的事。」

「如果是『自殺』聖地白夜湖，那它其實是第一個誕生的都市傳說，早在……我算一下，五年吧？五年前就有見過一次此生無憾的說法了。」夜熙看著紀陵說。

「一三四名都和我們有直接關係。」紀陵沒有裡會夜熙，她湊過去和梓姍一起看網頁，「第一名殺人網站、第三名祥寧山的竹篙鬼和丑時女、第四名白夜湖的藍燈籠。」

「雙子鬼屋呢？」我想到那對被生死分隔的雙胞胎姊妹。

紀陵沒有立刻回答，而是和夜熙互看一眼，梓姍還專注在手機上，沒有抬頭，她聽到我詢問第二名的事，滑著手機似乎在找相關的文章，「曲家古厝嗎……我之前去過，真的有女鬼喔，還衝出來追我呢。」

「那個女鬼有這~麼高喔！」梓姍高舉著手比畫著，轉頭看著紀陵，「比紀陵還高。」紀陵大約 165，比夜熙和梓姍高了半顆頭。

「啊……那個應該和我們沒關係。」夜熙按住梓姍的肩膀，阻止她繼續說她之前夜遊的經驗，「別說那麼多細節，老師很膽小的。」她壞笑道。

我很想反駁她我才不膽小，但……無法反駁。

「但她碰得到我，鬼魂應該是碰不到我得吧？所以那是活人啊，一個活生生的、皮膚潰爛的人。」梓姍看著夜熙，大聲地反駁，「肯定是……」

「不是喔。」夜熙用更大的音量打斷她。

我們四人陷入短暫的、尷尬的沉默。

在沒人說話的時間中我快速回憶了一下七個都市傳說，五到七名都是學校內的事，雖然當初夜熙在聊天室沒說明是哪間學校，但各方資訊都顯示，那所學校就是我現在在實習、夜熙和孔妍就讀的這所高中。

在從李老師那得知第七名的真相時，我真的覺得荒唐又好笑。白色鬼影和飄浮的人臉都是晚上在校內運動的修女，之所以夏冬出現的鬼影型態有差，是因為修女在夏天時會穿白色修女服，冬天則是黑色，遠看只剩一張臉……

至於宿舍窗外的求救聲和不正常運作的電梯我就不知道了。電梯應該真的是年久失修……吧。

「看過一次就此生無憾的藍……」紀陵看著兩個高中生，「算了，妳們不聊的話先去洗澡啊，明天還有很多要玩的景點呢。」

「夜熙剛喝咖啡，不會睡不著嗎？」我指著已經空了的杯子問。

夜熙搖搖頭，「咖啡因對我沒效果的，頂多心理作用。」

「熬夜可是慢性自殺，不可以的。」梓姍用兩根食指在胸口打了個叉。

現在小孩都這麼早睡的嗎？

事實是現在的小孩相當晚睡，我在凌晨三點迷迷糊糊地醒來，看到梓姍還坐在床上滑手機，藍白色的手機光照在她的臉上，我看到她笑得很開心，不知道是在和誰聊天。

「啊，老師。」她看到我醒來，和我揮了揮手，我卻被嚇得從床上摔下來，動靜太大，紀陵和夜熙紛紛被我吵醒。

梓姍從不會喊我老師。

「靠，妳見鬼了是不是？三更半夜吵什麼？」夜熙看了我們一眼，不滿地抱怨，將頭完全埋進被窩中。

紀陵看了我們許久，最後也翻了個身，回到床鋪的懷抱中，「妳在和誰聊天？」我感覺紀陵只是隨口問問，她看起來更想回去睡覺。

梓姍啊了一聲，夜熙代替她回答了，「小廢物在談網戀，每天晚上都要抱著電話講好久，那個誰……兔兔最可愛。」

噢，我有點印象，聊天室的其中一個玩家。

「他不用上班嗎？能這樣跟她聊？」

「前陣子主任失蹤的事鬧超大，她對象瘋狂加班，根本沒怎麼睡。」夜熙補充完後又拉了拉被子，原本是想睡回去，又不放心地坐起來找手機，「我聯絡一下倉鼠好了，不太放心。」

「倉鼠辦事妳擔心什麼？擔心錢不夠付？」紀陵笑了出來。

夜熙站起來走出房間，經過我時我聽到她手機傳來撥打電話的嘟嘟聲，還有她低聲說著她又不是付錢之類的話。

梓姍的貓掌抱枕在第二天傍晚抵達飯店，夜熙帶著抱枕回到房間時臉色蒼白，走路有些搖晃，看起來不太舒服。

由於倉鼠拒絕和非委託人——也就是紀陵與我——碰面，梓姍則是發自內心地不願與倉鼠碰面，去交錢領貨的只有夜熙一人。說實話按照之前發生過的事和我隱隱不安的內心，我本來以為夜熙會一去不回，不是詛咒她死，而是人直接失蹤個幾小時那種，畢竟白天她也沒少跑不見讓我找。好險她按照說好的時間回來了，但整個人狀態明顯不對。

她現在和生理期貧血不舒服的學生很像，要死不活的樣子。回到房間後一句話都不想多說，把枕頭甩在梓姍膝蓋旁——我懷疑如果她有足夠力氣，她原本是想甩梓姍臉上，因為梓姍下意識伸手擋住自己的臉——後往床上一趴，便沉沉睡去，連鞋子都沒脫。

梓姍抱著貓掌，把兔子娃娃放到貓掌上，自己和自己玩了起來。

好消息是今晚我沒再被梓姍吵醒了，半夜起來上洗手間也沒看到再沒看到她講電話。

第二晚我終於知道竹篙鬼的由來了。夜熙改良後的陷阱不會將人彈飛，而是直接困在網子中吊在樹上。

「以前直接彈飛，但這樣屍體不好找，被要求改設計。」夜熙解釋著，「現在改成這樣有夠不方便，還要過來補刀，不過如果要活捉人是挺方便的啦……」

「妳要更正一點，不是不好找，是從來沒找到過。」紀陵像在撸貓一樣摸著梓染的頭髮，「祥寧山如果哪天變成鬼山肯定是托妳的關係。」

「都有竹篙鬼和女鬼了，還不算鬼山嗎？」夜熙笑著回應，「而且妳還信這一套啊？我還以為妳也不信這些鬼神論的。」

「我是覺得話不要說太死啦。」紀陵的手被梓姍拍開，但沒過幾秒她又把手放了回去。

「那個……」我小聲地開口，「妳們要聊天前，能不能先把我放下來？」

被網子網住以後吊在樹上的體驗很糟糕啊！

玩到第四天，我心裡開始不踏實了。

所以那個任務呢？

資料上照片中的那個男人，我到現在都沒見過他，我以為他也是這間飯店的住客之一，但感覺紀陵他們並沒有要找人的意思，難道她們打算把整間飯店都炸了？

本來一週的時間應該包括接觸目標、和目標打好關係、降低目標戒心、計畫方案、實行方案等等，但目前除了確認夜熙的陷阱在沙灘附近的樹林能起效果外，好像就沒做其他準備了，紀陵那些瓶瓶罐罐也只有第一晚拿出來放好，後面就都沒動過。

「歡樂的時光總過得特別快呢。」紀陵看著行程表，此時已是第四天下午，雖然太陽高照，但因為是冬天，溫度並不高，我和紀陵並肩坐在沙灘的躺椅上，腳邊是夜熙和梓姍剛才堆的沙堡，她們兩個現在正在體驗水上設施，只能看到小小的黑色人影。

「假期過了一半呢。」她喝了一口飲料，不知道是什麼果汁，我忘了，「第一天都在坐車坐船，不能算有玩到，所以實際假期只有六天，現在是第四天，所以已經一半了呢，明天的時候，就只剩三分之一的假日了。」

「突然說這個，是要開始行動了嗎？」我問。

紀陵點點頭，「在任務前買點小蛋糕吧，我記得這附近有麵包店。」

啊？

我和紀陵互看了許久。

「妳要我現在去？」

「對啊。」

妳知道那個「附近」是一公里外嗎？

但我還是認命了，畢竟我是可憐的免費勞工。紀陵知道我買了什麼後說她要先選蛋糕，她要我留在沙灘上看著兩個少女不要亂跑，自己先把蛋糕送回飯店冰箱，順便先偷吃一塊。

【緣之篇 · 伍】

我被地下室的人嚇得坐在地上，他現在兩隻手都抓著我的左手了，在我的慘叫聲中，他的指甲劃出四條長長的血痕，我痛得發抖，努力想把手收回來。

「妳是藥。」他說，我從疼痛中分出一點力氣去分辨他的話。不知道是否因長期處於地下室的昏暗環境，他的精神狀態明顯不對勁，我注意到他裸露的皮膚上大大小小的划痕，背後的地上有玻璃碎片——地下室並非沒有燈，而是所有燈都被他砸了，在他朝我衝過來前，他正在用玻璃碎片割手。

我錯了，一樓的釘子戶還算正常人，地下室的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他抓著我發抖的左手貼到他的臉旁，親暱地磨蹭我的手臂，親吻、舔拭他劃出來的傷口。像個虔誠的信徒。我腦中不知為何閃過這個念頭。

「002！」晚香玉的尖叫從背後響起，她站在樓梯上，驚恐地看著我們，卻不敢往下一步，我不知道她在畏懼什麼，雖然我手被地下室的釘子戶抓住，但他終究是被關在門後的人，直接過來給他一針麻藥呢？如果他堅持抓著我的話，給他一針的難度不大吧……

晚香玉最終還是沒有下來，幾個全副武裝的獒犬下樓把我和釘子戶分開，防毒面具和防護衣等配備都相當齊全，就和我之前與人打架時的配套一致。我不明白，如果上次是怕被打架的我們波及，這次他們又在顧慮什麼？

釘子戶不願意放開我，獒犬過來給他打藥，和之前 012 抱著我不放時的處理方法一樣，但鎮靜劑對釘子戶沒用，他還是死死抓著我不放。像護食的動物。

「放開我好不好……我好痛。」我終於在與他接觸後說出第一句完整的話，他看著我沉默，就在我以為他根本沒在聽我說話時，他緩緩開口問：「妳還會來嗎？」

「會，我一定會再來，會再來看你的。」我什麼都答應，快放開我，反正口頭答應又不掉肉。

聽到我的承諾，他才鬆開我的手，我的左手除了四條被指甲劃的血痕，還有一個紫紅的掌印，他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氣，我懷疑再給他一點時間，他能直接把我的手擰斷。

獒犬把我的左手包起來後才帶我上樓，守宮也來了，他把我帶回房間後檢查我的傷，傷口不嚴重，已經停止流血，消毒後就用新的紗布包了回去。

「這裡是毒氣室嗎？」等待包紗的時間很無趣，我隨口問道，守宮疑惑地抬起頭，「不是，怎麼會這麼想？」他反問。

「我看你們都戴著防毒面具。」我伸手戳了戳透明的護目鏡，006 說醫院之類的地方醫生和護士會戴口罩，防止被病患傳染疾病，但口罩可不長這個樣子。這麼說……006 知道的事情可真多啊，不愧是整天泡在圖書館內的活百科。

守宮沒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反而提出一個新的疑問：「妳覺得我們在防什麼呢？」

他沒繼續說，我也不敢表達我的想法，裝傻是一門藝術，我們心知肚明。

空氣凝滯了片刻，守宮轉而提起剛才攻擊我的釘子戶，「他和妳印象中的差很多嗎？」

「根本不是同一個人。」我想起和他的初次見面，他瘦得好像是隨便一碰都能被折斷，但至少比現在還像個人，我們的同期中——我們會說同一批進來的孤兒是同期——剛好死了一半，他如果也死了，就有三分之二的死亡率，「他以前個性不長這樣，004 死掉時他還被血腥味刺激到在走廊吐，現在攻擊性好強，而且好像有點嗜血。」字面意思上的嗜血。

「妳的同期中最不受控的就是他，下一批則是 012，再後來的就都挺正常。」守宮點頭表示同意，

「確定是都挺正常？不是都死光了？」我忍不住笑出聲。

「啊……我不知道。」守宮心虛的時候聲音會變得比較細，「後面的確實……就……嗯，對，死了一片。」

「有幾個不就是被他咬死的嗎。」我記不住那是幾號了，但很確定有人被他弄死過，012 這種會傷人的都沒定居了，在釘子戶身上出過的意外肯定不只攻擊性強這麼輕微，可能是攻擊性極強。

「確實。」守宮把帶血的棉花和繩帶丟進廢棄物專用袋，綁了個蝴蝶結，在外面又套了一個袋子，「妳以後小心點，不要受傷。」他提醒道：「樓下的話……盡量別去吧，不然就只能把妳的門鎖上了。」

「如果只是遠遠地看著他呢？」

「應該……他看到妳應該就會抓狂。」守宮思考了一下後回答，「他的領地意識很強，而且還很愛囤貨……」

「可惜長得不可愛，不然就跟某種動物一樣。」我仔細回憶圖鑑上的名字，卻想不起那是什麼，但住在地下室的話，更像排水溝裡的老鼠吧，「好吧，我會盡量遠離地下室的釘子戶的。」

一樓的我可沒保證。

所以我現在站在一樓釘子戶的房間門口，從第一次經過時我就很好奇，他的房間和我們其他人的不一樣，今天我終於找到那個不對勁的地方了。

因為要控制我們、不讓我們偷跑出房間，我們從房間內要出去必須刷門禁卡門才會打開，但從走廊進到房間只需要按下房門旁的開門按鈕，這點就連單人房都一樣。唯獨單人房一樓的這間房間不同，它的門旁沒有按紐可以按。

所以……門是從內部上鎖的？

它不是為了防止裡面的人跑出來，而是為了防止外面的人進去？

門上光滑一片，沒有門把，應該是向房間內推開的，我伸手想去推門，裡面的人出聲阻止我，「我建議妳別碰門。」他說：「妳會痛死。」

他都這麼說了，我只好收回手，並不是我相信他，而是萬一他沒騙我，我可不敢承擔痛死的後果。我才剛跟守宮保證不會去地下室，再出什麼意外我怕他真的把房間門鎖上，這樣我會真的無聊死。

「我以為妳很討厭我。」裡面的人說。

我點點頭，過幾秒才想到他看不到我，「沒人會喜歡詛咒自己的人吧，但我好無聊，我想找人聊天。」

「地下室的住戶會很歡迎妳的。」

「太熱情了，我會怕。」我的繩帶都還沒拆呢。

裡面的人沉默了一會兒，我聽到逐漸靠近的脚步聲，接著，鐵門被打開——和我想的一樣，門是從內上鎖的。站在我面前的青年應該是所有數字中最年長的一個，至少是最高的，我必須抬頭才能看到他的臉，但我現在沒辦法抬頭，所以只能看到他的胸腹部。

他貼心地彎下腰，我有些驚訝，他的眼睛是灰白色的，連黑色的瞳孔都看不太清楚，像被霧氣籠罩一樣。

「說起來，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呢。」他的笑容很溫柔，他喊了我的名字，我更驚訝了，因為那個破碎的詞彙和 012 說出的一模一樣，「不過現在妳是 002 了。」他有些惋惜地收起笑容。

「妳想去地下室嗎？」

我總覺得這不是好主意，但他說就在樓梯上看一眼沒問題的，並且有他跟著。真正說服我的是他的門，他的門沒有上鎖，代表他隨時都能離開房間去到任何地方。

「那你怎麼回房間？」

「這是秘密。」好吧，我也沒想過他會告訴我，反正他有辦法就行。

在我被他推下樓梯，滾了幾圈撞在鐵柵門上停下來時，伴著劇烈的疼痛，我已經開始思考活著爬上去後要怎麼跟守宮解釋了，前提是活著上去，這一摔讓我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而且我已經聽到背後的聲音，那個人也到門邊了。

好的這群瘋子，這群神經病，就沒一個能信的，我肯定是腦子不正常了才會相信他說的有他在沒問題……

「妳來啦。」地下室釘子戶的聲音聽起來還算愉快，我想爬起來，他伸手扶了我一把，我坐在地上看他，和上次見面相比，他看起來正常了不少，除了精神更好以外，上次他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這次竟然掛著微笑。

「我很擔心妳不來。」他說，看上去我有遵守承諾讓他很開心，雖然很抱歉，但我本來的確打算食言的。

然後我發現他的目光，他盯著我剛才滾下來時擦出的傷口看，因為他伸手摸了我的臉頰，我痛得往後縮了一下，才看到他手指上沾了我的血。

我的腳也很痛，我低頭去看我的腳踝，好像腫了一塊，這裡的燈太暗，我看不太清楚，但刺痛不停地傳來，一時半會站不起來。我想想啊，守宮和晚香玉平常沒事不會來這邊，我是吃完午餐就跑去一樓的，所以距離晚餐還有五小時吧，五小時應該夠我麻木一點、可以走回二樓。

但在那之前，我還得面對這個瘋子。

我看著他，說實話就算一樓那位沒誘惑我，我也會自己找時間跑下來，等我傷好了、確認我有逃跑能力的時候才會來，畢竟在 006 離奇死亡還有看到 012 越來越強的攻擊性後，我想更多了解這個同樣個性面目全非的人。我們以前說不上熟，但他不是這種會抓著別人吸血的人。

他伸手捧住我的臉，靠過來想去觸碰我臉上的傷口，我伸手阻止他，「他們是怎麼把你變成這樣的？」我問，我必須知道原因，不然我可能哪天也會不明不白地死去，這次算我運氣好，但下次呢？萬一我運氣已經用完了呢？

我的聲音在顫抖，我放輕音量，努力說完我的話：「007，你是怎麼變成這樣的？」

我全身都在冒冷汗，幾乎要無法呼吸，一塊冰涼的濕毛巾覆蓋到我的額頭上，讓我感覺稍稍好了一些。

「回憶到哪了？我們認識了？」低沉的男聲問道，不得不說，雖然這個人和我只是利益關係，但他的聲音依然能起到讓我放鬆的效果。這該死的低音炮真的完全戳在我的好球帶上。

我吃力地點點頭，他恍然大悟一般。「那確實不是什麼好回憶，我還記得妳滾下樓梯的樣子，很醜。」

「總有一天會讓你也滾一次。」我喝了一口溫水，躺回床上，「繼續吧，我要想起來的事情還很多呢。」

【夢之篇 · 拾肆】

紀陵把兩個小朋友丟給我，自己回飯店了，只告訴我等她們玩夠了再帶她們回飯店洗澡換衣服。沒多久她們就全身濕透地走過來，我把毛巾遞給她們，這種溫度玩水，她們是真的不怕感冒。

夜熙用毛巾把自己裹得嚴實，濕漉漉的長髮散在毛巾上，她突然看到什麼，震驚地往後退了一大步，幾乎是用跳的，在我好奇地想轉頭去看時她按住我，叫我不要去看一個白頭髮的人。

她不說我還不知道，一說……我不想知道也難。那是一個白頭髮的青年，看起來和我差不多大，那頭白髮過於搶眼，想裝沒看到都難，就算夜熙有提醒我，我還是忍不住多看了兩眼，沒想到那青年也注意到我們，笑著朝我們招手。

夜熙肉眼可見地顫抖了，僵硬著脖頸望向青年，抬高手揮了揮，只是打個招呼，她右腳甚至絆了左腳一下，差點沒站穩。梓姍咬著吸管喝她的汽水，沒什麼特別反應，我疑惑地望著他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

「嗨，好久不見。」青年走了過來，他和夜熙似乎認識，他真的是一個很難不去注意的人，白髮本來就很搶眼，近看後發現他的眼睛是不同的顏色，左藍右黃，這兩個顏色本就少見，更何況是異色瞳，我想到在網路上很常見的異色瞳白貓，對，就是那種網紅貓，先不管這對動物本身到底是好是壞，牠們是真的美到有點不真實。

「要去咖啡廳聊聊？」他發出一條邀約，指著不遠處一家海景咖啡廳。

夜熙從見到他的瞬間就不對勁，整個人相當緊繃，在青年閒話家常般問了句「現在幾歲啦」的時候，夜熙抓住梓姍的手臂，眼睛瞪著前方，像在恐懼。

梓姍看起來不認識青年，但感受到夜熙的不對勁後她往前擋了擋，微笑著看向青年，看起來像隨時可以衝上去撕咬獵物的猛獸，直到夜熙微微低下頭，鬆開緊抓著梓姍的手。

她們小聲交流了什麼，然後同意青年發出的咖啡廳邀約。

於是我們現在坐在咖啡廳內面面相覷，空氣中瀰漫尷尬的氣息……正確地說，是夜熙散發著尷尬的氣息，她拿起飲料杯，應該是想喝一口奶茶掩飾內心的波瀾，卻不知為何猶豫了，飲料拿起又放下。

「我以為妳戒奶茶了。」青年道，將目光移到我身上，「初次見面，我叫鍾瑜票，鍾情的鍾，罌粟的票，是……夜熙的青梅竹馬。」

「你好，我是孟庭芳，算、算她們的高中老師吧。」我想避開他的眼神，那張臉、那雙眼睛確實很好看沒錯，但我總覺得多看一眼，夜熙會把我的眼睛挖了。

此時，手機瘋狂震動起來，我在桌下偷偷滑開手機，發現聊天室湧入許多條訊息。

【卯咪敲口愛❤】：問：在路上遇到多年未見的前任怎麼辦？在線等，急 下午 4:36

【ORERERERE】：？？？ 下午 4:36

【卯咪敲口愛♥】：OuO 下午 4:36

【ORERERERE】：喔（冷漠）下午 4:36

【卯咪敲口愛♥】：別裝傻 www 下午 4:37

【ORERERERE】：(◐‿◑) 下午 4:37

【夜夜笙簫歌】：？ 恩～ 我選擇假裝沒看見（目不斜視經過）下午 4:38

【夜夜笙簫歌】：你們記得準時回來啊('▽')/～ 下午 4:38

前.....任？

我抬頭看向青年，又看了眼手機，誰來跟我解釋一下？

「孟小姐.....也是我們的人吧？」鍾瑜粟歪了歪頭，「我就直說啦，我是來殺那隻小怪物的。」

蛤？小怪物？我不知道他在說誰，望向夜熙和梓姍希望能找到答案。

「來殺她啊？」夜熙托著下巴，看向梓姍後，嗤地笑出來，「還要你找到殺死她的方法啊，

夫人試過那麼多次還是搞不死她，她就小強，你加油。」

「喂，怎麼可以這樣說我，好過分。」梓姍捶著夜熙的手臂，被她一臉不耐地推開。「噁心死了。」夜熙道。

鍾瑜粟望著她們的互動，微微低下頭，喃喃地道：「我本來想說……雖然我是來殺她的，但只要妳開口，我可以當沒遇過妳們。」

「都遇見了還想裝沒遇過嗎？」夜熙笑了，我能感受到從她身上溢出的不滿氣息，「反正又不是要殺我，我要開什麼口？」

「喂。」梓姍還想說些什麼，被夜熙一巴掌拍在頭上，乖乖閉嘴。

「我確實不是來殺妳的，但也別這麼恃寵而驕啊。」

「恃寵而驕是這樣用的嗎？」

「那……改成有恃無恐？」

「好多了。」

這算……打情罵俏嗎？

等一下，他剛才說他要殺梓姍？所以現在這種歡快的氣氛是怎麼辦到的？

「那你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意義是什麼？」夜熙的語氣冷了下去，「殺人預告？除了打草驚蛇還能有什麼效果呢？」

「如果就是為了打草驚蛇呢？」鍾瑜粟瞇眼笑著。

「那就試試看吧。」夜熙站了起來，抓住梓姍的手就要往外走，「想幹掉戒備的蛇？先小心自己不要被毒死吧。」

下午的突發狀況勾起我的好奇心，讓我不斷猜測夜熙的過去，紀陵看出我的不在狀態，拉著我穿梭在夜市中到處喝飲料，我感覺胃快被撐爆了，走路都覺得能聽到水聲，也沒心情思考下午的事。終於在夜熙和梓姍像搶劫一樣從射擊攤位帶走五六隻玩偶時，紀陵停止對我的胃的虐待。準備回飯店。

兩個小女孩看到冰箱中的蛋糕時眼睛都亮了，我選了四種不一樣的甜品，綿密的起司蛋糕、苦甜的巧克力蛋糕，草莓夾心蛋糕和檸檬塔則是兩種不同的酸甜。夜熙和梓姍看上同一塊蛋糕，兩人決定猜拳定勝負，幾輪比劃後，夜熙歡呼著帶走巧克力蛋糕。梓姍挑了草莓蛋糕，紀陵拿走起司蛋糕，檸檬塔到了我手上。

「好啦，看妳可憐，分妳一點。」夜熙用叉子把巧克力蛋糕分成四份，將三塊較小的分給我們，梓姍和紀陵都率先解決了巧克力蛋糕，看來巧克力真的是很受歡迎的口味啊，我的胃實在太撐，沒什麼胃口，但夜熙一直盯著我看，似乎在等我吃完蛋糕後給她感想，我只好把咖啡色的蛋糕塞到口中、咀嚼、吞嚥。

解決掉甜點後，如同前三晚一樣，我們各自洗漱後躺到床上。

我是被尖銳的齒輪轉動聲吵醒的。這聲音我不陌生，就是恐怖片中電鋸殺人魔出場前會先聽到的聲音，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等等，電鋸殺人魔？

我的睡意全無，睜開眼發現隔壁床的床尾站著一個……黑影？等等、紀陵在我旁邊，我能感覺到她的溫度，那個高度也不像夜熙或梓姍，那會是……見鬼了！我想出聲叫醒其他人，卻發現身體很沉，一點力氣也沒有，只剩眼睛能移動。

這該不會是鬼壓床吧。

難道是第一天來時沒先敲門，現在遭報應了？那這裡的好兄弟脾氣也太好了吧，到第四晚才想到要搞我們……不是！那隻鬼手上的東西看起來很危險啊！那是電鋸對吧？是一把電鋸啊！

雖然梓姍說鬼魂沒有實體碰不到，但誰知道啊！我人生中第一次見鬼，萬一呢？

我努力想發出聲音，但身體軟趴趴的，連翻身都費勁，在電鋸高舉、即將落下的剎那，眼前陷入一片黑暗，我睡著了。不，更像是昏迷過去。

我將床上半夢半醒的另一人踢下床，自己蹲在床頭，床板不堪電鋸的摧殘，轉動的刀刃陷入其中，然後卡在裡面，對方似乎不太熟練，但面對巨大的武器，正面對抗是不理智的，我抓起床頭櫃上的檯燈往襲擊者丟去，接著跳下床，往房間門口跑。

我用美工刀在左手掌割開一個口子，劇烈的疼痛讓我清醒不少，睡前上鎖的房門現在一碰就開，看來是有人開門放襲擊者進來的？門外可能還有同夥，必須注……

噢，不用注意了。

我被門外的人嚇了一跳，他看起來一臉煩燥，身後電鋸的巨響震得我頭疼，襲擊者正努力將電鋸從床中拔出，暫時沒辦法追上來。

我對著門口的男人攤開雙手，露出掌心的傷口，「你來得還真及時。」

男人盯著我的傷盯得出神，我嘆了一聲，不悅地收回手，隨著我的手腕就被他握住，他側過身，讓我移動到門外，舉槍對著房內的襲擊者，「喂，曼珠沙華，不想腦子被開洞，就滾。」

「你是誰啊？」被喊做曼珠沙華的襲擊者並不認識男人，聲音充滿意外，「你是哪的人？鬣狗？獒犬？還是別的？」

「一個問題一千。」男人不打算回答問題，「滾出去，或身上被開個洞，快選。」

「肯定選活下去吧。」我悠悠地道，子彈肯定比電鋸快，我現在超級有底氣，還有心情對曼珠沙華扮鬼臉，「先活下去才有機會再來殺我喔，加油。」

曼珠沙華戴著口罩和鴨舌帽，幾乎看不到臉，有點可惜看不清他現在的表情，但他似乎戴著藍芽耳機在和誰聯繫，放著卡住的不管，從陽台撤離……我記得陽台的窗戶有保全系統，貼了一張告示叫房客不要亂開窗戶，看來系統已經被控制住了。

見曼珠沙華離開，男人拉著我往逃生出口的樓梯移動，我知道，我現在受了傷，得先處理完才能回去。

「這次的安眠薰香效果挺好的，連我都差點睡著。」他幫我處理傷口時，我碎念著，「鬣狗待會會來換床板，等他們走我再回去，報酬你提前收過了，我不會付第二次。」

「妳就算不找我，時間一久，他也會被薰香迷倒。」男人終於放開我的手，靠在牆上。

我搖搖頭，「他留在房間內很麻煩，又不能殺，不如讓他自己回去。」

「嗯……」他附和地點點頭，但看起來有些敷衍。我沒理會他，自顧自地道：「他變了好多，長大了。」突然，我感覺全身的力氣都被抽乾，可能是失血過多的原因，身體順著牆緩緩滑落，最後坐在冰冷的樓梯上，「云謹之前看起來那麼脆弱，那麼容易死掉，現在長這麼大了呢。」

我努力地說著話，努力提振精神不讓自己睡著，但迷藥和薰香相疊的效果太強，緊繃後鬆懈下來的精神已經吃不消，我先聽到自己講的字句咬字開始含糊，眼前的景象漸漸無法對焦。

「妳睡吧，我看著，有動靜會叫妳。」我聽見他說：「免費的。」

「真是謝謝你啊，這種時候還想著囤貨。」我的頭貼在牆壁上，整個人徹底黏在上面，「都快死了還想著……」還想著快樂，最後的話我沒能說出口。雖然得先活下來才能討論快樂與悲傷，但如果無法獲得「快樂」，對他來說活著不如去死。

【緣之篇 · 陸】

「妳知道癮嗎？」地下室的釘子戶，007 看著我，因為眼眶凹陷的關係，他的眼睛看起來大的離譜，他又湊過來，這回我直接喊他住手，他竟然真的聽話地停下動作。

我心中隱隱有個猜想，總覺得在今天就能得到確認。

007 看著我，不發狠時竟有幾分無辜，「我對妳的血成癮。」

「但他們不再給我打針了，怕我鬧事，就把我關在這。」說到這他還委屈起來，「想讓心情變好有錯嗎？」

「啊……是沒錯。」我認同地點點頭，雖然在他眼中我或許只是在敷衍，「可是我討厭受傷，我怕痛，我會不開心。」

「我不開心的話就不會再來找你了，這樣也沒關係嗎？」

「有關係。」短暫的快樂和長期口糧該怎麼選擇？好險 007 還不算太傻，那就還有溝通的意義。

「你說我是藥，那是什麼意思？」我炫耀地在他面前展露手臂，在他忍不住想伸手來抓時向後縮，「回答我，作為交換，可以給你我的血。」

「妳的血和之前打針的藥劑有一樣的味道。」007 沒有猶豫地回答，癮君子真的會不顧一切只為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他說完後又伸手想抓我的手，我沒有立刻把手給他，而是搬出守宮的威脅來拒絕，「守宮說如果我再受傷就要把我鎖起來。」

「妳在開玩笑嗎？不受傷怎麼流血？」

「我也是剛才才想起來的。」我的腳差不多了，正準備站起來直接走掉，007 的一句話讓我又坐了回去。

他問我不好奇為什麼每次我受傷，來幫我包紮的人都要戴防毒面具嗎。

我好奇得半死，之前一直覺得可能是我身上有致命的傳染病，而且是透過血液傳染，所以他們才會懼怕我受傷後流出來的血液。但如果我的血和藥劑有類似的味道，是否代表這裡的治療其實只是以毒攻毒？那麼因治療死去的孩子……那算副作用嗎？或者可以算一種毒殺？

如果我有病，007 是不是末期的我呢？還是……

「掌心。」007 突然開口，「手掌的話，不要用太深的傷口，握拳就能蒙混過去，不會被發現的。」

「用指甲的話傷口會很長，遮不住的。」我指了指左手的繩帶。

「上次……我很抱歉。」007 低聲道：「我太興奮了。」

「我知道，我不介意，但你也不會希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對吧。」我盡量露出笑容，現在的心情放鬆了不少，雖然不排除他也在騙我的可能性，但如果他說的是實話，他對我的血液成癮，那就是我能信任的人。其他話的真偽都不重要，只要他真的渴求我的血液，我活下來肯定是更好的選擇。

「可以用玻璃，扎一個洞，在這個位置。」他比劃著，直接拿玻璃在自己的手掌戳了一個血洞，位置就在感情線的上方，那個點確實可以握拳擋住，傷口不大，他的技術還算可信。

我思考了一下，主要是思考以後還會不會需要跟 007 溝通，他看起來還有利用價值，因此我同意了他的提議，把左手伸到鐵柵門後。

「我想知道的事有很多，包括你怎麼被關在這，還有一樓那位的事，還有很多……」

「通風管回音很大。」007 髒足地鬆開我的手，我懂他的意思，「一次一個問題。」

「我以為你會用這種方法一次把我的血吸完。」我用他的衣服擦掉手上多餘的血漬，確定乾淨了後才收回手，「我沒想到癮君子還有節制的概念。」

「現在還有，以後就不知道了。」他的精神又更好了些，笑容更多了些，「之前他們給我打過過量的藥想弄死我，我沒死，但藥效過了以後的空虛更難受。」傷口沒那麼快凝血，我又在他的衣服上擦了幾下，他轉頭去聞衣服上的血。

達成共識後他看起來順眼了不少，我要站起來，他還伸手拉了我一把，「合作愉快。」他說。

我的腳踝還有點刺痛，不過比一開始好了不少，我邊盤算著該怎麼報復一樓的釘子戶，一邊艱難地走著樓梯。

終於走完所有樓梯，推開門前，我轉身看了一眼，他還站在鐵柵門後，我想到我對他的形容，在陰暗的水溝中生長的老鼠，忍不住笑出聲，或許形容他是老鼠都算在誇他了，老鼠至少還有冒著生命危險跑到陽光下的選擇，他則是被焊死的鐵柵門困在黑暗中。

「合作愉快。」我推開通往一樓的門。

守宮和晚香玉果然沒發現手掌上的傷。守宮在聽我說沒去過地下室後還鬆了一大口氣。

「我的病到底怎麼樣了呢？」我試探地問：「還要繼續抽血檢查嗎？」

「呃……嗯……我也不確定，這個要問×××。」守宮眼神飄向天花板，「不過她最近比較忙，珍珠夫人又帶新小孩來了。」

也就是說晚香玉又要忙著試藥了。以前就該想到的，我們每個人看起來狀況都不同，不像是得了同一種病的樣子，藥物卻似乎用的一樣，把我們分開打針也是為了不讓我們注意到吧，但聊天時總會不經意發現，每個人的藥顏色都是一樣的粉紅，我之前還說那是內臟色、肺臟色。

我從單人房往院子看，生態池旁不知何時圍了一圈紅色的花，守宮說那是後來一個孩子製作的塑膠花，遠看看不出那是什麼，聽說是為了祭奠 006 而做的。

我還趴在窗上往樓下看，這幾天後我的傷已經好透，晚香玉看著我恢復的速度感嘆人類幼崽果然有新手保護期，這樣都死不了，休息一陣子又能活蹦亂跳。

「守宮，我什麼時候可以出去？」我懷念陽光了，懷念草地的感覺。

「我有空間珍珠夫人。」守宮說：「你想離開這裡？」

「我想曬太陽。」我指著窗外，「006 說過不曬太陽會生病，有可能會死掉。」

「沒那麼容易死啦。」守宮苦笑，「不過不曬太陽確實對身體不好。」

「另外兩個也都不用曬太陽的嗎？」我問，我說的是另外兩個釘子戶，守宮似乎沒想到我會問起他們，意外地挑起眉，最後留下一句相同的會再去問夫人就離開房間。

幾天後我如願走到院子中，許久未見的天空讓我感到有些陌生，藍色，但又像是白色一樣，我伸手朝向天空，光線穿過指縫，有些刺眼，我乾脆躺在草地上。珍珠夫人給了我半小時的活動時間，這段時間院子只有我和她。

守宮好像是用曬太陽比較不會想不開當理由說服夫人的。夫人走過來，在我旁邊的草地坐下，我挺意外她會主動接近我，在之前的幾次碰面中，她看我就像在看仇人，我或許讀不清她眼中的所有情緒，但厭惡我還是能判斷出來的。

她坐在我旁邊，也不說話，等到我也坐起來後才緩緩開口，「小鬼，外面的空氣怎麼樣？」

「挺好。」我隨口應道。轉頭看著夫人，她一直盯著我看，我也看回去，這是我第一次如此認真觀察她的長相，乍看之下是個美人，但細看後總覺得她的臉有些不自然，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總之感覺那張臉……好看，但很奇怪。

夫人整了整在草地上散成圓的裙擺，「你……妳和地下室那傢伙關係不錯啊。」

「有嗎？」

「他不理我，也不和其他人說話，唯獨妳……唉，妳能不能好好待在自己房間不要亂跑？妳別惹事的話……」夫人一邊碎碎念，我看到她不斷地拔地上的草，「太容易相信別人不是好習慣，他被關肯定有原因，把爪牙藏起來的野獸終究是野獸，當心他依獲得自由就先把妳咬死。」

「這就是他連曬太陽都沒辦法的原因嗎？」我仰頭看著天空，這個姿勢會伸展開脖頸，頸動脈之類的弱點失去保護，也看不到附近的事物，如果這種時候被偷襲的話肯定……

夫人一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我轉頭和她對視，「妳小心點，別死了。」

「這要求有多不合理妳心裡沒點數嗎？」我笑了，珍珠夫人還想說什麼，我站起來，往生態池走，就算 006 死在裡面，這裡也沒有圍起來，裡面的鯉魚和烏龜似乎不受影響，我坐在邊緣的石頭上，看著水中的生物們，雙手攢在一起。

接著我踩到石頭上，沿著邊緣一步一步地走，在一個轉彎時，我的右腳踩到濕滑的青苔，向池中倒去，生態池中立著幾個小平台，本來是給烏龜曬太陽用的，現在反而可能會嗑破我的額頭。我用雙手去支撐，但還是整個人落入水中。

水讓我無法確定我撞到什麼，我站起來，淺色的病服已經濕透，還沾上不少泥土，我低頭看一眼右手，用左手輕輕觸碰手臂，劇烈的刺痛傳來，這種擦傷確實有可能見血，但肯定不會多嚴重。

夫人喊出我的名字，熟悉的字，卻依然無法在我腦中成形。我擰著衣服下襠，抬頭看她，在我想走出生態池時，她大聲喝止我。

「妳流血了嗎？」她驚恐地問，我注意到她已經拿出對講機，獒犬大概不用幾分鐘就會趕到，「妳流血了嗎？」她又問了一次。

「嗯，流血了。」我點點頭。

「站在那別動。」

穿著全套防護的獒犬們出現了，我被三條大毛巾裹住，抱到擔架上，他們似乎是希望一滴水都不會落到地上，在回到建築物內以前，我回頭看了一眼生態池，他們正在上封鎖線。

一個假設正逐漸被驗證。我的病不會被治好，他們要的就是生病的我，準確地說，是我的血液。他們在研究我這種疾病的血液，也有一種可能，我根本就沒生病，相反地，我是讓其他人生病的病因。

【夢之篇・拾伍】

第五天，難得地，我們所有人都睡到了中午。窗外雨下得不小，陰暗的天空讓我一度以為現在已經傍晚。

紀陵把我搖醒，看起來頭很痛，我也是，難道是昨天喝太多路邊攤的調酒了嗎？明明味道就只是汽水，原來還會宿醉？紀陵臉色很差，我隨便問了句是不是也被鬼壓床，她敷衍地點點頭。

昨晚的人影和電鋸彷彿一場惡夢，我不確定那時我是否真的醒了，又或許真的是第一天沒敲門的關係，現在遭報應了？

夜熙看起來精神很差，她一手搖著梓嫋，試圖把她叫醒，「一半玩樂一半工作，工作日第一天就睡到中午，我們真是優質員工。」

「什麼一半工作。」紀陵笑了出來，「明明工作只要一下午。」她拿出觀光地圖，指著一個標示遊船的點，「按照原計畫，今天要去搭船的對吧。」

「沒錯，然後我們快遲到了，妳要不聯絡一下划船的大哥？」

「我在打了。」紀陵晃了晃手機，螢幕顯示她正在撥打電話。

「對，和老師說一下好了。」夜熙直接把梓姍踢下床，但就算摔到地上，她依然沒有要醒來的意思，「待會我們要去搭船，一艘船最多四個乘客，會開到附近另一個小島上，那邊的特色是有豐富的樹林，很適合徒步登山愛好者……當然也有很多攤位可以逛。」

「呃……」梓姍終於清醒，一隻手搭上床鋪，爬了起來，「吃什麼？」

「先去搭船，到島上再說。」夜熙緩緩下床，「妳去洗把臉，待會坐船沒時間給妳補眠的。」

梓姍光著腳往浴室移動，我也開始換衣服、塗防曬。

不得不說，這裡的天氣是真的好。除了今天。

坐在船上讓我想起我們來的第一天，這種遊船會在海上繞幾圈，不會直接開到目的地，但這種下雨天也沒什麼景色可看，紀陵和船夫聊得很開心，他們兩個站在船頭，時不時能聽到笑聲傳過來。

「啊！」紀陵一個轉身，把船夫放在駕駛座旁的寶特瓶打翻在地，塑膠瓶滾到乘客的船艙內，夜熙站起來把瓶子撿回去。

「謝謝妳啊，小妹妹。」

「不客氣。」夜熙默默走回位置上坐好。

不知道和下雨有沒有關係……或許是疲憊還沒退去，也可能是連續玩了幾天，兩個小孩不像第一天那樣興奮，夜熙沒有再看著海拍照，梓姍的兔子甚至沒帶出門。

船在海上繞了幾圈，我突然聽到有東西落地的聲音，船身上下晃動了一下，但不是海浪那種。是船夫倒了下來，打開的寶特瓶又滾了進來，水在地上散開。紀陵走進船艙給男人補了一針，接著回頭去掌舵。

「這次會多久才斷氣？」梓姍問，語氣和她問要吃什麼一樣。

夜熙拿出手機，我看到她點開了碼表，「我賭 2 分鐘。」

「我才不和妳賭。」梓姍吐吐舌頭，開始穿雨衣，「妳這次不挖眼睛了？」

「不了，我帶到高粱，算了吧。」夜熙說著，一邊從黑色袋子中拿出一把迷你的手持電鋸，喔天，原來這東西一直都放在她的行李箱中嗎？我現在對電鋸的聲音還有陰影，不過這把大小和我夢到的那把差太多了，對，只是夢，只是夢而已。

她們在確認男人已經不再移動後，把他放到椅子上，上半身露在船外，梓姍接過電鋸，坐到椅背上，上半身也鑽了出去。

「好～了！確保死亡，推下去吧。」梓姍直接把雨衣脫下來，她的半個身體還在船外，我看到她和夜熙把透明的塑膠和男人的衣服纏在一起，接著將那個幾分鐘前還與我們說笑的人推下海。

紀陵回頭看了一眼，繼續將船往前開，最後在一片陌生的沙灘旁停下來，應該就是夜熙剛才說的另一座小島，沙灘上有一些遮陽棚，但沒看到任何攤位。

「啊？怎麼會來這邊？」夜熙意外地出聲，「不是說結束後直接回程嗎？這樣才能當這艘船今天沒出海過啊。」

「我開錯了。」紀陵嘆了一口氣，用力拍了一下額頭，「剛才繞太多圈，我搞錯方向。」

「現在回頭？」梓姍問。

「我是想……來都來了，任務也做完了，要不在這玩一下再走？」紀陵指著眼前的沙灘，雖然沙灘上沒有攤販，但通往樹林的木頭樓梯兩側都掛著橘黃的燈，裡面看起來還有不少店家，

「我們都還沒吃飯，吃完再走？」

「好啊，我快餓死了。」梓姍立刻發出贊同，我感覺夜熙不太樂意，但梓姍搶在她前面開口了，而我一向是沒意見的那個人。

「……行吧，我先走了。」夜熙撐開折傘，率先走下船，我和梓姍跟著，紀陵要我幫忙把船停到一個比較隱密的地方，也就是要我在沙灘上幫她看，梓姍站在旁邊等，我原本以為夜熙是在稍遠的地方等待，沒想到當紀陵停好船，我回頭時，她早就消失了。

「沒事啦，沙灘上沒人，這邊就一條路，跟上去就好了。」紀陵擺擺手，撐開傘帶著我們往前，梓姍沒帶傘，和我擠一把，導致我和她的肩膀都濕了一邊。

然而在木樓梯的盡頭我們沒看到夜熙。

軒轅夜熙這個人彷彿人間蒸發一樣，李老師說她轉學了，我問紀陵，她只說夜熙被調到其他地方，但這很奇怪，連我都知道這很奇怪，她是在任務一半的時候突然不見欸。不過梓姍沒說什麼，萬年青……應該也問不出什麼。

「嗯……感覺很不妙啊。」一次任務後，我們在紀陵的車裡，紀陵看著手機自言自語道，我好奇地問了一句，她看了我很久，像在思考要不要告訴我，最後她還是滿足了我的好奇心，「組織有一個超強的狙擊手，瞎了，現在要再找新血進來，不過感覺很難。」

狙擊手瞎了……

「妳說老鷹嗎？」梓姍從後座把頭湊過來，加入話題，「我對他有印象欸，那個安安靜靜不怎麼講話，但打字很可愛的大叔。」

「恩……對，不過妳被禁止探訪。」紀陵點了點梓姍，又看向我，「妳好奇的話可以帶妳去看。」

「欸～只有我不能去嗎？」梓姍委屈地嘟起嘴，「明明人家也很關心的啊。」

「乖啦，孔妍明天不是還有約會？」紀陵拍拍梓姍的照片頭，又補充了一句，「要去跟蹤的不是嗎。」

「啊，對欸……我差點忘了。」梓姍雙手食指互相戳著，「姊姊每一次出遊我都會跟著去呢，好羨慕啊！」紀陵的車在學校附近停下，她跑下車，蹦蹦跳跳地跑走了。

紀陵沒有熄火，她向我要了手機，輸入一串號碼，「白獅和曼珠沙華會帶妳去，妳下一個任務要跟白獅他們兄弟一起。」

「啊？這麼突然？」

「因為原本招妳的目的就是為了牽制……」紀陵說到一半，像是想起這不該讓我知道一樣停住字句，車內一瞬間只有引擎和冷氣的聲音，「總之，妳自己和他聯絡。妳見過虎鯨家裡的東西了，我和黑白花要給那件事收尾。」

「收尾……？」不是已經失蹤結案了嗎？

「妳還記得新聞怎麼寫的嗎？」紀陵雙手抱胸，身體向後靠，將重量放在椅背上，「婚內出轨、涉嫌誘拐未成年少女，被發現後跑路，如今下落不明。」

這我記得，當初兩個警官來學校好幾趟，我心理壓力超大，搞到我一直想請假。這種時候就很羨慕學生，可以請假。

「總要有個『未成年少女』出來當受害者，原本是虎鯨，但她現在不可能出現了，所以……」紀陵喃喃地說著，「本來要妳來當證人，不過妳都被問過那麼多次話了，現在才出來說可信度可能不夠，雖然可信度夠不夠也不重要啦……」

她停頓了一會兒，我一時找不到下車的好時機，只好乾坐著。

「白獅這次的任務地點在實驗室……我帶妳去肯定比較好，以前在那邊工作我一定比較熟，可惜了。」她像在自言自語一般，「不過這次任務要你們三個去……唉，祝妳好運。」

聽起來很危險。

完全沒聽過的同事，這次連資料都沒提前給我。

為什麼感覺我是去當炮灰的啊？

【緣之篇 · 柒】

對於一個以為自己在接受治療的人來說，什麼是最無法接受的？

從一開始就無法被治癒，卻像個罪犯一樣被關在醫院裡。

這裡甚至可能不是醫院，醫生也不是醫生。

而其他病人，原本只是普通的正常人，造成他們生病的原因……

我沒病。

我很正常。

我是……

我看著鏡中的自己喃喃地道，也不知道這樣的自我催眠有沒有用，那個名字卡在喉嚨，我依然說不出來。

趁著中午，晚香玉和守宮都會在另一棟房子，我又跑到地下室。007 的手一向冰涼，我問過他為什麼每次攝取的血液量都不大，他說注射和口服有差別，他還說我有機會可以拿獒犬試試，把受傷的手直接往他們臉上糊，就算不死也會瞎或啞掉。

「喚不，妳已經試過了。」黑暗中 007 粉紫色的眼睛像在發光，他捧著我的手，回憶起以前的事，「妳還記得第一次進單人房的原因嗎，那傢伙還真可憐，整張臉都是你們兩個的血，那麼大的量，能撐到進單人房已經不錯了。」

「那你又算什麼呢？」我問：「把毒吞下去還不會死亡……不，你甚至渴望這些有毒的東西。」

「這是第二個問題了。」007 鬆開我的手，縮回黑暗中，「剩下的就等下次見面吧。」

「唉，真省啊，難道是因為攝取太多，就算是你的身體也承受不了嗎？」

「這是第三個問題。」

我實在是很討厭這種每天等待的感覺，因此這次我帶了好東西來。上次我落水後，晚香玉有來看過我一次，我找了個機會從她的外套口袋順了一支針筒。

「10 毫升能換多少問題呢？」

「沒辦法保存。」007 不感興趣，「味道會變。」

「你可以用注射的。」

「我怕細菌感染。」

竟然失敗了。

「不過那確實是好東西。」007 指著針筒說：「我改變主意了，妳剛才的兩個問題換一管。」

「交易是可以這樣出爾反爾的嗎？」這次換我不樂意了，「四個問題。」

「三個。」

「四個。」

「三個，不……」

「我先走了。」我轉身就要走。

「好吧！四個……四個！」007 咬牙切齒地答應下來，伸手抓住我的手，「妳邊抽邊問吧。」

「我不會抽血。」我理直氣壯地告訴他，這是當然的吧，每次抽血都是晚香玉動手，我怎麼會知道要戳哪裡。

007 看起來似乎想罵人，但他忍了下來，伸手向我要針筒，我伸出左手。

痛死了，而且他戳了五次才成功。戳到第三次時，我的左臂已經麻到無法動彈，但並不代表後面扎的兩下我沒感覺，反而更有感覺了。

「你技術好爛！」我的右手用力握著鐵欄杆，因為疼痛我全身都繃著，007 一直喊我放鬆，但真的很痛。

「讓妳問五個問題，別嫌了。」007 小心翼翼地將針筒放到一旁，「第二個問題，我之前說過了，我對妳的血成癮。」

我感覺我浪費了一個問題，可惡。

「第三個問題，妳的血會讓我亢奮，吸太多會忍不住衝動想破壞點東西。」007 思考了一下，補充道：「妳知道腎上腺素嗎？」

「不知道，我不想聽解釋，別把這個也算一個問題。」我阻止 007 想坑我的意圖，他嘆了一聲，似乎有些失望我沒上鉤，這個奸商。

「第四個問題 一樓那位……」是數字嗎？不對，單純的是非題太虧了，要怎麼把問題擴大……
「他的眼睛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他特長的代價。」

「你應該知道這個回答太短了。」

「我也只知道他的直覺特別準確。」007 雙手一攤，「他能看到我們看不到的事物，相應的，我們能看到的他看不到。」

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深究，但從「直覺」和「看」來猜測的話，我會猜他能看到的是未來。那種沒有邏輯的強烈靈感。

「第五個問題呢？」或許是我思考太久，007 出聲催促我，我看著他，想起這幾天和他的對話，還有他說的回音很大的通風管。

我靠向他，他也將耳朵湊了過來，我用氣音問了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從這裡出去？」

好像是 012 又出狀況，我被珍珠夫人送回原本的房子中，暫時不會再和單人房的兩位釘子戶碰面。晚香玉在大門口和夫人交接，她說 008 不知道為什麼想殺 012，結果被反殺，012 受到不小的刺激，現在在她的房間裡。

晚香玉用門禁卡刷開掛著 012 門牌的鐵門，012 背對我們，面對被鐵欄杆封住的窗口。

我走進房內，晚香玉站在門外，隨時準備叫獒犬過來支援。

「妳又怎麼了？」我沒好氣地看著 012，她前陣子才消停了些，現在又開始瘋。她聽到我的聲音，快速地轉過身，她的外貌和我上一次看到時差了許多……和 007 有點像，眼睛凹陷，神情憔悴，看起來隨時都有可能暴斃。

看來是又開始打針了。

012 想用椅子砸斷窗戶上的欄杆，很明顯她失敗了，不過椅子被砸得稀爛，她赤腳踩在扭曲的鐵椅上，也不管皮膚被翹起的鐵皮割傷，一步一步往我走來，地面留下一串紅色腳印。

「妳見過 033 了嗎？」她的聲音沙啞，我剛才在樓下有聽到她的尖叫，應該是使用過度導致。

033？後來才進來的人我本來就沒什麼印象，何況我這幾天都在單人房。

見我沒反應，012 繼續說道：「013 裝義眼了，一藍一棕，和××好像。」

又是我記不住的名字。

012 已經走到我面前，我這才看到她的臉頰濕潤，好像剛哭過，她伸手抱住我，頭靠在我的肩上，頭髮搞得我脖子有點癢。

「妳會死在這裡。」她靠著我小聲地說，我猜她是不想讓晚香玉聽到她在說的話，「有人來散播謠言，說這裡就是我們的處刑室，妳是時間到了後會劈開我們的帶鋸齒的刀。」

她抱著我的雙手收緊了些，我輕輕拍著她的背。

「他們想把牆上的刀拆了。」012 的聲音在顫抖，她又開始哭，「大家表面上不說，私下都在討論怎麼動手。」

她鬆開我，雙手還搭在我的肩膀上，「但無論如何我都會站在妳這邊的。」

「這就是 008 要殺妳的原因？」我問，擁抱一段時間後我才發現她的腹部在流血，濕漉漉的液體已經染到我的衣服上，剛才我看她衣服上的血以為都是 008 的，「先保住自己的命再來站邊吧，妳還要活著去見妳姊姊，就算她已經瘋了，也還是妳姊姊。」

012 驚訝地看著我，張著嘴說不出完整的話，她支支吾吾半天才擠出一個問題，「××，妳、妳想起來了？」

「還沒，直覺，我猜和藍眼睛的催眠有關。」剛才那句話確實是脫口而出的，我沒騙她，「妳快去包紮吧，我看一眼 013 和 015，不知道義眼適應得如何了。」

「反正他可以靠 015 啊。」012 似乎不願我看他們，她拉住我的手不想讓我走，「××，時間不多了。」她很突兀地說了這句話，我愣住了，012 似乎沒意識到她說了什麼，我相信她是真沒意識到，她不是喊我真名，而是一個……和晚香玉一樣的植物代號。

我們沒僵持多久，012 因失血過多倒了下去，門外的獒犬和壁虎看過狀況後，把 012 抬到她的床上放好，我們幾人一起離開她的房間。

012 的突兀舉動讓我想起 006 口中恐怖電影中的附身劇情。

「喔～013 和 015 現在在他們的房間，我是建議妳不要過去啦。」晚香玉知道我接下來想找誰，她少見地提出她的看法，「我的意思是，他們裝了眼睛後就怪怪的，變得很安靜，就是，和以前差很多。」她講話速度偏慢，搭配誇張的輔助手勢，看起來像在表演一樣，有點滑稽。

話雖如此，我還是想去看他們一眼，晚香玉見我不打算改變主意，嘆了一口氣，帶我往男生寢室走，在分隔男女寢室的走廊有一面牆貼滿照片，我不自覺地停下來，盯著上面的照片看。

我能認出來的照片有 004、005、006、008、009 和 014，我本來就只記得住 015 以前的，016 以後的小孩死傷慘重，幾乎所有人的照片都被貼了上來。這面牆就是他們的靈堂。

「妳要去哪？」我在走廊偶遇 003，他竟然沒有在院子裡跑，一反往常地待在室內，嚴肅地看著我。好像所有人都在阻止我，「哥哥說今天妳應該待在房間裡。」他試圖擋住我的去路，我想推開他，但當我靠近他時，他露出害怕的表情往後退了一步。

看來 012 沒有騙我。

帶鋸齒的刀，每個人都想把它從牆上拆下來，但沒有人會徒手觸摸刀刃。

「快走吧，時間要不夠了。」晚香玉開口催促我，她原本是反對我去找 013 和 015 的，現在卻異常積極。我感覺她和剛才的 012 很像。晚香玉替我刷開 013 和 015 的房門，我走進房間，她留下一句自己小心後便關上門離開，留下我和 013、015 在房間中。

我看著他們，眼前開始模糊，只覺得他們從一個人變成兩個人又變成一個人。

他們朝我走來。

時間到了。

我大口喘著氣，睜開眼，在床上伸展四肢，從催眠中醒來的感覺並不陌生，這回總算沒有濃厚的失落感，我坐起來灌了半杯水。

在 013 和 015 房間內的事我這輩子都不會忘的，恐懼讓我被水嗆到，一邊咳嗽一邊從床上摔下。

「繼續嗎？」遞給我水的 007 問。

「當然。」我用袖子隨意擦掉嘴角旁的水，躺回床上，「麻煩你啦，藍眼淚。」我笑著對另一個滿臉害怕的男人說道。

他看起來快瘋了，真沒用，我們當初都沒瘋呢。

在他徹底沒用之前，我得搞清楚當初到底發生了什麼，我還有最重要的事沒想起來，我還沒進到那棟最重要的大樓中。

我一定有詳細看過的，那份被我燒掉的報告。

【夢之篇・拾陸】

「真巧啊，孟小姐，我們又見面了呢。」前不久剛見過的白髮青年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公車車門在我身後關閉，我也沒機會跑掉了。

白獅，白頭髮，我怎麼會沒想到呢。竟然是他啊！

「你好。」我僵硬地揮揮手。白獅身後站著一名黑衣黑褲的高挑少年，外套帽子的陰影遮住上半張臉，黑色口罩又遮住下半張臉，他們兩人只湊出一張臉，我不合時宜地想到這點，差點笑出來。

「天鵝，曼珠沙華。介紹完了，可以出發了。」白獅將我們的代號都念一次後就當介紹過我們認識，他往路邊的公園走，我和曼珠沙華跟在他身後。穿過公園，走進小巷子，我們停在一扇門前，白獅拿出鑰匙開門。這地方紀陵帶我來過一次，是那間診所，開門後，廢棄的手術台依然擺在牆邊。

上次紀陵沒帶我們到診所裡，這次我們穿過三人寬的走道，白獅在一扇鐵門前停了下來，拿起門邊的電話，按了兩三個按鍵。

「我們到了，你要遙控開門？還是你也會過來？」白獅對電話另一頭的人說著，我聽不到另一邊的人怎麼回答，曼珠沙華一言不發，看似焦躁不安地在門口來回踱步。鐵門在一聲清脆的喀以後微微彈開，看來對方並沒有要來和我們碰面的意思。

鐵門後是一條白色的走道，看起來很像醫院的病房，不過每扇門的距離更寬，裡面的空間應該比一般醫院的病房還寬敞，我注意到那些門都是鐵製的，上面掛著不同數字的門牌，鐵門全都緊緊關著，上面有一處窗口可以看房間內的情況，但窗子被鐵桿封住……更像是監獄。

這樣想很不好，但我第一反應是，這裡是精神病院嗎？

白獅在門牌為 001 的房間門口停下，他從夾克口袋拿出一張卡——應該是門禁卡，正要開門時卻突然頓住，轉頭看向我。

「天鵝第一次來，提醒妳一些事。」白獅用手指轉著門禁卡，「首先不要問他名字，他就叫 001，只是 001 而已，也不要……算了，忘了我剛才說的話吧。」

白獅清了清喉嚨，再度開口道：「妳什麼話都不要說就好了，很好理解吧，安靜就好。」

我點點頭。不用他提醒我也知道，防止說錯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說話。

白獅轉頭望向曼珠沙華，「還行嗎？頭痛？胸悶？」

少年搖搖頭，比了個 OK 的手勢，「目前沒問題。」他回應。

白獅拿卡片在門旁的感應區域嗶了一下，推開鐵門。走進房間後，離鐵門約一公尺處矗立著透明玻璃，被鐵框分成三片，房間被它們隔成兩個空間，裡面較大的空間中，一個男孩背對我們坐在地上，隔著玻璃，另一邊還有一扇鐵門，應該也是上鎖的。

男孩——白獅口中的 001 ——穿著米色的衣服，深色短髮露出他的脖頸，我看到在他腦後有一條長長的疤痕，應該是什麼手術的痕跡，他看起來十分瘦小，或許只有 10 歲上下，我不確定他能不能聽到我們三人進房間，001 好像在寫或畫著什麼，他的頭部綁著一條黑布，看位置好像是擋住了他的眼睛。

玻璃前有一張小桌子和桌上型麥克風，白獅走到桌子前，不過他還沒開口，我先聽到上方傳來一句問候。

「您好，先生。」001 的聲音略為稚嫩，我抬頭找了一下，天花板的兩個角落都置有喇叭，聲音就是從那傳來的，不過我不確定他那邊的麥克風位於何處，「許久未見呢，033。」

打過招呼後 001 站了起來，走到牆邊的桌子把筆記本和筆放在桌上，轉過來面對我們，他的眼睛果然被黑布矇住，但他筆直地朝我們走來，直到與玻璃相距一步時才停下。

白獅往前一步，抓住麥克風的軟管，「壁虎說你最近又有感覺了，這次看到什麼？」

「死亡。」001 幾乎是立刻回答，「你們和死亡有關。」他語氣平靜，像在陳述一個事實。我看不到白獅的表情，曼珠沙華戴著口罩，但我隱約感覺空氣冷了下來，接著是一片沉默。

「小姐是新面孔呢。」001 注意到我，他微笑著說，語氣有和外型不符的老成，有種小大人的感覺，「初次見面，請叫我 001 就好。」

「你好，我……」「她叫天鵝。」白獅打斷我的自我介紹，我發現 001 臉上的黑布非常厚重，看起來根本不透光。

「天鵝小姐啊……」001 張著嘴，似乎在思索用字，「妳格格不入。」

白獅聽後看了我一眼，皺著眉彷彿不解 001 怎麼會這樣說我，001 接著又說道：「壁虎跟我說了，藍眼淚果然被幹掉了呢。」他像在感嘆，又像早就知道事情會如此發展，「早和他說過，陰溝裡的老鼠要盡快處理掉，等被老鼠咬了，就太晚了。」

「那你對解決鼠疫有什麼高見嗎？」白獅問。

「既祥和又安寧，傳說從哪裡開始，就會回到哪裡去。」001 雙手摸著玻璃，幾乎整個人都貼在玻璃上，「食物在哪，動物就會聚集過去。」

「這也是直覺嗎？」

「不，是推論。」001 反駁白獅的直覺論。

我聽不懂，完全聽不懂，這兩人是在玩什麼猜謎遊戲嗎？但白獅好像聽懂了，他點點頭，轉身就要離開房間，曼珠沙華緊跟在他之後。

「小姐，請留步。」我聽到 001 喊我，停下腳步，回頭正好看到正好看到 001 露出一排整齊的白牙笑著。

「幫我向 012 問好。」他說：「妳認識的。」

白獅催促我趕緊離開，我應了一聲，還是沒忍住又回頭看了幾次 001，他真的不像小孩，但又不像侏儒。鐵門被白獅關上，喀地鎖住，白獅用異色的雙眼打量我，001 最後和我說的話他也聽到了，我沒敢問他 012 是誰，他也沒有要提的意思，他轉頭望向曼珠沙華，問：「你上次失敗的任務有再轉給別人嗎？現在是誰要去做？」

「還是我，我會去完成任務。」曼珠沙華提起失敗的任務，語氣變得憤怒，「明明只差最後一步了……可惡，要是我帶了槍……」

「你帶了也射不準吧。」白獅笑了出來，他找到實驗室的飲水機，給我們裝了水，「老鷹都幫你一對一授課了還是學不會。」

提到老鷹，曼珠沙華情緒又更強烈了些，「那傢伙真的……我一定要親手殺了她。」

「那是你的仇人嗎？」我感覺這不是單純的任務關係，沒忍住開口提問，曼珠沙華應該是沒想到我會提問，愣了一下沒立刻回答，我低頭看著手上的紙杯。我好像不該亂問問題的。

「我爸和我哥都是被她害死的。」曼珠沙華語氣忿恨，已經空了的紙杯被他捏的變形，「如果不是我失手，老鷹也不會替我去做任務，也就不會瞎掉。」

白獅看著曼珠沙華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嘆了一口氣，「已經發生的事，再後悔也沒用。」他拿出手機，告知我接下來要做的事，「壁虎說檔案室有以前的資料要去，可以交給妳吧？」

白獅把門禁卡拋給我，告訴我沿著指示牌走。我想他八成是想把我支開，曼珠沙華的情緒很不對勁，我確實也很想趕快離開那個地方，太沉悶了。

診所內的構造不複雜，只是到處都上了鎖，沒有門禁卡哪都去不了。真的很像監獄。

檔案室很像小型圖書館，我按照白獅的說法，在角落找到好幾個紙箱，紙箱裡滿滿的資料，我好奇地打開最上面那箱，好像都是病歷，我看了一下編號，好奇心驅使去找 001 的病歷，我對剛才那個男孩的病有些好奇。

我找到了，但結果卻讓我傻在原地。

病歷號碼確實是 001，不是 A001 也不是 A0001，只有三位數字，和其他診所、醫院相比簡短得不可思議，正因如此簡短，我才感到意外。病歷中 001 的照片明顯是個青年，和我剛才見到的 001 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外型上差太多了，不過照片中的青年眼睛顏色非常淡，灰白色的幾乎看不到瞳孔，我以為他戴了特殊的隱形眼鏡。

如果 001 的疾病和眼睛有關，或許能解釋為什麼他眼睛要用布矇住，但無法解釋我剛才看到的是個小孩啊……難道是返老還童？不可能吧？我繼續往後翻，第一頁有 001 的照片和病歷號碼，還有像筆記一樣的多項記錄，我沒用多久就翻完 001 的病歷……欸？這是？等等，該不會……

001 最後要我向 012 問好。

我從一堆紙張中找出 012 的病歷。照片中的女孩臉上掛著甜美的笑容，是一張我熟悉不過的臉，姓名那欄擠了兩個名字，我看著最下面的記錄，一股寒意沿著脊椎直衝腦門，我蹲在紙箱旁邊，差點忘記要呼吸。

編號：001 (Foresee)

姓名：無記錄

大腦結構異常，第六感幾乎 100% 命中未來。催眠無法誘導預測發生。（記錄人：藍眼淚）

無進行藥物測試。（記錄人：夜來香）

.....

腰腹部遭受重創，失血性休克。已進行移植手術，手術成功，無明顯排斥反應。（記錄人：壁虎）

編號：012 (Poppy)

姓名：曲梓嫣 → 孔妍

腦部結構異常，似乎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無法進行催眠。（記錄人：藍眼淚）

對住藥物注射不排斥，但所有藥物都會使她亢奮，並轉為攻擊性。（記錄人：夜來香）

缺乏痛覺，需定期接受檢查。（記錄人：壁虎）

.....

疑似 DID，尚不明確，需再觀望。（記錄人：藍眼淚）

【緣之篇 · 挑】

我對著 013 和 015 哭了起來，我不明白，我不理解，我不知道，我不想面對。

我搞砸了。

直到我的哭聲大到引起獒犬注意，有人衝進來把我拖出房間，我終於把支離破碎的過去拼湊出來。可是我不想面對真相，為什麼不讓我繼續不記得就好了呢？

沒錯，我曾在此刻想起了一切，為什麼後來又忘……等等，我在想什麼？我為什麼會用「曾」來……

腦中似乎閃過一些不屬於現在的我的記憶，我搖搖頭，甩掉那些字句，我要專注於現在。

晚香玉、守宮和藍眼睛沒權限處治我，我笑著看著他們，晚香玉首先注意到我手上的傷口，驚呼著要抓我的獒犬小心。但怎麼可能來得及，早在我被他們拖走、在我合理地掙扎時，我就在把血往他們臉上抹了，抓我的兩個獒犬身體麻痺倒在地上，他們以為我身上的血只有 013 和 015 的。

從倒下的獒犬身上找到七首，我把兩隻手臂都劃出長長的口子，頓時所有人向後撤退，沒人敢靠近我。疼痛在侵蝕我的理智，雖然我的理智已經少得可憐。

我從 013 和 015 身上搜出來的門禁卡被血液覆蓋，看不出是誰的員工證，不過雖然我不是 001，這麼明顯的答案我也是看得出來的。

沒人敢攔我，我暢通無阻地走著，經過那面「靈堂」時，我用手摸過每張照片，將他們的面容都糊成血紅一片。

「小梓，出來。」我用門禁卡打開 012 的房間門，對著躺在床上的女孩說：「妳不是想回家嗎？不是想跟姊姊團聚嗎？」

聽到「姊姊」這個關鍵字，012 曲梓姍撐著身體坐起來，我把從廚房順出來的菜刀放在地上，往她的方向推動，菜刀滑到她的床邊。

「沒辦法直接離開的。」雖然嘴上似乎在反駁我的話，她還是從爬下床，撿起地上的菜刀，跟我一起往外走。

「妳絕對殺得出去。」我用右手去摸她的臉，拇指擦過她的嘴脣，血液像口紅一樣塗了上去，「我要先去找真相。」

「真相那麼重要嗎？」她抿了抿嘴。

「在生命前，真相並不那麼重要。」我回答她，「但我好像早就該死了，那好像就無所謂了吧，就讓我好奇一次。」

「好～的！」她拉長尾音的語氣像在撒嬌，一蹦一跳地往前走，沒幾步就消失在走廊轉角處，緊接著我聽到尖銳的笑聲和撕心裂肺的哀嚎聲，我不管那邊發生的慘劇，從樓梯往下走，用門禁卡刷開通往室外的玻璃門，沒必要找地方躲起來，畢竟從手臂低落到身後的兩條紅色痕跡招搖無比，反正沒人敢也沒人能追上來，我握著被染濕的門禁卡，走進那棟一直被視為禁地的大樓。

那棟樓的門是不透明的白色，在門打開，我踏進第一隻腳的瞬間，幾個白大衣的人注意到我，他們恐慌地尖叫起來，有人按了牆上的紅色按鈕，警鈴在整棟樓中不斷迴盪。

我聽到有人大喊快去實驗室內躲好，他們往同一個方向撤離，我跟了上去，他們都衝進一間標示為無塵衣更衣室的地方，我跟了上去，但門禁卡無法打開那扇門，我從上面的玻璃窗往內看，裡面還有其他房間，他們已經進入更裡面的氣浴室中。

廣播在此時響起，混著厚重的雜音，是一個我沒聽過的聲音，『002，舉起雙手，退到門口去，面對大門站好。』

我轉了一圈，這裡的監視器還不少，我一時也不知道要面對哪個才能直視廣播的人。

『重複，002，舉起雙……呃、你什……』

廣播室聽起來發生了打鬥，沒過多久，我上方的日光燈全數暗下去，剛才還有聽到的機器運作聲也全部停了下來，我看了一眼更衣室的門禁刷卡區，它原本亮著紅燈，現在燈也已經熄滅。大樓斷電了。

我不再去管更衣室內的人，反正我本來就追不到。我跟著逃生燈找到樓梯間，在緊急逃生門旁邊還有樓層分布圖。檔案室和廣播室都在三樓。

機械都停止運作後，我只聽得到自己的呼吸和腳步聲。

檔案室肯定有我要的東西吧？我一階一階往上走，推開三樓的逃生門，檔案室也需要門禁卡，還好我手上這張是可通行的。

檔案室三面都是書架，平放著許多紙本資料，我努力在衣服上找了乾淨的地方把手擦乾，我可不希望紙上的文字被血液汙染。

鬼使神差地，我首先拿了 012 的資料來看，第一條和最後一條記錄都是藍眼睛寫的，這算一種緣份嗎？

我接著往前面的號碼找，看到 006 時停了下來，006 的這張照片沒有戴眼鏡，我看著她的照片看了很久，紫色眼睛很漂亮，非常少見。我想起她被從生態池撈出來時臉上掛著的微笑，往下看了 006 的其他記錄。

天花板有異響，我抬頭去看，雖然不意外來人是誰，但他就這麼光明正大跑出來這點倒是讓我挺意外的。

「007，早安啊。」

「007，早安啊。」

「……怎麼這次醒這麼快？」

「可能因為我找到 006 的檔案了。」我揉了揉太陽穴，頭很痛，我本來就懷疑 006 的死不單純，檔案室只是證實了 010 的被自殺論，順便點名兇手是誰。

「繼續吧，時間不多了。」

聞言，我看了一眼時間，早上八點要集合，還有五小時，我很期待這次行程，待會還想抓緊時間睡一下，不然會沒體力玩。

「我一開始也以為你是被關在地下的，但仔細想想，回音很大所以能聽到很多消息，真的是很爛的理由。」我被 007 壓在書架上，背部被書架嗑得很痛，他雙眼通紅，大口喘著氣，死死盯著我身上的血，也不知道我說的話他聽進去了多少，我掙了兩下沒能甩開他的手，索性放棄。

早在一樓釘子戶能自由離開房間時我就該猜到的，兩個釘子戶都能自由離開房間，一樓的可能早就知道地下室的人是透過什麼在移動，才會用老鼠形容他。

「好奇怪啊，這裡沒有你。」我鬆開拿著資料的手，任由它們散落在地上，我剛才從 012 往前找，008 和 006 中間沒有 007 的檔案。

「燒掉了。」007 似乎找回一些理智，鬆開我後退到兩公尺遠的地方，「妳的傷口也太大了吧，怎麼還沒失血過多暈過去。」

「這算一個問題嗎。」我笑著回應，繼續翻找我的檔案，007 應該是向後靠在書架上站著，我聽到鐵架發出匡的一聲，「廣播室和斷電是你弄的吧，怎麼打贏的？」

「把這往他們臉上噴。」007 的解釋讓我好奇地回頭看了一眼，他手上拿著一個噴瓶，「稀釋後效果還是很好。」

原來這就是上次那 10 毫升的結局。

「好的，做為一個其實隨時都有能力逃跑的人，你特地來找我幹嘛？」我找不到我的檔案，既然 007 有能力把他自己的檔案拿去燒，我的資料大概也在他手上，「總不會是藥癮犯了而已吧。」

「沒地方逃啊，我們哪還有地方可以逃。」007 不屑地笑出聲，「013 和 015 沒讓妳想起什麼嗎？」

「看來我的檔案內容很豐富喔。」

「內容很精彩。」007 認同地點點頭，拋出下一個問題，「對於想殺妳的人，妳會當什麼都沒發生嗎？」

「我會先假裝沒事，等他相信我沒有懷疑他。」我直視他的眼睛，「藍眼淚不是想殺我嗎？我死了他就能離開這裡，他渴望的是自由與安全，那就在他以為自己擁有一切以後奪走它。」

「打斷他的腿，奪走自由，弄瞎眼睛，讓他活在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的不安中。」我不知道我現在是什麼表情，不過 007 的臉從震驚轉為堅定，我知道，他認可我的答案了。

「但我不會殺了他。」我撿起地上的資料，看著 006 的照片，「我畢竟還活著，最想幫 006 報仇的也不是我。」

我又醒了過來，身體的沉重和頭痛讓我無法動彈，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眼前的一切才開始聚焦，我接過杯子，把剩下半杯水全部喝完。

「我找到我們的合作和交易內容了。」我按著眉間，忍住大量灌水造成的嘔吐感，指著藍眼淚，「他歸你了，想怎麼弄就怎麼弄，死了自己收屍。」

007 把空杯拿走，又倒滿一杯水給我，「後面不回憶了？」

「後來的事不難猜吧。」我咬著玻璃杯緣，「012 把其他號碼都砍了，那傢伙來把我們領走，我看到熟人驚嚇過度又把一切忘了。」

「妳確實很不禁嚇。」007 被我瞪了一眼，他當沒看見，繼續說道：「但妳潛意識依然記得藍眼淚想殺妳。」

「我曾經還覺得他很倒霉。」我笑了，為當初自己曾經愧疚而感到可笑，「運氣不好被安排來監視我，我煩了，無聊想找樂子，然後就被我陷害。」

「他想弄死妳也不是沒原因的，他要後悔只能後悔沒把妳確切地弄死。」007 在床邊坐下，一雙紫色的眼睛盯著我看，「我幫妳砍了 001 的報酬別忘了結啊。」

「放心吧，沒忘。」我活動關節，他替我回憶過去也只是為了要我兌現當初的承諾，我答應他的事確實瘋狂到不切實際，不過想起這麼多事，也不算虧。

我下床確認行李已經準備好，安心地躺回床上，「八點出任務，讓我睡一下。」

似乎是我提到任務，007 想起什麼似地出聲提醒：「曼珠沙華和那傢伙分別接了妳和黑白花貓的暗殺任務，這對妳是很糟糕的消息。」

「曼珠沙華？」是我沒聽過的代號。

007 滑著手機，翻出一張相片給我看，見到那張臉時我忍不住倒抽一口氣。

「該怎麼辦才好呢。」007 欠扁地笑著，「這個組合要殺妳，妳除了逃跑還有別的選擇嗎。」

另一位釘子戶的上半身在地上打滾，我和 007 站在一旁看。

他沒有接受任何藥物的實驗，和普通人一樣，我的血對他是劇毒。不過我準備離開檔案室時傷口就已經凝血，現在的狀況不適合再失血一次，我連走路都開始搖搖晃晃，所以在一番討價還價後，007 把他的噴瓶借給我。

看著他不斷掙扎扭動的上半身和僵直不動的下半身，再回想他把我推下樓時的樣子，我愉悅地長舒一口氣。我也不知道 007 和他是什麼過節 不過無所謂 我只是想拿到我的個人檔案。

007 去了一趟地下室把資料拿給我，我盯著厚厚一疊紙，一頁一頁慢慢地翻看，反正等待是很漫長的。

當我把所有記錄看完，再翻回第一頁，看著編號下的名字，那些曾經無法成形的模糊文字終於浮現出輪廓，雖然是假的，但我總算能順利閱讀、說出我的名字。

無論真假，我終於能完整地辨識這些字。

我重複地念著自己的名字，像在施展什麼咒語一樣，我將寫有我名字的部分撕下，緊緊抓著那半張紙，只是不斷重複著。

編號：002 (Poppy)

姓名：軒轅夜熙

【夢之篇・拾柒】

孔妍，我的學生。透過她與梓嫗如出一轍的外型，我早就猜到她們是雙胞胎，但沒想到會在這裡看到她的名字。

曲梓嫗和曲梓嫓。

「把東西拿出來丟需要花這麼多時間嗎？」我看得入神，沒注意到白獅已經站在門邊，他一手倚在門框，斜著身體看我，「順便說一下，隨手關門是個好習慣，請習慣它。」

啊……確實，我差點被他嚇死。

白獅看著地上的紙箱，走過來蹲下，開始翻找那些病歷，「壁虎說有些檔案沒有要丟，但他忘記拿出來，我過來拿，妳手上那疊有 015 以前的嗎？」

「有……」我正要把檔案遞出，卻猶豫了一下，緩緩開口詢問：「你們都是病人嗎？」

我認識的殺手不多，就有兩個出現在病歷中，紀陵的代號夜來香也以其中一個記錄人的身分出現在病歷上，結合她說過她的職業是藥劑師，組織裡每個人都和醫院有關嗎？我以為基地是在酒吧，但好像診所更有可能？這裡門禁更多，看起來更有秘密基地的感覺。

「幹這行的能心理健康才有病吧。」白獅接走檔案，翻閱了確認無誤後，起身準備離開檔案室，「隔壁有碎紙機，用那個處理就行，動作快點。」

「為什麼有些要留有些不留？」

「夜來香沒教妳問題不要太多嗎？」白獅冷笑，我感覺我再多說一個字就會出事，不對，我搞不好連呼吸都是錯的，不過好險他只是說說，沒有真要對我動手，「沒必要留死人的資料。」

青年帶著資料離去，「我先拿去給壁虎，妳弄完直接過來掛號櫃台。」

好幾箱的紙要碎，我懷疑這根本不是一人份的工作，我終於把事情處理完，關上檔案室的門，在樓梯間的地圖找到如何去櫃檯的路。

櫃台前有一排長椅，是給病人等待時坐著的，走出樓梯間後，我朝左手邊看，有三個人正坐在椅子上，於是快步朝他們走去。

沒錯，三個，多了一個戴著浮誇貓咪頭套，穿著深藍色衣服的嬌小身影。

「梓姍……？」我不確定地自言自語，自認聲音已經算小了，但白獅和梓姍紛紛捕捉到，齊齊轉頭盯著我看。

不對，白獅不是要殺梓姍嗎？

「黑白花，平常妳們出任務也是這樣喊名字的嗎？」白獅似乎很無奈地揉著眉間，嘆了一口氣。

「我平常不喊任何人的名字。」非常甜美的嗓音，是梓姍沒錯。梓姍雙手捧著臉頰——其實是頭套，我能想像頭套下的她肯定眨著眼睛，然後，以往這種狀況，夜熙就會嫌棄地叫她不要裝可愛，然後……

白獅正要告訴我接下來的行程，從看診間走出來一男一女，女的是紀陵，另一個男人我沒見過，他穿著白色的袍子，胸前掛著工作證，應該是這裡的醫生，他們好像本來急著要說些什麼，但在看到外面的人時明顯猶豫了一瞬。

「你們……路上小心。」男人的聲音很細，感覺很靦腆。也可能是尷尬，因為這句話前文不接後文，突兀到不行。

白獅看見男人，把剛才檔案室中的資料遞給他，回頭繼續向我說明，「妳也知道，小怪物是我的目標，不過非常悲傷的事實是，我打不贏她。」

所以這就是你們可以和平地坐在椅子的兩端的原因嗎？

「我也想用小鎚鎚扁你啊，但是虎鯨說不可以。」梓姍委屈地補充道。

「如果虎鯨和妳必須死一個呢？」白獅保持著笑容，指了離我較近、靠牆站著的曼珠沙華，「他可是恨不得把虎鯨碎屍萬段呢。」

「說起來，我們好幾年沒見面了耶。」梓姍順著將頭轉向曼珠沙華，伸手把貓咪頭套摘了下來，「阿謹好久不見～這幾年有沒有想我？」

她一蹦一跳地湊到那個把臉孔遮得嚴嚴實實的少年身前，雙手拿著頭套背在身後，微微向前彎腰看著少年。

少年的身軀明顯地顫抖了一下，「想想想當然想！妳先離我遠點！」

「太讓人桑心惹，嚶嚶嚶，肯定是我太可愛的錯～」梓姍的甜蜜字句持續輸出中，接著她話鋒一轉，「你要殺虎鯨嗎？好像也只有你殺得死她了，你要把她砍、不對，鋸成幾塊？」

我花了幾秒鐘理解眼前的狀況，他們看起來很熟，但又要殺死對方，這是什麼混亂的關係？

「好了啦，反正也不能在診所內開戰，這是規定。」紀陵拍著手試圖緩和氣氛，她走到我旁邊，伸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似乎有意想把梓姍也拉回來，伸出的手停頓幾秒後又收回，「雖然說我會對你的任務睜隻眼閉隻眼，但你直接在我面前要殺她，我不好交代。」

「說得好像是我們能殺成功一樣。」白獅聳聳肩，笑了一下就往外走，經過我時停了下來，微笑著問我：「孟老師，對妳而言，學生還是能付出生命保護的嗎？」

他問的是「還是」，看來是聽說過我被詐騙的事。

「下次我不會那麼衝動了，會量力而為……」我還能怎麼辦，我也只能乖乖被調侃。不過他這麼一問讓我又思考了這件事，就在他點點頭表示聽到我的回覆，準備離開時，我又補充了一句：「但保護學生我覺得沒有錯，我還是會保護她們。」

「要不先送妳下去吧，以防地獄沒人，她下去後太孤單。」曼珠沙華彎著雙眼，看起來應該是在微笑，聲音卻不帶一絲笑意。

「再次強調，診所和酒吧都是保護區、安全區、停戰區。」紀陵往前一步，遮住曼珠沙華充滿敵意的目光，「再大的仇恨都不能破壞規矩。」

「她成不了阻礙，沒必要。」白獅也在緩和氣氛，他拍拍曼珠沙華的肩膀，低聲又勸了幾句，兩人離開診所。

我感覺比起阻止曼珠沙華砍我，白獅更像是在瞧不起我欸……雖然他說的也沒錯啦。

「好，現在可以繼續我們原本要討論的事了。」紀陵放過了我的肩膀，我剛才本來很疑惑我該跟誰走，但紀陵按著我不讓我離開，白獅也沒有要我跟上去的意思，我就這樣留下來了。

我跟著他們走到一樓角落的一間會客室中，四人圍著一張桌子坐下。

「首先……虎鯨其實現在是被通緝的狀態，這點我瞞了妳。」紀陵開始解釋，我感到緊張了，如果她解釋的內容我無法理解，是我太笨的問題還是她解釋得不夠清楚的問題？

那個我沒見過的男人……工作證上的名字叫劉全斌，他翻看白獅給他的資料，將其中一份放在桌上，「實驗編號 002，姓名軒轅夜熙，不過她的實驗記錄在幾年前研究室被毀時同時損毀，除了最上面的編號和姓名欄，其他資料都缺失，照片也沒有。」

「她的特殊性在於，她可以是 002，可以是軒轅夜熙，也可以是虎鯨，除此以外的全都不行。」

紀陵接著說。

好的，我開始聽不懂了。

「她沒有小時候的記憶。」似乎感受到我開始困惑，劉全斌好心地解釋，天啊我沒想過同事中有這種好心人，紀陵就算發現了，有時候也懶得管我，「如果一直想不起來的話也就這樣了，但最近她開始尋找自己的記憶。」

「當她不再只是軒轅夜熙的時候，就會成為某些人的威脅了。」

「我！小時候的事我也記不太清楚了！」梓姍舉手發言，她真的像個小朋友一樣，加上可愛的聲線。不過夜熙好像真的很煩她。

「妳那個是正常狀況，小時候的事誰會通通記得。」紀陵伸手把梓姍的手放下，順便摸了幾把她的頭髮，「總而言之，現在最好不要和虎鯨扯上關係，也不要去探索她的過去，我知道妳好奇心旺盛，但這次真的不是能好奇的事。」

我看著病歷上的兩行文字，縱然有再多疑惑，現在也只能吞下去。

好，我忍不住了。

「那 012 呢？」問這問題時我瞄了一眼梓姍，她也正好轉頭看著我，「012 不是孔妍……就是，曲梓嫣，她就是梓姍的雙胞胎姊姊對吧？」

「曲梓嫣和曲梓嫵確實是雙胞胎姊妹沒錯。」但紀陵說這句話時思考了片刻，不過也可能是
在猶豫要告訴我多少，因為她立刻又補充道：「她們的故事妳也別問。」

哈囉，請問我的學生有正常人嗎？

沒有，正常人哪會去當殺手。

劉全斌和紀陵提醒我們不要和夜熙扯上關係後，似乎就想結束這個話題，梓嫵卻突然伸手拉
住準備站起來的紀陵。

「我和鬼屋有關嗎？」梓嫵問，她平常總是活蹦亂跳的，這回罕見地嚴肅，看上去不是開玩
笑，也不像能輕易迴避這個問題，「鬼屋的女鬼看到我的時候衝上來追我，我就是她的妹妹
嗎？」

鬼屋.....

雙子鬼屋！夜熙曾說鬼屋那家人姓曲！

紀陵這次又沉默了許久，但她明白她必須給梓嫵一個答案，她嘆了一口氣，閉上眼很無奈地
道：「對，那個女鬼是妳姊姊。」

沒見過女鬼本鬼的我驚呆了。

我腦中突然想到，都市傳說第二名的女鬼和第三名的女鬼是姊妹，這種不合時宜的笑話。至少我覺得挺好笑的，不過說出來八成會被揍。

「太好了，沒有因車禍死去的雙胞胎妹妹，姊妹兩人都還活著。」我喃喃地道，抬頭卻對上紀陵皺起的眉。

「車禍確實發生過，她胸口還有被保險桿撞到後留下來的疤。」紀陵指著梓姍緩慢地說：「反正都過去了，現在這樣也挺好的。」

我突然感覺哪裡不對，但又說不上來。我低頭去看 012 的病歷，劉全斌沒給我幾秒，他把資料疊好，說要收到其他地方，然後我想到不對勁的地方在哪，剛才在檔案室我因為不敢相信而盯著 012 的照片看了許久，我很確定，雖然有病服遮掩，但能看到 012 的胸口中心突了一塊，像是腫了起來。

【緣之篇 · 玖】

七點半，我從床上坐起，房間內只剩我一個，突然有點不習慣，我走進浴室洗了把臉，接著往另一間房間走。

小梓手中握著兔子娃娃，睡得很沉，我推了兩下都沒醒，乾脆連人帶被子地把她拖到地上，她終於迷迷糊糊地睜開眼。

「曲梓姍，起床了。」我蹲下來看著她，「曲梓姍，我在叫妳呢，黑白花！醒來！」

「嗯……早，阿……虎鯨。」確認曲梓姍醒了以後，我才離開她的房間，廚房的餐桌上放著昨天買的菠蘿麵包和甜甜圈，我打開冰箱給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在我不斷糾正後，曲梓姍終於乖乖改口喊我虎鯨。

花了好幾個月，從藍眼淚的供詞和緩慢的催眠療程，總算想起以前的事。

孤兒院——或者說實驗室被我們搞得一團亂，012 幾乎把她看到的所有編號都捅了一刀，不怕痛的果然是最強的，落地珍珠趕到現場時，活著的號碼寥寥無幾，我、007、010、011、012，還有幾個我本來就不記得號碼的小孩。

再後來那個人來善後，事情鬧得很嚴重，我們必須被轉移，他和我們都有一對一談話過，八成是那時又給了我們暗示，讓我們忘記那天發生的一切慘劇，單純以為是失火導致我們必須搬家。我可能很容易被嚇到，但嚇到失憶還是有點離譜了。

無論原因為何，總之我又失憶一次。或許我本就渴望遺忘這一切。

新的診所一樣要定時抽血，後來接續夜來香工作的是珍珠夫人，她拿針筒的技術沒有拿手術刀好，我看過她剝人臉皮，動作流暢一氣呵成，但給我抽血總能札個五六次。而且她總把抽血說成打針，對她來說用針都一樣，或許連針灸她都會說是打針。

「虎鯨，走吧。」曲梓姍把雨衣遞給我，我把它和電鋸一起放進黑色袋子中，到廚房挑了個高粱的空瓶，把透明的薰香油倒滿瓶子、鎖緊，放進行李箱中。

曲梓姍拖著她的箱子站在門口，「妳這次也要泡眼球酒嗎？」

「嗯，跟之前一樣，是帶給萬年青的伴手禮。」我敷衍地應道，曲梓姍推門走了出去，我隨後跟著走出去並將門關好鎖上。

我和曲梓姍拖著行李離開大樓，夜來香的車停在社區花園的噴水池前，我們認得她的車，因此她平常不會搖下車窗，引擎隨時保持在啟動狀態，依她說法是她的車窗貼了不透明的隔熱紙——雖然我不記得這到底合不合法——以防止被人狙擊，不熄火也是為了有任何狀況時能立刻開車逃跑。

但今天一反往常，她將車熄火了，副駕駛的車窗敞開，我坐上車時注意到車鑰匙甚至沒插在鑰匙孔中，夜來香捏著鑰匙，靜靜坐在車上，要不是我們剛通過電話，在上車前她還回頭看了我們一眼，我都要懷疑她是不是已經被遠處的狙擊手擊殺。

嗯？

「今天怎麼熄火了？」我繫上安全帶，盡可能讓語氣隨意一些。

曲梓姍和行李一起窩在後座，夜來香看著我後望向後照鏡，接著嘆了一口氣，將鑰匙插入鑰匙孔中，啟動汽車。

「因為狙擊手不在這個城市了。」她說。

「去外地出任務了嗎。」

夜來香瞄了我一眼，回應道：「對喔，和我們一樣。我只能說到這了。」

和我們一樣出外地任務，或者……

我們的話題沒再進行下去，拐沒幾個彎，接到天鵝後，夜來香驅車前往碼頭。

夜來香把船票遞給我們，我和曲梓姍坐在她們兩個的前排，船上還有其他乘客。我拿著手機開始錄影，海水和天空藍得反光，亮得刺眼。夜來香出聲提醒我別把手機掉進海中，我隨便回了幾句，低頭看到曲梓姍帶了她的手工兔子玩偶，她捏著兔子耳朵，把兔子放到座位旁的扶手上，我把手機對準兔子。

「是兔兔的旅遊日記唷。」她讓兔子揮了揮手。

我把照片發到聊天室中，影片因為檔案大小的限制沒辦法上傳，只能作罷。

【卯咪敲口愛❤】：@ORERERERE，妳家兔子要變成魚飼料了喵 上午 11:12

【卯咪敲口愛❤】：[兔子坐船.jpg] 上午 11:12

【ORERERERE】：欸~~(T▽T) 上午 11:12

【兔兔最可愛🐰】：兔兔可愛 上午 11:15

【卯咪敲口愛♥】：貓貓可愛 上午 11:16

我的發言成功炸出聊天室的一位潛水成員，那個暱稱為「兔兔最可愛~」的人。

他是之前主任失蹤時來學校調查的兩個警察之一，對小梓一見鍾情，後來因為一些原因……主要是有人沒帶手機出門沒看到訊息，後來也不知道是誰給他洗腦的這就是命運，反正，他們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了。

但黑白花不是普通人類，如果她沒有經歷七年前那場車禍，如果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那他們要怎麼樣都不關我的事。問題是她不普通。她的生死雖與我沒有直接關係，但畢竟是同一個實驗室出來的，如果有人打算「清理」記錄，我和她沒一個會倖免。

【夜夜笙簫歌】：0A 0 上午 11:17

【卯咪敲口愛♥】：@梅發梅發幾月開，妳暈船了咪？ 上午 11:19

我滑掉來自聊天室的訊息通知，繼續拍照，沒理會夜來香表達震驚的言文字，她今天太反常了，她、藍眼淚、壁虎以前都是實驗室的主要工作成員，安排她和藍眼淚監視我和黑白花就是因為他們和我們相處時間久，比較清楚怎麼應付我們。這點我也一樣。

藍眼淚從以前就想除掉我，包括試圖讓我跳樓，珍珠夫人他們都是知道的，所以才刻意把夜來香排成第二位監視者，和壁虎相比，夜來香更排斥正面的打打殺殺。

那些成年人又想維持自己利益，又不想和與自己利益衝突的人正面衝突的樣子，令人噁心。我記得 001 在這點少見地與我有共識。他們在得到實驗結果後，就實驗要繼續或終止有了意見分歧，雖然我聽他們說，他們是分成繼續、終止、維持原狀三派，不過對我來說實驗繼續和維持現狀這兩派都是一樣的。

曲梓姍突然看著海面大喊海豚，我從手機後順著她的手指看過去，什麼都沒看到。手機震動了一下，有人私下傳訊息給我。

【芋頭】：你們在海上？ 上午 11:20

「妳小心點，等等兔子真的掉下去，可就撿不回來了。」我把兔子抓下來塞到曲梓姍懷中。

【卯咪敲口愛♥】：對 上午 11:20

「這樣兔兔就看不到海豚了。」

【芋頭】：不只一組人同時去同一個地點出任務 上午 11:21

【芋頭】：第一次碰到 很怪 上午 11:21

「不要裝可愛，也不要裝可憐，這對我沒用，我只會揍妳。」

【卯咪敲口愛♥】：不只一組？ 上午 11:21

【芋頭】：恩 上午 11:22

「嚶嚶嚶，妳好兇喔。」我甩開曲梓嫓的手。

芋頭是駭客，還喜歡把炸彈包裝成禮物寄給目標，不過主要工作是監視組織內每個成員的手機、電腦使用狀況。因為玩電腦遊戲的關係我和他關係不錯，要不是有這層關係，我根本不可能和倉鼠私下溝通。

所以說謹慎交友。

【卯咪敲口愛♥】：透漏其他成員的資訊也算一種違規吧 上午 11:23

【芋頭】：對 上午 11:23

【芋頭】：但我們是朋友 上午 11:23

我想到夜來香一早的反常，又看了眼前的一片湛藍。點開夜來香的私人訊息，發了一條訊息過去。

【卯咪敲口愛♥】：晚香玉 上午 11:23

【夜夜笙簫歌】：？ 上午 11:23

【卯咪敲口愛♥】：妳也要殺我嗎？ 上午 11:24

熟悉的飯店。我從紀陵那拿到第二張房卡，正要打開房間，動作被天鵝的叫聲打斷。「不先敲門嗎？」她問。

敲門？如果鬼神真的存在，殺過人的我們身後肯定跟了不少背後靈，想要我們一命償一命的怨靈肯定比飯店的地縛靈還凶。那我們還怕什麼呢？

「我不信這一套。」我不顧還想出言勸阻我的天鵝，直接把門推開。

鬼神不存在。我沒被復仇的惡鬼纏過，也沒被仁慈的神明救過。

能拿刀捅我一刀的活人更可怕。

曲梓姍坐在地毯上，想趴到床上又怕弄髒潔白的床鋪。天鵝先去浴室洗腳上的沙子。幾乎是她走進浴室的同時，門被敲響，不是按門鈴，而是敲門，11下特定的節奏，是DOVE，鴿子把東西送來了。

我和紀陵到門口搬行李，曲梓姍依然坐在地上，沒有跟上來。

「妳下不了手的人，她下得了。」紀陵低聲道，我把曲梓姍的行李踢過去，在她翻看自己的行李時繼續和夜來香對話，我們蹲在地上，湊得很近。

「我知道，所以小梓會先被處理掉。」我看著紀陵把她箱子中的瓶瓶罐罐拿出來，擺在桌上，「不過……」

我們的交談被開門聲打斷，天鵝從浴室中走出來。「噢，妳好了？來把妳的行李拿走。」紀陵迎上去，在確認天鵝的立場前，還是得防一下，她或許不帶壞心思，缺點也是不帶壞心思，容易被套話。

我把那瓶「高粱」拿出來，刻意讓紀陵看見。

倉鼠比我想的還要晚聯絡我。照他說法，急件要加錢。

好吧，可惡，高中生的零用錢有限，等我有錢以後……不對，倉鼠應該是我們中最有錢的一個。

按照約定，我在觀光夜市用一杯難喝到爆炸——畢竟我也曾是受害者——的調酒支開另外三人的注意，反正紀陵會替我打掩護，天鵝肯定也不會立刻發現我跑了。

倉鼠坐在一片黑暗中，那裡是通往其他地方的馬路，用U型護欄防止汽機車進入人多的夜市，他就坐在護欄上，看起來就像狂累了坐下來休息的一般觀光客。我不知道珍珠夫人給他安排了什麼療法，總之他的臉現在看起來就和正常人無異。

我把房卡遞給他。

【夢之篇・拾捌】

七大都市傳說的第二名，雙子鬼屋，那是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位於省道旁的工業區，距離最近的交流道只需要十五分鐘車程，雖不是市中心那種繁華熱鬧的地段，卻也絕對不算荒郊野外，屋子看起來有點年份了，但也稱不上破敗。派出所距離鬼屋走路只要五分鐘。

紀陵把車停在騎樓下，捲簾門關著，旁邊的窗戶裝有鐵窗，仔細看那些白色金屬被塑造成花朵的樣子，讓我想到夜熙家的海報。

她們好像都很喜歡花。

「準備好見鬼了嗎？」紀陵走到窗旁，一手抓住鐵窗，用力晃了一下，鏗鏘聲嚇了我一跳。也吸引了屋內「女鬼」的注意力。

一個黑衣人走到窗邊，戴著黑色手套的雙手貼著玻璃，湊過來看我們，那人頭戴黑紗，看不清長相，不過從穿衣風格和鬼屋的傳說內容，應該是個女人。

「幹嘛？」黑衣女人不滿地問，她的聲音沙啞，聽起來不像聲帶受損，比較像長期未使用的樣子，就像早晨起床後的第一句話，沙啞又疲憊，「妳們是誰？」

「妳妹妹的同事。」紀陵拿出手機，給女人看螢幕中的照片，對方看見後用力拍了一下玻璃窗，力度之大彷彿要把窗戶拍碎，「這是七年前她走丟時的樣子，對吧。」

女人拉開玻璃窗，從鐵窗的縫隙中伸出手，想去搶奪紀陵的手機。

「小媽！」她發出宛如野獸一般的嘶吼聲。

「然後是她的近況。」紀陵不知道又給女人看了哪張照片，雖然被黑紗遮掩，但我能感覺到，身為姊姊的女人正用癡迷、近乎癲狂的眼神看著紀陵的手機。「想要的話，可以安排妳們見一面。」紀陵適時地補充道。

女人似乎心動了，她的手在空中停頓幾秒，卻緩緩放下，她退回房子中，「不必了……她還好嗎？」

「不太好，有人想殺她。」紀陵道。

咦？這是能直接說的嗎？

「妳得出去避個難。」紀陵繼續說：「跟我們走嗎？」

「我怎麼信妳？」女人反問。

紀陵不意外女人的懷疑，她指了指我，示意我上前，「這位是妳妹妹的高中老師之一，叫孟庭芳，家庭的庭，草部的芳，她的資料在學校官網都能查到，剛才我有給妳看她入學時的照片，妳還記得是哪間學校嗎？需要……」

「我會自己去查。」女人啞著聲音打斷紀陵，一隻手按在窗框，準備把窗關上，「有人想殺我妹妹，和我要去避難，有什麼關係？」

「血緣關係。」紀陵一手按住窗戶，我看到她的手微微顫抖，看上去相當用力，「妳們的母親有病，妳在孩童時期發病——這很少見，大部分患者都是成年後才顯現出病症，妳的妹妹有可能會罹病，也可能沒遺傳到疾病。」

女人的手應該是鬆開了，本來關起一點的窗戶被紀陵狠狠推開，發出不小的撞擊聲。

我第一次看到紀陵露出這種兇狠的表情，窗戶已被完全推開，她雙手握在鐵窗上，壓著聲音道：「妳不想知道為什麼有人要殺她嗎？不好奇她失蹤的這幾年她發生了什麼嗎？」

黑衣女人一頭撞在鐵窗上，似乎想利用疼痛讓自己的腦清醒一些，紀陵藉機伸出手，一把將蒙住臉孔的面紗扯下，「妳不想知道妳妹妹什麼時候會變成妳這個樣子嗎？」

黑紗被扯下的瞬間，女人尖叫出聲，快步向後退，用雙手遮住自己的臉，但我依然看見那張可怕的臉。

那張能被誤認成女鬼的臉。

她的臉上有大小不一的圓形疤痕，還有許多紅色的圓形斑點，像是過敏，鼻子凹陷，看起來不是燒傷，也不像被腐蝕過。

我沒見過這種皮膚病，一時愣在原地，直到被紀陵拖著離開鬼屋。

「我們今天到底來幹嘛？」我坐在副駕上，喃喃地念著。

紀陵掃了我一眼，「湊合她們兩姊妹見一面。」

「她們為什麼……」我還想追問，紀陵的手機在此時響起。

紀陵一邊開車一邊把響個不停的手機從口袋拿出來，瞄一眼來電顯示後把手機扔給我，「幫我接一下。」

是倉鼠的來電。

接通電話，我按了擴音鍵，低沉的男聲傳了出來：『夜來香，妳現在到底站哪邊。』

「你們啊，我都特地來提醒她姊準備落跑了。」紀陵嘴角掛著笑，我卻覺得她看起來特別危險。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她們見面的話……』

「黑白貓還記得自己有姊姊，有牽掛就有弱點，有弱點就不會被追殺。」紀陵快速地解釋，她轉了個急彎，我一頭撞在車窗上，好痛。

『行吧，暫且信……』

「喂，你打給我的事，虎鯨知道嗎？」紀陵打斷倉鼠的話，在路邊把車停了下來，停車時的急煞讓我額頭差點再次遭殃，車停下後，她伸手把手機接了過去，關了擴音，「你是以什麼身分打給我的？倉鼠？還是……」

倉鼠應該是回答了什麼，紀陵沒再追問，掛了電話。

孔妍，又或者說她真正的名字，曲梓嫣來到鬼屋和「女鬼」見了一面，姊妹七年沒見，碰面時沉默了整整五分鐘。

我們在鬼屋一樓的客廳圍著一張方桌坐著，梓嫣和女主人面對面坐著，我則坐在梓嫣右手邊的位置，紀陵在我對面，桌上放著四杯紅烏龍。

梓嫣的姊姊要我們稱呼她殷戈——她說是她的綱名，七年沒人喊過她本名，現在已經不習慣原本的稱呼了。殷戈今天仍戴著面紗，不過她剛才為了泡茶把手套摘下，她的手指形狀怪異，關節扭曲，看起來好像沒有指甲，應該也是遺傳病的病症之一。

梓嫣滔滔不絕地說著她和她男友——名為兔仕捷的刑警——的故事，從初遇說到近況，我才知道他們第一次約會跑去 LikBar ——警察去酒吧約會雖然不違法但總讓我想笑——他們互相請對方喝酒，一個請天使之吻一個請紅粉佳人。

紀陵和殷戈似乎聽懂了更深層的含意，殷戈唉唷了一聲，詢問梓嫣，「你們第一次約會就這麼直白的嗎？」

「比阿壘他們委婉了。」梓嫣紅了臉，盯著深褐色的茶液看，「他們互請長島冰茶。」

等等，長島冰茶連我不怎麼喝酒的人都有所耳聞，酒精濃度不是超高嗎？

「喔～我也聽過，他們在酒吧從 11 點喝到 5 點，最後有人發酒瘋大哭才離開。」紀陵補充道：「而且我記得他們從夜市就開始買路上的調酒，真的很瘋。」

「喔～我也聽過，他們在酒吧從 11 點喝到 5 點，最後有人發酒瘋大哭才離開。」紀陵補充道：「而且我記得他們從夜市就開始買路上的調酒，真的很瘋。那時 LikBar 還沒蓋呢，不然不可能讓他們這樣喝。」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啊？」梓嫣抿著杯緣，「啊，我想到了，差不多兩年前吧，那時我們剛離開……」

「對喔，兩年前。」紀陵突兀地打斷梓嫣的話，梓嫣停了一瞬，又接著道：「嗯，在我們進高中前的事。」

欸？等等，進高中前？

「啊，我都那麼明顯在阻止妳往下講了，妳怎麼還講出來呢！」紀陵浮誇地揮舞雙手，最後搭上梓嫣的肩膀，用力搖晃，「未成年偷喝酒不要那麼高調！」

「我成年以後才去酒吧的啊，我……」

「進高中前那個絕對還沒成年啊！」我忍不住大喊出我的心聲。

聞言，梓嫣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驚訝地摀住嘴巴，瞪大雙眼，「啊，不小心說漏嘴了。」

我靜靜看著她們聊天，殷戈和梓嫣姊妹聊得愉快，她原本想留梓嫣住一晚，但被梓嫣以沒有換洗衣物為由婉拒，答應殷戈會再去找她，殷戈笑盈盈地說她會把房間準備好，等梓嫣回家。

「我們說好要一起回家。」

「妹妹答應過會帶我回家，我會等她帶我回家。」

「妹妹……」

「妹妹，你看，我們回家了。」

【緣之篇 · 拾】

倉鼠點過鈔票，滿意地收下房卡和錢，紀陵手上還有一張卡，而我們本來就不怎麼會分開行動。

「這種低級錯誤，多做幾次就離死不遠了。」他嘲諷地收起東西，站起來準備離開夜市。我無法反駁，這次確實是我辦事不周，帶了香油卻沒帶任何擴香的器具。

就算我錯了，也不妨礙我多嘴幾句，「你又無所謂，還多了一次賺錢機會。」

我繞到他面前，迫使他正視我接下來要說的話，「喔，不對，你現在看不上這點小錢了。」他想推開我，我就順著抓住他的手，「怎麼，我的血好賣嗎？價格還行吧？」

「妳這樣會失去合夥人的。」倉鼠聽起來很憤怒，他的聲音本就低沉，咬牙切齒的時候又有種特別的感覺。不得不承認我愛死他強忍不滿或憤怒時的聲音。

我的合夥人，是「我的」合夥人，我的東西。

「其他人我不知道，你不會。」我抓著他的手，一如多年前我們初遇時他抓著我一樣，「對我成癮的可不只你一個，我的市場可大了。」

我知道倉鼠看不慣上面的人很久了，冒著被警察抓捕的風險在街角兜售的是他，和其他團夥售賣範圍重疊時被追殺的也是他，錢卻必須全部上繳。

上回就被冰蟻那夥人盯上，被打得剩一口氣後丟到垃圾場，肺傷得不行，差點就被死神帶走，他雖然活下來，但止痛藥讓他沒戒完全的癮又犯了，珍珠夫人把他關了一陣子，才沒讓他變回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

所以冰蟻必須死在我手上啊，敢碰我的東西是吧？怎麼可以讓那個沒見過血的女老師動手？誤導其他人是天鵝殺的已經讓我夠不爽了。

「幹掉他們，那些就全都是你的客戶了。」我愉悅地宣布。

我的「走丟」時間不能太長，差不多該回去了，倉鼠會把東西塞到我的行李箱中，我只要裝著沒事和紀陵她們會合，再一起回去就行。

倉鼠拍開我的手，要我別再煩他，轉身走進黑暗中。

回去途中我買了一支糖葫蘆和一支炸熱狗，紀陵她們三人不算難找，我很快就走向她們旁邊。

「老師， 婦在找我嗎？」

為什麼啊，我把你、把你們當成哥哥，為什麼都要背叛我？

013 和 015 力氣很大，我被他們掐著脖子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窒息的感覺如此熟悉，我的頭傳來劇烈的疼痛，在漸漸模糊、漆黑的視野中，他們兩個的臉好像重疊在一起，我看不清那是兩個人，或者是我眼花把一個人看成兩個。

我的手撞到了什麼，好像是桌子，他們放在桌上的手電筒滾了下來，橘黃的燈光照亮那張想殺死我的臉。

因為燈光的關係，那雙眼好像泛著金黃色的光芒。

是那隻琥珀色的眼睛！

我本該死去，但我……

我會活下去。

我從我的左手臂咬下一塊肉，右手沾著自己的血就往眼前的那張臉抹。在我模糊想起的事中，每次我被抽血，那些血液都會收在特製的容器中，老頭說那是專門裝毒藥的容器，結合之前從 007 那推論的我的血液特殊性。

我賭對了。不是每個人都是 007，至少 013 和 015 就不是。

痛苦的嚎叫聲中，他們的左手鬆開了，我把握住反抗的機會，用力將他們推開。他們倒在地上抽搐，似乎被抽乾力氣。

我大概知道，放著他們不管，不到一天他們就會死去，但畢竟是我曾經視為兄長的人，就算他們現在想殺死我……肯定是我做錯了什麼對吧，所以我得努力補償才行，讓我想想啊……

013 和 015 因為一直都在一起，很多人都很害怕他們，把他們當成怪物。

對了，就是這個。

我撿起 013 和 015 帶進來的門禁卡，跑到廚房，找到我需要的工具，在他們震驚的眼神中完成我的協助。

「這樣你們就不會再被當成怪物了。」我握著他們的手，擠出笑容，「我努力了……但沒辦法像守宮……喔不，壁虎那樣，我的技術沒有他好，但我努力過了。」

013 和 015 沒有回應我，四雙眼睛只是直直盯著我，我有些失望，不知道他們現在是開心或生氣，我搞砸了嗎？畢竟他們從出生起就從未分開過。

我對著 013 和 015 哭了起來，我不明白，我不理解，我不知道，我不想面對。

我搞砸了。

我扯開自己的衣服，胸口一直有一個子彈留下的疤痕，我看著它，許多回憶強迫性地灌入我腦中，我不願記得的那些事。

選擇性遺忘是大腦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為了不瘋掉，假裝什麼都不知道。

坐在酒店的床上時，我想起昨晚做的夢，我很久沒做夢了，更何況是以前的事，畢竟我的記憶混亂，像不同且各自都不完整的拼圖被混在一起，到處都是碎片，卻拼不出全貌。

在我成為軒轅夜熙前，我有家人，雖然母親死得早，但有兄弟姐妹，和我同年的姐姐——雖然我從不這麼喊她，小我兩歲的弟弟，還有父親的戰友，那些叔叔伯伯們，以及那些叔叔伯伯的小孩，日子還算充實。

我不太清楚他們以前參加過什麼戰爭，但我很喜歡他們，勝過我的父親。

有個叔叔很喜歡一種很甜的飲料，裡面還有一顆顆黑色的軟軟的物體，喝一杯就能飽一下午。我聽父親他們會喊他隊長或大哥之類的。

他們口中的副隊是一個斯斯文文的叔叔，看起來很年輕，他有一個侄子，那個哥哥脾氣很好，有時候很好欺負，聽隊長叔叔說他們都很擅長處理電子設備，雖然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電子設備是什麼。

還有一個視力很好的叔叔，他的話很少，不過曾偷偷教我使用手槍的方法，他說女孩子會的防身術越多越好，要我不要聲張，不要讓其他人知道我會這些，還帶我去夜市玩過 BB 槍。

我不知道他們共同經歷過什麼、關係曾經有多好，但這一切都在我父親成為叛徒、被處決的那刻結束了。

我忘了一切，將第一幅拼圖打散後鎖進盒子裡，成為軒轅夜熙，花了數年，最後在 013 那雙一真一假的眼睛中找回一切，001 說的沒錯，不要藍色眼睛，要不是那隻義眼，我也不至於把他認成其他人。

而後我在見到那位「其他人」的瞬間遺忘一切，第二幅名為 002 的拼圖也散了一地，當時我大概是還沒決定好是否要恨他。

現在我決定好了。

兩年的戀人遊戲已經夠了，他終究是透過軒轅夜熙在看其他人，在看那個當他面前死去的人……

或許我從未決定好我想做什麼。

我揉揉眼睛，很意外今天這麼早就開始感到疲憊，紀陵過來捏了捏我的肩膀，我竟然沒反應過來。平常我的肩膀是不可能讓人碰的，我討厭肢體接觸。隱約聽到曲梓姍說到鬼故事。

「這不是出門玩必備的娛樂節目嗎？」我朝天鵝喊道：「妳還記得祥寧市的七大不可思議嗎？」

以前我覺得不可思議挺酷的，殺人網站、鬼屋、山裡的鬼、自殺湖……電梯是以前蝙蝠練駭客技術的時候搞出來的。除了被誤認成鬼影的修女，其他都和我們有關。

010

我的步伐越發沉重，腿像灌了鉛，幾乎要挪不動。

紀陵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任務前好好玩，妳也知道，任務完成後鬆懈下來的瞬間才是最好突破的時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抬頭看著紀陵，她臉上沒有平時的笑容，看起來特別嚴肅，就算在以前我也沒怎麼見過她露出這種表情，紀陵、晚香玉、夜來香，一直都是個溫和的大姐，除了幾次我大出血，因為有讓所有人中毒的風險，她才露出驚慌的樣子，不過在我還沒受傷時就開始嚴肅我還是第一次見。

好消息是嚴肅的她無比可靠，壞消息是只有當事情往糟糕的方向發展時她才會嚴肅。

曲梓姍為了貓掌抱枕的無理取鬧讓我緊繃的神經緩和了些。她一邊大喊著飯店的枕頭和貓掌不同，一邊用拳頭拍打著紀陵，天鵝在一旁不知所措。

於是我想讓她把枕頭帶過來，我打開手機，撥通那個幾小時前才撥過一次的號碼。

倉鼠聽起來很不悅，感覺心情很糟，我雙手撐著床鋪，笑著和他交涉，我把手機拿起來，聽到他那邊的背景很安靜，看來他沒有在夜市或市區，也沒有在海邊。

聽到報價後，我替曲梓姍的錢包默哀一秒。

我泡了一杯即溶咖啡，雖然咖啡因對我的效果不強，但心理作用還是有的。在和天鵝簡單坦白我和曲梓姉就是都市傳說第三名以後，我整理了陷阱會用到的繩子和釘子，深深吸一口氣，躺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包起來。

紀陵一週前和 001 碰過一面。001 當時正一個人在玩狼人殺；前三個夜晚，神職沒有做事；第四晚是平安夜；第五個白天時，狼人殺死一個平民，一個狼人會被放逐。

所以我應該有三個晚上可以準備。

曲梓姉根本不需要擔心，給她一把槌子她就能幹翻所有人，但一到那種狀態，她有機率變無差別攻擊，我不想賭，不想賭她到時還能不能認出我是誰，所以無論如何，我都該跑。

我本來就很容易失眠，好不容易昏昏沉沉地陷入黑暗，卻被天鵝摔到地上的聲音吵醒。她到底在幹嘛？有什麼問題？

小梓又在和那個警察聊天。

不安。

果然還是很不安。

那個警察的出現讓我很不安。

我不像 001 有那麼神準的直覺，但能活到現在，我的直覺偶爾還是挺可信的。比如我從一開始就反對小梓和兔子交往，除了因為他們職業上的衝突，更多的就是不安，很不安，我總覺得兔子會帶來厄運。

我抑制不住不安的情緒，最後站了起來，決定聯絡倉鼠。

7-Hamster 的名字幾乎是剛亮起就立刻接通，我一拿起來就聽到他抱怨地要我沒工作就別找他。

「我又不是不付錢。」倉鼠把薰香機和房卡都放進我的行李箱中了，我把房卡塞進口袋，走到房間外靠著牆壁坐下。

『按小時計費。』

「你覺得除了……他們兩個，只會有他們兩個來嗎？」

『妳怎麼不問蝙蝠？』

「我怕他透漏太多，被滅口。」

『惡魔牙齒是他叔叔，不至於吧。』

「我說的是我怕我被滅口。」

倉鼠沉默了一會兒，發出一陣低沉的笑聲，像開關被開啟一樣，笑得停不下來，『就算他什麼都不透漏，妳也……妳在怕什麼？』

我愣愣地拿著手機，一時不知道要回什麼。

『軒轅夜熙，妳在怕什麼？』倉鼠終於笑夠了，不過還是偶爾能聽到他在咳嗽，似乎還沒緩過氣，『害怕面對 033？妳殺不了 033，所以只有他有可能殺死妳，但妳不是在害怕被他殺死。』

「……別說了。」我的聲音掙扎著從喉嚨中發出，沒拿手機的那隻手揪緊頭髮，劇烈的疼痛讓我想以為頭皮要被扯下來。

『至於另一位，妳怕他怕得半死，甚至連他的代號都不敢說出來，不會真的被情傷……』

「別說了！」我吼了出來，意識到現在是凌晨三點多，我喘著氣左右張望了一下，雖然出任務時蝙蝠會對飯店監視器動點手腳，但同一層樓如果有其他房客，我的聲音還是有機率把他們吵醒。

倉鼠說了個名字，問我他就那麼可怕嗎。

我掛斷電話。

【夢之篇 · 拾玖】

LikBar 的招牌已經熄燈，五點的天空微微亮起白光，我、紀陵和梓姍是最後的客人，假日的商圈很熱鬧，學生和遊客都不少，歇業後的酒吧十分安靜，萬年青曾很驕傲地解釋店面隔音做的有多好，此時此刻，他正將我們點的調酒送到我們面前。

我很少這樣喝，但紀陵好像沒打算放我們回家睡覺，她說反正明天星期天，我們不用上班上課，可以放縱一下。

聽紀陵說孔妍——也就是曲梓嫣——最後還是沒有回曲家古厝和殷戈一起住，我問梓姍有沒有打算也回家團聚，她沒有正面回應，只是又喝了一口螺絲起子，左手拖著臉頰靠在桌子上，右手兩根手指捏著吸管攪動酒液。

「她現在被追殺，怎麼可能回去，」紀陵笑出聲。我才想起夜熙和梓姍現在都有殺手要追殺她們，尷尬地笑了幾聲。

「沒事的，這裡是保護區，就算被通緝，在酒吧和診所依然不能交戰，這就是保護區的規矩。」萬年青笑著將蔓越莓汁遞給我，我不只一次被他們調侃來酒吧只喝果汁，又貴又沒意思，但我對酒真的不熟，也不知道要點什麼，因此還是每次都點果汁喝

在保護區出手傷人之人將不受保護區規定庇護，萬年青曾暗示過酒吧連著武器庫，要是有哪個不要命的敢違反規則，就別想活著走出酒吧。

酒吧是安全的地方，這個念頭根深蒂固。

五點半，萬年青領著紀陵和我去拿武器，梓姍留在二樓，她趴在桌上，不確定是喝醉了還是在補眠，也可能是被迫殺導致的心力交瘁吧，在我看不到的時候，或許有許多殺手去找過她的麻煩。

不過我很意外，一直以來紀陵都是使用毒藥，我沒看過她使用刀或槍之類的武器，當然，她也沒教我這些東西的用法。

「我會不會自己把自己弄死啊？」鑽進櫃子時，我忍不住開口問道，試圖以此壓下心中的恐懼，刀槍肯定會見血，和梓姍初次見面的血腥場景直到現在都還會出現在我的噩夢中，我不認為我的心理素質足夠承擔這一次的任務內容，通宵的疲勞加強了這種不安。

而且不是說新手推薦毒殺嗎？還是已經不算新手了？這才幾個月，實習轉正都沒這麼迅速啊！

「我們要拿的是防彈背心。」紀陵邊往下走邊回頭和我說話，「除非妳把自己悶死？那也是挺厲害的。」

她回頭看著我，因此沒注意到最前面的萬年青已經停下腳步，她直接撞到男人的背上，即便差點兩人一起跌下旋轉樓梯，萬年青依然能笑出聲調侃：「妳真的太少進武器庫了，連入口在哪都不記得了。」

「你也知道，我平常去診所拿藥比較多，來找你都直接到酒吧嘛。」紀陵往上退了幾階樓梯，旋轉樓梯沿著牆角建造，我們現在大概在樓梯的一半位置，萬年青在牆壁上摸索，雙手分別按在兩塊不同的壁磚上，往內一按，一小片牆壁被他推得向內凹陷，看那片牆的範圍，應該是一扇暗門。

像是映照我的猜測，那片牆在向內凹陷後自動向上移動，露出牆壁內的走道。

「要翻過樓梯欄杆才能進去，所以千萬別穿裙子來。」萬年青翻進走道內，這扇門比櫃子門大多了，紀陵可以很輕鬆地越過他向內走，讓出空間給我進去。

「黑白花貓很不喜歡來這裡。」萬年青在我也進到走道後在牆上又按了什麼，我看到那扇門回到原位，從門變回牆壁，「除了因為不能穿她最愛的小裙子以外，腿不夠長，每次她翻欄杆都會很好笑。」

牆內的密室充滿我只在電影或遊戲中才看過的東西，我分不出那些槍的差別是什麼，只能說，有很多槍。

「防彈背心在這邊。」萬年青從房間中的大桌子下拿出幾樣黑色的東西，「還有防毒面具。」紀陵接過，清點後點點頭。我注意到無論背心或面具，都只有兩件，但我、紀陵、梓姍明明有三個人。

像是聽到我的心聲，紀陵開口解釋：「黑白花貓都被通緝追殺了，怎麼可能跟我們一起出任務？也是因為少了她一個最強戰力，我們才要拿來防具。」

原來如此，雖然好像還是有哪裡怪怪的，但我被說服了。

「順便介紹一下，這裡是 LikBar 的一樓，看到那扇門了嗎？走出去就是飲料店的廚房，平常會鎖門，不會有飲料店員工誤入的狀況發生……雖然也有員工是自己人啦，妳好奇嗎？要不要出去看看？反正現在還沒營業。」

「你別慾禦她，她好奇心旺盛，總有一天會被害死。」紀陵雖然這麼說，但也沒有阻止萬年青去開門的意思。

然後我一打開門就看到廚房內有兩人僵持著，門打開的聲音不大，但還是讓兩人整齊地轉頭看了過來。

紀陵在看清那兩人是誰後，猛地將我拉到後方，不讓我再往前一步，「妳別過去，會死的。」她抓著我的肩膀，將我拉到萬年青後。

萬年青笑咪咪的，手上拿著一把槍——應該是步槍，「曼珠沙華，酒吧是保護區。」

「我知道，所以我們才停在這邊。」曼珠沙華戴著黑色鴨舌帽和黑色口罩，手上握著匕首，站在廚房和飲料店的走道口。

我轉向另一人，是夜熙。

她靠著櫃子坐在地上，大腿處的褲子被染成深色，地上有一灘暗紅色液體，我想上前查看她的傷口，紀陵和萬年青也都看到那片血，但兩人都死死擋住我，不讓我往前走。

「她這樣會很難收屍，不對，現在已經很麻煩了。」萬年青皺起眉，衝那堆血液揚了揚頭，「白獅沒提醒你別弄出太多血嗎？」

「對啊，毒死多好，為什麼要這麼血腥。」紀陵嫌棄地道，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戴上防毒面具，並把另一個塞到我手上，「沒處理好，我們一群人都要陪葬。」

「這樣也挺好，大家一起去死。」曼珠沙華滿不在乎地回應，整張臉都藏在陰影下，「我不在乎，只要能殺了她。」

「我在乎，而且我挺惜命的，不好意思，請你出去。」萬年青將槍口對準曼珠沙華，臉上笑容不減，「就算她現在被通緝，酒吧內還是禁止交戰。」

「我沒有要在這動手，放著不管，她最後會失血過多死掉。」曼珠沙華晃了晃手上的匕首，「這個出血量應該有摸到動脈。」

「那可不好說。」一直默不作聲的夜熙突然開口，她的嗓音乾啞，雙眼下的黑眼圈十分明顯，看起來相當疲憊，「你最好待到我死透為止，萬一我傷好了沒死成，以後我肯定不會離開保護區。」她雙眼都彎成月牙，嘴角扯了扯，卻扯不出一個笑容來。

「我會說服叔叔他們改掉保護區這個規定。」曼珠沙華附地點著頭，「妳殺了我父親、我的哥哥，後來還殺了老鷹，我不會放過妳。」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沒有犯蠢踩到陷阱，你親自過來補刀，後面的事就全都不會發生了。」夜熙額上冒著汗，終於扯開一個笑容，「老鷹為什麼會死？他的死和你脫不了關係，不要為了擺脫自己的愧疚和自責，就把錯全都丟得別人身上。」

趕在曼珠沙華再開口前，萬年青出聲打斷兩人的對話「曼珠沙華，你可以去門口等，你今天不用上班嗎？」男人指了指坐在地上的夜熙，「她看起來根本站不動，只能坐在這邊等血流乾或傷口癒合，你先出去，我怕你們多聊幾句，你忍不住就在保護區動手。」

曼珠沙華沉默不語，半晌後認同地點點頭，「確實有這個可能性，她如果能動了，你能告訴我嗎？」

「不能，我不會幫你們任何一邊。」萬年青斬釘截鐵地回應：「我也不會幫她治療，推薦你去找蝙蝠，跟他要監視器畫面。」

少年點點頭，聽到萬年青的提議後他雙眼彷彿都在發光，「我去聯絡他。」他拋下一句話後離開廚房，我聽到鐵門開啟又關閉的聲音，他應該真的離開了。

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他有點天真？有點好騙？

「他哥？啊？等等，他還有其他哥哥？」夜熙後知後覺地發出疑問，她用力眨了幾下眼睛，阻止血液流進眼睛中，看來她不只有大腿受傷，「就算換了名字，白髮加異色瞳那麼好認的特徵，不至於認不出……」

像是想到什麼，她失去血色的臉看上去更加慘白，雙眼直直盯著門口的方向，喃喃地道：「他該不會不知道我是誰吧？」

「唉，這就麻煩了，這些血要怎麼清。」紀陵拿出手機，應該是要聯絡其他人，「比較專業的就壁虎，但他今天好像有手術，不確定有沒有空……」

「叫他來，現在，立刻，來幫我處理傷口。」夜熙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直直盯著我們，「保護區對吧，保護區可沒有規定我不能隨意走動。」

她扶著牆壁朝我們走來，在地上留下大片血液，像多了一條紅色的尾巴拖在地上，「你們覺得在我失血過多死掉以前，我能帶走多少人？」

「妳先別移動……」

「這裡是廚房，你們覺得，如果這裡賣的飲料導致大量民眾死亡，這種嚴重的投毒案發生後，飲料店還做得下去嗎？」夜熙打斷萬年青的話，她背後的架子上放著好幾個茶桶，還有已經洗乾淨的果汁機等等，「這家店被搜查的話，那間武器庫怎麼辦呢？畢竟這扇門不是暗門。」

「唉，更麻煩了。」紀陵搖搖頭，「妳的手機呢？怎麼不自己聯絡壁虎？」

「我現在被通緝，我找他他會理我？」夜熙反問。

紀陵重重嘆了一口氣，「我們聯絡他也會留記錄，比起投毒案帶來的未知結果，幫妳聯絡醫生這種背叛行為肯定能讓我們一起上通緝名單，妳又不是不知道我們手機都在監控下。」

夜熙像是突然想到還有這回事，洩氣地坐回血泊中。

紀陵已經拿到這次任務會用到的防具，和萬年青說了一聲，就要帶我離開，我還想爭取一下，真的要見死不救嗎？

聽到我的疑問，紀陵翻了個白眼，告訴我夜熙的血液特殊，對一般人來說是致命的，因此不能貿然接觸。

「當然，妳不怕死的話，是可以去幫她包紮。」她補充道：「看是先被感染死掉，還是因為協助她，然後被通緝，接著被我們當中的人幹掉，妳和她和黑白花貓都不一樣，妳是易碎品，被通緝的話應該活不過一天。」

我在武器庫停了許久，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從紀陵和萬年青不願意靠近夜熙以及後續對話來看，她的血確實有問題。

無作為的旁觀者算是共犯嗎？

萬年青在武器庫將任務資料交給我們後回去看著夜熙，他說要確保夜熙的血沒有染到太多物品，還要聯絡鬣狗來處理被污染的器具，如果她最後死掉，還要幫她收屍……總之，事情很多。

紀陵抽出檔案遞給我，我愕然發現這次的任務目標就是夜熙，但她的個人資料除了性別年齡職業這些一般、其他任務也會寫的內容，還多了一份全英文的資料，被英文閱讀支配的恐懼讓我下意識地移開目光，正好對上紀陵，她一臉嚴肅。

「妳最好認真看完那堆英文字，壁虎寫的，是目前最完整的記錄了。」她說：「無論妳想幫她處理傷口或殺她，都需要知道這些事，反正結論就是殺她不能造成大量出血，曼珠沙華也知道，但他下手不在乎這些，上次還拿電鋸……除了曼珠沙華太意氣用事以外，這個任務拖太久，一直沒殺成，所以現在要增員。」

可能是我的震驚和不願太過明顯，紀陵笑了笑，繼續道：「別這樣，大概再過幾天，我們連黑白花貓的任務都會收到。」

Poppy Project

CHUAN-PIN LIU, LING CHI, CHENG-EN LAN

Introduction

SCP-008-A (008-A) is a mutant strain of SCP-008 (a kind of prion protein, PrP) with 100% infectiousness rating. It transmits through bodily fluids, with no base capability of becoming airborne or waterborn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008 and 008-A is the fatality rate.

There are numerous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008-A infection: Blindness, paralysis, and hallucinations can occur within minutes of the primary infection. Onl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develop severe allergic reactions, which results in death. These individuals who are infected with 008-A for the first time are referred to as SCP-008-A-1 (008-A-1).

Known 008-A-1s include CHEN YU, YU-HSIN CHANG, TZU-CHING HSIANG, YUN CHIANG, et al. 008-A will gradually and slowly cause damage to 008-A-1's body. Their blood contains special antibodies (SCP-008-Ab, Scp8AAb) that are not found in uninfected people. The concentration is extremely low and produces almost no immune response that we did not suspect Scp8AAb associated with 008-A infection.

Although primary infection has a low mortality rate, secondary infection is certainly fatal. 008-A-1s die within one day of being infected with 008-A. After 008-A-1 is infected with 008-A, the concentration of Scp8AAb in the blood rises rapidly. These excessive Scp8AAbs not only bind to 008-A, but also induce other violent immune responses. At the same time, 008-A will aggravate the damage to 008-A-1s' body. When both occur together, 008-A-1 will either die from severe allergies or from organ failure caused by 008-A. We hypothesize that those who died from primary infection already had Scp8AAb in their bodies.

Even with precautions taken, a 008-A-1 mother is bound to transmit 008-A and Scp8AAb to her infant (referred to as SCP-008-A-2 or 008-A-2), either through the birth canal or breast milk.

In previous studies, **TZU-CHING HSIANG** proved that unprocessed blood of 008-A-2 is highly poisonous. This toxicity decreases over time and is affected by the amount of bleeding and the level of pain felt by the host. If infected by 008-A-2's blood, the same symptoms will occur as if 008-A-1 were infected with 008-A, which will lead to death.

The only known 008-A-2 is **YING TAN**, daughter of **TZU-CHING HSIANG** and **YUN CHIANG**. 008-A in her blood is inactive and has no effect on her body while Scp8AAb in her does not bind to 008-A or produce an immune response. They simply float freely in the blood. When she bleeds, 008-A and Scp8AAb are exposed to air and become active again. This is probably due to its protection of the host.

The tactile corpuscles of 008-A-2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normal, causing them to experience more severe pain when injured. Once 008-A-2 is injured, the message from the nociceptor will transmit the pain signal, while increasing the activity of 008-A in the blood. In this situation, the highly active 008-A does not cause damage, but binds to μ -opioid and cannabinoid receptors (CB1 and CB2 receptors), rendering endorphins, enkephalins, and cannabinoids unable to relieve pain. More intense acute pain alerts the host to stay away from danger and to engage in behaviors that aid healing, such as resting and avoiding use of the injured area.

The role of Scp8AAb in 008-A-2 remains unknown. They are like "guests" inside 008-A-2's body.

Based on HSIANG's research, the blood of 008-A-2 is specially processed for use as an anesthetic and a hallucinogen. Unprocessed blood can be used directly as poison.

W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008-A and Scp8AAb in 008-A-2 to find possible medicines or treatments for 008-A-1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CP-008-A-2

008-A-2 was 11 years old. When she was transported to our laboratory (or "hospital"), she was unconscious with a gunshot wound to the chest. After multiple surgeries, she woke up 6 months later.

Her brain did not suffer any damage, but she lost all her memory. It may be psychogenic amnesia. We judge that this will not affect the progress of the experiment.

To prevent 008-A-2 from being targeted or attacked by numbers, we labeled her as 002. Her daily routine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other numbers.

The "Numbers"

There were many orphans in the slums, it was easy for us to find many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 tried to find individuals of similar age to 008-A-2. Most of these children suffered from malnutrition, it took us another year to restore their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to normal levels.

Orphans are numbered according to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enter the "hospital", with odd numbers for boys, starting from 003, and even numbers for girls, starting from 004.

Muscle Tissue Oral Experiment (The "Lunch")

008-A-2 was sampled every morning, during which time other rooms are fake tested. We mixed her muscle tissue into pork, which would be used to make sandwiches or hamburgers. These foods would be served as the numbers' lunch.

Blood Injection Experiment (The "Treatment")

To reduce the toxicity, we diluted blood 3 times with saline and injected it into numbers 016 to 030. We called this "treatment". The mortality rate of the injection experiment was about 50%, much higher than the oral test (16.7%). We diluted the blood sample 5 times and injected it into the

new batch number (031 - 051), the toxicity was still too high. We lost many numbers during this stage.

We diluted the blood samples 10 times and injected them into all remaining numbers, including the surviving numbers from the oral experiment (003 - 015).

Results

In the initial stage, we only had 12 numbers (003 - 015). 013 and 015 were dicephalic parapagus twins so we considered them as one individual.

All numbers except 006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poisoning after the "lunch",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doses they took. 004 died within one hour after the "lunch", with bleeding from both eyes, mouth and nose. 005 died 12 hours later with the same symptoms as 004. After the autopsy, it was found that both of them had gastric perforation, renal fibrosis and other organ dysfunction. Blood tests showed they both had extremely high levels of adrenaline. The accelerated heart rate and increased blood pressure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adrenaline may be the cause of the rupture of capillaries before their death.

We did not expect that muscle tissue would contain such large amounts of toxins. Many numbers were seriously injured or even died. Mixing muscle tissue into food, while a gentle method of administering the drug, resulted in different amounts being taken by each pers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variables. Medication must be given uniformly.

Additionally, anesthetics are ineffective for 002. She experienced severe pain and resisted strongly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wound caused by blood drawing was smaller and the pain was less, so 002 was more cooperative.

Based on the above factors, we decided to abandon the discussion on muscle tissue and focus on the toxicity of blood.

After the "treatment", all numbers experienced symptoms such as dizziness and vomiting after the injection and recovered within an hour to days, that is, they all survived. Among them, 006 and 007 showed amazing immunity. Not only that, they also became dependent on 008-A-2's blood, just like taking drugs.

Numbers continued with the "treatment" except for 006 and 007.

006 and 007 were biological siblings. Due to their amazing resilience after the "treatment", we decided to let them try the "lunch" with low grams.

006 would see hallucinations after taking meat chunks and recovered after an hour. The unprocessed blood made her high and had no adverse reactions. 007 suffered anaphylactic shock after eating the meat, which was relieved after an injection of adrenaline or 008-A-2's blood. 006 seemed to be the individual that we had been looking for a long time, who was completely immune to 008-A-2.

We wanted to study their blood components and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others.

006 was addicted to the taste of meat and blood. We also thought that increasing the dosage would help the experiment. However, after she took too much meat, she jumped into the ecological pool at midnigh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allucinations. When we found her in the morning, she had drowned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It might be that she saw a beautiful but false illusion before she died. We lost extremely preciou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Fortunately, her brother had similar physiological data to her. To protect 007, we isolated him in a special ward in the basement.

After letting 007 take blood orally, 007 became abnormally excited. He hardly needed sleep and kept asking us for blood. When we withheld blood from him, he became anxious, restless, and extremely aggressive. 007 attempted to create wounds on 008-A-2 when she violated the rules and met him in the basement. He smelled 008-A-2, which was the source of the blood we injected with him.

006 often stayed in the library, where she had met 008-A-2 many times. Due to memory loss and our deliberate isolation, 008-A-2 remained hypervigilant to all numbers (including 012 and 033 who once lived with her) and researchers. To our surprise, 008-A-2 showed interest and kindness to 006 and 007. Sh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talk to them.

Perhaps just like the siblings were addicted to 008-A-2's blood,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006 and 007 that attracted 008-A-2. The obsession shown by 006 and 007 made us wonder if 008-A-2's blood had addictive properties.

The blood test report of 007 showed that 008-A and SCP8AAb were present in his blood, both of which were the same as those of 008-A-1 and 008-A-2. After ingestion of 008-A through blood or meat, Scp8AAb concentrations rose rapidly, and the mutant immune cells (perhaps macrophages) in his body were activated and engulfed Scp8AAb and 008-A to eliminate toxicity.

To sample and analyze 007 mutant immune cells is the goal of the next experiment.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Raw data and experiment records were burned by 008-A-2. This paper was written by CHUAN-PIN LIU. Some details may not be true as LIU cannot remember all the details and his memory may not be completely accurate.

As an extremely complex PrP, SCP-008-A has a more complex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its impact on humans than SCP-008.

SCP-008-A-1 contains SCP-008-A and Scp8AAb. The former will constantly cause damage to SCP-008-A-1's body organs, while the latter does not usually respond. Only when the secondary infection, that i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008-A in the body increases rapidly, the antibody concentration will rise rapidly, which will not only bind to SCP-008-A,

causing a violent immune response. At the same time, SCP-008-A damage to SCP-008-A will also intensify, ultimately leading to individual death.

SCP-008-A-2 is a progeny of SCP-008-A-1s, born with SCP-008-A and Scp8AAb in her blood. Whether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CP-008-A or Scp8AAb will not affect SCP-008-A-2, they are symbiotic.

From the experiment, we found the special case of 007.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cp8AAb is at high level, special immune cells will activate and phagocytose Scp8AAbs. If this can be applied to SCP-008-A-1s, it may save their lives when SCP-008-A-1 is a secondary infection.

However, before we continue our research on 007, a serious accident occurs in the "hospital". We underestimated the degre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008-A-2's blood and numbers.

008-A-2 killed 013 and 015 before cutting her arms. The smell of her blood rapidly diffused in the air, causing hallucinations in numbers. The hallucinating numbers began to attack others, including other numbers and some researchers.

There were only a few survivors in the numbers:

007 is in the basement, unaffected.

010 and 011 had impaired sense of smell and taste, these defects helped them remain sane. When the incident happened, the two hid in ward 011 and escaped.

012 had extremely powerful strength that no one could harm her.

Ward 033 was particularly strong and therefore not affected.

008-A-2 and 012 are the masterminds of this massacre. As to whether they should be reset or destroyed, it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our researchers' right to inquire or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making. All we know is that neither of them was executed and the **Poppy Project** was forced to stop.

In addition, another experiment (**Foresee Project**) was affected.

The bodies of 001 and 003 have been recovered, and the details of the operation will be described in another report.

【緣之篇 · 拾壹】

我撐傘走在木樓梯上，在已經踩過點的地方右轉，直直走進樹林中，這條樓梯沒有叉路，要讓其他人不被牽連到的話，在沒有造路的樹林裡解決是最好的方法。

不過，我什麼時候也會考慮其他人了？

曲梓姍根本不需要我擔心，她比我還能打，紀陵工作經驗那麼豐富，也肯定不會有問題，那我是在擔心誰？那個天真無邪的女老師？我一直覺得她能活到現在是個奇蹟，她竟然沒瘋掉，心理素質還不錯。

正思考間，一陣劇痛從背後傳來，我順著衝擊力往地上倒去，插在口袋中的手摸上卡片刀，隨時都可以在手上劃出一個傷口，另一隻手鬆開傘柄，在地上摸索片刻，找到那幾條線，用手指輕輕扣住。

雖然有防彈衣，但還是痛得半死，肋骨不知道有沒有斷。

我躺在地上，現在有兩個選擇，一是倒在地上裝死，等收屍的人過來時偷襲他，雖然收屍一向是由鬣狗負責，但不知道我血液的特殊性，應該處理不了我的屍體，再者他們應該不會放過我最後的研究價值。

另一個選擇是啟動布置在四周的煙霧彈和催淚彈，根據前幾天踩點的路線撤回沙灘，紀陵會把船和鑰匙都停在我們說好的地方，我先躲過這一次，再做之後的打算。缺點是這相當於告訴所有人我還沒死。

狙擊手真的很克制我，不管是擅長的陷阱或天生的特殊性，在遠程攻擊面前都不值一提，但他沒有補槍，我聽到腳步聲，其實那人腳步已經放得很輕，但細微的鞋底和草地摩擦的聲音還是傳進我的耳朵中。

那人在我身側停下，蹲下來將我擋住頭部的傘移開，我和他四目相對。

子彈擊中的位置不是心臟也不是腦，我現在還活著是合理的，何況老鷹看到我還睜著眼睛看他時也沒有露出意外的表情。他在我身邊坐了下來。

我其實不懂他為什麼這麼快就過來了，像是趕著見我最後一面、要看著我死一樣。狙擊的目的就是遠程擊殺，即便我當下噴再多血，殺我的人也不用擔心會被濺到，現在我還沒死透就過來，又不補刀，我不懂他過來幹嘛。

不懂就問。

「你這麼早來幹嘛？我還沒死呢。」

「確實不會那麼快死。」他說，我看到他依然把槍握在手上，這樣不行，畢竟我的胸口還是很痛，唯一的偷襲機會，我還是想在更有把握的時候去賭。我開始找話聊，試圖分散他的注意力，「是龍決定要殺我的嗎？你們就這麼怕我想起以前的事？」

「以前你們對我多好啊，現在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還有我爸，那個死老頭，你們、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在我提到父親時，老鷹一向冰冷的表情鬆動了一瞬，我抓住機會，繼續道：「我想起你之前說我和我爸很像，但具體是什麼我還沒想起來，你要不要跟我說一下？」

「我們曾是戰友。」或許是認為我生命即將結束，老鷹沒有無視我，和我提起那段過往，這故事我曾從他、從龍的口中聽過無數次，不算什麼新聞。

他們原本都隸屬同一個傭兵團，只要錢給的夠多，什麼事都能幹，那時他們的隊伍被稱為蠶狗，後來蠶狗通稱那些無法獨立進行任務、必須多人行動，進而轉為在背後幫忙收屍的人，實力更強的成員有了其他代號，因為有些人會直接點名要他們進行任務，當中就包括老鷹、巨蟒、龍、惡魔牙齒和珍珠夫人。

某一次屠殺一個深山村落的任務中，他們遭遇一場嚴重的疾病感染，感染的傭兵都出現視力、神經系統的問題，有些人失明、癱瘓、精神錯亂，極少數的人死在那場瘟疫中，第二次屠村時，參與的成員在血流成河的村子裡，因疾病復發而全數暴斃。沒參與二次屠村的傭兵們不敢再回到那座村落中，因為去收屍的蠶狗也有去無回，他們只能一把火燒乾淨一切。

等他們離開深山，回到都市，才終於有器材研究病因。

老鷹說，我的父親一直在研究如何根治疾病，因為只要曾經感染過，第二次感染就一定會失去生命，而大部分傭兵團的人都被感染過一次，初次感染症狀又不明顯，他花了好大心力才整理出所有感染人員的名單，為了研究甚至將一個基地設在貧民窟與市郊的邊界處。

我知道，為了找那些孤兒，云謹就是這樣來的。

我一開始還以為是老頭想要兒子想瘋了，路邊撿的雜種也帶回家，後來才明白，不管是曲梓嫣還是云謹，都不是他隨便帶回來的。甚至可以說，他們兩個沒痛覺的，都是因為我這個痛覺過度敏銳的，才會被老頭選中。

「我只想知道。」我在老鷹提到云謹被收養時打斷他，我小時候可沒少欺負這個來路不明的弟弟，但他即便被我捅過一刀，後來還是噁心地堆著笑臉跟在我身後，我不想回憶那些事，這只會讓我胸口悶得發慌，「你們什麼時候知道我也被感染的？」

我知道老頭一直以來都知道這件事，他和我的碰面十次有九次是為了抽血，剩下一次是路過遇到。

但其他人呢？如果他們早就知道我是天生就帶有病原的「毒王」，又怎麼會放著我自由自在地活了十年？我父親死後，甚至過了一年左右實驗室才開始運行，第一批包括我也才 6 個人，這一年肯定是在建立那間「醫院」。

「妳父親死亡的時候。」提到我父親，老鷹的思緒似乎被拉回到六七年前，也可能是更久以前，當他們還並肩上戰場的時候，「妳應該不記得，妳要開槍，××去搶，但只有推倒妳，所以子彈偏了。」

他頓了一下，像在回憶當時的事，我握了一下刀片，假裝我是因為這段回憶而感到痛苦，掌心已經濕潤，我死死盯著老鷹的雙眼。

在沒有外傷的狀況下，眼和口是最好下手的位置。

「也因為他推了那一下，本該噴到妳身後的牆的血液，噴到子敬身上。」老鷹低下頭看著我，「他替我們所有人都做了檢查，唯獨沒檢查出他也被感染過……也或許是他不願意告訴我們。」

二次感染必死，而我的血中帶有感染源。

我恨的人錯了，殺死我父親的人，是我自己。那他為什麼一直不解釋呢？

但這些都不重要，無論如何，我都想活下去！

老鷹仰頭看著上方，似乎在回憶著什麼，我伸出藏在口袋中的右手，猛地坐起，目標是他的雙眼。

但我的手在空中被截住，老鷹抓住我的手腕，我既無法進攻，也沒辦法掙脫。

「我知道妳穿了防彈背心。」他說：「擊中的感覺不同，打中肺以後妳也不可能這麼多話，呼吸也不對。」他耐心地解釋我裝死被識破的原因。

正面對抗並不理智，他雖然是狙擊手，但那只是他的強項，不代表其他方面什麼都不會，至少對付我已經夠了。想到這，我咬牙切齒地問道：「那你為什麼不補刀？」

他沉默了，我已經感覺不到我的右手掌，他握的力氣不小，手掌手腕那邊都已經麻掉，「這次你們三個一起來，不就是因為你們三個最好對付我嗎？你一個遠程攻擊，根本不怕我噴多少血，另外兩個我不會跟他們打，那為什麼、不讓他們兩個來補刀就好了？」

「哈斯特，我看到你、龍和珍珠夫人就想到沃那比，你為什麼要自己過來？還不補刀？」

我不懂，他有一百種方法能安全地殺死我，我能想到的就有在遠處多補幾槍，讓我失血過多，就算傘遮住我的頭頸，軀幹和四肢也有不少可瞄準的位置，他甚至可以開槍把我四肢都打殘，或者直接一顆手榴彈丟過來，雖然善後會比較麻煩，但為什麼要選擇這麼高風險的方式接近我，何況他還知道我穿了防彈背心，不是一個瀕死的人。

他不是要殺我嗎。

「本來確實是，但曼珠沙華掉進妳做的陷阱裡了，××只能先帶他撤退。」也就是說，現在只剩他一個人，那他到底為什麼要過來？他又不是不知道和我距離這麼近的風險有多高。

這個距離煙霧彈已經沒用了，我的左手摸向左邊口袋的另一把刀，把刀刃刺入大腿中。

「叔叔，我一定得死嗎？」我盡可能放軟聲音，因為疼痛而溢出的眼淚正好可以輔佐我的情緒，他看著我，深深嘆了一口氣。

「妳有沒有想過出國？」他問：「離開這裡，離開這個國家，逃到其他地方……」

「然後逃一輩子嗎？」我咧嘴笑了，「一輩子擔驚受怕，永遠懷疑身邊的人是不是來追殺自己的殺手？逃跑是他的選擇，不是我的。」

「軒轅夜熙這個身分是為他量身打造的不是嗎，軒轅十四，獅子座最亮的星，獅子的心臟。」我盯著老鷹的眼睛，在人類中少見的琥珀色眼睛，他嘴脣動了動，似乎想回答什麼，卻說不出話，「我套了這個他打算逃亡用的身分，不也沒成功逃走嗎？」

「妳傷太重，送到壁虎那處理是最好的方式。」

「後來不也沒把我轉移走嗎？」我不屑地反駁，「不就是發現我的血的問題，後來又捨不得了，說那麼好聽幹嘛呢？不管是把我送走，把我換了個新身分，把我抓去『醫院』治療，把我救活或要殺死我，你們從沒問過我的意見。」

「我明明是自殺的，為什麼要救我？現在我想活著了，你們又想殺我了，我為什麼要一直順你們的意啊？」

老鷹沉默，似乎在思考要回應什麼，我微微歪了歪頭，他的視線沒有跟著我移動，我把那把沾滿我的血的刀刺進他的大腿中。他似乎沒想到我帶了兩把刀，也可能沒想到我會用這種方式攻擊，畢竟在沒有外傷的狀況下，眼和口是最好下手的位置，他也是這樣防備的。

沒有外傷，我就創造一個外傷。

多虧倉鼠這幾年的努力奮鬥，我對我的血的效果以及起效速度瞭如指掌，這點量要致死還要等個幾分鐘，外傷和口服有差，但畢竟我現在沒得選。

我以為老鷹會搶在最後幾分鐘的時間把我殺死，但他只是靜靜看著腿上的刀傷，一如往常的寡言，鬆開鉗著我的手。

我趕緊站起來，往原本就準備好的撤離路線跑。沒錯，雖然我現在只能逃跑，但總有一天我要結束這樣的日子，我不會逃一輩子。

他坐在原地，我面著他往後退到安放煙霧彈的位置，沒忍住又多說了幾句，「你勸我逃跑，其實是你自己想逃吧，與其勸我，不如管好你自己。」

大腿的傷流了不少血，但褲管還夠用，我用上衣的下襠纏住右手，不讓血滴到地上，左手撿起煙霧彈。

煙霧蔓延，我往山下奔跑。

【夢之篇・廿】

酒吧一面過後，夜熙又沒了消息，雖然無法確定生死，但根據附近的監視器，她並沒有離開酒吧。萬年青守口如瓶，不願透露那天如何收場，不過飲料店停業了，說是內部重新裝潢。

梓姍依然跟在我們身邊晃，絲毫沒有被追殺的危機感。不對，好像來殺她的人更危險，紀陵說組織內狙擊手只有一個，近戰沒一個能打贏梓姍，雖然有個炸彈客，但他表示他現在主要進行電腦相關的工作——其實就是駭客和監視我們使用的 3C 產品，業務已經生疏，不願意惹上這個麻煩。

畢竟梓姍不會讓來殺她的人太痛快地得到解脫。就像有些捕食者以折磨獵物為樂，並非為了飽腹，而是享受狩獵的過程。

「理論上下毒是最可行的，但要把她毒死也沒那麼容易。」紀陵說到這，似乎很無奈地笑了一下。

我看著梓姍，她剛把一個來殺她的殺手槌扁，扛著屍體就往酒吧走。雖然她走的是酒吧後門，會直接通往地下室，但我還是對她的行為感到不解。

「沒辦法呀，我現在的身分，鬣狗又不會理我。」她吐吐舌頭，夾著聲音道：「保護區不能打架，但沒說不能帶屍體進去啊。」

這算……一種鑽漏洞嗎？啊不對，妳帶屍體進去幹嘛？

紀陵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別管梓嫵的事，「上面沒通知我們任務取消，代表虎鯨還沒死，或者只是還沒回收到她的屍體，無論如何，先專心在現在的任務上。」

「我希望她活得好好的。」我喃喃地道。

「活著不一定比較好，搞不好活得生不如死。」紀陵皺起眉，我不知道她想到什麼，或許是以前實驗的事。她給我看夜熙的檔案時坦白以前參與過人體實驗，夜熙就是實驗的主角，在那以後，我不太清楚該怎麼看這個人了。

她帶我進入這個你死我活的世界，雖然不算照顧，但也稱不上放養，至少我好手好腳地活到現在，我很確定沒有她的話，我大概早就死掉或被警察抓去關，對於她血腥的過去，我也不算意外，但那些事對我來說太遙遠、太不真實，我可以欺騙自己那些只是浮誇的科幻小說劇情。

那份報告，對吧，SCP 是有名的虛構特工組織，搞不好那只是壁虎寫出來的一篇創作文章.....

我的手機突然收到新訊息。

【BLOODY_MARY】：天鵝 有妳的新任務 下午 4:21

【BLOODY_MARY】：進來拿一下 下午 4:22

「萬年青說有我的任務，要我進去拿資料。」我抬頭看向紀陵，出聲詢問：「我一個人去嗎？」

紀陵瞥了我一眼，又將目光移到 LikBar 的門上，「沒特別提，就是妳一個人去。」她似乎並不意外，「我留在這，妳去做個別的任務也沒差。」

語畢，她又補充道：「就算那天的傷不致命，也可能因處理不及時而感染，再來沒有食物和水，早晚會死。」

這幾天我們和白獅、曼珠沙華輪流守 LikBar 的前後門，加上蝙蝠那邊守著監視器，確保夜熙人還在酒吧內。

我後來才知道曼珠沙華是一樓飲料店的員工，由於飲料店停業，他還在放假，有大把時間蹲在酒吧門口——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想抓緊最後的寒假解決事情，不然開學後會變很麻煩——要不是白獅攔著，他都想直接搭帳篷住下來。

萬年青不只一次強調他是中立人士，只負責任務與武器的傳遞，不管我們要幹嘛，只要不影響酒吧營業就好。因為手搖飲店被迫停業，他到現在還不肯和曼珠沙華說話，我曾聽到他和白獅提到想扣曼珠沙華薪水的事。

「這次的任務不是上面發的，所以我只能口述。」萬年青沒有給我任何資料，他邊整理酒杯邊和我說話，眼神示意我在吧台的高腳椅上坐下，「沒有要殺人，只是要搜集情報，不過我們的情報員無法問出任何事，所以找妳協助。」

「為什麼？」我幾乎脫口而出。

「妳知道 001 嗎？」令我意外地，萬年青回答了我的疑惑，「他和倉鼠有點故事，那兩人是無法溝通的——噢，倉鼠的工作之一是搜集情報——因此找妳協助，妳身上的血腥味沒那麼重，比較容易和 001 親近。」

我總覺得這個理由有點牽強又有點合理。萬年青說細節倉鼠會告訴我，要我現在過去診所和他會合，因為是單純去對話，他沒有額外給我什麼裝備，告訴我診所也是保護區，由壁虎負責，只是他醉心手術與實驗不太管事。

我確認了要搭幾號公車，並從萬年青的手機中看到倉鼠的照片，他說記不住臉沒關係，只要記住那件棕色大衣就行。畢竟祥寧市一向沒什麼冬天， 15°C 就屬於要人命的霸王寒流，街上穿大衣的人不多，穿大外套配高領毛衣的人更是稀有動物。

「倉鼠特別怕冷，妳只要找看起來最容易中暑的那個就對了。」萬年青收起手機，他沒有打算把照片傳給我，催促我趕緊行動，我點點頭，轉身就要離開，他卻像突然想起什麼一樣，出聲喊我：「孟老師。」

印象中，初次見面時他喊我孟小姐，後來喊我天鵝小姐，但從來沒有喊過我孟老師。我回頭，他直直盯著我，剛才的笑容已消失殆盡，眼睛眨也不眨，看起來有些恐怖。

「我們本來以為，妳得知自己被虎鯨騙了後會和她翻臉，雖然不知道是不是妳沒這個膽明著表達出不滿，但確實，出乎意料。」

我感覺我又被嘲笑了。

「懦弱是懦弱，半年了還要夜來香保母似地帶妳出任務，到現在還沒辦法獨立。」他停下嘲諷，繼續道：「卻是我們所有人裡最有感情的——這在我們這行可不是誇獎人的話，但或許正因如此，妳才會想保護虎鯨和黑白花貓，雖然她們兩個根本不需要妳保護，她們保護妳還比較實際。」

我總覺得他不是在和我說話，而是在自言自語。

「踏入我們這個圈，相當於一隻腳已經踏入棺材中，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著卻像個死人。」他又露出笑容，看起來與平時招呼客人時無異，我卻只覺得不安，「孟老師，我希望妳能繼續活著，不是天鵝，而是孟庭芳。」

【緣之篇 · 拾貳】

雖然我有找到急救箱，裡面的紗布也夠，船上的椅子、地板還是有被我的血染到，不過無所謂，反正這艘船在原本計畫中，是要和它的主人一起消失在海上的，這部分屬於善後，由蠶狗負責，不關我的事。

不過我還是花了幾天才把船開到指定的渡口，看到來善後的蠶狗時，我已經因為低血糖而感到暈眩，我把鑰匙交給蠶狗，要求他們載我到診所治療。

這原本不屬於他們的業務範圍，不過蠶狗對順路載我到診所這種小要求從未拒絕過，我不認為那是他們真的有閒且順路送我，但真實的原因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他們能支援我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會站到我的敵對面。

我在診所後門的巷子口下車，用鑰匙打開診所後門，路過牆邊的廢棄手術台，走過三人寬的走道，在鐵門前停下腳步，我無視門邊的電話，朝監視器揮了揮手，沒多久，鐵門喀地一聲解鎖，我推門進入。

我往三樓找守宮辦公室，診所內不能開戰，他看著我又無奈又不能動手的樣子一定很好玩，但他沒在辦公室，既然他能幫我開門，那他肯定不是在做研究，也一定知道我會去找他，不會出現在沒門禁卡無法抵達的地方。

如果他不想見我，剛才不幫我開門，直接把我攔在外面就行，都讓我進來了，肯定不會拒絕和我見一面，還有哪裡我沒找過？

最後我在檔案室找到他，他正把一些資料集中到紙箱中，地上放了數箱資料。

我走過去，蹲下來翻箱子裡的東西，是一些病例，而且是與我非常有關的病例們，「你們要重啟罌粟花計畫？」我抬頭問守宮，「要和五年前一樣把我關在醫院裡嗎，還有沒有其他創意？」

「要讓妳失望了，整理資料不是為了重啟，是為了統一銷毀。」守宮又把一疊紙張放到紙箱中，「銷毀罌粟花計畫的所有痕跡。」

我愣了愣，直到守宮繼續解釋，我才意識到我剛才或許脫口而出問了為什麼。

當初被我毀掉一部分的東西，他們花了這麼多時間重新建立了檔案，為什麼說銷毀就銷毀。

「根據惡魔牙齒的消息，警方查到倉鼠頭上了，他之前不是跟冰蟻搶地盤搶輸被揍了嗎，冰蟻死後他曾經是嫌疑人，被調查過，就是那時被盯上的。」守宮將紙箱蓋上，坐在箱子上繼

續說：「龍和夫人推測倉鼠是抽自己的血去純化，總之，為了防止事情鬧大，決定把所有實驗檔案都銷毀。」

「原來如此。」我坐在地上，隨手拿起另一個紙箱中的紙張，正好是 001 的，「所以我和黑白花才會被追殺嗎。」

不對，不對，如果要銷毀當初所有實驗相關的內容，包括我們這些實驗對象，那不可能只有我和 012 被通緝，除了我和 012，還有我…… 033？活著的還有五個，樓下那個或許也算，這樣就還有六個人，他們要全殺？011 受過催眠，洗腦很成功，他也在名單上？

守宮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知道他不會、也沒打算要他回答，站了起來拍拍褲子上的灰塵，「關於你剛才說的話，我想糾正兩點。」

我伸出右手食指，嚴肅地道：「首先，不是倉鼠的血，是我的血。」在守宮震驚的目光中，我伸出中指，「再來，萃取的人也是我。」

迎著他錯愕的表情，我露出笑容，「你要幫我治療了嗎？」

我的傷口不難處理，畢竟守宮是專業的。他替我處理傷口中途又開了一次門，不知道是誰來了，我又和他聊了幾句實驗相關的內容，他對實驗項目有常人無法想像的熱忱，聊起研究就喋喋不休。

他說六年前他們只是一家醫院內的普通職員，因為治療一個胸口中彈的小孩，才被牽扯進另一個世界，他說這個項目他做了五年，從一開始許多人一起研究，到後來其他同事因各種原因——包括但不限於死亡——退出研究，如今只剩他一個人，整理五年來累積的資料，多少有些不捨。

「只是不捨嗎？」我問他，吞下消炎藥，「如果我是你，我會很不甘心，我或許會找其他人來資助實驗。」

我想起檔案室中那堆資料，「沒用的資料確實該銷毀，但重要的還是留著吧，或許有其他有錢人對這個研究有興趣……你不想繼續研究嗎？」

守宮正打開治療室的門，停下腳步，回頭看著我欲言又止。

他沒說話，但門外的人說了，聲音陰冷，「妳躲在這裡？」少年穿著黑色帽 T，帽子的陰影遮蓋住他的眉眼，口罩又遮住下半張臉，一個人竟連半張臉都湊不出來，他透過半開的門看到我，沒好氣地道：「躲到保護區，還真聰明。」

我越過守宮，走到阿謹面前，在飯店只匆匆一眼，並且當時房間燈光昏暗，現在在診所的日光燈照映下，我能仔細看清他的容貌和身形，他真的長大很多，已經不是傻傻跟在我們身後的小孩子。

我想和他說點什麼，卻看到一抹刺眼的白。他怎麼也在這裡。

我的雙手發冷、發麻，臉上的表情僵硬，不，我不知道我的表情是什麼，我往後退了幾步，撞到守宮身上時，他扶了我一下，把一張東西塞到我手裡，我現在大概是恐懼和震撼交錯的表情。

「確實，五年的努力，怎麼可能因別人幾句話而終止。」守宮低聲說，他拍拍我的肩膀，我回頭看著他，他臉上沒有表情，看著外面的兩人，「我改變主意了，015 以前的檔案留下來吧。」

白髮青年聞言點了點頭，轉身離開一樓，我大力鬆了一口氣，伸手摸了摸口袋中的卡片，下一個目的地已經確定了。

阿謹不打算和我交談，診所內不能開戰，他應該有其他任務要做，要是沒有其他事，百分之百會跟著我直到我離開診所後動手。

我往樓梯間移動，門禁卡在手，這間診所暢行無阻，我隱約聽到守宮在打電話。不意外，監視我和黑白花的有兩個人，他八成會聯絡更信任的那位……畢竟另一位也什麼都不知道。

移動到充滿病房的白色走廊，我用門禁卡刷開 001 的房門，站在玻璃前，那面落地的玻璃一共有三片，都是防彈玻璃，但有一片不只是玻璃，是玻璃門。

和當初在醫院裡時一樣，只有從內部才能打開的門。

我看著那個穿米色衣服的男孩，他今天沒有在圖上塗塗抹抹，而是坐在扭扭車上到處晃。我走到桌子前，對著麥克風開口道：「早安，你怎麼只在這裡玩？」

他轉頭過來，黑布遮住他的雙眼，但視線應該是穩穩落在我身上的，「002！」他用腳挪動扭扭車朝我移動過來，「好久不見，妳終於來啦！」

「對啊，今天要出去跑嗎？」我笑著問，趴在桌子上，「你不想出去跑步嗎？你以前最喜歡到處亂跑的。」我慫恿他，「赤腳在草地上奔跑，你喜歡大太陽，喜歡晴天，雖然都市裡大片的草地很罕見，但你不想去外面看看太陽嗎？」

他看著我，看了許久，就在我以為他下一秒他就會開口同意時，他卻說：「會赤腳在草地上跑的人是妳，不是我，喜歡晴天的也是妳，我喜歡雨天。」

我錯愕地看著他，怎麼會？他說的話和我的記憶有出入。

我的記憶出錯了嗎？

不對，不對！作為一個失憶過兩次的人，我為什麼會覺得、我的記憶是正確的？

「我記錯了嗎？」我的聲音沙啞，連我都有些意外自己能發出這種聲音，「00……你現在幾歲了？」

他歪了歪頭，或許是沒聽清，也許是沒聽懂我在說什麼，我又重複了一次問題，才聽到他說了句 15 歲。

咦？我為什麼會問他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幾歲？」我脫口而出。他有些疑惑地又湊近了些，臉頰貼到玻璃上，聽清我的第二個問題後難受地低下頭，發出哀嚎。

他雙手抱頭，額頭抵在扭扭車的方向盤上，雙腳也彎到椅子上，整個人縮成一團，我知道，001 又要看到新的「未來」了，說來有趣，雖然 001 和我連號，我們卻屬於完全不同的研究，我和後面的所有號碼都屬於罂粟花計畫，他不是——雖然現在也和罂粟花計畫扯上關係了。

我和 001 沒什麼話好說，看來今天要無功而返了，不過沒關係，我現在有門禁卡，診所是保護區，大不了花血叫倉鼠來，別人花錢消災，我花血，有點好笑。

「002……」我聽到他喊我，會這樣喊我的不是 001，但他現在的狀態，我也懒得繼續引誘他，只是既然不是 001，那離開前該道別還是得好好說一下。

我清了清嗓子，試圖模仿小梓的甜美聲線，「我下次再來找你，加油，保持清醒啊，一直頭痛就不能出去玩了。」

你要加油，只有你保持清醒，我們才有機會。因為你哥哥絕對不會露出破綻的，所以你一定要努力保持清醒啊。

【夢之篇・廿壹】

倉鼠是個瘦高的男人，拿著一杯東西站在診所騎樓外的樹蔭下，駝色大衣被陰影壟罩成咖啡色，我差點沒認出他，畢竟和照片上的色差實在是太大。這算一種新型照騙嗎？

「你好。」我走到他面前，光看他的穿著我都覺得熱，他是怎麼辦到面不改色的，如果是我我一定會中暑。

他點點頭，看起來不打算自我介紹，我跟在他後面往診所走，邊走邊詢問任務的事，「請問是什麼情報的搜集呢？我需要問什麼問題？有沒有範例可以讓我使用？」

我盡可能讓自己的態度看起來友善一些。

然而倉鼠並不怎麼友善，聽完我的問題，他只是挑眉看著我，繼續吸他手上的飲料，一杯粉紅色的東西，可能是草莓奶昔？冬天很多店都會推草莓季，就像夏天有芒果季一樣。

喔不對，我怎麼又開始想別的事了。

倉鼠熟練地解鎖診所後門，與白獅帶我進來時如出一轍的流程，我們在 001 的病房門口停下來，他站在門邊，從口袋拿出門禁卡，並沒有立刻進去。

「我需要罌粟花計畫的資訊。」倉鼠終於捨得開口和我說話，「妳什麼都不知道，非常好，只要妳搞懂罌粟花在幹嘛，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太含糊了吧！什麼叫我搞懂就差不多了？我只知道名字，連這個計畫是養殖還種植都不知道欸！

我心裡哀嚎著，實際上我也發出了疑問，倉鼠白了我一眼，不耐地把我拉到門前，「和他聊就對了，再問問題要加錢。」

門開啟的瞬間，倉鼠把我從門縫中塞進去，快速將門關上，似乎是不想讓裡面的人有看到他的一絲可能性。

我很想罵人，甚至想打人，但我不敢，梓姍曾用兇殘形容倉鼠，我真的慄。

001 趴在地上，沒察覺到我進入房間，直到我靠近麥克風喊了幾聲，他才爬起來，看到我時嘴角上揚，笑得相當燦爛。

對，看，他今天臉上沒有黑布，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雙眼，他沒有黑眼珠，一雙眼睛全是白色，我想到 cosplay 用的白色隱形眼鏡，還是全瞳那種。

「妳好啊！」他的尾音上揚，和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截然不同，上次看到他，他有著和外形不符的老成，現在的感覺比較符合他的外表，就是個孩子，他赤腳跑過來，站在玻璃邊，笑著和我搭話。

我思考了許久，001 保持微笑看著我的姿勢，打過招呼後再也沒說過話，看來必須由我主動出擊，但礙於資訊量過低，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引入話題。

無法循序漸進的話就暴力美學吧。

「你知道罌粟花計畫嗎？」我承認，我有點自暴自棄，失敗就失敗了吧，這次失敗下次就不會再找我了。

001 眨了眨眼睛，笑容在他臉上消失，倏地向前一步，額頭和雙手貼到玻璃上，白色的眼睛像要把我戳出兩個窟窿，「妳怎麼會、誰告訴妳這個計畫的？」他的嘴脣在顫抖。

告訴我的那個人叫我不要提到其他人，相當於要我不能說出是他告訴我的。

那誰來告訴我我現在該怎麼回答？

噢，問我問題的人。

001 沒追問到底，而是拋出下一個問題，「妳知道罌粟是什麼嗎？」

「呃，鴉片的原料？」我對它的了解僅限於此了。

「對啊，它有毒。」001 點點頭，「叫罌粟的都有毒，罌粟花計畫毀了不知道多少人，活下來的沒幾個。」

說到這，001 不自覺地觸碰左手臂，米白色的長袖病號服或許遮住了什麼痕跡，我看不到，也不敢問。

不對，我其實可以問吧，001 被關在玻璃裡面，等到他開始砸玻璃我再逃跑好像也來得及？

我好像進化了，越來越看淡生死，不作死就不會死，但只要還沒死就往死裡作。

「你是第一個被捲進去的，所以才是 001？」我指著他的手臂問，既然病歷上寫他是編號 001，那應該是第一個受害者沒錯？

聽到這個問題，001 愣了片刻，我竟然在他全白的眼睛中感受到茫然，他微微低頭，雙手抱頭，看起來像頭在痛，可能是想起什麼不好的回憶產生的應激反應。

「不，我只是提出這個想法，沒想到它真的被推行了。」001 發出略為沙啞的聲音，他維持著低頭的姿勢，一隻手在褲子口袋摸索，掏出一條黑色的布料，想將它纏到臉上，我看到他的雙手抖得厲害，布條在他指縫滑落好幾次。

「我沒想到會死這麼多人，也沒想到他們會繼續抓人來做實驗，我沒想到會變成這樣，如果我知道她這麼危險，我一定不會提這個議的。」

「她？她是誰？」我問。

001 繩布條的手僵住，黑布這次掉到地上，沒發出半點聲響，他維持這個僵硬的姿勢好一會兒，在我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心臟病發猝死的時候，他緩緩抬起頭，不過動作卡的像頸椎是生鏽的齒輪一樣。

「002 啊，因為有她，才有這個罌粟花計畫。」他說：「是我提出這個由 002 為主的計畫，003 以後全都是實驗品。」

「但大部分的數字都是失敗品，都死了，活下來的也只有一個成功，其他充其量只是半成品。」

001 盯著我看，「妳不會懂的。」

「嗯，我確實不懂。」我點點頭，微微彎下腰，讓自己與他平視，「所以才來問你，我想知道你們經歷過什麼，當時發生了什麼，讓你們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這句話不假，畢竟 002 還是我的學生，012 是學生家屬，我就當在做家庭訪問吧。

001 哆嗦著往旁邊靠，整個人縮到玻璃旁的角落，「002 憎我，他們都恨我，這是應該的，我也恨我自己。」他的聲音沙啞，整個人縮成小小一團。

「深呼吸，你現在已經離開那裡了，放鬆下來。」我靠到玻璃旁，隔著玻璃向他喊話。

我現在有點後悔我這樣問了，但我什麼都不知道，踩到人家痛處也不是我樂意看到的狀況。

「我們從未離開過。」001 的聲音聽起來很詭異，他突然一頭用力地撞到牆上，「那時我還只是一個人，現在、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

滴的一聲，001 身邊的玻璃朝牆壁內移動，幾秒後就沒入牆內。

原本病房由三面玻璃分割成兩個互不相通的空間，我以為 001 是被關在玻璃後的病人，看到他從裡面走出來，我才意識到、他其實有能力離開這間病房。

那他為什麼被關在這裡？難道是身上有什麼疑難雜症或副作用後遺症之類的，需要診所的醫療資源？

如果只是為了治療，一般醫院的病房不行嗎？為什麼要把病房設計成這個樣子？這麼獨特的設計很難不讓人誤會他是被關在裡面的啊！

「我們去找檔案，在樓上，檔案室。」001 瞪著雙眼，看起來有些恐怖，他的額頭上覆蓋一層薄汗，呼吸和身體都在抖，看他這樣我真的擔心他是泡泡寶寶那種疾病，不過假如玻璃後是無菌室，不可能讓他有辦法自由離開。

我伸手牽住他，蹲下來拍他的背，想等他緩緩後再確認他的狀況，不過 001 似乎急著離開，「沒錯，把檔案找出來，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還活著，去看一眼檔案就能知道了。」

001 喃喃地說，拉著我的手往門口走，我跟在他後面，看他熟捻地按按鈕推門，心中疑惑更多了。

剛才開啟的「玻璃門」沒有歸位，玻璃外的空間看起來沒有按鈕可以按，那扇「玻璃門」或許只能從裡面打開？

我沉浸在思考中，沒認真看路，想著有 001 帶頭，當他有些吃力地拉門時我才想到要伸手幫他一把。門順利地拉開，但在我們即將步入走廊時，一個高大的人影堵在我們前面，陰影籠罩下來，我和 001 極其同步地抬頭看著這堵人牆。

我看著倉鼠，疑惑的話還沒問出口，就聽到 001 發出尖銳的叫聲。

「零——！」001 猛地向後跑，但他後面是我，於是他撞在我身上，我沒有心理準備，直接跌坐在地，001 快速爬起來，被我的腿絆到，踉蹌著想越過我的身體跑走。

倉鼠往前一大步——他差點踩到我的手——伸手撈住想逃跑的 001，揪著他的頭髮往外拖，把他按在走廊牆上，001 還在尖叫，幾秒後叫聲戛然而止。

看著眼前有虐待兒童之虞的場面，我趕緊站起來，思考要怎麼勸倉鼠幾句，我和他不熟，不知道會不會講錯話然後被揍，但我也擔心他揍 001，我們的任務還要靠他啊！

不過我也理解為什麼 001 拒絕和倉鼠溝通，搞到要我來支援了。這麼暴力換我也不配合，我也不可能離開安全的病房出來帶他去找檔案，躲在玻璃後面，他想揍我還得先砸破玻璃。

「倉鼠，怎……」我走到走廊，倉鼠沒有打 001，但我看到更可怕的畫面。

一把手槍塞在 001 口中，堵住他的聲音。

「好久不見。」倉鼠低沉的嗓音響起，宛如從地獄爬出來的惡鬼，「再也不見。」

砰！

【緣之篇 · 拾參】

我坐在床上翻看資料，本來只打算看活人的，但當 006 這個數字出現在我面前時，我還是忍不住拿起那份薄薄的文件。

『我們沒有名字。』006 總是很有耐心，很耐心地教我認字，在我問她名字時她卻一無所知。

記憶中，她把滑落的眼鏡向上推，紫色的漂亮眼睛看著前方，『我們有很多稱呼，一開始是不該出生的拖油瓶，是長不大的怪物，然後是姊姊和弟弟、該死的不要臉的小偷，現在是兩個數字。』

我後來知道她口中的都不是什麼好詞彙，但當她說這些話時，卻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當時我還說了什麼？我好像問她為什麼不幫自己取一個名字？她是怎麼回答的？

她說，我們得活下去，相較之下，名字並不那麼重要。

她還說，其實，她有幫她弟弟取一個。

煜，是照耀的意思，弟弟是她生命中的光，她說她原本還想過玉石的玉，但還是更喜歡煜這個字，部首是火，活得精彩熱烈，也能溫暖他人。

006 說，她在教堂看過成雙成對的男女，他們承諾，無論生老病死都會互相扶持、陪伴，永遠在一起，他們交換信物，以此為誓。好像這樣就能把兩條生命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好像這樣就能得到幸福。

但她沒等到她弟弟走出病房的那天，永遠無法親口說出任何承諾，無法說出她替弟弟取的名字，也聽不到後者替她取的名字。

他們兩個在檔案上的姓名至今仍是「未知」二字。

為什麼呢？

他們在一起十多年，為什麼一直拖著，006 難道真的這麼晚才想好名字嗎？

我拿起原子筆，把他們兩人姓名後的未知塗黑，將檔案放回紙箱中，就在我要繼續看其他檔案時，手機震動了幾下。

【M】：龍找你 現在 下午 2:30

是守宮的消息，和他說了我立刻就下樓，我也沒收這些紙張，直接去樓下找他，開車載我抵達咖啡廳，找我的那個男人坐在靠牆的位置。

人到一定年齡後，歲月似乎就無法再留下什麼痕跡，許是時間也無處下刀了吧。這麼多年過去，這張臉竟沒什麼改變。

「怎麼了？這麼閒，還有空約未成年少女出來喝咖啡？」我拉開椅子坐下，桌上放著兩杯奶茶，「被傳出什麼不好聽的謠言我可不管啊。」

「替已故好友照顧小孩，並沒有什麼不妥。」龍——我花了一年才知道他本名叫羽鎮——把手機屏幕朝下放在桌上，「妳最近動作挺多。」

「我以為你毒發那麼多次，應該沒心思管我們的事了。」我找了個舒服的角度靠在椅背上，說實話我不只一次懷疑羽鎮已經死了，只是惡魔牙齒和夫人他們一直偽造他還活著的痕跡，他如果死了，他們就少一個繼續罌粟花計畫的藉口，雖然就算他死了，有心的人總能找到理由，「你把我約出來，是想在這裡把我幹掉嗎？」

「這麼直接的嗎？」他笑起來，「我以為我教過妳別這麼開門見山，不管交換情報還是談判都……」

「我以為我面對你不需要這麼委婉。」我盯著羽鎮看，想找出毒素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但我沒找到，也許是我的記憶錯誤，也許是當時他就已經病重，但如果他從六年或更久以前就已經病重，不可能憑自己活到現在。

六年前，就是因為他病得更重了，他們才決定開啟罌粟花計畫，罌粟花計畫在實驗體 002 與 012 大肆破壞實驗室後終止，002 本人——也就是我——這幾年雖然不再被困在醫院裡，仍要定期抽血，我以為罌粟花計畫一直都還在繼續。

我也一直深信罌粟花的主要目的是製作治療或控制病情的藥物，其他價值都只算意外收穫，所以才判斷羽鎮應該已經死了。

這樣看來，或許罌粟花早成功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那他們還抽我的血，只能是為了發展那些「意外收穫」了。

「面對我是可以直接沒錯，但面對其他人的時候就不能這樣了。」羽鎮喝了一大口奶茶。

「那不就好了？」我沒動我的那杯奶茶，這杯東西在我落座前已經在桌上放一陣子了，雖然我不覺得羽鎮會在奶茶動手腳，但沒必要賭。

羽鎮邊喝奶茶邊打量我，「惡魔牙齒要銷毀罂粟花計畫的所有資料，我想妳已經猜到了，實驗體也在銷毀範圍內。」

「嗯，我甚至懷疑參與實驗的人員也在範圍內。」

「啊……這我倒沒想過，但惡魔牙齒確實有可能幹出這種事。」羽鎮把奶茶放回桌上，手指一下下有節奏地敲擊桌面，「這不是重點，重點是老鷹說他說服不了妳，妳不願意走。」

「不是走，是逃跑。」我糾正。

「嗯，差不多，我再問妳一次，這應該是最後一次了。」羽鎮雙手交疊放在桌上，看起來相當嚴肅，「妳想離開這裡嗎？」

我搖搖頭，「我不會走，我還有很多想知道的事，你可能沒聽說，但我失憶過兩次，我的記憶有問題，很大的問題。」

「我聽說過。」羽鎮說到這，深深嘆了一口氣，我看到他嘴角掛著笑，看起來像想到什麼令他無奈的事，「是我叫××去接妳的，你們小時候感情那麼好，誰知道妳一看到他就又失憶一次。」

說到此處，他似乎是被荒謬的事實逗笑了，端起玻璃杯掩飾表情。

不怪他，我自己也覺得很荒唐。

「一個這麼容易失憶的人，動不動就忘記一切重新開始，偏偏想挖掘自己的過去。」羽鎮笑道：「想起來又如何？能記住多久？過去就那麼重要嗎？放下過去，把握現在，謀劃未來，不是挺好的？」他聽起來很悲傷，我想，這段放下過去的話或許不只在對我說，也在對他自己說。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我以為找到自己的記憶，就能找到家人。」

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或許是小怪物日復一日喋喋不休地說她要和姊姊一起回家，或許是在學校看到其他人有家長接送，或許是偶然聽到班導提起她和她老公的週末旅遊。

我以為我有家人，只是我失憶了，不記得他們了，只要我想起來，我也是有家人的。

然而我想起來的不是我有家人，而是我曾經有過家人。

清醒地被悲劇包圍，還是沉浸在希望中，我不知道該怎麼選。

「妳一直都有家人。」羽鎮愣了許久，好像沒想過我會這樣說，「我們都是妳的家人。」

「就算你們把老頭子殺了？」

「只犧牲他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鬣狗不只有我們這一支隊伍，不遵守規則，要整支隊伍一起陪葬。」羽鎮有些憤怒，他不理解我為什麼無法理解他們的苦衷，就像我無法理解他們一樣。

無法互相理解的人，是很難——或者說無法——溝通的。

「那現在要滅口我們又算什麼呢？」我問他，「我們不死你們也會一起陪葬嗎？」

沒等他回答，我接著道：「那也沒關係，能拖幾個人陪葬就拖幾個人，一起上路也不怕孤單了。」

「小罷……」

「別那樣喊我，我不喜歡，很噁心。」我站了起來，準備離開，守宮的車還停在外面，不管他是不是在等我，反正他都得載我這一程。

「撇除我們不管，云謹呢？」

云謹，033，曼珠沙華，現在拿著電鋸盼我早點去死的人。

「我沒把他當成家人過。」我想起過去發生的事，露出微笑，「小時候他什麼都沒做，我都能捅他一刀了，你覺得現在他要殺我，我會捅他幾刀？」

我快步往門口走，當我安然無恙地走到門口，抬頭也沒看到有疑似炸彈的東西時，不禁有些疑惑，還是其實炸彈在車上？他們要把我和守宮一起做掉？

「沒炸彈，我又不是來殺你的。」羽鎮不知何時走到我旁邊，伸手把門推開，風直接打在臉上，有些冰涼。

「你不會捅他的。」羽鎮突然說道，我想了一下才理解他在說什麼，他接著道：「你也不沒對老鷹下死手嗎，那種情況隨便割個喉都能確保擊殺，我們肯定教過補刀的重要性。」

「他中毒了，放著不管也會死。」我深吸一口氣，踏出咖啡廳。

很好，沒有爆炸也沒有槍聲，羽鎮沒有跟上來，我順利鑽回守宮的車上。

不動，哪裡不對勁。

「守宮，罌粟花計畫到底進行到哪一步了？」我問，我並不期待守宮會回答我，但我需要一個宣洩口，「你們還能拿我的血做什麼？武器？確實是不錯的生化武器，畢竟毒性那麼強，你們是怎麼形容的？『比毒蛇還致命』……」

比毒蛇還致命。

人被毒蛇咬傷後會注射血清，血清的製作則……血清？馬？

我快速回憶一遍所有號碼和他們被保留下來的資料，突然想到那個超級特例，結合羽鎮看起來不像中毒了的樣子。

遺忘的報告內容的最後一部分終於浮現。

該死的，解藥原來是你嗎？

【夢之篇・廿貳】

倉鼠被血濺了一身，衣服上甚至還有些塊狀物，嫌棄地看著撐著垃圾桶瘋狂嘔吐的我。

「承受能力真差，不愧是天鵝。」他嘖嘖地道，走過來將槍塞到我手中，用力握了握，將槍口對準躺在地上的 001，抓著我的手扣動板機又補了一槍，我尖叫著鬆開手，縮在垃圾桶旁的角落。

倉鼠把槍隨意地丟在 001 的屍體旁邊，像抓小動物一樣拎著我的領子把我拉起來，「現在槍上有妳的指紋，在保護區內動手是不被允許的，妳現在和虎鯨是同樣的處境。」

「不不、不對，是你動手的，我沒有……」我艱難地發出聲音，001 是被爆頭，就算我也開了一槍，那時他肯定已經死了。

對，我沒有，我沒有殺人，不是我，跟我沒關係！

「噢不……」一個女聲從我後方響起，我回頭，看到一個短髮及肩的中年女人。她的臉部肌肉看起來相當不自然，有一種假人的感覺，我第一瞬間想到的是這人整形過，還是大整特整的那種。

這張臉我有點印象，但一時想不起在哪裡見過。

「噢不、不！該死的……你怎麼能？」她快步衝來，在看清 001 的屍體慘狀後停下腳步，「你知道你幹了什麼好事嗎？」她憤怒地朝倉鼠大吼。

「爆頭，這次大腦被毀了，看你們拿什麼移植。」倉鼠看到女人發狂的模樣，發出愉快的笑聲。

女人蹲下來，扯著頭髮嘶吼，「為什麼？要把臉毀成這樣？你知道我想剝下他的臉多久了嗎？就為了那該死的實驗忍著不動手，現在都被你毀了！你這天殺的王八蛋！」

她在意的點好像哪裡不對。

刺耳的火災警報突然響起，白色的燈熄滅，可能是停電，上方開始噴水，血液和肉碎隨著水流緩緩暈開。倉鼠拖著我的領子要離開，蹲在地上的女人猛地站起，「別走啊，把老娘的獵物毀了，還想全身而退嗎？」她惡狠狠地道。

「夫人，妳一個搞暗殺和拷問的，就別正面跟我們硬碰硬了吧。」倉鼠頭也沒回，我踉蹌地跟著他走，女人聽完倉鼠的挑釁後拿出一把小刀，站了起來，「一隻天鵝和一隻搞情報的老鼠，硬碰硬誰會吃虧還說不定呢。」

「都斷電了，你以為你出得去嗎？這裡都是電子鎖。」女人說完，拿著刀朝我們衝來。

我的尖叫還沒出口，背上被用力一推，直直往前撲倒，接著被踢了一下——或者說跌倒的我正好絆倒衝來的女人。

「運氣真好，沒被刺中。」倉鼠調侃的聲音傳來，趴在我身上的女人又站了起來，我被壓住肩膀，餘光看到那把匕首朝倉鼠揮去。

一陣噴殺蟲劑般的聲音，紅色的霧氣在上方散開。

「這什……」女人不可置信地發問，搖搖晃晃地倒下。那個紅色霧氣應該是什麼麻藥之類的，「這不可能，我們的所有迷藥都對我無效。」她喃喃地道。

「因為這是我們的迷藥。」倉鼠著重強調「我們的」幾字，踢開壓在我身上的女人，我爬起來，看到剛才還緊閉的門已經打開，「走了，不用管她，放著會自己死掉的。」

我想往前走，身體卻異常沉重，難道是驚嚇過度？就在我這麼想時，眼前的一切在扭曲，像在看哈哈鏡一樣，扭曲、暈眩，我感覺世界在搖晃，然後聽到砰的一聲悶響，我的頭很痛，左手臂也很痛，但我好想睡……

「啊，我忘了，妳也會死。」徹底閉上眼前，我聽到倉鼠這樣說。奇怪，他明明沒有戴防毒面具之類的護具，為什麼還能站那麼高，都快頂到天花板了？

咦？那個穿白衣服戴防毒面具的是誰？

我感覺自己彎著身體側躺在什麼東西上，頭還有點暈，身體很沉，感受不到四肢的存在，別說抬手，我連睜眼都有問題。

血腥味已經淡了不少，頭髮和衣服濕漉漉地貼在身上，很不舒服，我聽到很多人在說話，但無法聽清他們究竟在說些什麼。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我分辨出有人朝我說：醒醒，孟庭芳，快醒醒！

我在哪？睜開眼睛，稍微看清周圍，這裡好像不是地板上，誰移動了我？旁邊的人是誰？

我大口地呼吸，身體控制不住地顫抖，那種感覺像哭泣時無法控制的抽搐，我很想哭嗎？我為什麼會想哭？我在哪？

「孟庭芳，醒醒，妳聽得到我說話嗎？」

事後紀陵說我在病床上掙扎了五分鐘，過度換氣導致的缺氧，她一度覺得我沒救了。

好消息是我和那個女人——紀陵說她是落地珍珠，大家通常喊她珍珠夫人或夫人——都沒有死，壞消息是 001 死得很徹底，用夫人的話來說，死到不可能再活過來的那種。

雖然我也不知道死到有可能再活過來是哪種死法，可能是夫人剛從昏迷中醒來的暴怒發言。

我們現在在診所內的病房，單人房除了我，還有 4 個人，顯得有些擁擠。壁虎抽了我一管血後率先離開病房。

「妳被賣了妳知道嗎？」珍珠夫人長長的指甲戳在我的鼻子上，「倉鼠打算陷害妳，讓妳成為殺死 001 的犯人，要不是有我這個目擊證人，現在被通緝的就是妳。」

001 死了，槍上只有我的指紋，倉鼠戴了手套。

房間內除了紀陵和珍珠夫人，還有一個我沒見過的男人，他戴著一副無框眼鏡，雖然眉間緊鎖，嘴角還是掛著笑。

看起來很不好惹。

不對，這群人應該沒有我惹得起的。

「天鵝小姐，初次見面，我是龍，妳的上司之一。」那個男人開口道：「有幾個問題要問妳，首先，妳為什麼會去診所？妳應該要跟夜來香一起蹲守在 LikBar。」

「萬年青叫我去的。」我剛說完，就想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萬年青當時說那個任務不是上面發的。

「有委託資料嗎？你們接任務一定會拿到紙本資料或電子檔，他有給妳嗎？」龍追問。

並沒有。我艱難地搖搖頭。

現在連我都能想到這個任務可能是假的了，但萬年青為什麼要害我？

「萬年青不可能背叛。」珍珠夫人相當篤定，「藥物很穩定，誰都有可能背叛，就他不可能。」

感覺接下來會聽到一些不該聽的秘密，我覺得我該為了不被滅口而摑住耳朵，事實上我也這麼幹了。然後我的手被紀陵拉下來，她看起來在憋笑。

龍揉了揉眉間，「那就是有人跳過萬年青，直接把刺殺 001 的任務派給倉鼠？」

病房內陷入安靜，可能有一分鐘都沒人說話，最後是龍深深嘆了一口氣，「這可能嗎？讓一個情報份子刺殺在保護區被保護的人？」

如果原本這個任務不是給倉鼠的呢？我突然冒出這個疑惑。

「而且誰會派這個任務？」龍接著問，我感覺他也沒想得到回答，只是在自言自語，「不是妳，不是我，還有誰有權限略過萬年青直接發任務？」

「惡魔牙齒。」珍珠夫人立刻答道：「蝙蝠和他是一夥的，答案顯而易見。」

珍珠夫人笑起來，她的面部肌肉僵硬，讓這個笑容看起來相當猙獰，「殺了半輩子人的傢伙跑去當什麼警察，果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你們這群戰友的情誼也沒多穩固嘛，四個人出兩個叛徒，老鷹還跟死了沒兩樣。」

「是呢，挺累的，妳能閉嘴就好了。」龍微笑著回應。

「龍，夫人，這裡是診所，要打要去外面打。」紀陵朝兩人揮了揮手，緊張壓抑的氣氛突然被戳破，令人窒息的感覺像氣球洩氣一般緩緩消散。

「保護區都死人了還保護區呢。」珍珠夫人碎念著，不過語氣已沒有剛才那麼有攻擊性，「現在怎麼辦？倉鼠肯定找不到，那傢伙逃了就跟老鼠躲進下水道一樣，根本找不著。」

「對，我問題還沒問完，妳今天怎麼會來診所？」龍說，我疑惑地皺眉，這個問題剛才不是問過了嗎？珍珠夫人和紀陵看起來也有相同的疑問，我們三人都看著龍，不明白他在問什麼。

「我問的是妳。」龍看向珍珠夫人，原來不是在問我啊，「妳沒事怎麼會來？今天又不是固定的檢查日。」

「有人說 012 要在這裡自焚，我就來了。」珍珠夫人雙手抱胸，臉色很難看，「012 倒是沒見到，反而是 001……對我來說是一樣的壞消息。」

「妳還是老樣子，對這幾個小朋友的臉那麼執著。」龍有點嫌棄地嘆了一聲，「誰說的？妳也信。」

「消息來源挺可靠的。」珍珠夫人拿出手機，把螢幕亮給龍看，應該是聊天記錄，我和紀陵看不到內容，只能從珍珠夫人的話推論。

「這可是 002 告訴我的。」她說：「002 現在重傷，哪都去不了，知道我一定會阻止 012 自焚所以傳訊息告訴我。」

「黑白花貓一直都在酒吧裡面，她和虎鯨在一起。」紀陵說：「至少在妳收到訊息的時候她們都還在。」

龍推了推滑落的眼鏡，拿出手機，盯著螢幕看了幾秒，又把手機收回口袋，「蝙蝠說她們沒回家。」

「那棟公寓？」珍珠夫人看起來像在皺眉——說像是因為她的面部肌肉真的很僵硬，「獒犬突襲時連藍眼淚都沒找到，她們早就撤離了。」

「小罌受了重傷，她們跑不遠。」龍第二次拿起手機又放下，「也不在天鵝家，還能去哪？她們認知中比酒吧還安全的地方，她們現在還相信誰？」

壁虎回到病房，說我和珍珠夫人的血液檢查沒什麼問題，如果沒有哪裡不舒服，待會就能離開了。

「不愧是我們養大的，有夠難搞。」珍珠夫人低下頭，拿起她的手機——我一開始沒認出那是手機，手機殼太華麗了，是很常在社群平台短影音看到的奶油膠手機殼，看起來超級重超級不方便，除了漂亮一無是處——開始打字，「問問楚蘋吧。」夫人說，打字音效快速且連貫，「他是最了解她的人了。」

【緣之篇 · 拾肆】

毒和藥的關係是什麼呢？

只要毒沒被消滅，藥就能安全無虞，因此，解藥會保護毒藥的安全，當作自己存活的籌碼。

而毒在面對唯一克制自己的藥，真的能控制住不消除這個的唯一威脅嗎？

我一直沒懷疑到他身上，但排除其他人以後，只剩下他了，這個真相也不怎麼令我意外，與我不可靠的記憶也沒有衝突，合情合理，只是我一直沒有想到。

離開咖啡廳時，壁虎原本要載我回診所，但我提議讓我去酒吧，理由是在診所待太久我會忍不住想殺死 001，但我又殺不到，那我可能就會幹出一些更極端的事。

從後門進入酒吧，我找 011 借了手機，雖然我們的手機都能被蝙蝠監聽，但蝙蝠只有一個人，全天盯著我的手機訊息通話，應該是沒時間去看別人的。要也是先看小梓的，011 沒那麼優先。

我打電話告訴倉鼠，001 必須再死一次。

「應該不需要吧？只要 003 清醒的時間比 001 多，不要讓 001 有機會『預知』應該還好？」隔著電話，我能猜到倉鼠現在應該緊皺著眉，但他沒有直接拒絕，代表他還在考慮要不要照做。

「你在考慮保護區的問題嗎？」我問，手機另一端的人沉默良久沒有回應，我接著道：「沒問題的，門禁卡在我這，我可以自己去，反正我已經被通緝了，不差這一條規則。」

「妳不可能自己辦到。」他反駁：「不管是 001 還是 003，都不可能在我們在的時候離開玻璃房，他們不會出來，我們進不去。」

「可以讓別人去誘導他出來啊。」語畢，倉鼠又反駁了幾句，大意是非組織成員進不到地下室，組織成員 001 都認識，他平等地提防我們所有人。

也不是所有人，只是他不提防的人不會協助我們。

「你是不是忘了有個叫天鵝的？」

一個新來的成員，手上乾乾淨淨沒染過血，001 根本不會提防這種純良民眾。

但是，當然，殺 001 這件事不能我去做，保護區不能動手這條規定不能我來違反，所以我得受個傷，失去行動能力的那種。

甘油、紅色食用色素、玉米澱粉，可以加一點真貨，反正也不是沒有，假的目的只是要讓量看起來非常大，大到沒人敢上來確認傷口的真偽。

為了防止被從店外槍擊，要衝到廚房那間。

手如果被砍斷就得不償失了，當然更需要注意的是脖子。

下午應該是比較好的時機，民眾多，為了不引起恐慌，不太會用狙擊，會選擇近身捅一刀，刀上可能有毒，但這個不太需要擔心，我挺抗毒的。

被捅一刀，衝進飲料店的廚房，按桌子下的警報鈴吸引樓上的人下來——阿謹真有可能不管酒吧的不戰規定繼續追擊，這樣可不行，我是要設計讓人違反規定沒錯，但那個人可不是他。

嗯，準備好了。

我用 011 的手機給阿謹發了訊息，告訴他虎鯨現在在飲料店附近。

一切如計畫在進行，甚至有意外之喜。阿謹不知道我是誰。

我喝著熱茶，小梓難得不吵不鬧，安安靜靜拿著她的茶杯坐在旁邊。來到鬼屋還是她提議的，我原本打算回公寓——是個蠢主意，公寓到處都是監視器，蝙蝠看得到。

小梓的記憶混亂程度與我不相上下，過去七年她總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現在卻能熟練地說出要搭幾號公車，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回憶起來的，曲家古厝作為都市傳說之一，地點不是秘密，可她是什麼時候想起來自己在這裡生活過的……她曾在這裡生活了十年，就算走丟後的七年中發生太多意外，導致她的精神出現異常，她應該還是記得這裡的吧？是嗎？

我們現在位於鬼屋二樓的客廳，她說一樓算半開放空間，不時有外人來試膽，因此她用鎚子敲垮連接一二樓的樓梯，正確的上樓方法要爬繩梯。

殷戈替我們泡了一壺茶，坐在小梓對面，好幾次她身體前傾，看起來想和她搭話，卻又有些猶豫。殷戈是網路作家，日常所需基本全靠網購，不會出門，曲家鬼屋不是什麼冷門的都市傳說，跟禁地差不多，我現在才知道這背後有殷戈本人推波助瀾，不過她宣傳的重點不是女鬼，而是發瘋的女人。

有點道理，拿菜刀亂砍人的瘋子比女鬼更能勸退人，雖然會來的還是會來。

她不希望自己被打擾，主要是不喜歡他人對她的外貌指指點點。她說每年只有萬聖節的夜晚可以不被異樣目光注視地走在路上。

她現在這副社交障礙的樣子也不足為奇了。

「殷戈小姐，謝謝你不介意我們突然來拜訪。」我微笑著和她搭話，她的身體猛地顫抖一下，身體向後靠到椅背上，雙手在腿上揪緊，「怎麼會介意，這裡是梓嫣的家，她想什麼時候回來都可以。」

殷戈深深呼出一口氣，「我知道她忘記很多事，要不要回房間看看？她們以前的東西都還留著，不過有些箱子上面有許多灰塵，妳們可以戴一下口罩。」

「是我小時候的東西？」小梓將杯子放回桌上，看起來對這個話題很有興趣，殷戈站起來，準備帶小梓上到三樓，我本想跟上去，但突然想起從前不斷念著要姊姊接她回家的小女孩。

算了吧，讓她們兩個獨處一會兒，或許不是什麼壞事。目送她們離開後，我被一旁的剪刀吸引。他說比起剪到耳上的短髮，更喜歡我把長度到肋骨的頭髮紮成高馬尾的樣子。

希望殷戈不介意我弄髒她家的地板。

她始終相信姊姊會接她回家，但姊姊沒有來。

002 說會帶她回家找姊姊，所以現在她們一起回來了。

小梓回來時抱著一本筆記本，封面用彩色筆歪歪扭扭地寫著「音戈 & 焉 & 冉的交換日記」，看來殷戈的筆名就是源於此。

焉和冉分別是梓嫣、梓姍名字的一部份，殷戈的名字應該也是女部首，但女音、女戈是什麼字？有這兩個字嗎？或許第二個字也是梓？

「妳的頭髮……」小梓看到我時停下腳步，眼睛瞪的像要掉出來。

「天啊，怎麼剪得像個男……」「像被狗啃過。」小梓打斷殷戈的驚呼，嫌棄地皺眉，「妳這樣我不會跟你出門的，好醜。」

「說的好像我們能出門一樣。」就算沒有鏡子，我也能猜到我剪得多糟糕。

「我幫妳修一修吧。」殷戈走過來，伸手向我索要剪刀。我拒絕她的提議，拿出手機用相機輔助，讓兩邊長度不要差太多。

小梓不再理我，她翻開交換日記，津津有味地閱讀起來。

長久待在這裡也不是辦法，鬼屋毫無安全性可言，只是他們還不知道女鬼和小梓的關係，暫時想不到我們會躲在這裡，一旦他們知道這層關係，這裡就不安全了。

下一個地方該躲去哪？不對、我不想再逃……不對、現在除了逃我還能怎麼辦？或許我當時該接受龍的提議？但那會不會是另一個陷阱？我以前都怎麼辦的？蠶狗？對，我該聯絡蠶狗，不對，蠶狗應該也知道我被通緝，他們……她應該不會幫我。

我不清楚的事太多，做不出決定。

該死，倉鼠真的很好用，我有點後悔了。可是如果不把所有人都吸引到診所，我也離不開 LikBar，或許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不過當時我沒想到。

我的頭很痛，好像是過度換氣導致的缺氧。

呼吸、呼吸、要呼吸，不對，不要呼吸，閉上眼睛、看清楚、不對、不應該這樣、應該……

在我尖叫出聲前，一道淒厲的女人尖叫聲強行切斷我的思緒，我喘著氣抬頭，模糊的視野中看到殷戈從口袋中拿出手機。

那是她的手機鈴聲？

「姊姊？」小梓害怕地抓住我的右手，晚上八成就會看到手臂上有瘀青了。殷戈沒有關掉聲音，而是快速在手機屏幕上打字，接著將螢幕轉向我們。

【木辛女. 殷戈】：這是我的手機鈴聲，外送來了，這樣能嚇跑他們

鬼屋的外送竟然有人敢接訂單。

手機鈴聲停了，殷戈壓低音量向我們解釋：「通常他們會直接把東西放門口然後跑走，我有裝幾個監視器確認他們離開了沒。」她點開一個軟體，一共兩個監視器畫面，從不同方向對著鬼屋門口，「錢我都放在門口顯眼處，不過偶爾會混一些其他東西進去嚇嚇人。」

其他東西，該不會是金紙吧。

活人真的比鬼還可怕，難怪鬼屋能排到第二名。

大約十分鐘後，殷戈站起來準備下樓，「我去拿，你們等我一下。」小梓看交換日記看得入迷，頭都沒抬一下。

或許是太久沒有這樣悠閒的時刻，直到茶杯見底，我才感覺有哪裡不對。

客廳門後接著一條走廊，走廊連接其他房間與原本的樓梯，包括殷戈自己的房間，繩梯就是固定在她房間的地板上，我們抵達這裡時，她上下繩梯的速度相當迅速，非常靈活，畢竟獨自一人在這裡生活了七年，熟能生巧。

我推了推小梓，她不想理我，我乾脆把她正在看的交換日記抽走、闔上後放到桌上，小梓皺眉看向我，「幹嘛啦？」她不滿地抱怨。

「妳不覺得她離開太久了嗎？」

【夢之篇 · 廿伍】

我覺得今天的資訊量過於龐大了。

一直以來我接觸到的殺手只有紀陵、夜熙、梓姍、萬年青幾人，最近出現的……姑且先稱之為同事或上司吧，人數有點太多了，我腦子快爆了。

目前聽起來，整個組織的創始人，包括龍、珍珠夫人、惡魔牙齒，還有另外兩人，他們兩個的名字只出現一瞬間，我沒記住，好像是重傷還是死亡的樣子。

紀陵又是什麼時候、為了什麼而加入的呢？

珍珠夫人很貼心地說我可以不用參與追捕，她說這種血腥場面我見的太少，反而容易被夜熙或梓姍弄死，龍則持反對意見，像我這樣的去當誘餌正好——他的確是這樣說的，而且沒有人反駁，包括我自己。

曼珠沙華和我現在在 LikBar 整理武器和防具，他很不滿意這個安排，但白獅堅持要他留在酒吧，說這樣比較安全。

「我不明白。」他衝著白髮青年大吼，「你們不都說我是最可能殺掉虎鯨的人嗎？為什麼要我在這裡待命？上次你也看到了，她打不贏我。」

「上次是因為她旁邊沒有小怪物，你覺得你幹得過小怪物？」白獅一邊收拾裝備一邊回應，
「我無法保證你的安全。」

「多一個人不就多一點機會嗎？」曼珠沙華還在堅持。

白獅停下動作，盯著曼珠沙華看了許久，久到我以為時間靜止了。

「你就那麼想殺掉虎鯨嗎？」他問。

「當然，她殺了那麼多我認識的人。」

聞言，白獅點點頭，就在我以為他要同意曼珠沙華一同行動時，他把少年推到我面前，「孟老師，作為老師肯定不能讓未成年誤入歧途吧，他就交給妳了。」

什麼鬼？什麼東西？蛤？

「楚……」「阿謹，你聽好。」白獅雙手用力拍在曼珠沙華的肩膀上，打斷他的抗議，「我是你們的哥哥，好好躲在哥哥的保護傘下不好嗎？」

曼珠沙華陷入沉默，最後不情願地走到我旁邊，拿起武器清單開始清點。

紀陵和壁虎負責藥品，兩人要回診所一趟，白獅和蝙蝠——我從未見過他，據說是很厲害的駭客——負責找到夜熙與梓嫵的下落。龍在嘗試聯絡惡魔牙齒，可能在哪間密室打電話。

武器原本是萬年青負責，但他似乎出了點狀況，被珍珠夫人帶走，因此工作交到我和曼珠沙華身上，我無比慶幸有曼珠沙華的協助，畢竟我看著那些英文和數字，根本不知道它們說的是哪樣東西。

這個組織的人比我想像中的少呢。

「原本不少的，不過後來鬣狗另成一家，雖然維持了合作關係，但還是疏遠了。」曼珠沙華的回應讓我意識到自己似乎把心裡話說了出來。

既然都被聽到了，乾脆一次問完吧，「你的哥哥是怎樣的人？」

「妳說白獅？他比較像監護人。」

「我是說……」我突然不知道該如何詢問。

「噢……」曼珠沙華放下紙筆，直直看著我，「妳說的是被虎鯨害死的那個哥哥嗎。」

「我聽說妳已經知道了，我、黑白花貓、虎鯨、還有一些人，以前都在同一家醫院治療。」
他挽起左袖，露出佈滿針孔疤痕的手臂，「後來虎鯨和黑白花貓因用藥過度產生幻覺，把醫院的幾乎所有人都殺掉了。」

「雖然醫院每天都有人因治療失敗死去，但那天……我忘不了的，走廊上全部都是血，走在上面會留下腳印，因為血已經有一定厚度，凝固後踩上去就會有凹陷的痕跡。」

「我本來會做塑膠花給病故的人，那天的走廊就像開滿了花一樣。」

我無法想像那個場景，沒有親身經歷過，永遠無法共情的。

「那後來呢？」我聽見我的聲音在顫抖。

曼珠沙華閉上眼，過了幾秒才又睜開，「我還活著，代表她們最後還是被控制住了，不是嗎？」

「黑白花貓不怕痛，不代表把她的手砍斷會再生……嘆當然不是這麼暴力的解法，最後是用電擊解決的，至於虎鯨，她看到白獅的瞬間就暈了。」曼珠沙華將幾把槍和它們對應的子彈匣放在一起。

「這個可以用抹布擦嗎？」我看著那些武器，不確定它們能不能用水擦。

「要擦的話要用……算了，不要亂用好了。」曼珠沙華掃視桌上的東西，「好像要用槍油，但那個好像是射擊後才要上，我忘了……可惡，老鷹明明教過我，我還是和冷兵器比較熟啊。」

讓兩個不懂槍的人來管槍也是挺神奇的決定。曼珠沙華至少還學過，紀陵可從未提起過相關資訊。無論是技術或力量上的練習，冷兵器和熱兵器都不是對新手友善的武器，用她的話來說，我拿刀和人搏鬥最有可能發生的結局就是刀被對方搶走，槍械除了技術上要花更多時間練習，還有聲爆無法低調行事的問題，最後就是購買很麻煩。

紀陵曾相當驕傲地對我說，還是下毒最簡單。

「你們弄到哪了？」一個虛弱的聲音從我們背後響起，萬年青靠在門上，臉色蒼白，「槍給我來吧，你們整理其他東西。」

「我都弄完了你才來。」曼珠沙華回頭，皺眉看著萬年青，「夫人找你說什麼悄悄話？」

「也沒什麼，剩下的給我吧。」萬年青說著，往我們走來。

曼珠沙華突然從桌上抓起一把電鋸，對著萬年青，「你先別過來。」他威脅道：「夫人呢？你不會背叛了吧？」

「我是叛徒還能站在這裡嗎。」萬年青絲毫不在意曼珠沙華的威脅，走過來從我手上把清單拿走，「夫人去找龍，在地下室。」

「你……你以前講話不是這樣的吧？」曼珠沙華吃驚地瞪大眼睛，從下巴判斷他口罩下的嘴也張得頗大，不過我同樣震驚，印象中的萬年青總是彬彬有禮的樣子，看起來沒什麼脾氣，雖然會給我們喝奇怪的特調，但從未見過他這麼不耐煩的模樣。

「我講話一直都這樣。」萬年青用力把寫字板夾拍在桌上，發出不小的聲音，他看起來有些喘，臉上全是汗。

「我以前覺得你是沒脾氣的人。」曼珠沙華被板夾的聲音嚇了一跳，小聲嘟囔著。

聞言，萬年青盯著曼珠沙華看了許久，「以前？多久以前？」

「就……從在 LikBar 認識以後啊。」

聽到曼珠沙華的回答，萬年青繼續盯著他看，「在醫院的時候呢？」

「醫院？」曼珠沙華疑惑地皺眉，「哪個醫院？」

「你……033，我們的初次見面明明是在醫院。」萬年青走向曼珠沙華，雙手抓住他的肩膀，

「你不是一直說你的記憶沒問題嗎？」

「我的記憶當然沒問題，我又不是你們！」曼珠沙華甩開萬年青的手，大聲吼回去，「我和你們不一樣，我不只記得醫院治療，我還記得小時候的事！我還記得小梓！不只她，楚……白獅也是！」

「033，我是 011。」萬年青打斷曼珠沙華的話，眼中滿是不可置信。

我貼著牆壁站著，拿著抹布擦桌子上不存在的灰塵，假裝很忙。總感覺這些對話我不該聽，但我已經錯過落跑的時機了，現在只能努力降低存在感。

「你不記得我了？」萬年青搖晃曼珠沙華的肩膀，「你那時還嫌棄過綠豆湯加香腸這個組合，你不記得了？」

曼珠沙華搖搖頭。

「033，你……」萬年青的聲音有些沙啞，他鬆開曼珠沙華的肩膀，往後退了一小步，「你的記憶中，當初活著離開醫院的有誰？」

「有我，我是 033，小梓是 012，還有 002，虎鯨。」曼珠沙華看著萬年青，「我那時躲起來了，後來出來看的時後所有人都死了，夫人也說所有人都死了，但你是 011？我想不起來……我想不起來 011 長什麼樣子。」

「你只記得一半。」萬年青喃喃地道：「難怪你會接殺虎鯨的任務，聽好了，011，我看過所有人的病歷，加上 007 查到的……」萬年青壓低音量，越講越小聲，後面的內容我聽不清楚，一時，酒吧逐漸安靜下來。

砰！

槍聲？我摀住耳朵，蹲在地上，緊緊閉著眼睛。黑暗中，兩人的腳步聲緩緩靠近。我微微睜開眼，悄悄瞥向他們。萬年青倒在地上，雙眼瞪得很大，曼珠沙華蹲在他旁邊，門口走來的是龍和珍珠夫人。

「叔叔？」曼珠沙華的聲音在顫抖，他離萬年青那麼近，受到的驚嚇肯定比我大，至少我只有聽到聲音，沒看到畫面。

「阿謹，你的記憶沒有問題。」龍的語氣強硬，不像告知，更像在下指令，「不要懷疑自己的記憶，你的記憶沒有問題。」

「我傳簡訊叫壁虎過來了，喂，天鵝。」珍珠夫人突然喊我，「去拿拖把，把血拖一拖，放太久會很難清，還會很臭。」

「酒吧不是保護……這裡是酒吧……」曼珠沙華還在重複這幾句。

「手槍不幸走火而已。」珍珠夫人說。

「是啊，太久沒保養了，是個意外。」龍附和。

「這只是一場不行的意外，對吧，天鵝。」
我想點頭，發現脖子很僵硬，最後只非常小地嗯了一聲。

意外，對，意外……個毛線啊！我想趕快離開這裡，這裡好可怕。我跑到雜物間，找到拖把和水桶，在廁所裝了半桶水，但我的手在顫抖，水灑在地上，上衣下擺和褲子幾乎全濕。

我應該先拖廁所的地嗎？還是先回去拖那些血？我現在該怎麼辦？

「天鵝，妳好慢，妳在幹嘛？」曼珠沙華嚇得我尖叫一聲，剛撿起來的水桶又掉到地上，「妳……妳有什麼病嗎？手會抖？」

我不想跟他爭執，將水桶拿起來後再次開始裝水。

「喂，天鵝。」曼珠沙華又喊了我一聲，但他喊完後停了很久沒說話，我看著他，直到水從桶子中漫出，我趕緊把水龍頭擰上，把裡面的水倒掉一些。「你想說什麼？」我問，他站在廁所門口，要出去一定會經過他，不如問完他來幹嘛再走。

曼珠沙華嘴巴張了又閉，閉了又張，看起來是在組織語言，「妳對 002 的了解有多少？不對、妳對醫院的了解有多少？妳和 002 和 012 都那麼熟，她們或夜來香有和妳說過什麼嗎？」

我想到那份報告，那份紀陵要我認真看的全英文報告。我根本沒認真看。

「有一個罌粟花計畫。」我努力回憶。

「罌……那份計畫裡是怎麼描述 002 的？」曼珠沙華急切地問。

「我不記得啊，就算我看過也不可能記住所有內容，而且還是全英文欸，我根本懶得看。」

我被他的急迫嚇了一跳，往後退了幾步。

曼珠沙華沉默了片刻，再度開口道：「她的暱稱是什麼？」

「什麼暱稱？」我沒反應過來。

「聊天室的暱稱。」曼珠沙華拿出手機，點開手機，打開一個我熟悉不過的交友軟體：magenta，「她也在這個群裡面不是嗎？她的暱稱叫什麼？」

他也在這個群組中我並不意外，但我很意外他為什麼突然問這個，於是我就直接問了，「你問這個幹嘛？」

「我要傳訊息給她，這樣比較快。」他拿起手機，在我告訴他夜熙的暱稱是卯咪敲口愛♥後，他皺起眉，「她不接受陌生人的訊息，妳的手機借我用。」

我把手機解鎖後，點開交給他，他操作一陣後，把手機塞回我手上。聊天記錄已經被刪除了，我不知道他發了什麼出去。

我回頭去拿水桶和拖把，離開廁所後立刻看到珍珠夫人站在轉角處，直直看著我們。

她什麼時候站在那的？曼珠沙華明顯也嚇了一跳，我們的對話能被她聽到嗎？她有聽到嗎？我會不會死在這裡。

「慢死了。」珍珠夫人嘖了一聲，「我還以為有人掉進馬桶裡淹死了呢，快點去拖地。」

聽到她這麼說，我和曼珠沙華趕緊拿著東西準備離開，然而珍珠夫人抓住曼珠沙華的肩膀，將他攔了下來。

「阿謹，我有話要私下跟你說。」珍珠夫人對曼珠沙華說，接著轉向我，「妳自己去拖地，沒問題吧。」

我怎麼可能有問題，應該說、我怎麼敢有問題。我拿著東西快速跑回武器庫，地上的血從武器庫內延伸到走廊上，看來萬年青已經被搬走了，我進入武器庫，果然，地上沒有人。我用拖把在地上弄了大量的水，血腥味比夜熙受傷那次還重，槍傷和刀傷果然還是不一樣。

拖完地板後，我發現酒吧空無一人，一樓飲料店也沒有人在。

或許他們在地下室的病房。我走向吧檯下的櫃子，推開櫃門，鑽了進去。

【緣之篇 · 拾伍】

他在一樓，看起來已經在那站了很久，看到我們出現，他將抽了一半的煙丟到地上，用腳輾了幾下。

「你怎麼在這裡？」小梓往後退了一步，我知道她右手已經握住鎚子，隨時都能衝上去，但對方一定有槍，在我們毫無防備地出現在他的視線範圍內時，我們就已經失去勝算。

我以為鬼屋不會那麼快就被發現的。為了防止被追蹤，我和小梓把手機丟到不同店家的廁所馬桶，甚至把 SIM 卡和電池全部拆下來再丟進水裡。手機都不在我們身上了，還有可能被定位嗎？不管答案是什麼，總之，我們被找到了。

他不會單槍匹馬來找我們，但我沒想到另一個人會是兔子。這組合是我沒想過的，或者說，他們兩個怎麼會一起出現，他們認識嗎？

「軒轅夜熙，關於之前你們學校藍主任失蹤一案，有些新線索，有問題要問妳，妳必須和我們走一趟。」兔子用手向我示意，我看到停在門口的警車。他找我八成是惡魔牙齒指令的，我並不認為這次去警察局會安然無恙，就算有兔子在，或者說就是因為只有兔子在才危險。

惡魔牙齒不會介意用一顆炸彈把我和他一起炸死。

「我已經和你們走過許多趟啦，還去啊？」我往小梓的方向瞥了一眼，看到兔子後她愣愣地往後退了一步……我本來就不該指望這個戀愛腦。

「姊姊呢？」令我意外的是，小梓竟然還有理智質問：「姊姊在哪裡？」

「妳說的是哪個姊姊？」兔子反問。

白髮青年輕咳了聲，舉起雙手向我們示意他手上目前沒有武器，「曲小姐和杜警官先回警察局了。」他說：「放心吧，她很安全。」

不，她和惡魔牙齒一起走的話，根本不可能安全。

「我姊姊在警察局。」小梓突然拉住我的手，「我想我姊姊，妳能幫我把她帶回來嗎？」

「那是妳姊姊，妳自己去。」我想甩開她的手，但她的力氣本來就大，「曲梓……妳給我冷靜點，我去了會死，誰都回不來。」

「不會死。」白髮青年說，朝我們靠近，「小梓先和我待在一起，妳就去警察局一趟，不會有什麼事的。」

「乖， 聽話。」

我得聽話。

對， 我必須聽……

「虎鯨！」 梓的尖叫讓我回神， 我剛才在想什麼？我不記得了。

「你有通知書嗎？」 我問：「沒有傳喚書， 我可以不去的吧。」

兔子拿出一張紙， 太遠了， 我什麼字都看不清。白髮青年離我們只有幾步距離， 他壓低音量， 這個距離， 兔子聽不到他的話。

「阿謹會死。」 他說：「他也在警察局。」

「為什麼？」

「當街持刀傷人， 飲料店的監視器畫面有錄到， 捅妳的那次。」 他解釋。

飲料店的監視器……所有監視器記錄的內容蝙蝠都有存檔， 很合理。

「我去了的話， 他們兩個都能安全離開嗎？」

白髮青年像被我的問題逗笑了， 「妳覺得拒絕的話， 妳們能活著離開這裡嗎？」

啊， 那確實不行。

最後， 我們四個一起坐上警車， 小梓坐副駕， 我和另一人坐後座。看來車子沒有炸彈， 惡魔牙齒可捨不得炸死他。

郊區的路沒什麼人， 也沒什麼車， 筆直的馬路好像只有我們一輛車。車上很安靜， 沒有人說話， 坐在我左邊的人時不時低頭看一眼手機， 不像回訊息， 因為他沒有打字， 反而像在確認什麼……比如確認時間。

我不確定小梓現在在想什麼， 只希望她不要突然失控把兔子砍了， 兔子受傷或怎樣我不關心， 但他在開車， 這樣很危險。

「姊姊她……為什麼會被傳喚呢？」 小梓突然發問。

兔子車速依舊穩定， 沒有急煞或暴衝， 「為了辦理撤尋， 她妹妹都找到了， 當然要撤尋……」

車子突然猛烈晃了一下， 兔子沒有抓好方向盤， 他沒有看向小梓， 我的角度也看不到他的臉， 不過我猜他現在應該很震驚， 「她當年只報了一起失蹤。」

「妳是誰？」

就在兔子轉頭向小梓發出疑問的剎那，左邊駛來一輛車，用力撞上我們四人所在的警車。

很晃，非常晃，我好像飛起來了。等一切平穩下來後，我感覺血液全都往頭頂竄，車子好像翻了，我沒有受很嚴重的傷，首先我坐在右側，不是被撞到的那側，另一個原因是，有人在車子翻覆時抱住我。

這麼做又是為什麼呢？

我還沒想出原因，身邊的車門就被人拉開，我被人抓住頭髮拽了出去。被拖出去的時候我才感受到疼痛，不確定是什麼原因，畢竟小小的擦傷對我來說都像掉一層皮一樣痛。

「看到妳這麼慘，我就放心了。」低沉的男聲響起，我被倉鼠拖了幾公尺，我想站起來，但他抓的是我的頭髮，根本站不穩。

「玩弄獵物是貓咪的習性，不是你的。」我試圖拯救我的頭髮，「理論上倉鼠才是被玩弄的那方。」

「噢，天啊，難道妳是貓咪嗎？」

「虎鯨也會玩食物。」他終於鬆開我的頭髮，我站起來，很想回頭確認警車的狀況，但我怕我的視線一離開倉鼠，他就直接朝我捅一刀。好消息是就算他帶了槍，我也不用擔心他會一槍把我打死，壞消息是他不會讓我死得太輕鬆。

「虎鯨的食物包括倉……我和妳認真什麼啊。」他嘆了一口氣，我看到他身後的房車，車子改裝過，就算把整台警車掀翻，也沒有任何零件鬆脫，這台車我見過，有些裝潢還是我出的主意，「002，妳以為我真的不會直接把妳打死嗎？」

「我不知道，你打看看吧。」我朝他攤開雙手，「我也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了，死了可能解決不了問題，但可以逃避問題。」

不，如果我就是問題本身，我死了確實會讓一切迎刃而解。

「落地珍珠是妳喊去診所的。」倉鼠這句是肯定句，「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感覺很不安全啊。

萬一連他都不站在我這邊了怎麼辦，我的底牌是我的存在即為毒藥，他卻能剋制我，如果他站到我的對立面呢？雖然我們現在是一國的，但未來誰說的準？就算他向我保證過又如何，人總是會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我只是想除掉未來可能的最大敵人，我沒有錯。

「我沒有錯。」我回答道：「你是很好的合夥人，散夥太可怕了，你懂的吧，萬一你站到他們那邊的話……」

「我都說過多少次，這不可能發生！」

「你覺得我會相信嗎？」

倉鼠欲言又止，最後笑了，「妳誰都不信。」

是啊，我連我自己的記憶都不可信。

「我們本該是最好的盟友的。」他咬牙切齒地道。

「我曾經這麼想過，你是我最長久的合作對象，默契培養得不錯。」我不否認，我們是最好的盟友，「坦白說，決定要陷害你的時候，我竟然猶豫了。」不過我現在猶豫的事越來越多，已經沒有以前那麼衝動。

「會猶豫不是什麼好事。」

「那你現在在幹嘛呢？」我想了想我們以前一起幹過的事，「你的車裡放了電鋸準備鋸斷我的腰嗎？就像鋸斷 001 那樣，還是要學我馴狗？但你拔指甲的技術真的很爛……」

「虎鯨。」倉鼠打斷我的喋喋不休，「如果妳不知道要說什麼，妳可以說對不起。」

我沒有錯。

我張嘴又閉嘴，欲言又止。

「……對不起。」

但萬一他真的死了，我想，我不會開心。

「嗯，對不起。」倉鼠說。

不需要重複一次！「我說過了！」我真的不覺得我有錯，就算我有錯，事情都發生了，道歉有用嗎？

「我知道，我也是。」他說。

啊？

倉鼠拉開房車的門，「我沒有原諒妳，所以妳也不用原諒我，上車。」

「這算兩個通緝犯的逃亡之路嗎。」

「妳如果不喜歡，也可以當成我綁架妳。」

「兩個都不喜歡怎麼辦？」

「關我什麼事，我們已經不是合夥人了，我管妳喜歡不喜歡。」倉鼠直接把我抓起來塞到車上。可恨的高個子。

上車後我看到警車的狀況，另外三人應該都直接被車禍的衝擊撞暈了，不然不可能這麼久了還沒有人試圖爬出來，倉鼠沒有補刀，直接把車開走。美其名曰時間不夠他一個一個補。

我在櫃子裡找到繩帶，把流血的地方包起來，防止血沾得到處都是，這樣會很髒。

我突然覺得，龍當時的提議好像也不錯。

放棄過去的一切，改名換姓、逃到一個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地方，並不是一個壞主意。雖然現在去找他反悔八成來不及了，但我們還是有自己的辦法能做到。

應該吧。

【夢之篇・廿陸】

——以下施工中——

✗.....